

死之哀痛

馥埃奧克麗特沃原著  
海妮重譯

托爾斯泰之死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頁 —  
5/3/55

## 原序

瓦爾沃拉·糜海綺羅沃涅·馥埃奧克麗特沃·璞萊娃的這部日記，是在亞斯奈雅·樸麗亞涅從一九一〇年六月起至十月止的期間中所寫的；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托爾斯泰的傳記，牠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這部日記，帶着非常的詳盡性，在裏面描寫着托爾斯泰全生命最後幾個月間的無從擺脫的境遇。這部日記，把托爾斯泰自己，從他對於家人的情感中，所寫的，關於亞斯奈雅的生活中，使他痛苦而且不料竟使他長逝的種種事故的那些太子簡單了的，太子概括了的，而且有時是太子缺乏了的筆記和日記一類東西，毫無遺漏地都給說明了。

馥埃奧克麗特沃于一九〇七年到托爾斯泰夫人這兒來做書記。因于她的工作的性質，她成了和夫人最接近的一個人。她是托爾斯泰從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即和夫人結婚之日開始，至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七日，即超脫了亞斯奈雅的牢獄，而步上新的道路的死亡時為止的那一齣生命的悲劇的目擊者；在某種程度內，她是參加在這齣悲劇中的局內人。

我編纂着馥埃奧克麗特沃的這部日記，同時，不止一次地，根據了保存着的各種文獻，證明了她的日記有着十分的正確性。例如七月二十六日馥埃奧克麗特沃所記安藏·萊奧維基·托爾斯泰的狂暴的言語，在同日他所寫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斯蒙蒂娜的那封現在尚保存着的信裏，得到全盤的證明；八月三日托爾斯泰所說關於巴絲克爾的話，差不多和托爾斯泰同日所寫于日記裏的話完全相同；在托爾斯泰寫信給莫德這件事情裏，夫人說她恨着托爾斯泰的那些話，和夫人同日的日記裏所寫也大略一致。

因此，根據現在殘存着的各種資料，馥埃奧克麗特沃的這部日記的文獻上的價值，是能完全證實的。

## 譯者的序言

這部日記，是托爾斯泰家庭書記馥埃奧克麗特沃女士的手錄。去年（一九三六）春天纔開始在莫斯科出版。關於馥埃奧克麗特沃女士在托爾斯泰的悲劇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她的這部日記，對於托爾斯泰研究的文獻上的價值，本書的原序者托宅祕書葛賽甫氏已經明確的介紹了。在托爾斯泰的藝術與思想獲得新評價的今日，譯者把牠提供于國內的托爾斯泰研究者，文學史家，以及對於托爾斯泰的生活，尤其是他晚年生活抱有興味的一般人們。

托爾斯泰之死，是托爾斯泰的悲劇的一個最高潮。假如人間最大的悲劇是發生在人們的意志及其衝突的因素上，則托爾斯泰的這齣悲劇，引用葛賽甫氏的話是從結婚起以至於死亡為止的全生命上的悲劇，是這種性質的悲劇的一個例示；其間，一個主動的意志力，無疑，是托爾斯泰的理想主義的宗教觀與人生觀，而托爾斯泰夫人的功利主義的，現實的乃至近于庸俗的生活態度，則代表一個反動的意志力。結婚與家庭把這兩種衝突的意志力維繫在一種難于分解而不得不

促使衝突激化的關係中，一方面，結婚前的愛情，也痛苦地把這種關係陷于不可拔的地步。

這齣悲劇進展到本書的範圍，亦即進展到托爾斯泰之死的最高潮的一幕時，出現在這一幕中的主角，除了托氏夫婦以外，還有一位托爾斯泰主義者，或托爾斯泰的好朋友契爾特考夫；主要的配角則有托爾斯泰的幼女莎夏，以及本書的作者馥埃與克麗特沃女士。在這一幕的中心故事的進展，是環繞在托爾斯泰的版權問題上兩種意志力衝突的激烈展開。

事實，托爾斯泰在一八九一年俄羅斯消息報上發表過一篇願意放棄一八八一年以後的著作權的信件；在一九一〇年，和契爾特考夫一班人商酌的結果，偷偷地在亞斯奈雅的樹林中把遺囑寫成，在那篇遺囑裏表示他不把包括一八八一年以前保存于夫人處的著作的全部版權遺給承繼人而將提供公用。這篇遺囑是祕密保存着的；連記載着和遺囑有關事項的私人日記，因為避免夫人的竊閱，也保存在契爾特考夫那裏。

但是，托爾斯泰的全部版權同時是一個高額的價格，例如當時的書店就有願意用一百萬盧布來購買牠的（見本書九月十六日）。托爾斯泰夫人爲了子孫們的生活，希圖把托爾斯泰的版

權亦即是一個高額の價值贏爲己有，而不願托爾斯泰把牠公開。這裏就現出兩個基本的對立的意志：當于托爾斯泰夫人偶然從托爾斯泰的長靴中發現了部分的日記，以及那裏面所記關於遺囑的話，她寫給托爾斯泰一封激烈的信，有這樣的話：

『你所反對所否定的政府機關，將要藉了法律的名義，從你的承繼人身上奪去了最後的一片麵包，把牠分給那些肥滿的，有錢的書店老板，和那些流氓騙子吧？那時，托爾斯泰的子孫們，因了托爾斯泰的錯誤的虛榮觀念，亦將不得不餓死了吧？』（十月十四日）

但是托爾斯泰卻說：

『我已經把我全部所有的都給了你去處置了；如今，還要我把我所寫的東西給與子孫們，這是罪惡的。』（七月二十五日）

于是夫人在她的目的下，她要破壞托爾斯泰的遺囑，要取得托爾斯泰的晚年的日記；爲了契爾特考夫的『同謀』，而且爲了他是托爾斯泰的部分的著作，及晚年日記的保存者，她不擇手段地要割斷托爾斯泰和契爾特考夫的友誼。在這些事實的表現上，形成了一位暴躁的，偏窄的，歇斯

迭里的，乃至是殘酷的老婦人的典型。

托爾斯泰夫人的這種暴躁性和歇斯迭里的性質，在對於契爾特考夫的衝突上，最表現得刻骨。例如，在六月三十日，契爾特考夫照例地來到托氏的家庭，在托爾斯泰的書房裏談着話，這時——

「夫人聽見契爾特考夫的聲音，忽然把門打開，湊過耳躲去聽。接着又奔跑到她自己的屋裏去，脫掉鞋，點起腳尖來走到露台邊（托爾斯泰的書房前），把身體貼着牆，就在窗戶口……後來，急匆匆地走進正廳，從那兒穿過客廳，把書房的門猛然推開，嚷起來：「什麼我都聽見了！今天，烏拉幾米爾（契爾特考夫）——」……」

像這樣的場面是不斷地發生着的。可是，假如把托爾斯泰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的衝突，僅僅用托爾斯泰夫人的功利主義去解釋似乎還不夠，因為在這部日記中尚不斷地有着關於托爾斯泰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情感上的波動的微細的描寫。例如有一天的晚上——

「在客廳裏大家喝着茶，一邊談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托爾斯泰）最近一篇關於自殺的論文……夫人也來參加在一起，挨近萊甫·尼古拉維基坐了下來。契爾特考夫坐



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緊對面。可是，從夫人的臉色上看來，她並不會在那兒聽；而且周身微微的發抖……她突然立了起來，椅子碰得很響，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坐得那末接近，是令人不快的；仰起頭，漲紅了臉，急匆匆地走出去了。（七月五日）

托爾斯泰夫人親口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愛了那個傢伙，把我忘掉了……（他們）會面的時候，是怎麼一種情形啦？緊緊地摟抱着呢！」（九月十四日）

又說：

「若是跟一個別的女人愛起來，那倒猶可說，至少，那樣我也好去跟什麼男人講講愛。你們以為崇拜我的男子沒有了嗎？」（九月十四日）

一位六十六歲的老婦人，對於一位八十二歲的丈夫的一個男朋友的這一類近于姘媾的情感，是令人奇怪的。（事實，奇怪的尚不止此，讀者看八月三日的日記吧。）也正因為太于奇怪了，托宅的家人纔疑心夫人的這種情感作用，僅僅是爲了要達到她的功利主義的目的的一種手段而

已。

相對於夫人的這種歇斯迭里的不擇手段的襲擊，在這部日記裏現出托爾斯泰是一位無抵抗主義的，唯愛主義的，忍耐，沈默而且帶點感傷性的托爾斯泰主義的實際典型。他「對着夫人，始終表示着極細膩，極溫柔，極關切的態度……他在夫人前連一聲不好都不會說，僅僅是求恕，安慰，並且表示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愛情。」（六月二十三）例如，有一次，當夫人向他酷虐地追索着日記時，「只聽他帶着像哭一般的顫動的聲音，說：『無論什麼時候，我都會向你跪着，流着眼淚，求你的安靜的。我沒有什麼說的，我也沒有什麼怨恨。』」（六月二十六日）又如，七月九日，當托爾斯泰的女兒夏痛恨她母親的無理，想向托爾斯泰吐出她的不平，這時，日記裏有着下面一段戲劇意味底對話：

「托（對本書作者）爲什麼又帶着苦惱的臉孔望着夏呢？在吃飯的時候你就帶着苦惱的臉望着夏的。我看見了。」

作者（笑）我並不會帶着苦惱的臉看她。

托 噫，笑吧。要笑纔好！

沙 爸爸，我是有許多話願意和你說的。可是，還是不說吧，因為今天只會說出不應該說的話呢。

托 啊，好吧。不要說吧。你看，我也是什麼都不說的。』

在這裏，托爾斯泰的個性和風格，活現在讀者的腦海中。

不管托爾斯泰如何的無抵抗與容忍，不管托爾斯泰夫人如何的堅執，酷虐，不擇手段，悲劇的基本因素並不會消滅；托爾斯泰的版權始終不會給與夫人，遺囑裏始終維持着版權公開的意志；雖則晚年的日記從契爾特考夫那兒拿了回來，但是隨手又用了托爾斯泰的名義存進銀行去了。夫人爭取到的只是托爾斯泰和契爾特考夫的面會的中斷，無疑，當于衝突的基本因素不會消滅，縱使托爾斯泰和契爾特考夫的面會中斷，托爾斯泰的悲劇仍舊繼續地逐步發展到牠的最高潮。這本書裏，關於舉世習悉的托爾斯泰的出走，因為作者是參加在這一場面的主要角色，所以描寫得特別動人。

「……莎夏把臥室的門開開，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他手裏拿着蠟燭，燭光照耀着他臉孔上的光輝而堅決的顏色。他說：「我馬上就要走了。今夜，盛滿了的一杯水，終於淌了出來了。」……」（十月二十七日）

接着，她詳細地描寫到如何在黑夜中整理行李，如何輕輕地走出花園，如何地托爾斯泰的馬車在微弱的炬光中消滅了。

接着，這書裏還詳盡地描寫到托爾斯泰出走以後的家庭間的大紛亂，及托爾斯泰夫人的自殺與援救。終于，在托爾斯泰夫人趕到阿斯塔保沃車站，被醫生允許去見到托爾斯泰時，托爾斯泰已經氣絕了。托爾斯泰夫人「伏在屍身上輕輕地訴著愛情，求他的饒恕。然而死者已經不能復蘇」。于是托爾斯泰的悲劇的幕徐徐下垂了。有如托氏的長女達齊亞耐所說：「除非是任何一個人的生理上的衝突力失去了，死了，那末這種痛苦的癥結是不會解除的」（七月十三日）

這部日記，雖然是陸續的記事，但關於事實的進展，個性的描摹，背景的烘托，都是用着一種藝術家的手腕在操縱着的。我們不僅僅能從這裏看出托爾斯泰的私人生活，他家庭間的事故，而且

常常能從這裏看見當時社會的片斷，常常能接觸到大革命以前俄羅斯的憂鬱的氛圍。

這部日記裏，常常有着關於重要事實的放大的描寫，也常常有着許多短簡的，細膩的，幽默的，小穿插。例不勝舉，希望讀者自己去發現了。

總之，這一部書，不僅僅是一部史料，而且牠的本身就是一部藝術。

海妮

一九三七，五，二十。

于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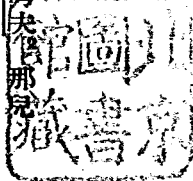
# 托爾斯泰之死

六月二十四日（一九一〇年，於亞斯耐雅·樸麗亞涅。）

萊甫·尼古拉維基（托爾斯泰）已經於六月十二日和莎夏<sup>1</sup>一起到契爾特考夫<sup>2</sup>那兒去了。夫人對於這一度的旅行，曾用反對的態度去加以阻止，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固執地抱着啓程的決心。

萊甫·尼古拉維基出門之後，夫人的神氣劇變。因為契爾特考夫以沒有另外的房子做口實而不招待她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同去，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還劇烈地憤恨着。所以不招待夫人的緣故，却有着更重大的原因。

爲首的是契爾特考夫，還有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其餘的朋友們，都勸萊甫·尼古拉維基避開夫人的不斷的興奮狀態，換一個靜靜的，和平的環境，以便照常工作，勸他獨自地離開亞斯耐雅·樸麗亞涅。除此之外比較更重要的則因爲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止一次說起過他將要另寫一



部藝術作品，而且情節的進展都已一步步地，明顯地浮出於腦海中。

夫人整天的發着脾氣，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僅僅只是追求榮譽，說他所寫的簡直只是反面的謊話。她還對我說，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一位老邁昏庸的自我主義者，不愛着任何人，一生一世只不斷地教她受苦。

「他的脾氣可真變得壞呢。走進他的書房時，簡直教人駭怕。爲什麼呢？他向着我要發作的樣子；那種怒意的，逼人的眼色，我簡直不敢看啦。我也非得和從前那樣向他兇些不可；假使我也對他兇起來，那末他倒會怕起我來了。他不是只該怕我一個人嗎？爲什麼呢？因爲我簡直是他的心。不管他幹了什麼，他總瞞不了我；我是能夠把他的話看穿的。大家都說他是瞞了我的。可真不錯呢。你看，他是怎麼地愛鬧，愛吃好的；可是背了我在別人面前，倒是多麼自在，吃着天門菜和花甘藍呢！可是，我也但願得這樣。因爲，預備給他吃的，只才樂得隨便一點。」

于是我對夫人說，我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所以要瞞住夫人的緣故，無疑，那是不願意使夫人傷心；爲了夫人，他是做着許許多多不願意做的專。

「你是這末想的嗎？也好。可是他是瞞不過我的呀。能夠說穿他一切本來面目，能夠指出他的偽善來的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嗎？咳，報上上的事情頂熱心呢！只掛念着自己的事情是不是登進報裏去呢？不拘向誰，儘管問人家看沒有看報。每天我走進他的屋裏去的時候，總叫我看報：「看呀，這兒，又登着我的事情呢，」這末說。他只是留心着自個兒的消息的。你記得嗎？平時他責備我爲什麼要雇用家警的時候，你記得他怎末說嗎？「我們的家裏，雇用起家警來；報上登出來是有傷體面的，」是這末說的！他只是希望人家登載些他的故事，希望人家給他宣傳呢。如今是好久沒有人登他的事情了，才想起要到契爾特考夫那兒走走。就像從前，他不是要出席什麼平和會議，連行裝都預備好了嗎？總之都是爲了要報紙上登載。」

「多末的矛盾呀！你看，他出門時是怎的一付排場。坐着橡皮輪子的半幌馬車，跟了祕書，助手，醫生，僕役……荷車是不會坐的呢……可是，咳，既然做了說教講道的人，坐着荷車不是更合適一些嗎？可是，把他領進小百姓們的貧民窟裏去看看，他三天都耐不了呢！才該乘橡皮輪半幌馬車不是？」



夫人還說了許許多多的話，可是我已經不能全部記憶起來了。夫人把這些事情說着說着，漸漸，她的神經也變得紛亂起來。因為契爾特考夫不會招待她，愈想愈生着契爾特考夫的氣。也不等約定歸來的日期，她決定要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叫回來。

二十二日的早晨，艾羅池康（夫人的女婢）到夫人的臥室去時，夫人還在束髮。夫人問起有沒有要告訴她的事情，艾羅池康告訴她有信來了，大家預定二十五日歸來。

「哎，又把日子延長了，總是故意跟我爲難不是？我沒有去信叫他之前，他自己跟我約定二十四號回來；可是，現在，他分明知道我是不能去的了，他倒又把日子延長下來……我懂了。全是契爾特考夫的主意呀，那傢伙簡直把他作弄着呢。那傢伙可恨！那傢伙是要想把我和他之間離開了的。我不能原諒他。」

夫人把門怦地一聲關上，獨自就在屋裏。艾羅池康取水去了，我在自己的屋裏。忽然，門推開，夫人走了進來，而且，臉色緋紅，全身震慄地，說：

「我是要死了。我是特地來告訴你的。脈搏是已經數不清，而且你聽聽，此刻我的心臟快要裂

了。我在晚上睡不着，我想着死。現在，我來告訴你，我不會活到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的時刻……他叫我苦了一生……他把我殺了的……你給我打一個電報，叫他馬上回來……」

我盡量的勸慰着夫人。請她坐在長椅子上，讓她喝些水和一些鎮靜劑，並且想把濕手巾敷在心臟部位。可是夫人把這些都拒絕了，只是呻吟着，說着又說着，她是不能活了。我說，還有兩三天就會回來的，教萊甫·尼古拉維基擔憂是不好的。夫人於是開始說了大套的話，說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把她拖進墳墓的，說自己活也活不過夜了，還說，她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倒是希望如此的……

我想讓她喝些水，於是到外面去拿。等到拿回來，到臥室時，夫人正把我給掛好的沙夏的像片拿下來扔在地上，對着那張像片。可是一看見我，又重新倒在椅子上，「要斷氣了，要死了」這樣呻吟起來……而且求我給她打電報。

後來，我又爲了一點什麼事情走出去了。再回到家裏來時，夫人正伏在樓梯邊呻吟。這時，因爲洗刷地板，女僕們不斷地來回走過。我顧慮到夫人的神氣，給女僕們看到不好意思，於是請她到我

的房間裏去坐一坐。『不行……我是死定了……這樣地喘得要死，難道你還不知道而且，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寫寫意地活着的，你不知道？假如你不給我打電報的話，即使你不給我打，可是，好呀，若是我死了，你可是做了罪人呀……我們之間，難道會犯下這麼大的罪嗎……電報的文句怎樣呢……不管怎麼說都行，橫豎，我是活不了的，可是他呀，那個給梁爾特考夫迷惑了的老朽的自私自義者，他倒快活地向着那魔鬼淌口涎呢，他是給他弄糊塗了吧……那個傢伙，把他捏在手掌心；而他，若是沒有了那個傢伙簡直什麼都幹不了了……哎喲，喘……心臟發脹，心臟已經裂了……求求你打個電報……若是，你不給打也好，可是，你成了罪人了呀……』

我把芑羅池康喚了來；兩個人把夫人扶進臥室裏去。夫人躺在床上，咽咽哽哽地哭了起來。我伏在棹上，拿了紙，打算寫電稿。

『我一定得死了。求求你就給這樣寫下吧……』

『這樣寫可不行呢。這樣寫了會教萊甫·尼古拉維基怎麼地驚駭呀。而且這樣寫了就對於你自己也沒有好處，萬一萊甫·尼古拉維基擔憂出病痛來，那也就不能回來了。』我這麼說。

「是嗎？那末，求你這樣寫吧！沙菲亞·安嚴沃涅強烈精神錯亂，脈搏百數以上，臥倒，不斷號泣，片粒不食，不眠。」求你這樣寫行了吧……就這末寫，寫了給我看，得給我看呢！夫人這末地嚷着。我寫了，並且念給她聽了。

「馬上給發去。用至急電送去行吧？花多些報費可不在乎的。」

我于是把電報打出去了。夫人接到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沙夏的來信。信裏寫的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去訪問過狂人病院，看過電影，並且覺得很有意思。信裏還說日子過得很快，離歸來只有五天了。信裏說二十五號歸來。夫人念了這封信，于是更興奮得發火了。

「他所要的只是榮譽呢！他在那邊像皇帝一般地受人奉承，可是我給拋在這兒死去。就說死去了，他只會是愛自己的，他也滿不在乎呢！你還以為他喜歡沙夏嗎？錯了，若是喜歡的話，會把病了的那孩子勉強帶走的嗎……他是把我苦了一生了……我是世界上頂不幸的女人呀……當初是他的戀人，斷不了我的時候，沒有我就會活不了兩天似的呢！可是如今沒有用了，就把我拋了，就讓契爾特考夫叫我把我冷淡了他，可恨！恨透了！」夫人用了大聲這麼嚷着。

因為沒有什麼事情問我了，我就到屋外去了。屋裏雖然還留下芄羅池康，可是她立在屏幃的後面，夫人卻看她不見。據芄羅池康說，我走出了之後，夫人就起了牀，走向壁櫃拿取漂亮的內衣穿上了。可是，剛巧我走了回來，一看見我，就開始呻吟起來，按住心臟，身體向我的手臂間倒過來。因為扶她不住，就把她扶在床上去了。只才，我覺得還是讓她獨自地耽着的好，我決定不要到她那兒去。

我走出來不久，芄羅池康驚悸地跑到我這兒來，把一張字條兒遞給我，告訴我，夫人把門鎖了，誰也不讓進去。字條兒上寫的，卻是夫人要想再發出的電報的內容。字條的傍邊註下告訴我的話：『請你即刻把這電報打去。電報的收條請交給我。』我呢，當然，這樣的電報是不能給她發出的。

(一)『喪家犬在垂死狀態中。臥室深鎖，誰皆不得入。萊甫·尼古拉維基歸來之前片粒不食，滴水不飲。如不歸來將自殺。』

(二)『莫斯科縣邁希契爾斯考埃·托爾斯泰』

『賅已歸·索菲亞·安薩沃涅（夫人）臥室深鎖，萊甫·尼古拉維基歸來前任何人不得

入極不安，芭莉亞。」

——一直到午後五時光景，夫人都藏匿在臥室中，可是後來卻開開窗戶，叫喚我。

聽了叫喚我就走過去，她問我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復電來了沒有。而且問起頭一次打電報時的收條，我把收條交給了她。

夫人卻又起起電稿來，又托我給她打電報。起好稿子後她念：「速歸，至盼。二十三日，托爾斯泰亞。」

接着又是呻吟聲，對萊甫·尼古拉維基不知發出百萬遍可怕的怨恨語。聽到這些話已是叫人頭痛，我於是又走了出來。

再等了一會又跑到夫人處時，令人吃驚的是，她也不說話，只是在一本記事簿上亂寫，寫着說她想把自己的像片掛起來，而且她寫——她的舌頭麻痺，嘴已經不能說話。我只得重新走開，剩下她一個人。

又等了一會兒再走去時，夫人躺着，嘴原是早已不能說話的了。這時已經臨夜，臥室的窗戶全

部開着，忘記了關閉。於是我叫喚阿發納奢沃涅。我還有芑羅池康，一共三個人，輕輕地把窗戶關了。因為斐利浦已經回到他的家裏去，似乎要在那兒過夜，家裏剩下來的只有我們幾個人。我有一點不放心，因此走到夫人那兒去，告訴她斐利浦的事情，並且問她是不是把斐利浦叫回來妥當一點。這時，夫人忽然忘了她是早就啞了的了，不覺開了口，說出話來：

「當然，不消說，趕快把他叫回來。爲什麼讓他走了竟不禁止他呢？去跟他說，伯爵夫人大大地生氣呢！索性把這傢伙開革了，把哇尼亞雇來吧。哇尼亞剛剛從達尼亞那邊歇假在家裏呢！只會吃飯的傢伙……夠受了！」

我於是打發人去叫斐利浦。夫人漸漸靜下來了。接着就不會從她的屋裏再發出什麼聲息。我想，這一宵她是睡得很好的吧。

到了二十三號的早晨，雖說是仍舊不吃一點東西，不喝一口水，可是神氣卻十分的安靜。問起有沒有回電送到的事情時，總說着下面這樣的話。

「不，他是不回來的了。契爾特考夫是不放他的。不把我的電報交給他的。再不，他會故意地

讓他誤了火車的鐘點，把他留住的。」

我安慰了夫人，我說，要動身也不會準備得那麼快的吧。

「若是愛我的話，就該趕快不是？你說對不對？說到準備，如果是拿起帽子和外套就走，行李回頭教人送，如果是這樣的心眼兒，那不是什麼都沒有問題嗎？」

「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八十二歲的老年人了，您可忘了他究竟不能像年輕人那樣地敏快了。而且身體也不很好，一定是想快些也快不來的呢。」我這末說。

「身體不很好，那只是你隨便想着罷了。可只你也給我想，他和他那位心投氣合的契爾特考夫不是捨不得分別的嗎？他是愛了那傢伙了的。他嗎，什麼時候都這末的，從年青時候起，就愛男性的。」

在夫人的謾罵聲中，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復電來了。「能待明午歸則極佳，不及待則盼復，今夜歸。」

剛一念完這份電報，夫人驀地哭起來了。把身子倒在床上，嚷着：



「這不明明是契爾特考夫的話嗎？那個混蛋是不給他回來的，是用盡了法子要把我治死的。可是，不行，我嗎，有的是鴉片，哼！」

夫人走近櫥櫃，拿出鴉片和亞母尼亞的玻璃瓶子來讓人看，大聲的嚷：「若是萊甫·尼古拉維不回来的話，她就自殺。」

「請你給我打至急電報。若是說機警，我可比他們那班混蛋還機警！他們會說，電報送到已經晚了，所以今天夜裏不能回來了。而且，那是很有理由的。」

夫人迅然地立起來，匆匆走向書桌，拿起筆來就寫：「不及待芭莉亞。」

「怎麼，你把我的名字寫上了？那原是復給你的電報呢。」

「用了你的名字，難爲你了。因爲假如說是我叫他回來的，他就不回來了。」

「你愛怎末就怎末吧。」我只得說。

「請你馬上叫人打去，不要讓馭者等到吃午飯的時候再出發，會趕不上的呢。」

接着，夫人就做著更令人不解的事情來了。她走到桌邊，寫下這樣的一封信給安蘇·萊奧維

基：『你應該殺死契爾特考夫，爲你母親報仇。你該已詳細知道那傢伙的事情了。』

接着又亂嚷：

「契爾特考夫爲什麼要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叫去，讓他去看什麼瘋人病院？<sup>10</sup> 我可得他是要把我送到那裏面去呢。哼，我可讓他們這樣打發嗎？我有的是鴉片……我是好欺侮的嗎？萊甫·尼古拉維基曾經要我發誓，無論如何不要把他送進那樣的病院裏去；可是他自已到要我把他送進去……眼前若是沒有了我，他頂自由呢……則極佳呢！」夫人模做着電報中的文句，這末說。夫人又走到桌邊，開始寫給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信——「你和契爾特考夫兩人商量着要把我送進去的那個女子瘋人院，你已經調查好了嗎？但是我也並不好欺侮，我自殺……」

「咳，你看，」夫人大聲說，「他是多麼會撒謊的……他一面向我花言巧語地儘管寫些獻殷勤的信，可是一方面又和那位漂亮的王八蛋玩着不干不淨的浪漫史呢！」

於是夫人拿出醫學的書，說着，使大家聽——在她服毒之後，要怎麼救方才能夠把她救回來。爲什麼要教大家知道呢？因爲，她說，在服毒之後，大家許是驚惶失措，而多裏·貝多羅維基<sup>11</sup> 的手

段簡直教她信不過。

『那個醫生，可不是一個滑頭的傢伙嗎……我討厭他……我不相信他。回頭一等駁者把電報發出，馬上，我就把鴉片吞下。以後你們用什麼法子又把我把救回來。這其間，可眞性命交關呢！』

往後，夫人還說了許許多多毒很的話，我聽得不舒服起來，而且聽得怕起來，于是我又走了出來。艾羅池康躲在窗後竊聽。那時，夫人坐在桌邊寫着什麼。因爲很久讓她獨自耽着我又有不放心，于是又走進她的臥室。夫人把她所寫的東西交給我看了，并且讓我念。原來是寫着自殺之最後剎那的一篇論文，預備交給報紙發表的呢！

「我願意萊甫·尼古拉維基念這篇文章，我願意讓他知道我是如何地痛苦。我希望他念了這篇文章之後而能夠覺悟到那一位王八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到底究竟應該怎樣去稱呼那個傢伙呢！妖惡魔、惡鬼……是的，叫他惡鬼好了！試把那位惡鬼帶到這兒來，然後再看看究竟有些什麼好處吧……我呢，只是要想把萊甫·尼古拉維基怎麼樣從那位惡鬼手裏解脫開來罷了。我僅僅爲了這一點，是費了多麼的辛苦呀！我希望能夠把萊甫·尼古拉維基整個地握進

自己的手中。從此以後，我是決定再也不放鬆一步了。他散步外出，我跟隨着他；他騎了馬出去，我乘了馬車去跟他。即使他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我也跟去。即使契爾特考夫跑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我釘在他的傍邊，一分鐘也不離開……就如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寫得的原稿，我再也不允許那傢伙看了。諸君，萊甫·尼古拉維基他平時寫着些什麼，或者原稿放在什麼地方，諸如此類的事情，他是瞞住我的，可是，我是明白的。萊甫·尼古拉維基把一隻裝得滿滿的手提箱帶走了，那就是他有什麼瞞住我的事情的證據呢。以前，像這一類事情——竟連鑰匙都一起帶走的這一類事情是不曾有過的，可是現在……」這樣地羅羅縷縷地寫着。

我又走出臥室了。我實在已經疲於應付，我只是這樣地想：即使這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莎夏會如何地教他們難堪，可是他們能夠快一點回來的話倒也就好；只要他們一回來，大概不管什麼都會平靜下去了。我正打算走進夫人的臥室時，可是，當我走近窗戶邊，我聽見裏面的呻吟聲息，我倒不進去了。

終於，告知歸訊的復電到了。夫人興奮着從她寫着投送報館的論文的桌子傍邊站了起來，說

「好，快些給他寫成功，好讓萊甫·尼古拉維基看呢！」

夫人把她寫着威魯萊甫·尼古拉維基說她要自殺的那本記事簿打開，鋪在桌上。

「你把這些東西讓他看吧……他是怎麼地把我弄得苦……哎呀，該早點躺下是不是！」

夫人把體溫器拿出來，測驗着自己的體溫。她說，因為熱度極高，體溫器上的度數直往上漲。而且，教我們在人事不省的時刻如何救急的手術。

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了。夫人用了極脆弱微細的音調招呼他。萊甫·尼古拉維基在夫人的臥室裏坐了很久，然後走出來，叫喚沙夏，告訴她，夫人的病狀有些失常，並且說：「全是爲了我才這樣病着的，你給我好好的奉侍她吧。」

夫人的記事簿，關於自殺的那篇論文，正如夫人所期望，當真的都教萊甫·尼古拉維基看過。而且她神經質的啜泣起來。這把萊甫·尼古拉維基陷在五里霧中了；然而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夫人，始終總表示着極細膩，極溫和，極關切的態度。這真是何等堅強的精神力！始終保持着這樣的平靜，始終是這樣的溫和，這是多麼不容易的呀！他在夫人面前連一聲不好都不曾說，僅僅是

求恕，安慰，並且表示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愛情。他這種忍受了四十八年同樣生活中的一切苦惱的力量，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sup>12</sup>

1. 亞薩克叻多娜·萊奧沃涅·托爾斯泰亞(1884—)托爾斯泰之最幼女兒。

2. 烏拉幾米爾·高里各萊維基·契爾特考夫，托爾斯泰的好朋友，1887年放逐出國，1908年允許歸國，住在距離亞斯耐雅·模麗亞涅三俄里代利亞丁克的莊園裏。1909年被逐出多拉縣，1910年住在莫斯科縣邁潘契爾考埃地方。托爾斯泰是到這兒去。

3. 所謂家警的事情，起於一九一〇年六月四日。夫人雇備來的家警，這一天，把以前在亞斯耐雅·模麗亞涅學校裏的托爾斯泰的學生普羅考非·烏拉索夫拘扭了來。托爾斯泰在六月五日的日記裏寫過這樣的話：「昨天，和多數人一起出去騎過馬，精神極旺，歸來時遇見把普羅考非拘扭來的家警，心極苦惱，即思出走。今天仍不以此事為不可能。」

4. 一九〇九年七月，托爾斯泰接到預定在斯脫克漢姆舉行的全世界和平會議的請柬。托爾斯泰預備出席這個會議，去表示他對於戰爭的態度，去演說一篇叫作基督教與國家之不能並立的演辭。因於工人的罷工，會議被政府勒令延期舉行。托爾斯泰的這一次旅行不曾成為事實。可是，事實上該會議裏的一班平庸的政治見解的會員們也不歡迎托氏之出席。

5. 尼考拉依·尼古拉維基·賅(1887—)托爾斯泰友人之子，教育家。常住在瑞士，但一九一〇年夏在俄羅斯。常

托爾斯泰之死

托爾斯泰之死

一八

來訪托氏家庭。

6 普拉斯考維亞·阿發納普沃涅·希多羅考夫，托宅僕伊里亞·哇希萊維基·希多羅考夫之妻，阿夏之女僕。

7 斐利浦·黃亞布烈夫，亞斯納雅·樓麗亞涅之農夫，托宅之僕。

8 托宅以前之僕人。

9 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絲蒙蒂娜，托爾斯泰之長女。

10 對於精神病患者持有興味的托爾斯泰，訪契爾特考夫之便，六月十四日去看過萊布丁地方的保護所，和那兒的患者談過話。患者中有名達尼羅夫者，其獨特之思想，曾使托氏驚奇，把他的話，如「不是搶而是取來的，」「世界是絕對的」等等，曾引用在托氏的日記中。六月十六日去看過希契爾斯考夫的精神病院，也和患者們談過話。

六月十七日和契爾特考夫一起騎馬去看脫羅意茲考夫的巡邏精神病院。十八日去看過依章諾的保護所。十九日又去脫羅意茲考夫巡邏精神病院去和醫生並患者談過話。

11 多讓·貝多羅維基·馬考偉茨基，托爾斯泰之隨身醫生。

12 托氏同日日記：「歸來之後，出於意料之外，大發歇斯迭里，不堪盡述。」

六月二十四日

我原想把這幾天來非常痛苦地橫在心頭的那種對於夫人甚至含有敵意的觀察都記了下來。

來，但我是<sub>不</sub>願意讓這種情感滋長起來的，因此我已經是不打算再寫了。無奈萊甫·尼古拉維基既已歸來，夫人的歇斯迭里狀態以及反常地恨毒心理反倒也發展到最高潮；對於這，無論是怎麼地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可是終于是不能不露出憤慨的意思來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歸來的翌晨，夫人很早就醒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走進夫人的臥室，在那兒坐了很久。十二點鐘光景，又到過夫人那兒。我看他柔和地挽住夫人的手，一起從樓上走下來。夫人用着極微弱的聲息說着話，走起路來也很費勁的樣子，看去真的像是病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勸夫人喝一點咖啡，讓她靜靜地在露台上坐下。

當他看見莎夏時，他說：

「看見你的身體好了，教她也放下心呢。」

不久，他到自己的屋裏去做他自己的工作。在午飯後，和布爾迦科夫<sup>18</sup>一起，和平常一般地出去騎馬去了。

這一天，始終在平和的空氣中消逝過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告訴我們，關於過去幾天的事



情，而且回想起在契爾特考夫那兒對於精神病者的極大的興味。他向瘋人院去訪問過好幾次，並且和病人們談過了好些話。有些病人，向萊甫·尼古拉維基吐了許多的不平鳴，求他能夠給予他們保護。

晚上，夫人在和尼考拉埃夫<sup>14</sup>的談話中，攻擊到契爾特考夫。尼考拉埃夫說：

「怎麼，你把契爾特考夫說成這末壞的一個人，這在我不很了解的。我親自聽見萊甫·尼古拉維基這末說呢，他說：「上帝爲什麼給了我這末多的幸福，使我有着契爾特考夫的友誼呀！……他是沒有不給我做的事情的吧！」……」

18 1910年一月開始，爲托氏秘書。瓦倫丁·弗約多羅維基·布爾迪科夫（1887——）最後一年之托爾斯泰（1930）  
托爾斯泰之悲劇（1928）之作者。

14 賽爾賈·多米脫立埃維基·尼考拉埃夫（1861——1930）托氏之友人並同志。一九一〇年舉家在亞斯耐雅·模麗亞涅休夏。

## 六月二十五日

今天，夫人從早晨起就一直興奮着。因爲傳說契爾特考夫要到亞斯耐雅來，將住在代利亞丁

克<sup>16</sup> 這一個消息，使夫人非常懊惱。

起初，夫人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謾言怨語，已不再開口了，而且，該是已經沒有開口的必要了吧。那些刻板了似的語句，我們都已經聽熟了，因此是無需再向我們老說了。我和莎夏相互慶幸並且相互慰安。我們想，夫人體會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心理，即使有什麼痛苦，也不久就會消滅了吧；不久夫人自會鎮靜了吧。然而，不管我們是怎麼想，事實卻大謬不然。夫人又漸漸失去她的自制力，漸漸難于抑制那些怨言恨語了。或者是爲了什麼別的目的嗎？總之，夫人又漸漸不能鎮靜，漸漸發作起來。

當我走進她的臥室時，夫人說：

「哎呀，什麼地方，不管那兒，都難受極了，簡直受不了！頭要裂了的樣子！憂鬱啞，……憂鬱啞……萊甫·尼古拉維基厭惡我，而且明白表示出來。他對我總是不高不興似的。怎麼我才能夠使他和那個混蛋脫離開呢？……他從前老是那麼高高興興的……可是如今他是厭惡恨着我，咳，他厭恨我呀……」夫人和以前同樣地一邊啜泣着，一邊這樣說。

「到底爲了什麼呀？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多麼地爲你的病擔憂，對於你是多麼地表示關切，這難道你不知道嗎？到底你要怎麼樣才喜歡呢？萊甫·尼古拉維基既然已經回來了，你不是應該快樂起來才是嗎？」我這樣說了。

「快樂起來……快樂起來……那個惡魔要到這兒來了，還能快樂起來……那個傢伙馬上就來了，他會存心教萊甫·尼古拉維基把我殺了的吧……我再也不能活多少日子了！好事情弄得愈惡劣愈好呢……索性早些把我治死倒好呢。」

後來，我看見夫人走到客廳裏去，坐在靠椅子上。那時不會有誰在她的旁邊。於是，我們聽見很尖銳的驚悸的喊聲從客廳裏傳出來：

「誰？誰就在這兒誰來了？」

莎夏趕快跑到夫人那兒去，只見她兩臂不自然地張開，眼露著受了驚惶似的神氣，凝視着前面，嘴裏亂嚷。

「誰？那是誰？」儘管這樣叫喊。

不久，萊甫·尼古拉維基也來了。他勸夫人安靜下來。可是夫人只求萊甫·尼古拉維基擔心着他自己，並且很快地跑進她自己的臥室裏去了。一直等了一些時候之後，我們只見興奮的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來，匆匆的問道：

「她到那兒去了？」

于是大家各處去尋。可是尋不着。結果，有人在壁櫃近處的一間小房間裏發見她了，只見她的嘴唇的四周都沾滿了阿片烟泡，嘴裏說着不清不白的話，睡在地板上打滾。「僅僅吃了一口，僅僅吃了一口。」這樣嚷着。

莎夏看見夫人的那種樣子，尤其是看見她父親那種不知所措的形色，急切地說：

「我馬上打電報給達尼亞和賽遼佳。<sup>16</sup>我負不起這樣的事情的責任了。因為家裏數我的年紀頂小。」

莎夏的這些話使夫人爬了起來，懇求似的，可是仍舊是用了脆弱的，痛苦的音調，勉強說出下面的話來：

「什麼事情都沒有的呢。一點兒也不要緊。馬上就會好的。我想喝點咖啡呢。因為我一點東西都沒有進肚子呢……該給我一點什麼好吃的東西點點心啦。」

「爸爸和我，」沙夏說，「不是從早晨就勸你吃東西的嗎？不是不止說了一次的嗎？」

夫人重新整容，然後去喝咖啡去了。

「喂，沙夏，不會打電報給達尼亞吧？當真的不要打呢！因為我已經好了。假如你要打給達尼亞的話，他會以為我攪擾爸爸，讓爸爸受苦，還會用着惡意的目光來瞧着我呢！可不是，就和你此刻的眼色一般地……」

「媽既然已經好了，那我就不打電報啦。」

「好，不打，說妥了不打了，喂。」夫人再三地叮囑着。

「是的，媽既已好了，我是不打去了。」沙夏邊笑着邊這末說了。

「好了，好了。」夫人急忙地說。

我們這才安心了。這一天，大體上是這麼的：夫人竭力地服侍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斷地跟

隨在他的身邊。她還吩咐我們，教我們在伯爵吃飯的時候也通知她一聲，因為她要和伯爵在一起喝咖啡。午餐時，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就席，夫人也就來了。于是，在用飯之後，又跑來問沙夏：

「你不會打電報給達尼亞吧？我們不是已經約定了不打了嗎，嚟？」

沙夏再三地和她說，如果一點兒事情也沒有了，那即使不會約定，也是不會打電報給達尼亞的。

「是的，是的。」夫人說。

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打點着馬車。因為夫人說她願意一起出發，萊甫·尼古拉維基即刻表示同意了，他說：「好，我們到奧富沙映尼考沃的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那兒去吧。」

我們細看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神氣，似乎是很不願意和夫人一起出發似的；可是，對於夫人，他是非表示得親密的。

因為馬還不會準備好，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向馬廐那兒去了。夫人已經戴好了帽子，手裏拿着帶柄眼鏡，匆匆地從廊上跑下來。

「伯爵在那兒已經走了嗎？」她用了吃驚的聲音這樣問着。

我就指着正向傍屋的小徑上走去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給她看，她就追過去了；追上了之後，兩人一同又走回來。這時，馬車已經準備好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索尼亞，你坐吧。我想步行到塔<sup>18</sup>的附近爲止。

「不，我也一同步行去。」

於是他們倆從庭前走去了。把馭者呆然地留在後面，因爲誰都不曾告訴他向那兒去。我就追過去，問他們要亞得利安<sup>19</sup>上那兒。萊甫·尼古拉維基大聲地嚷：

「叫他在塔的附近等。我們步行去。」

沙夏對於夫人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同出去的事情，顯得非常擔憂。她跑向馬廐這邊來，着急地向我說：

「芭莉亞，我們趕快在後面跟去吧。只是，要不是偷偷地跟在後面的話，給母親看見是很討厭的。」

我們就乘了四輪馬車，不斷跟在他們後面，注意他們兩人的蹤跡。爲了在他的歸途也不讓他們碰見，我們打算等他們先走了以後，也到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那兒去，去打聽他們剛才的情形。

可是，當我們停止在向斯克拉脫<sup>20</sup>去的途中的森林附近，突然，我們看見他們的車正循着同一般的道路馳騁而來。因爲沒有法子避開，我們就索性迎上去和他們見面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很高興地微笑着，和大家接了吻。

「向那兒去呀？是到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那兒去嗎？去吧，去吧。」

我們到了奧富沙映尼考沃，聽說夫人剛才是非常的興奮着，而且臉色也不大好。沙夏就和許多人商量到是不是應該打個電報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事，大家都說，還是打去的好。

但那時，沙夏不願意使達齊亞耐·萊奧沃涅掛念，而且她想，也許過些時什麼事都沒有了，於是她並不會把電報打去。實際，當我們回到家時，我們看見夫人已經比較更寧靜了。

晚上，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和亞麗克珊多爾·鮑立索維基·戈爾登威則<sup>21</sup>來訪。萊



甫·尼古拉維基很高興地地下着將棋。其實，看他的神氣似乎有幾分不快，不過他極和氣地，親熱地和沙夏及瑪利亞·亞麗克柵多羅沃涅不斷地談笑着，甚至於說，他要和她們捉迷藏呢。<sup>2</sup>

15 一九一〇年夏，政府允許契爾特考夫的母親住在代利亞丁克，不久，對於契爾特考夫的多拉居住禁令亦解除。

16 賽爾賅·萊奧維基·托爾斯泰，托氏之長子。

17 托爾斯泰的一位同志，一位老婦人。

18 亞斯耐雅·模麗亞涅的莊園的入口，有兩個白石塔。

19 亞得利安·巴甫羅維基·埃利塞甫，托宅之奴者。

20 奧宮沙映尼考沃附近之村落。

21 戈爾登威則（1875——）莫斯科國立音樂院教授，托氏友人。一九一〇年夏，住在距離亞斯納雅·模麗亞涅三俄里的一個別墅裏。

22 托氏同日日記：「索尼亞又露歇斯迭里狀態。心情極惡。和索尼亞同至奧宮沙映尼考沃。力持鎮靜，始終緘默。欲表示親熱溫和而終於不可能。」

## 六月二十六日

從早晨起，萊甫·尼古拉維基高興地，和平時一般地出去散了步，和平時一般地和來訪的農

民們談着話，接着就和平時一般地在書桌上做着工作。一會，夫人走進來，開始問他近來寫些什麼東西。

「那末，」夫人問，「現在還繼續寫日記嗎？」

「是的，繼續寫呢。」

「請你給我看看好嗎？請你讓我放心吧。」

萊甫·尼古拉維基就把日記交給她看了。夫人開始看着日記，她發現了這樣的文句：<sup>23</sup>「索尼亞脾氣大作。盡力用愛情去克服她吧。」這句話使得她生氣起來。她哭泣着，怒訴着：你苦了我，你苦了我了。然後從室內跑了出來。

一會兒又進去，問萊甫·尼古拉維基：「我這兒放着的日記只到一九〇〇年為止，最近的日記你放在那兒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她，那放在契爾特考夫那兒。「那兒……契爾特考夫把牠擱在那兒？」夫人追究地這末問。

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他不知道契爾特考夫把牠保管在什麼地方。

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多襄·貝多羅維基一起乘着馬出去了，沙夏也到代里亞丁克去了。家裏就只剩下了我。天降着雨，我一時也不打算出去。只等大家都出去了以後，暫時散了一會步，就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來。這時，使我奇怪的是，夫人正在沙夏的桌子傍邊尋找些什麼似的。她一見了我，忽然大聲的說：

『你不會出門嗎？』

『是的，因為我不想出去。』

『我正打量着，是不是剛才有人淋濕了回來的呢，所以我才過來看看的。』夫人雖然是這末說了，可是聽起來那話裏有些說得不自然。而且，因為夫人慌慌張張地，我就無疑地知道她是在沙夏的桌子裏尋找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或者是誰的信件。一會，夫人問起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了不會，同時她就走出了室內了。夫人那時是完全地寧靜着的。可是，當我獨自在室內時，突然萊甫·尼古拉維基匆匆地走了進來，興奮地問着：

『沙夏那兒去了？』

『回到代里亞丁去了。』

『索菲亞·安蕨沃涅（夫人）又不行了！唉，怎末辦才好呀！』

我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讓我到她那兒去吧。

『那末，好，她在大廳裏呢。』

我跑去找夫人去了，可是那兒也找不到。天是降着那末大的雨，我是不會想到她會在室外的。只是疑心她會不會走向露台去了呢，因此我想跑去看看。忽然斐利浦慌張地來說：

『伯爵夫人周身濕淋淋地，在雨地裏，在大路上走，並且走得很快呢！若不快點教她回來的話，那……』

可是我呢，我並不去叫她回來，我想，讓她一個人跑向她想去的地方倒也好；我心裏感覺到擔憂的還是不會好好地睡眠，顏色蒼白，精神不安着的萊甫·尼古拉維基。一會兒，夫人也就回來了，滿身洶水，戰慄着，臉上浮出可怕的表情。就那樣坐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房間的窗戶近邊，大聲地呻吟着，嘆息起來了。我受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囑咐，走到夫人的身旁來。

「把衣服去換了好吧，索菲亞·安厥沃涅坐在這樣的雨地裏，怕不着涼了嗎？請你進去好吧！」

「不，請你不要勸我吧。這兒好。我着了涼會死了的……他但願得我死了呢……呀，真的打着寒噤呢，馬上就會倒了的呀！」

我在她的旁邊站了一會，重新又離開了她。我是沒有法子勸得動她的。這雖然教萊甫·尼古拉維基難過，可是我已經沒有法子去勸她了。于是我才存心讓她獨自地去就着。

終于，萊甫·尼古拉維基，他是難過極了，他走到夫人那兒去，勸她走開去把衣服換了。夫人到底答應了，一面呻吟着，一面脚也動彈不了般的，走向她的臥室去了。可是，不管怎樣勸慰，仍然是不肯換衣服，濕淋淋地坐在桌邊，在題着「再一度之自殺」的題目下，寫起文章來了。在這篇文章中，夫人寫着她自己的狀態，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薄情，還寫着契爾特考夫的中傷（這都是夫人自己的話。夫人決定要自己把牠付印。她說着：「你來念一念這一篇包含着可怕的内容的不亞于一篇小說的東西吧，」隨即把文章遞給我。）

這樣的情形中，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會睡他的午覺。在吃晚飯的時候，夫人換了衣服出來，嘴裏不斷地說着，說她發着熱，周身像火燒着一般似的，說她一定是着了涼了。等等。

晚上，我正和莎夏一邊打着打字機，互相掛念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不高興，夫人恰巧走了進來。

「萊甫·尼古拉維基是怎末的一個殘酷的和薄情的人，你們也想不到的呢？是怎末的會說謊呀！只是說得好聽，騙騙我高興罷了！是我問他：『日記放在那兒？』好。他不響，他只看看我的臉孔。我只才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亂找。我知道他又要說謊了，我索性向他說呢：『是統統都交給契爾特考夫了吧？我知道了呢！』……他嗎，他是瞞着我的呀！喂，莎夏，你知道日記放在那兒嗎？」

「不，媽媽，我不知道呢。」

「呀，你也狡猾起來啦！……拿，我知道是契爾特考夫拿去的了，可是他藏在那兒呢？這，我是不知道的。他是什麼時候把牠交給那個混蛋的啦？或者是，最近才做一次交給了他的吧？」

「不會是最近的事情吧……啊，不，我不知道呢。」

「莎夏！夫人用着柔和的聲調說，「乃怕一生只有一次也罷，你把我看作母親吧。你給我去問問契爾特考夫，日記放在什麼地方。」

莎夏緘默地。

「怎末，不願意嗎？」

「不。怎末不願意我去問問看呢。」

「今天，我問他要最近的日記，」夫人接續着說，「我是這末說的：「請你給我看看！不行嗎？請你不要使我不安吧！」可是，那知道，他把我的事情這末寫着，寫是「我應該用愛來和她對付」呢！到底我竟是一個需要他來對付的壞人嗎？……和我對付，這究竟怎末說呢？我要怎末做才算好呢？瓦爾沃拉·糜海綺羅沃涅，請你說這是什麼意思？對付，怎末叫對付是爲了我雇用了契爾開斯人來看守孩子們的森林嗎？他說，土地應該給分給百姓們，可是，那不行！全是孩子們的東西，無緣無故從孩子們的手裏拿來，去分給那些不相干的傢伙嗎？我嗎，有二十三個孫子。他就故意地那末寫着的。不，我知道的呀！那是榮譽這東西害了他啦……他，爲了要表示他自己的不幸……表示我

給他受苦……表示他的忍耐，這才故意地那末寫着的……爲了什麼事，我是知道的，但是，若是我也和他一樣，我也把近來的什麼事情都寫了下來……若是我把我所受的痛苦都寫了下來，那末……不過，契爾特考夫把他的全部日記都印刷出來的吧？咳，已經忍無可忍了……咳，這樣的謊話多着的呢！

多裏·貝多羅維基走進來。

「怎末才能夠使力量也沒有了，意志也消失了，然後讓人們能去做出自殺的事情來呢？」夫人問。

「不，索菲亞·安蕨沃涅，人們的意志不允許那樣的事情。」

「可是，若是我已經沒有了意志呢？」

他們談了許多話之後，夫人斷然地說：

「呀，我是完完全全失去了力了，到底我是能夠自殺的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了進來。夫人走近他的旁邊坐着，重新又提起「對付索尼亞」的話，責



備他。我不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向她說了些什麼，因為在另外一間屋子裏，我只聽見夫人高聲說：

「你把我殺了吧！把我殺了吧！」

「唉，我把日記交給契爾特考夫是因為他是我的頂好的朋友，而且因為他對於我抱着興味……」

「我，我是你的妻，難道我于你沒有興味？我也願意知道你所想着的事情！我也願意知道你的思想……」

以外，夫人還說了一些什麼，我都聽不清了。僅僅當于萊甫·尼古拉維基回到他自己的屋裏去時，我聽到他用着大的，像哭着一般的震動的聲音說：

「雖然僅僅只這一點子，可是，是我所企望的。不論什麼時候我都會向你跪着，流着眼淚，求你的安靜。是的，我也沒有什麼說的，我也沒有什麼怨恨。」

說着，就到他自己的屋裏去了。

夫人走過來，向我們說：「他怎末地對我發着脾氣，你們都聽到嗎？是怎末地毒很……不，我已經不能再忍了，我該做出點什麼事情來……」

戈爾登威則來，坐着。萊甫·尼古拉維基進來說，「我要去散步一會兒，你們不要找我。」

「亞麗克珊多爾·鮑立索維基在這兒呢。」沙夏說。

「是嗎？那好極了。你們下將棋吧。」

戈爾登威則立起來，說他也想在下棋之前先去散一會兒步。接着，跟在他們兩人之後，夫人也出去了。她和他們一起走了一會，後來又離開他們。萊甫·尼古拉維基掛念着她，回來告訴我，叫我去陪夫人在一起。我于是很快地跑到菩提樹斂道上去找到她；我說地上濕，勸她回到家裏去。

「不，你讓我走吧。我是該考慮考慮怎麼做才好呢。這樣下去是怎末也不行了！我該考慮考慮怎末做才好！」

我陪她在斂路上走着。

「……我已經忍無可忍了。死了算了吧！什麼時候去睡在鐵軌上自殺了吧……是的，我是想

要到賽遼佳那兒去的，我非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從契爾特考夫的手裏拉回來不可！這全是那個妖魔搗的鬼！你是有智識的，或許你不信鬼怪；可是我是相信的。契爾特考夫就是個鬼怪呢！那傢伙到這兒來，要來指使他厭恨我……所以，他才會厭恨我……我，等萊甫·尼古拉維基坐了馬出去，會馬上請一位師父來念念咒。也許會好了吧……尤其是在他的書房裏和臥房裏……一定得請師父來念念咒。」

我邊走着，邊聽她說着這些荒唐的話；周圍已經黑下來，我不覺嚇怕起來，于是我央她回家去。「你不喜歡聽呢！再不，你是怕冷了吧？那末，你回去吧。我是得想一想我以後的計劃呢！我打從前就這麼想呢。我想，問問他要不要打算到什麼喜歡去的地方去玩玩……咳，他是曾經說過要帶我到多埃府去的，可是我不去呢，多末後悔啦！我本想要帶三十羅布去一趟的，可是天氣熱，累得要命，就沒有去了；實在是難得動彈呀……」夫人從這兒說到那兒，一直不停口，儘管囉嗦着。「我想過啦！明天我邀他一同到什麼地方去一趟也罷；只消到了那兒再寫封信回來教孩子們好好照管家務就行了。可是，那樣一來，契爾特考夫來了就會不見了，因此他是不會去的啦？我們要去的話就

什麼也不帶，只帶一個做飯的使女，馬也不要，塞繆·尼古拉維基<sup>24</sup>也把他辭退了……連衣服也不帶……不行，不行呢！他不會去的啦！他會把我趕走了，好讓他獨自留在家裏呢……咳，我還想走走，我得想想呢……」

後來，我就離開了夫人；我回到自己的桌邊打算做點工作。

不過過了五分鐘的模樣，夫人走了進來。

「想起了呢！最後的一會兒，我想出一個好極的辦法了呢！我去找一所貧民們住的房子，我要搬去住起來。我要給他看看，我也會跟他一樣過得來那種窮苦的日子呢……我是什麼也不要了……」

我和莎夏不斷地在做着工作，我們都不會回答她。夫人走到客堂裏去了，坐在那兒縫起什麼來。這時，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戈爾登威則開始下着將棋。

「可是，喂，日記已經着手整理了嗎？」

突然，夫人這末問着尼古拉維基。

「不會，不會，還早着呢。」

大家又靜下來。

後來，將棋下完了。戈爾登威則也回去了。

當于戈爾登威則還不會走下階級時，夫人說了：

「我有話要和你商量，可是大家都不讓我說。」

于是，接着她就 그녀의計劃都提出來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怎末說的呢？我是不知道的。當我後來走進去時，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不在那兒了。夫人紅着臉，獨自坐着；一見了我進來，就說：

「他，當真的想去的嗎？他，喜歡過着平民的生活！說大謊呢！什麼話都沒有，只是「過些日子，過些日子再說」！我要打算馬上就去，他倒說什麼「過些日子」，究竟，這是什麼意思啦！明天要答應的話，我是打算服毒的！我是已經忍無可忍了的。原是約過我到塞遼佳那兒去的，可是現在倒一句也不提了。原來和我說過，只要是我願意去的話，不管那兒都會跟我一起去，可是……。」

多襄·貝多羅維基進來。

「我今晚不睡覺了」夫人說，「我要一晚在這兒寫東西。我已經討厭透我的臥室了！」

我去和沙夏說起這件事情，於是，我們請多襄·貝多羅維基今晚就睡在客堂裏，爲得不要讓夫人在晚上攪擾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睡眠。

23 六月二十日托氏日記：「用善與愛去對待索尼亞吧。」

24 廚房的名字。

## 六月二十七日

這種狀態繼續着，終於，沙夏決定發電報給達齊耐·萊奧沃涅。在發出之前，把電稿給萊甫·尼古拉維基看過。萊甫·尼古拉維基很高興。於是我們急待着達齊耐·萊奧沃涅的歸來。

昨夜，安奈·康絲妲蒂娜沃涅·契爾特考娃<sup>25</sup>和奧麗克·康絲妲蒂娜沃涅·托爾斯泰亞來到代利亞丁克來了。今天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要去看她們，夫人又錯亂起來。一等萊甫·尼古拉維基吩咐預備馬車，夫人就說，她覺得安奈·亞麗克珊沃涅<sup>27</sup>是一位頂可愛的婦人，頂覺得

相投，因此她想要到戈爾登威則那兒去。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走到樹叢的那邊了。夫人從廊上走下來，匆匆地問：『伯爵已經走了嗎？』後來，她說她一個人不願意去，叫僕人停止預備車。

夫人準備着要在生辰那一天到普爾賅·萊奧維基那兒去，明顯地，她的目的是想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同去的；『他已經跟我約好了呢』這麼三番五次地說着。午餐後，她走向多襄，問她自己的心臟可有毛病，出門要不要緊。多襄照實的說，她僅僅是神經上有點子興奮；至於心臟，那是完全健康的。

『那末，』夫人接着問，『若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也旅行去，對於身體也沒有什麼危險嗎？』

『不，萊甫·尼古拉維基還是就在家裏的好。一則他的精神不大好，二則旅行未免疲勞。』

『怎末？忍爾特考夫那兒就去得，孩子那兒倒不能去了嗎？』

最後，夫人才這樣決定說：

『那末，我也不去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平時一般地和藹，親密地，贊成着夫人的旅行的意思，他說，旅行一趟他

是愉快的。

晚上，戈爾登威則來，下着將棋。

料不到契爾特考夫已經跟他的母親一處來到代利亞丁克<sup>2</sup>來了。這件事情是一定得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知道的。可是，爲了不讓夫人發脾氣，戈爾登威則打算在只有他們兩人時，才把這事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剛巧那時，夫人到了客廳裏來，她說她願意看他們下棋，于是就坐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旁邊，拿出帶柄的眼鏡，抓着棋碼子；雖則她並不十分懂得，可是她要教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就那樣，她一直伏着身子在下棋的桌子上。

我到了那兒，看着那付情景，不覺地笑起來了。誰都會覺得，那算是下什麼棋啦！

布爾迦科夫匆匆地跑來，和我們說，契爾特考夫已經到了，他要向萊甫·尼古拉維基問好。他不知道在夫人面前還是直說出的好呢，還是不說的好；他和我們商量着。正巧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電報到，說是他一會兒就預備趕回家來；因此我們決定，索性當着夫人直說了。也許夫人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會發作起來吧？也許，又發起歇斯迭里來，咒罵着契爾特考夫，並且，也許馬上就



把萊甫·尼古拉維基逼走到什麼地方去吧？可是，一等到四點鐘，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一趕來，她也就會沈靜了吧？

「布爾迦科夫去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

夫人大怒起來，即刻從客廳裏跑向我們這兒來。

「聽見嗎？契爾特考夫來啦！惡鬼出現啦！實在不能再忍了！不能再忍了！我得走了！我不願意跟那混蛋見面呢！」

沙夏和我都默然無語。夫人一轉身又跑到了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責備着，拿從前已經約好了的做理由，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定得到賽爾賅·萊奧維基那兒去。萊甫·尼古拉維基，後來，他說只要夫人能恢復寧靜就好，他同意她的主意了。

「痛苦呀，痛苦呀！」萊甫·尼古拉維基對着沙夏說，「她是在一種可怕的狀態中呢。她已經失去羞恥，正義，憐憫，一切的感情了……她說只有她自己是對的，別人全是說謊呢！昨天，我和她說：「索尼亞，你試試對着別人放和氣一些看看，你才會發現那對於自己也是怎末地一種快樂呢！」

可是，我說了後，她卻大聲地嚷起來：「你不要對我講道吧！」

於是開始準備着旅行了。我們小心地，不敢做出得罪夫人的事來。我們不會說出曾經打過電報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只是渴望着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一會兒就能像似自動來的一般地來了。但是，不料這個計劃竟毀壞了。因為身體不好，她忽然來了電報，說一時不能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覺得很失望。因為他在等待着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來；她來了就能把旅行的事阻止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一點兒也不想旅行的，身體壞，而且五六天以來的不斷的興奮，受着的非難和脅嚇，以及對於夫人的動身所懷着的顧慮，種種使得他疲倦了。

晚上，僅僅我們一起喝着茶。夫人是忙于整理着行裝。

「怎末？」萊甫·尼古拉維基向着莎夏說，態度有點子忐忑，「大家來跳舞好嗎？爲什麼那樣地老是沉着臉啦？」

「因爲一點兒有意思的事情也沒有，」莎夏說，「我只想能夠到了美洲去了就好了呢！」  
「美洲嗎？那也好吧。可是，啊，不要去吧。不要存那樣的想頭吧。你得跟從前一樣地想法不教她

生氣才好呢，是不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慈愛地、溫和地撫慰着她。後來說：『好，該睡了吧，明天該早起呢。』

說着，他就向自己的臥室裏去了。但是，我們仍舊很久地坐在那兒，繼續地談着話。我們，無論如何，總希望能想法子不讓他們旅行去才好。

突然，推開門，是萊甫·尼古拉維基。

「還坐在這兒的嗎？咳，去吧，沙夏，去睡了吧。」

「吵擾你嗎？」沙夏問。

「不，一點兒也不。因為我睡還早。可是，你真的該去睡了。」

親愛地、柔和地這末說着，可是已顯出極度疲乏的神情來，他重新又走去了。我們也就分開；可是，這一晚我們都睡不着。尤其是沙夏，她繼續地興奮着，興奮到使人躊躇的程度，于是我走去和多襄商量，讓她喝了些補羅姆。<sup>80</sup>

26 契爾特考夫的妹妹，安厥·萊奧維基·托爾斯泰之最初之妻。(1812——)

27 安索·亞麗克珊沃涅·戈爾登威則(1801——1820) 戈爾登威則之妻。

28 賽爾賅·萊奧維基·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之長男) 在托拉縣尼考爾斯克——維亞傑姆斯考埃的所有地居住着。

29 契爾特考夫的母親是一位福音教徒，名字叫作依麗查比特·伊凡諾沃涅·契爾特考娃。

30 托爾斯泰同日日記：「昨夜，她說她想走。整夜不眠，極倦。」

六月二十八日

早晨，起得非常早。契爾特考夫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到傍屋裏去會他。夫人跑來和我們這末說：

「他的精神不很好呢。我請求他不要去旅行也罷，可是他說他願意去呢。若是到了那邊身體累壞了，可不是我的罪過嗎？我是求他不要去的呀。」

但是，常萊甫·尼古拉維基向她真的說起身體不很好有點怕動身時，夫人卻發出極不滿意的語調，說：「你是但願得只讓我一人走了就好了呢！」她邊說着，邊鼓氣向外面走。萊甫·尼古拉

維基也就即刻站了起來，開始更換行裝。

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一同步行着的；可是，弄錯了，該是向考茲洛夫岡但向着亞遜岡<sup>81</sup>的路上走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發覺走錯了時，他恐怕夫人疑心他和契爾特考夫是故意地逃避她似的，於是差不多是跑步跑了回來。也許就爲了跑得太急的緣故，而且爲了最近幾天來的不斷的興奮的緣故，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心臟悸動得很厲害，肝臟也覺得劇痛。就在這樣的一種病者的狀態中，終於是動身出發了。可是，在車站上，夫人還對我說：

「怎末能教人不憎恨契爾特考夫呀！那傢伙，把萊甫·尼古拉維基領到亞遜岡的路上去，故意地把他帶着跑，無疑，是他把他弄出病來了。當然我是沒有罪的；我還請求過他不要旅行去了呢……」

忘記提起的是，莎夏也是一同出發的。一則是爲了她不願意離開她的父親，再則是因爲她身體也不很好，大家勸她上克爾衣姆去一趟。可是給夫人知道了，她卻發怒起來。

「不必勞你駕啦！幹嗎要你跟你去呢？我們不只去兩天就回來的嗎？」

而且，甚至於怪莎夏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裏是未免無情。

「你嗎，」她對我說，「你還把她當作好朋友呢！」

「怎末？」我回答說，「假如我是莎夏的話，我也得跟你們一起去的啦。」

我送他們一起到了車站。到車站時，夫人忽然忙亂起來；她跑近萊甫·尼古拉維基，吩咐他不要離開太遠。當于脚夫們打算把夫人和莎夏的行李一起搬到車上去時，夫人又跑到脚夫身邊來，指着莎夏的物件說：

「這些行李搬進另外一段車裏去。我們的車裏只有這些。」

莎夏不經意地吩咐脚夫統統搬在一起。

31 亞遜岡（現在是西契基羅）——距亞斯奈雅·模羅亞涅七俄里的火車站。契爾特考夫住過的代利亞丁克莊園在去亞遜岡的途中。

六月二十九日

夜十二時半，大家從賽爾賈·萊奧維基那兒回來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極快樂地從馬車上

走了下來，優和地和我道了寒暄。

「美國人不會來過嗎？怎末回事啦。」

夫人的神氣也跟從前不相同；似乎極關心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似的。她匆忙地去張羅着藥品；興奮着，儘管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身邊忙亂着；她要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切都聽她吩咐。但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同意，他說，這是沒有必要的。

「咳，他又因為腸胃裏毛病影響着腦病啦。這樣一定會發肝陽的呢。可是，只要是他不樂意的事，那就怎末也沒法做的啦！」

萊甫·尼古拉維基極度疲乏了，似乎只想快一點去臥室就寢似的。他很快的喝完了茶，急急地就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夫人連忙跟在他的後邊，一邊還老是囉嗦着她的辦法。

「不，什麼都用不着了。只是疲倦了，得早些睡呢。」

萊甫·尼古拉維基帶着困頓的，怕煩似的音調這末說了。可是，終于囉嗦不過夫人，只得同意她，依照她的話做了。

六月三十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很疲倦，一直睡到早晨十一點還不會起身。沙夏掛念着，莫不是因爲最近不斷的攪擾的結果竟至于病倒了嗎？但是，當于萊甫·尼古拉維基起身之後，我們知道他的腦暈已經完全恢復了。沙夏問他爲什麼睡得那末遲才起身，他說：

「怎末也睡不着的啦。半夜跟早晨，兩次給她鬧醒，怎末也睡不好了呢。」

起身之後，和平常一般地出走散着步，並且散步了很多的時間。夫人看見他好久還不會回來，因此掛念起來；她來到露台上來喝了咖啡，問大家，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什麼時候並且是向那兒出去了的。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就回來了，說：

「覺得十分的疲倦呢！」

他就走到他的臥室裏去了。

早飯也不會吃。夫人說，該讓他獨個兒耽着才好，誰也不能讓他去吵擾他。她想要沙夏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走一趟，去告訴契爾特考夫說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困頓了，教他不要來。



「我是不讓那傢伙見面的。我是怎末也把他治不了的。憑別人怎末說我，我都不在乎的了。即使那傢伙在晌午時候來，我也不走開，不管怎末我也不走開。那傢伙是一個頂功利的，頂虛榮的野心家啦！那傢伙……只不過是一個近衛士官，一旦教別人看起來他是托爾斯泰的朋友，那才覺得是多麼得意啦……狡猾的傢伙……若是樣子稍微像樣一點倒也還受得了，可是我只一看見那付自以爲了不起的尊容，我就比之給強盜搶劫了還不受用呢！」

莎夏答應她去通知契爾特考夫，告訴他萊甫·尼古拉維基身體有點不舒服。接着她說：

「可是，告訴了他以後，來不來只得由他自己了。」

夫人走進我們的工作室的傍邊的一間屋裏，在那兒做她的事情。

「雖說就在這兒，也並不攪擾你們呢。」夫人這樣向我說，「可是在這兒，萊甫·尼古拉維基上什麼地方去啦，誰向他這兒來啦，家裏的事情啦，什麼我都看得見。」

莎夏進來，告訴我們，精神病者列賓<sup>32</sup>來，無論如何要見一見萊甫·尼古拉維基。

「不，不行。不要給他通知，就請他回去吧。因爲萊甫·尼古拉維基身體乏了呢。」

夫人這樣說了。

可是，正巧這時光，萊甫·尼古拉維基敲着牆壁，沙夏跑去問他有什麼使喚的。一會兒，他們一起走出來，並且向着大門那邊走去。

「啊，怎末一個壞心眼的孩子呀！把爸爸煽惑着呢！」

夫人氣憤憤地這末咕嘟着，但給沙夏聽見了。她回答說，這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自己要去見他的。

「是的，是的，」萊甫·尼古拉維基一邊走下廊梯，一邊這末說，「因為那個人極其有意思，所以我想去跟他談談。」

夫人于是就向着我抱怨起來了。

「咳，大家都說是我給他痛苦受的，可是，那個妓頭倒把一個神經病的引到他這裏來呢。若是他一病倒了，那末我就成了罪人啦，可不是這末的嗎……他實實在在是疲乏了呢。腸胃是頂弱的。一到了這種季節，就總是更不行的……雖說是我，有着些病痛，也許多少給了他一些痛苦，可是把

他弄病了，怎末也是我的罪……我是真的苦痛呀！我把自己的身體磨折壞了，誰都看得出，我總比年紀老過十年。就只說這一件，已經是夠苦啦！可是，若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一病倒了，那末大家還不說是因為我給他痛苦的緣故嗎？我對於他的病，是和死一般地恐怖着的，可是……咳，你，我是多少次求過你，請你做我的好朋友呢。若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當真的有什麼不幸，那我才不知道怎末好呢！實在，即使我不在了的時候，那樣的事情發生——咳，說起來好像不應該，你不能把他的桌子的鑰匙拿出來嗎！我想把他抽屜裏什麼東西都拿出來呢。」

「甚麼？你說甚麼？怎末，到他的書房裏去，而且把鑰匙找着拿出來嗎？不行，這件事我辦不到。」

「不，我是說假如你能夠的話……可是，你是我們一家的人，不是我們都把你身上的事情看作自己家人的一樣，而且愛着你的嗎？」

和列賓談了半個鐘頭光景的話以後，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向夫人說：

「列賓這個人，是多麼的可怜呀。實在是頂馴良的，連說話也都有點膽怯似的呢。而且，爲什麼對於我是那末喜歡呢，這簡直是不能了解的。是多麼可憐的事情呀！我跟他說着話，給了他種種的

說明，可是他是一點兒也不了解。」

「唉，你本來是用不着自己去說那些話的。不是什麼話都可以讓沙夏去告訴他的嗎？早該是躺着的好呢。」

「不，剛剛相反。我是頂高興呢！」

說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就走進自己的屋裏去了。

「咳，出版的事情是多麼麻煩的！」夫人對我說，「麻煩到你意想不到的程度呢。可是我，我想出版是必要的，是一件有利益的事情，所以我才趕着要出版。我所做着的事情，都只是爲了必要的！即使我死了，我把牠留給孩子們……你看，我把屋頂修飾得那末美觀，並不是爲了自己，把地板重行刷新，是爲了沙夏，也不是爲了自己。不是嗎？我就這末地爲了別人忙碌着一世呢！可是，雖然如此，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我所做的事情卻不滿意，從來不曾發獎過半句話。老是發着牢騷。咳，家庭的事情，也許有比我更會弄得好的那也未可知。可是，提到家庭經濟，我簡直是已經弄得精疲力盡了。就說房屋修理，那還不是我一個人操的心嗎？如今又要出版，錢大批的花了出去，可是什麼時候把

錢弄回來呢，不知道。我的出版了的東西是要等到萊甫·尼古拉維基死了的時候才會暢銷的呢。那時候，大家都要爭得來買，不是價錢就會高漲的嗎？……」

「爲什麼要到萊甫·尼古拉維基死了以後才這樣的呢？」我問。

「大抵都是這末的呢，作者死了，他的書也暢銷了。你想想兩年前萊甫·尼古拉維基八十歲誕辰紀念的時候，我的書不是銷得很好的嗎？可是，到了後來，就又賣得不很好了。」

這樣，夫人不斷地囉嗦着。

四時頃，我和莎夏到代利亞丁克去，去說萊甫·尼古拉維基病了，去傳達夫人教契爾特考夫不要來的意思。但，契爾特考夫和戈爾登威則聽說了卻馬上要來看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病；他們說，那怕是來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下下棋也多少足以安慰他。

我們回來之後，夫人即刻趕來問契爾特考夫到底來不來，還不斷地說她極不樂意跟那傢伙會面，會見了頂不痛快。

據莎夏說，今天早晨夫人又向萊甫·尼古拉維基央求着要他的日記，而且說，要不給她看，那

就不能叫她安靜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只得答應了她，因此夫人十分寬了心似的，老是跟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親膩地給他照料着一切。

我正打着字，夫人來，說：

『喂，勞駕你馬上給我打一封寄給契爾特考夫的信。話很多呢，得多預備些紙。』

信上是說着要他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交還；若是契爾特考夫把『我的丈夫的貴重的親筆』交回來的話，那末她也就決不再讓萊甫·尼古拉維基生氣煩惱——這末地相約着。

萊甫·尼古拉維基正巧走過，她很快地跑近他，把這封信交給他看，問他是不是可以把牠寄去。據夫人告訴我，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滿意這封信。

『可是，要怎樣才教他滿意啦？他說謊呢，他說他不知道日記擱在那兒，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教契爾特考夫拿走的。咳，他只管說謊呢。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啦。我從來不說一句謊，總是坦坦直直地說老實話，可是……咳，這大概你也見得出的吧？誰都不會說我說謊的。不管什麼時候，我總是誠實的，所以我討厭說謊呢。我無論如何總得把這封信寄出啦。』

「可是，」我向夫人說，「這並不會得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同意，您怎末能夠去向契爾特考夫把日記要回來呢？譬如說，日記不也就等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財產嗎？」

「我不管什麼事情，總是認為必要才去做的。把日記拿回來了你就知道了。」

夫人把那封信寄走以後，極度煩燥的樣子，儘管是等待着回信。也因此，就更加不願意和契爾特考夫見面。

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沙夏說，他竟答應了夫人把日記交給她，這使他非常的後悔；雖然破約是不好，可是當他見着夫人時，一時欠斟酌，而其實那時並沒有說出那種話的決心。

晚上，我在辦事室中看着書。夫人又跑進來，照例是又把她怎末地不能再忍耐的話說給我聽。我一方面是想借故避開她，同時我又想告訴她，關於家庭裏的事我不想再勞她講給我聽了，因為我聽了心裏非常的難過，而且我非常愛沙夏，我一聽到攻擊沙夏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話就感覺到難堪。夫人並不關心我的說話，又抱怨起萊甫·尼古拉維基來，怪他爲什麼要把日記交給契爾特考夫。而且接着竟說契爾特考夫並不會得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允許就把日記拿走的；因

爲萊甫·尼古拉維基愛着他的緣故，所以把這件事瞞住了。她說像別人的日記是多麼的卑鄙呀！以外，她還說了許許多多類似的話。

斐利浦匆匆地走進來，把一封信交給夫人。

「契爾特考夫寄來的呢。我正是等着回信啦。」

夫人臉孔急得發紅，好久不曾把信封拆開。

「我不敢拆開看呀！」夫人說。

後來，終於把信打開了。

「那個傢伙，一句肯切話都沒有說。只是些狡猾的遁詞呢。多麼卑鄙的人啦……好，不在乎！我並不是好打發的……」

正在這時，夫人聽見剛剛來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來的契爾特考夫說話的聲音。她忽然立起來，把門打開，湊過耳朵去聽。接着又奔跑到她自己的屋裏去，脫掉鞋，點起脚尖來走到露台的那兒去，把身體貼着牆壁，躲在窗戶邊。我看見這種情形，馬上跑去找沙夏，要打算告訴她這件事情。



可是沙夏在書房裏已經聽見夫人在外面的聲音，她和她的父親說：

『母親在那兒聽呢。』

於是他們用着低聲說着話。我心裏感覺到有點憤慨，從客廳裏走出來，一走到辦事室的門口，遇着夫人急急地走過來，全身發着抖，急迫地，發着戰慄的聲音，和我說：

『大家都在對我用着陰謀呢！可是我都聽見了。沙夏從中搗着鬼，是她和他們說我躲在那兒聽的。可是，不在乎，因為我都聽見了。我再也不想活了。明天我得自殺了。因此，我今天得上考茲洛夫岡去一趟。可是這僅僅是跟你一個人說的呢。』

這末說了之後，夫人匆匆地走進正廳，從那兒穿到客廳，把書房的門猛然的打開，嚷起來說：

『什麼我都聽見了。今天，烏拉幾米爾·高里各萊維基（契爾特考夫）——』

興奮着，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了一大篇甚麼。我因為馬上離開那兒走出來了，大家的話我都不會聽到。

萊甫·尼古拉維基走進餐間來。夫人留在那兒和契爾特考夫嚷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十分

憤懣的樣子，一會兒站了起來，走到門邊，又重新坐下。可是，極力要掩飾着他心裏的興奮似的，從容地插說着別的事情。

經過了一些時候，書齋裏的兩個人走出來了。夫人紅着臉，眼光眩閃，不時地問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作着不自然的假笑，嘴裏說着些什麼。老實說，我對於這幕喜劇，實在是感覺到厭惡。而且不舒快極了，我走到院子裏去避開他們。當于莎夏要來跟我說起他們的交涉怎末結束時，我一點也不想聽，我求她甚麼都不要告訴我。僅僅只有這些事我是知道的，即，他們成立了約定，把日記裏足以使夫人生氣的地方都削除了，然後交給夫人，而且把牠照起像來放着。對於這一個約定，夫人要求契爾特考夫給一張證書，於是契爾特考夫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名義寫了給她。

家裏的人都感覺到苦惱的這一夜過了以後，夫人變成沈着的了，尤其是對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變成什麼事都聽從似的了。自己給泡着茶，老是記掛着他的身體的健康。對於來訪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人們的請求也關心起來了，把更紗<sup>88</sup>分送了那些窮苦無告的農夫們。什麼事情都照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心意做去了。甚至于和那些「怪人」<sup>84</sup>們都一起坐着，並且請他們喝

着茶了。莎夏和我都高興着，說：『啊，不是好了嗎？』

可是，這種情形並不能繼續得很久。或是常契爾特考夫來到這兒，或是常萊甫·尼古拉維基去到那兒的時候，只要給夫人看見，便興奮着，發起脾氣來。而且居然自動地去訪問着戈爾登威則和契爾特考夫，自動地去到代利亞丁克，去慰問過病着的索尼契克<sup>86</sup>了。無疑，這些其實都爲了監視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緣故。

忘了是那一天的晚上，我們——萊甫·尼古拉維基，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高爾布諾夫，戈爾登威則還有我——都就在辦事室裏。突然，門砰地一聲開開，夫人立在那兒，拿着胡疑的眼色凝視着萊甫·尼古拉維基。

『有什麼事情嗎，索尼亞？』

『不，什麼事情都沒有。只是來看看你在這兒幹甚麼的。』

大家都感覺到掃興；可是，誰都不會睬她，仍舊繼續着談我們的話。

32 哇希利·亞刻莫維基·列賓——托爾斯泰以前作憲兵士官時之同志。1907，在塔希肯特創設托爾斯泰協會。

1910年患精神病。

33 伊凡諾沃·富奧特涅羅絲克工廠廠主布露依林送給農夫們的，請托爾斯泰代為分配的更紗。

34 夫人常常稱托爾斯泰的朋友及同志為「怪人」。

35 索菲亞·安厥沃涅·埃賽尼娜（1900——）安厥·萊奧維基的女兒，算起來是托爾斯泰的孫輩。

36 伊凡·依哇諾維基·高爾布諾夫·博羅多夫（1904——）托爾斯泰之友人，同志，媒介者之編輯者。這一個夏天，和家人一起在奧富沙映尼考沃的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絲蒙蒂娜的家裏過夏。

七月三日

早晨，我和莎夏都被來把一件很不幸的消息告訴我們的老媽子叫醒。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和高爾布諾夫的家着了火，尤其是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她所有的東西，全都燒光了。火起在夜半，很有被人放火的嫌疑。

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驚悸而痛心。她保存着她親自謄寫好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原稿和信柬一直保存了三十年，擔心火事比什麼都更擔心着，可是終於完全被火燒掉了。這是一件比什麼都更甚的傷心。

托爾斯泰之死

六三

莎夏，和平時一般地，對於這位可憐的老婦人所遭遇着的天災，開始伸出實際的援手，施以足以挽救這宗不幸的，道德的和物質的幫助。

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地同情着，安慰着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把自己的鐘錶，剪刀，羅紗，靴子等等拿去，而且詢問着是不是還有別的該拿去的東西。這對於那位一生尊敬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躬行着他的主義，過着基督教徒的澹泊的生涯，爲隣里所誠悅地敬愛着的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是最尊貴而且最足以感動她的事情了。

七月五日

早晨，夫人的心緒不很好，不時地大聲的開關着門扉，甚至於對着我們也暴躁地發着脾氣，因此我們都預料到，今天的日子，不會好好的過下去的吧。果然，當于她從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聽說，奧富沙映尼考沃的火起也許是神經病患者列賓放的火也未可知，她就嚷着大聲，暴躁地來回地走着，好像這已經是確實了的一般地和大家說着。是列賓放了火的；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

這該是有着基督教徒的思想的，可是和別的「怪人」們一樣，只是把基督教主義啦什麼高尚情感啦，掛在嘴上說說罷了；本身做着的偏是些卑鄙惡濁的事情，完全是不誠實的。火災對於這樣一個老太婆簡直是應有之罪，一點也不足憐惜。可憐的倒是達齊亞耐，平生做着好事，倒反而得到惡報；也就是說，達齊亞耐讓他們白白地住在她的房子裏，可是那個老太婆平時做了壞事，倒給達齊亞耐惹下這末一個壞的報應……諸如此類的，對於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說着許多殘酷的，毒很的話。我實在聽不過這樣暴亂的，自私自利的意見，簡直教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夫人不僅僅把這些話和我說說而已，甚至于荒唐到對於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本人也說着。那位可憐的老婦人聽了不覺呆住了，一句話都說不出，偷偷地流下眼淚來。一會兒之後，才完全同意着夫人的話。她說，她想這樣的災厄對於達齊亞耐·萊奧沃是太不應該了。而且她說，她正在打算着找個別的安身，再也不會第二次把這樣的災厄去累着達齊亞耐·萊奧沃了；因此，對於達齊亞耐·萊奧沃還想把那些房子蓋起來給她安家的那種好意是決不領受了。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神志恍惚地耽着；後來到了尼考拉埃夫那兒去。很久了以後方才回來。

她十分柔和地，懇切地求夫人讓她幫忙着繞着衣服。並且感謝夫人，感動地和夫人接着吻；不斷地責備着自己，說無論如何，總都是自己的罪孽。夫人卻把這些話當作常真的。她還說：

「我早就知道了的。跟神經病的人接近是絕對不行的！你看，我的腦筋裏，就好像耽着一位先知似的；我馬上就知道那是列賓幹的。」

夫人這樣自作聰明地肯定地說着，也忘了這個消息是從別人那兒聽得來的一種謠傳而已。她還說：

「咳，我嗎，只消微微的有個走動，就馬上把門上鎖，誰也就進不去了。可是，那個賤貨（列賓妻）總是把她丈夫領着到處亂撞呢！照我的意思，那班傢伙來了就該叫巡警給他們帶走才好；可是，說回頭，讓巡警都到了我們這兒來，到底也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臉面都丟掉了。不，那班傢伙該去向巡警告發，只要把他們趕出去就行了。」

夫人一邊說着，一邊走近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勸她依着她忠告的話去做。

晌午，夫人忙亂着在大家的身邊走動，叫沙夏把她按脈搏，說自己一定是發着神經衰弱的

頭暈症了；而且埋怨着，責備着大家都是薄情。可是，一會兒，又換了衣服，出去拜訪契爾特考夫的母親，依麗查比特·伊凡諾沃涅去了。

晚上，夫人又生着契爾特考夫的氣，向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訴着苦，說契爾特考夫整個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從自己那兒搶了去。當于沙夏不在旁邊的時候，還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從前是十分愛着她的，可是現在對她，說話也不曾有過好好的聲氣，老是躲避着她；不管什麼時候，只有契爾特考夫算是「貼肉」的……

而其實，這都不過是夫人的想像而已。相反，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夫人是非常善良的，是極其體貼的。至少在我看起來，也許正爲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太子體貼了才對於夫人的僞瞞和殘忍不加以計較的。

晚上，戈爾登威則·契爾特考夫，賅·布魯依金<sup>87</sup>各位來，一邊喝着茶，一邊談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最近寫的關於自殺的一篇論文。<sup>88</sup>大家說得很暢快，提出各種的意見。萊甫·尼古拉維基給他們解釋。他說，據他的意見，無論那種情形之下，自殺總是和發瘋相同的一回事情。這時，夫人也來參



進他們的座次，挨近萊甫·尼古拉維基在桌邊坐了下來。契爾特考夫是坐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對面。從夫人的臉色上看來，我是知道她並不會在那兒聽，而且周身戰慄地不斷在微微發抖。原  
因呢，我就知道了。難道是因為契爾特考夫坐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緊對面的緣故嗎？果然。夫人自己說了，她說，萊甫·尼古拉維基那末地和契爾特考夫挨近着，是頂使人不快的。

突然，夫人從她所坐的椅子上立了起來，椅子碰得很響，仰起頭來，漲紅了臉，也不說別的，只急促地走了出去了。大家原是討論得頂有興味的，因此對於夫人的這一種示威舉動，並不會注意到。可是我是常和夫人接近着的，而且對於最近以來的夫人的情形我是很清楚的，所以我當時馬上就感覺到夫人的不舒快了。于是我走近沙夏，告訴她夫人的剛才的情形。過了不久，夫人卻又走了進來，臉上露出悲哀的表情，重新挨近萊甫·尼古拉維基坐下。因為挨得太近了，擠得萊甫·尼古拉維基只得把自己的椅子移開一點，一邊說着：

「你不好坐吧。」

夫人拿起杯子，打算自己來斟茶；可是，又馬上停止斟茶，蹣跚地站起來，又走了出去了。這一次，大

家一點兒都沒有覺得。誰知道，停不了兩三分鐘，又跑了進來了。

「這些話，你們不要談了行不行？稍微給我想想行不行？我已經走開三次了呢……簡直跟故意的一樣……你們一看見我走進來，馬上就自殺啦，發瘋啦，一齊都開始了……我想這些話已經大可以不說了呢。已經講了三個鐘頭，再也可以顯顯別人吧。」

夫人這末說着，大家暫時地沉默下來了。遼甫·萊奧維基說：

「你若是不愉快的話，媽，你早一點說才好呢。可是，這是一個頂有意思的問題啦。」

大家默然。萊甫·尼古拉維基發着幽然的聲音，對着遼甫·萊奧維基說：

「喂，你的那本巴斯克爾不很精采呢。我已經粗粗的看過一遍了，不，我讀過一遍呢。」

契爾特考夫走開了，接着戈爾登威，則也走開。夫人的話，把大家都弄得沉默起來了。因為大家都快要回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叫住戈爾登威，請他給大家彈一回鋼琴。

「不，對不起，不要彈了吧。」夫人對着正動身要回去的他們這末說，「因為刺激神經呢。再說，不是已經十一點了嗎？該睡啦。一天是要見兩次面的，還怕……」

大家都沒有說什麼，感覺到壓迫和掃興。他也就說了晚安，到了自己的臥室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又說起汽車和飛機的事情來。夫人馬上又好像不會有過剛才的事情一般地，加在一起談起來了。

37 米海爾·哇希利埃維基·布魯依金（1863—）托爾斯泰同志，哈特諾克地方的小地主。

38 紀念版托氏全集第三十八卷所收錄之關於風狂一篇未完成之論文。

39 遼甫·萊奧維基·托爾斯泰（1866—）托氏第三子。

七月六日

早晨，夫人出去洗澡去了。許久還不會回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就顯得有些不放心。後來夫人回來了，他到夫人的屋裏去，在那兒說了許久的話。據後來知道，他是說着昨夜喝茶時夫人的失禮的事情。

四點鐘光景，夫人吩咐預備馬，換了衣服，到我這兒來，和我說：

「茲威金采娃<sup>40</sup>那兒去一會就來。我去打聽打聽，契爾特考夫究竟是老住在這兒呢，還是不

久就得離開呢。這是主要的目的。那一位有些聯絡，什麼都知道一點消息的。一去打聽就都知道了吧……我頂要知道的，就是那個傢伙是不是永久就住在這兒的呢。那是頂教人不放心的……」

「怎末那一位就知道這些事情的呢？我不能隱藏起我的不愉快的感情，不覺脫口這末問。夫人大約也看出了我的心理了吧，馬上支吾地說：『不，不，咳，我不過去應酬一會兒就回來呢。』說着，她就去了。」

我的心很亂，一天都不會做什麼事情。也許我早晨和布爾迦科夫所說的那種預感會成爲事實的吧？當于夫人告訴我她到茲威金采娃那兒去時，我就想到是不是她去央求她向當局運動把契爾特考夫快些離去這兒呢。我把這件事情和布爾迦科夫及莎夏說了。後來莎夏又來和我談及同樣事情。我的心臟感覺到逼迫。爲什麼竟這末殘酷呢？這樣一來，夫人不是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談話時那種唯一的快樂剝奪掉了嗎？爲什麼要這末做呢？不是僅僅爲了個人的私嗎？不是僅僅爲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契爾特考夫比對於她自己還要親愛的這樣一個幻想嗎？

一直誤了吃飯的時間以後，夫人才遲遲地從茲威金采娃那兒回來。她說，話談得投機了，把時間都不覺得誤了；她說她聽說了許多有意思的事情；還說，既經去看過她就頂好了。聽她的口氣，顯明的她只是去商量着契爾特考夫的事情的。後來，夫人也就老實說出來了，說是一聽說契爾特考夫回到這兒來，茲威金采娃奇怪得發怒起來（說過又矯正地說，並沒有發怒，是很興奮）而且，茲威金采娃說，應該想個什麼法子把契爾特考夫從這兒驅逐出去才好。據說，巡警們也坦白地說，契爾特考夫不在這兒的時候，民衆是很安分的，可是他一來了，那就什麼都絕望了……

接着夫人又說，茲威金采娃對於她是很親膩的，因此，不消說，她一定會給夫人出力，想法子把契爾特考夫趕走。

「若說我自己，這點事原是也辦得到的。」夫人說，「或者是到科貝克，那兒去一趟，或者是皇帝那兒，不消一個禮拜，就教那個混蛋滾開呢！可是，這末一來，就沒趣了。可是換作茲威金采娃，那又不同了。我是不想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吵架的啦。」

吃飯的時候，夫人把聽來的許多社交界祕密新聞告訴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而且把巡警們

以爲契爾特考夫不在這兒時民衆們很守本分的話也說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笑起來，說：

「巡警怎末會知道這些的啊？是怎末判斷的呢？」

「那可不知道，可是，因爲和民衆接近，所以他們很熟悉的吧。」夫人這末回答。

但是我所觀察到的是，這一次有訪問，是更加使夫人對契爾特考夫抱了惡感的。固然，夫人不會有過一次說過契爾特考夫的好話，可是今天晌午的時候，夫人還比較安靜，縱使泛泛的誹謗過別人，但並不會專向契爾特考夫破過口。

索特考沃伊<sup>12</sup>和尼考拉埃夫來。夫人把他們引到露台上，去坐着談話。我從那兒走過，又聽見了夫人的尖利的，刺耳的聲音。心想，那又爲了什麼？跑去一看，好像照例又是爲了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一般的。我就暫時在那兒聽了一會，果然是對着契爾特考夫的攻擊。我實在聽不過了，我就走開了。

那天在書房裏夫人給契爾特考夫的那一場吵鬧時，對於夫人的憤怒與惡意，契爾特考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依着我所聽到的寫下來）：

「爲什麼對於我忽然變得這末壞，我是不明白的。我總算是你們全家的一位好朋友了。假如我打算那末樣做的話——是的，假如我打算那末樣做的話，那末，很早很早以前，我爲了要陷害你的緣故，是什麼事都做出來了呢。那種機會並不是沒有的。可是，我再說一遍，我嗎，我是決不想那樣做的，而且也決不會那樣做過的。」

「咳，我已經是給你害夠了的啦！」那時夫人這樣回答。  
以後的話，我就不曾注意了。

此刻，夫人就拿着契爾特考夫的這些話反復地訴說了又訴說；不管對着誰都說是契爾特考夫要利用着各種機會來害她。她把我親耳聽到過的契爾特考夫的原來的話都改掉了。甚至要求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要他迫使契爾特考夫向她賠罪。

好像昨天遼甫·萊奧維基富真地把這個要求告訴契爾特考夫過。因爲今天，即七月七日的早飯的時候，遼甫·萊奧維基對我惡罵着契爾特考夫，並且還說是，假如不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在一起的話，他是連握手也不跟那傢伙握的。

『是的呀。我還以為連大門都不許那個傢伙進來才好呢。假如不是爸爸的話，我就吩咐僕人把他提起扔到門口去。』夫人碰到了她的幫手，於是高興地這末接着說。

這時，沙夏走了進來，遼甫·萊奧維基馬上打斷了話頭，不讓沙夏聽見似的。

40 安娜·埃甫該尼埃沃涅·茲威金采娃（——1906）一位極有派的五等文官的妻。她家裏是警察宿舍。1907年

托氏勳書葛賽中被捕的事件，於她們也有關係。

41 多米脫里·多米脫里埃維基·科貝克（1887——1915）從1907年起，做了十三年多拉縣的縣長。

42 尼考拉依·格利角立埃維基·索特考沃伊（1872——）當時為托爾斯泰之同志。

七月八日

沙夏的身體又不舒服起來，整天地躺在床上。萊甫·尼古拉維基來看望過她。一會，夫人也來了。夫人一進來了不久，就又說起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來。沙夏和我都聽得不耐煩起來，可是我們都不知道怎末去叫她停了才好；而夫人卻更加愈說愈忘形了。終於，沙夏是忍無可忍了，她說：

『爲什麼到我這兒來罵着契爾特考夫呢！你難道不知道我心裏不高興的嗎？我喜歡契爾特



考夫，我也尊敬契爾特考夫。請你不要在我的面前罵他的壞話。」

「可不是，你已經是一個大女孩兒了。別人家總會幫着母親的，可是你倒說出這樣厲害的話啦。那傢伙說是要把我這末樣一個尊貴婦人陷害了呢，可是你倒幫着他啦。若是別的丈夫的話，就一定也會替我出氣了，可是你們爸爸，連這一點禮貌都不懂，還跟那傢伙好交道呢。好，若是你們大家都把我當作傻子的話，那我就起訴！」

夫人興奮到極度，說出各種沒有理智的話來。

後來，夫人出去了，莎夏在興奮之餘，雙手冰冷，嘆着氣，她說這是怎末樣一種苦惱的生活呀；若不是不願把父親丟下的話，她說，她簡直要拋了家走了，不管是走到那兒去。實在，在最近，我們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中過着苦惱的日子啊！夫人的不斷的惡意，叫罵聲，氣恨地開關着門……當我們好容易把這些從心裏驅去了，以為在今天總可以安靜一下了，以為在今天總可恢復從前的樣子了，那知道等不到歇一口氣，卻又發作了起來。一聽見樓上重重的頓腳聲，我們的心就早已經蹙成一團了，只等待着看那從樓上走下來時的一付漲得通紅的鼓着怒氣的兇臉兒了。結果，唉！這一

天又得不到安寧！從六月二十二日以後，差不多每天都是在這種心情中。

昨天，萊甫·尼古拉維基很安靜地，和藹地到我們的辦公室來。沙夏正在寫着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一封信。

「給誰寫的啦？」萊甫·尼古拉維基問。

「給達尼提克的呢。」

「可以給我看看嗎？」

「當然可以的，可是剛開頭寫呢。」

萊甫·尼古拉維基於是接過信來看着。後來他說：

「我也來寫吧。」

接着，他就寫了一封極和藹的，甚至帶着說幾句笑話的信。

「爸爸，我想離開家裏呢！」沙夏帶着興奮的聲音說，「我已經忍不住啦。」

「你到那兒去呢？」

托爾斯泰之死

「到代利亞丁克去。」

「噫，噫，可是，這是沒有益處的吧。俗話不是說，『到頭來，日出天青』這也是給我你的鍛鍊呀。忍耐吧，忍耐吧。」

接着，他就在一邊坐了下來，安寧地說：

「她今天也已經稍微好一點了。好像是要把她和契爾特考夫間的情感恢復起來似的。早晨和我這末說的呢。」

我那時想，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如何地相信着夫人，而且是，如何地希望着夫人發出善良的心，然而，就在那時候，夫人正在露台那兒——使我想掩起耳朵來逃走了才好呢，——她正在那兒毒罵着契爾特考夫。因為萊甫·尼古拉維基一點兒都不知道，我們也不會提及，只是在心裏感覺到萬分的不安。

夜裏，當我們到大廳裏去喝茶時，我們勉強地讓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夫人及遼甫·萊奧維基坐在一起。萊甫·尼古拉維基念着什麼。不久，契爾特考夫和戈爾登威則來。我們出去迎着他們，

告訴他們關於夫人的脾氣。

萊甫·尼古拉維基看見他們來，再沒有比那更高興似的，忙着說：

「實在來得好啦。趕快來下一盤，不好嗎？」

說着，就開始和戈爾登威則下起棋來。

契爾特考夫爲了最近發生的一聯的事情，整個地陷在惘然若失的情狀中了。話幾乎也不說一句，坐着，看他們下棋。夫人不時地——若是契爾特考夫稍微走近萊甫·尼古拉維基一點，便不免側目而視。

下完棋之後，萊甫·尼古拉維基離開那兒，獨自坐到桌子的對面去，不和契爾特考夫開一口。是因爲夫人的一雙尖利的眼睛老是注視着他，萊甫·尼古拉維基才躲避着不跟契爾特考夫一起的吧？

後來，大家將回去了，已經互相說過再見。夫人突然把契爾特考夫叫住，要他解釋着「陷害」的意思，並且要他賠罪。我不知道他們兩人說了些什麼。只是聽見契爾特考夫大聲地說着這樣的

話，便拂然地走了。

「對着那末自以爲是的簡直像似要把自己的丈夫殺害了似的女人，我不說什麼，我也不願意說什麼。等你安靜了，大家互相了解了之後，不管什麼時候，我再說吧。」

夫人回到大廳來，滿不在乎似地說着：

「實在也是纏他纏得太過了呢？」

于是又來怪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要他說明着那些話。

沙夏和我都走開了。他們倆還說過很久很久久的話。我們在很久之後，才聽見樓上的腳步聲。

七月八日

早晨，萊甫·尼古拉維基起得很遲。沙夏掛念着。可是結果一點兒事情也沒有。精神煥發地，健康地，一起身他就往外面散步去了。夫人也露出寧靜的樣子，而且帶點沉着莊重的風度。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原因，可是我想，也許是把一切的過分的行爲都改了，而且當真的要和契爾特考夫和

好了吧。於是我們都很高興。

莎夏和萊甫·尼古拉維基道着早安，問他精神可好。他說，精神好，什麼都好。

早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到奧富沙映尼考沃去了。夫人到我的屋裏來，說：

「他們爸爸，昨夜裏，兩回跑到我那兒，流着眼淚，向我求恕，吻着我的手，和我說，說在他的生命裏一直愛着的只有我一個人，而且以後還是永遠地愛着的；說我對他的不相信，是使他非常地痛苦的……實在呢，他們爸爸是怪可伶的啊。他那番心，我原是一直知道的，我的心也是感覺到的。」夫人帶着滿足的，驕傲的口氣這末說着，「那怕契爾特考夫和莎夏是怎末地想遍了法子，可是我們的情感是誰也離開不了的啦。」

「不」我說，「莎夏是一點兒也不會那末地想過什麼法子過的。相反，她只是想你使萊甫·尼古拉維基安慰呢。」

「不管怎末……女兒哪，甚麼哪，我是一點也不怕的了……因為我所要的已經給我抓在手裏了。因為我已經把他挽了回來了；我已經用自己的力量和痛苦把他挽了回來了。常說起

的那傢伙，他會離開的吧……當我們倆在一起時，他不管什麼時候總都是愛着我的，總是待我非  
常地親膩的。因為他這樣已是成了習慣了呢。他所愛的這才是我一個人了呢，他親口說的……到  
底，不管將來怎末……」

「那是在萊甫·尼古拉維基，是沒有別的法子啦。對着惡的一切，不抵抗，是他的主義呀。對於  
他，做不好事情的人們愈多，倒是愈適宜呢……」

我因為不能把自己的情感再壓制了，我打算接着還要說更多的話，可是夫人忙插進說了：  
「你說對於什麼不抵抗到底，我對他做過甚麼不好的事情？你是說我有時候責備他，有時候  
要求他什麼嗎？若是在接到我頭一次的電報就回來了的話，那什麼事情都不會有了啦。唉，若不  
是契爾特考夫留攔的話，他是會馬上回來的呀。你明白了吧……」

夫人對於自己的成功覺着滿足，而且她確信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她的愛情，于是她說  
了無數的話。如今，她想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信來也覺得寫得親膩了，她自己奇怪着，為什麼以  
前不覺得呢。

後來，從親自問過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莎夏的話裏，並且我自己也問過，才知道這些都滿沒有這回事。夫人所謂求恕，簡直連根兒也沒有。萊甫·尼古拉維基只是安詳地和她說過話，試試要鼓起她對於他自己以及契爾特考夫的感情。因此，看起來，這是已經見了效了。可是那曉得，夫人卻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話統個地都改了樣了。

然而，平和和安靜仍是不會持久的。夫人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話是當作這般地思量着的——如今他只愛着她，因此一天到晚都陪着她，也不去看契爾特考夫，只是做着夫人喜歡的，對于夫人是愉快的事。

七月九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在早飯後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夫人于是大大地興奮起來了。

「又到了那個笨蛋那兒去啦。大家在一起的時候還勉強能夠忍耐，可是若是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引了出去，我是受不了的！」



「可是，即使他們兩個人在一起，難道會商量着什麼壞事情的嗎？」我問她。

「什麼壞事情？那傢伙不是煽惑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唆使他背離了我嗎？若是在從前，即使那傢伙從中破壞，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仍舊會愛着我，憐惜着我的吧。可是，現在，他不只單單愛着契爾特考夫一人的嗎？喂，你給我回想回想，去年冬天，契爾特考夫不在這兒，我們倆是過着怎末的幸福的日子呢？……萊甫·尼古拉維基那時是很親熱的……可是，哎呀，誰曉得一會兒他就教人搶走了……那傢伙，不是煽惑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甚至于唆使他把孩子們都冷淡了嗎……他不是如今連遼甫（萊奧維基）的事情，都說着什麼「那孩子不是自家人」的嗎……我好像僅僅只靠一根絲綫把他拉住似的了……不，可是，我也並不是那樣好欺侮的呀。若是我的這條絲綫也斷了，那我就會把那傢伙殺掉……喂，我有手槍呢。當真的呀。子彈也一粒粒地裝進了的……把那種傢伙殺掉，罪都不會有的吧……那，法官們是原諒的吧……當然，在宣告無罪以前，也許會把我當作瘋人送進檢驗室去的；可是，我會教他們知道我原是清清醒醒的。我已經是把甚麼都安排好了的……只要他們看我不瘋，我當然就沒有罪了吧。爲什麼？因爲我是對的……把人家

的原稿拿走，不是不應該的嗎？那不是賊了嗎？」

我膽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底稿。直等到吃午飯的時刻，我把稿子都已膽好了，而夫人卻還哆嚟地不會說完。後來竟反覆地說是着了魔鬼，非是把僧侶請來念念經不行。我不耐煩起來，於是說：

「從前我以為你是與奮太過了，所以那末說過的，可是如今你也說出這些話來嗎？」

「不管怎末，只是要把鬼趕了才是呢……咳，一到了這家來裏，連你也都不信神，不信教會了……明天就去請僧侶吧。」

天忽然降下大雨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卻還不會回家，因此夫人就益加煩燥起來。爲了等接萊甫·尼古拉維基，夫人走到室外的台階上去，可是一會又跑到我這裏來，興奮地說：

「我剛才看見那本總統校訂好的復活放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長椅子上呢。趕快給檢點起來，不要讓契爾特考夫看見……因爲他又會給拿走啦。」

說了又走到露台那兒去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了。夫人跟在後面走進書房，接着就開始怒罵。罵着契爾特考夫，逼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陷害」的話要契爾特考夫賠罪。沙夏在樓下聽見夫人的嚷聲，匆匆地走到二樓的我這兒來。

「我到他們那兒去一會來呢。母親會把父親殺了啦。」

「你去看看吧。萊甫·尼古拉維基是非休息一會兒……是已經疲倦了的呢。」我說。

後來據沙夏告訴我，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見到沙夏進去，非常地高興，拿了她的手，不讓她走開。然而夫人照舊地怒罵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跑到寢室裏去了，她們兩人才走出來。夫人滿臉漲得通紅，無論如何不能安靜下來，急急地跑進我們的辦公室，繼續地罵着。

沙夏遮斷她的話，插進說：

「我是不能默然地讓母親把父親活活地治死的。這樣，不消一個月，父親就會死的呢……」

「死的是我呀……是他把我逼死的呀……你們大家，都是我的敵人呀……」

「我寫信到達尼提克，叫他來把父親接去呢。」

「當真嗎？那末好極了。我會一起去呢。」夫人一聽到要教萊甫·尼古拉維基從契爾特考夫離開，她倒高興起來。

于是她出去了。經過兩三分鐘之後，又走進來。

「你是說我把父親殺死的啦。可是要叫我說，他早已是在死的路途上了。只是身體還活着，可是心是早已在死着了。」

夫人這末說，莎夏不覺流下眼淚來，帶着顫抖的聲音說：

「可是在我們看來，正是一天天地變強健的呢。」

「那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啊。」

「不管怎末的事情，我們只是不讓你把父親殺害了！」莎夏嚷了出來。

「好厲害呢！」夫人露着嘲笑的样子，惡意地這末說了，就走了出去了。

我雖然是照我所親耳聽到的如實寫了下來，但是我竟不能相信我自己的耳朵是沒有聽錯。

這是一個做母親的向着她的女兒——向着一位崇拜着她的父親，一生奉侍着父親，爲了父親，爲

了她自己，爲了母親，受着比誰都要超過好幾倍的苦痛的女兒——所說的話！我實在是感覺得太痛苦，我的眼睛發花，我不信這會是當真的，甚至在戲劇裏我也不曾看見過。然而，這卻實實在在是一位久處于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切近的人親口說的……

在惶怖之餘，我獨自地跑在樹叢中去，我想把自己恢復過來，然後冷靜地來加以考慮。

七月十二日

補記前幾天的事。

七月九日——萊甫·尼古拉維基仍舊是沈靜的神氣，對於我和沙夏的那種氣悶，憤慨的情形，只是付之以笑。飯後，他到了我們的這兒來。我正寫着東西。

「我是來問問你們要不要到下面去走走呢。」

「去吧，爸爸。」沙夏回答。

「不，不，我要在這兒輪一會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就在長椅子上躺下了。我停止了寫。

「爲什麼，又帶着那樣苦惱的神氣望着沙夏呢？」他笑着，向我這末說。「打吃飯的時候，你就這末帶着苦惱的臉望着沙夏的，我是看見的呢。」

我也笑起來我回答他說，我並不會帶着苦惱的臉看她。

「噫，笑吧，得笑才好。」萊甫·尼古拉維基煥發地這末說。

「我是願意和父親說話的，可是」沙夏說。「可是，還是不說吧。因爲今天只會說出不應該說的話的。」

「啊，好吧。我也是什麼都不說的。」

我心想他們該會有許多許多的話要說吧？於是立起來想走開。萊甫·尼古拉維基止住我，他說：

「你是上那兒去？你以爲我們要談什麼話嗎？不要緊的呀……」

但是，我藉口着一點別的事情，終于走出去了。

後來，我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和莎夏都不會說過什麼話，他們決定還是不要談及某一件事情的好。

晚上，契爾特考夫和戈爾登威則又來了，大家坐着談話。我覺得自從那次喝茶時夫人的大發脾氣以後，大家都不會恢復到從前那末地隨便地談着話過。

夫人的話最多。不知道有多少次把別人的話打斷，提起那次到賽爾賅·萊奧維基那兒去的事情，而且奇怪着爲甚麼不會看見報上有一條關於這件事情的消息。

「對托爾斯泰像這末地不注意的，只有我們俄羅斯呀。我要去把通信社的社員叫了來——那個通信員，爲了要在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個人的消息上過日子，他專門住在亞斯奈雅·樸麗亞涅的呢。去把他叫了來，告訴他這件可驚的事情吧。」夫人這末說。

七月十三日

早晨，夫人神氣很好，她說要順從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意思了。

昨天晚上，萊甫·尼古拉維基曾經和契爾特考夫及戈爾登威則約好，在今天一起來騎馬，可是到了三點鐘他們都不會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心想也許他們那兒發生了什麼事，于是他約布爾迪科夫一同到他們那兒去。馬都預備好了，契爾特考夫卻獨自來到了。夫人送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出來，忽然勸萊甫·古尼拉維基不要去了；若是去的話，因為天恐怕要下雨，該加上一件皮上衣才好。萊甫·尼古拉維基依着夫人的話，穿上皮上衣，然後騎上馬，和契爾特考夫一同穿過庭園，向着樹叢那邊去了。

「你怎末不去，布爾迪科夫？」夫人問。

「因為我想已經沒有去的必要了。」

「爲什麼？不很高興嗎？」

夫人的面上表示着一種不很高興的神氣，表示着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憎恨，還有，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兩人一同出去的事情的妬嫉。

和平時一般地，萊甫·尼古拉維基在六點半鐘光景回到家來。沙夏和我等到他回來了以後，



我們一起到奧富沙映尼考沃的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那兒去了。

因為回來晚了，晚飯也不會趕上吃。回到大門邊，尼考拉依·哇希萊維基·達斐多夫，<sup>48</sup>沙羅門，<sup>44</sup>萊甫·尼古拉維基夫人和遼甫·萊奧維基等一羣人迎面走出來。他們是去散步的。這一天，因為我的身體不大舒服，後來喝茶的時候我也不會去。很久，我才走進大廳，看見夫人和沙莫哇爾坐在對面，不安地搖動着她的腳。實在，近來我對於夫人的種種粗燥的行爲已是看慣了，因此我也不會特別去注意她，只揀在她的旁邊坐下了。夫人讓着我喝茶，而且完全是對着我說：

「我的心煩得很啦。」

「爲什麼呢？不是沒有原因的嗎？不要憂鬱壞了身體呢。」我邊笑着，邊和她說。

「爲什麼沒有原因呢？你是不知道今天的事情啦。」

「是的。」

「還不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叫我們大家去替那討厭的傢伙尋錶嗎？說是不知道在那兒失落了。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說是在乘馬出去的時候，曾經下來過兩三次。據說，好像是在那傢伙給菜

甫·尼古拉維基照像的時候失落了。這才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要他找呢。我們大家是給那傢伙領出去的你。你想，那傢伙，他竟叫我們大家給他爬高臨低地去找起錶來！簡直不是 *High* 的事情嗎？在俄羅斯，這種意味是沒有很適當的字去形容的。你懂嗎？我原是不願意去的啦。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若是不願意去的話，你就不要去吧。」我才決定去的。等我決定要去了，他倒說：「你既然說要去，那末就去吧。」我是願意給他找的呢。找的時候，我還打算踩到濫泥裏去給他找呢。可是叫那傢伙自己找不更好嗎？」

夫人帶着發怒的聲音說着，而且不管多少時候她都會囉嗦下去的吧。恰巧戈爾登威則應萊甫·尼古拉維基之請彈起鋼琴來了，于是我藉口離了夫人的傍邊了。

大家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回去。達斐多夫回向莫斯科。

正在似睡非睡的時候，我給遼甫·萊奧維基的聲音驚醒：

「哎呀，又火起啦！」

我跳了起來，往窗外看。果然正燒得滿天紅，可是在遠處。當我把窗打開，我聽見靠近萊甫·尼

古拉維基的房間的露台處有人走路的聲音。是夫人。夫人告訴我，說火已經差不多熄了，而且很遠。我于是重新就寢。

可是許久還不會睡着。只聽見有人嚷聲，並且向外奔跑的聲音，我驚悸起來，心想難道有什麼事嗎？於是急忙地又起身，匆匆跑向沙夏的臥室去。沙夏已經睡着了。我于是走出去。當我一走到廊下，卻又聽見了夫人的歇斯特里的嚷聲，接着聽見她不斷地喊着契爾特考夫的名字。爲了什麼呢？不知道。這時艾羅池康（夫人女僕）從樓上下來。問了她之後，才知道夫人一直不斷地提及契爾特考夫的錶的事情，藉此來責備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據她說，夫人老是在萊甫·尼古拉維基臥室的近處的露台上踱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給鬧得睡不着，曾經出來求她走開。于是夫人就在地板上躺了下來，呻吟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又重新出來，求她能夠讓他安靜地入睡。

「咳，你是要把我趕走呢！夫人嚷了起來。『我要殺死契爾特考夫。』」

說着，夫人就向庭園外跑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把遼甫·萊奧維基，賅，多襄，貝多洛維基都叫了起來。大家都出去尋找夫人去了。漆黑的夜深，到了那兒去了呢，是看不見的。大家把沙夏銀

着的叭狗喚來，驅使牠在而前尋找。一會，狗吠着奔竄回來，搖着尾巴；多裏·貝多羅維基就跟着牠一直跑到夫人的地方去了。夫人坐在地上。他們求她回家，也不睬。

遼甫·萊奧維基和賅也到了，可是夫人仍舊坐着不動，只是口裏說，若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來接，那末她回家；若不然，那末她就自殺了。

遼甫·萊奧維基跑去喊他父親——據今天從沙夏那兒聽來的是，他生着氣，嚷說，那邊母親正在要自殺，而父親倒安逸地坐在這裏，多麼糊塗的一個老東西！萊甫·尼古拉維基立起來，換了衣服，然後跑去迎接夫人。那已經是午前的兩點鐘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眼睛裏充溢着眼淚，向沙夏說，說遼甫·萊奧維基對着他好像是對着孩子們一般地大發雷霆，這是使他感覺到比什麼都悲哀的。

夫人雖然回來了，可是脾氣仍舊發着。我心想是到她那兒去好呢，還是不去好呢，正決定不下來時，我就在廊下小立着。而萊甫·尼古拉維基卻走到夫人的屋裏去了，優和地安慰着她。門是開着的。

「你只是閉住嘴坐在那兒呢！可是我是喜歡親親膩膩地，和和氣氣的。可不是？你若是对我不和和氣氣的話，那我就不能好好地活下去了。」夫人這樣高聲說。

「怎樣才能夠和和氣氣的呀？你對我老是毒很的謾罵，我除了緘默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呀！」

「我謾罵過些什麼？你說，我謾罵過些什麼？」夫人搶着說。

「唉，請你不要再說了吧。你在露台上已經謾罵過兩個鐘頭了，我也不必再提了吧。我不管什麼時候總想拿愛情來對你的……」萊甫·尼古拉維基還打算要說下去，可是夫人又把他的話打斷了。

「去尋錶！是契爾特考夫的命令吧！從今年的夏天來到，算是蒙你第一次邀我去散步呢。跟你一起不是一次也不會去散過步的嗎……好，帶我一起出去尋錶……」

「我最近不是還跟你在樹叢附近散步過的嗎？」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胡說八道！你又胡說八道起來啦！我什麼都會經把牠記下來了的，瞎說是沒有用的呢。散步哪，什麼哪，一次也沒有。」

夫人的聲音是過于大了，而且過于兇了，竟使得我周身發起抖來。

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一直坐在那兒聽憑她說着，還仍舊安慰着她。正在那時候，夫人驀然地情不自禁起來，忽然和萊甫·尼古拉維基接了一個吻，帶着優和的，甜密的聲音說起話來了。後來，我聽見夫人這樣說着：

「該睡了是不是？萊沃池克。」

「我睡不着呀。」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

「哎呀，有甚麼睡不着啦？你去睡睡試試看吧。」

兩人都從屋裏走了出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正要轉向他自己的臥室時，夫人在後面還說了這樣的話。

「喂，萊沃池克，你希望我給你做些什麼你說吧？」

「甚麼都沒有。真的甚麼都沒有呢。」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請你回到自己屋裏去吧。」

「我換一換衣服就來，你等一會兒好嗎？」

「不，索尼亞，你回去吧。我求你回去，讓我一個人耽着吧。」

夫人還立在那兒有些時，後來也就走開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臥室的門，和她自己的臥室的門，都就那樣開着不會關。

我也睡了，然而我睡不着。夫人還在她屋裏時而走動着，時而搬動着什麼東西，時而開關着什麼，時而搖撼着什麼，一直那樣攪到六點鐘方才安靜了。<sup>46</sup>

早晨，和平時一般地，夫人起得很晚，稍微帶點蒼白憔悴的樣子。就像不會有過昨晚的事情一般，自如地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去道着早安。那時，萊甫·尼古拉維基正把一封信交給莎夏，和她說明着爲什末一定要回復的緣故。因爲夫人來在旁邊，好像感覺到不舒服的樣子，他向夫人說：

「請你到那邊去好嗎，索尼亞？」

可是夫人不去；當莎夏和父親說着話時，她一直立在那兒。萊甫·尼古拉維基顫顫地在那封信上更加上「希望你千萬不要責備母親，對她和順着」這樣兩句話。莎夏把那封信傳給大家看

了。當然，爲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大家對着夫人是和順着；關於昨晚夫人攪擾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大家都不會提及一句話。

正午，賽爾賅·萊奧維基來了。聽人告訴了他昨夜一切的事情。長時間地和沙夏商量着如何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從痛苦中救出來，可是不曾得出好的結論。

夫人因爲大家和順地對她，非常地神氣煥發（夫人昨晚曾經這樣怒罵過：『大的孩子們怎樣說我的壞話，我都不在乎！我原是忍無可忍了的。』還說着一些別的沒有道理的話。因此她多少有點怕賽爾賅·萊奧維基）高興着，嘴裏殷勤地說着，在吃午飯的時候，還親熱地款待着大家。

可是，我懷着苦痛的心情，好像感覺到有點什麼羞恥似的，只是躲避着夫人不好意思看她。生怕剩下我和夫人兩人在一起，于是我邀沙夏出去散散步或者是到什麼地方去一趟。因爲對着夫人裝做和順的樣子，那實在是難過的。

我們到了利利亞丁克去，一直在那兒就到午飯的時刻。契爾特考夫因了這些事情十分地感到不安，今天不會到過我們這兒來，這萊甫·尼古拉維基也這末希望着。



我們回來之後，夫人問我們去看了誰來，是不是去祝賀托爾斯泰亞的命名紀念日。我們像煞真有那末回事似的回答了她。于是她說：

『怎末可笑的一回事呀！連教會也不去的人們，去祝賀命名紀念！』

接着，又囉嗦了一大堆。在吃完午餐之後，她邀大家出去散步。除了我和莎夏之外，其餘的人都同着去了。

但是在出走之前，正在露台周圍的小徑上走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看見我和莎夏在準備着玩「哥羅得克」（一種從遠處把木塊擊倒的遊戲）的器具，他就走了來，和我們說：

『我也一起玩吧。莎夏，你安排好，誰先開始。』

『爸爸跟誰一組？』

『我跟馥埃奧克麗特沃。』

于是我們就開始玩起來了。一同玩的還有多襄·貝多羅維基，伊里亞·哇希萊維基。<sup>16</sup>

萊甫·尼古拉維基對莎夏說笑着：

「在這兒玩着「哥羅得克」的——這邊的都是我們一家」他指着露台的那面說。「那邊的都是外人。」

高爾布諾夫來訪。我傳達給萊甫·尼古拉維基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懊喪似地才把遊戲停止。

晚上，我的身體又有點不舒適，很早就回到自己的臥室來。莎夏拿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到下面的屋裏去膽清。<sup>47</sup>

今日是七月十二日。

早晨起來時，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身體好像不很好，夫人卻很精神，很健旺；她一起身就跑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去了。不一會，她出來，告訴我們：

「唉，像那末樣，爸爸那有不病的道理？爸爸的屋裏是二十度以上的溫度。我栽了花回來的時候，他竟跑出去了；院子裏走走還不行。」

朝飯時，夫人說了好些偏見的話，說她自己是午餐前絕對不吃東西的，午餐前吃東西是多餘

的；說她簡直不明白，爲什麼別人能吃下那末些食物。她說：

「咳，我吃的，怕只有小鳥兒吃的那末一點兒呢……」

早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我們的辦事室來。

「怎末辦呢！戈爾登威則約我今天去騎馬，可是我忘了。」

莎夏說，去接他來吧。於是伊里亞·哇希萊維基馬上去吩咐馭者去接戈爾登威則。可是，馭者卻又把這件事交給了馬夫。馬夫終於弄錯了，他不曾去接戈爾登威則，卻是接了契爾特考夫。

萊甫·尼古拉維基等待戈爾登威則來，等待得很久了，他親自走到馬廐那兒去，預備迎接着他。夫人也跟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同出去，剛巧契爾特考夫到來，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迎面相遇。這被夫人看見了。她忽然發出一種絕望似地聲音，坐在辦事室的附近的處所，呻吟起來。哭着嚷着，說大家如今又欺負着她，又教她碰到傷心的事情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揮着手，向契爾特考夫喊着，請他即刻回去。契爾特考夫回去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向夫人說明這是弄錯了的；邀過一起騎馬的不是契爾特考夫而是戈爾

登威則；是馬夫弄錯了的。可是夫人聽了這些話之後，仍舊與舊着，始終不相信。她跑到樓上我們的屋裏來，對莎夏高聲地說，「你爸爸什麼時候都是撒着謊欺騙你媽媽的啊！」接着又說了一篇關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莎夏不等她說完，插進說：

「請你不要再說了。說父親的壞話，我是不愛聽……我是清清楚楚地知道的，我知道他是去接戈爾登威則的。」

但，夫人是誰的話也不相信，漸漸失去自制力了。對着在外院子裏的大家說，說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了那個該罵的契爾特考夫卻把她自己欺騙了。接着對於契爾特考夫又是一大陣的惡罵。  
「去給叫馭者來！」夫人說。「到代利亞丁克去的馭者呀……依里亞·哇希萊維基所說的是靠不住的。」

大家去叫那個馭者去了。夫人一直走到院外去迎着他。依里亞·哇希萊維基，遼甫·萊奧維基，沙羅門，莎夏，我還有別處的一位女的都在那兒。

「喂，伊凡，你是去叫過契爾特考夫的嗎？」

「不，太太實在該死，我並沒有去……是斐利亞這奴才去弄錯了的。」

「你得說老實話呀！我是親眼看見那個惡鬼來過的呢。伯爵沒有說過要你去把那個惡鬼叫來的嗎？說過沒有？」

「不，一切都是斐利亞弄錯了的啦。」他站在夫人面前，帽子也不會戴，直嚇得抖擻，這末回答着。

「真的是這末的嗎？你沒有說謊話嗎？也許你是已經知道，頂叫我生氣的是說謊好了，你去吧。」夫人向馭者說。

爲了夫人是這末的失體，我當下不知不覺地感覺臉上有點兒熱辣。別人也都好像抱有同感似的。

連那位趕出來看熱鬧的廚子，也像是懷有相同的心理，這樣地在嘍咕着：

「哎呀，堂堂一位伯爵夫人向一個馭者去盤問伯爵老爺的事！唉，唉，這是多麼的不體面！」

終子，夫人知道了事情只是馬夫弄錯了的了，于是她才安靜下來。因爲契爾特考娃曾經邀過

她去聽說經，于是她決定要到契爾特考娃那兒去一趟。當她出發之前，又向着在院子外的大家說『三件錯誤』來。(一)等不及馬來到，萊甫·尼古拉維基便自己跑到馬廐那邊去，(二)她自己偶然走出院外，(三)來的不是戈爾登威而是契爾特考夫。夫人好像是把这个錯誤教大家分擔了，她是不勝高興之至似的；她說了又說，說是不管是誰，大家都有錯。

不久，車豫備好了，夫人偕着布爾迦科夫一同上契爾特考娃那兒去了。

夫人與高采烈地歸來。說契爾特考娃待她非常之親切。說她奇怪自己爲什麼不很喜歡那樣一個人的兒子呢。而且說，當于她把這種意思直說出來時，契爾特考娃倒很同意，總之，她是覺得她兒子專橫了一點。後來又說起教徒說教的事情，她說，因爲她在說經時不斷地談着話，契爾特考娃表示着不滿意；契爾特考娃對她說：『你是不打算來聽教的。』

『那些教徒，許是要打算替我祈禱的呢。其中有一位，不是把我領到別的房子裏去，給我念着一口好經，而且說，要替我祈禱上帝，把我從不幸和悲痛中救出來嗎？那樣和平地嘴裏說着托爾斯泰伯爵夫人，露着那樣慈悲的樣子，禱告着那些好的文句子，那些文句子不是連我自己寫也寫不

出來的嗎？可是我一點兒也不懂，一點兒也不知道。總之，他是說過什麼「血之贖罪」似的說什麼一切都要把血來拯救——是這樣說的嗎？什麼祈禱和聖母之血……」

夫人帶着生氣勃勃的樣子，詳細地說着關於聽經時各種的印象。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來，她又把剛才的話重新說了一遍給萊甫·尼古拉維基聽，不過在後面還附加上幾句：

「可是，雖然我不很懂，我是極愉快地和他們道了別，那位教徒還和我接過吻的。」

但是到了吃飯的時刻，夫人沈悶地坐下，嘆着氣，不知說了幾遍，說她什麼都吃不下，結果，連咖啡也不會喝。因為誰都不曾去注意到這件事情，就才使夫人發起脾氣來了。她開始說出什麼身體衰弱了，得死了，又是什麼健康的人是決不會甚麼都不想吃的等等的話來。雖然她生氣了，但理她的仍舊沒有一個人。

飯後，戈爾登威則夫婦來，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出來下棋。莎夏煮着果醬，和安奈·亞麗克珊沃涅一起在室外。夫人到她們那兒談過話。忽然又回到自己的屋裏，開始校對自己出版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

後來大家一起喝過茶。沙羅門要回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到我們這兒來坐着。露出非常疲倦憂鬱的樣子；在那種沈默的神氣中，他說他喜歡吃桃泥，一會兒，夫人也走來，這樣那樣的吩咐了一大堆，拿着椅子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並排坐了下來；接着嘴裏更是不停地哆嗦着了。

馬預備好，沙羅門動身回去了；對於大家留下好的印象。在晚餐之前，萊甫·尼古拉維基一直和沙羅門談着關於朋友米優作家的事情。萊甫·尼古拉維基以爲米優雖則有他的特殊的才能，而且那些作品裏有些看起來也極有意味，但是也有他完全覺得討厭的，例如降神術一類的小說。『那完全是不合實際的。爲什麼要寫牠呢？』萊甫·尼古拉維基懷喪似地這末說，接着他搖着頭，添說了這樣的話：

『可是，把他鼓勵起來，勸他去創作，那是我的一樁大罪惡。創作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呢。』沙羅門回去以後，大家靜靜地在露台上坐着。夫人也露出安靜快樂的樣子，說卽當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在家時，她曾和沙羅門也一起就得頂有意思。正在這時候，外面傳來馬車的聲音。已經晚了，究竟誰來呢？今夜會到的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嗎？那又太早了。



「不消說，是契爾特考夫啦。」夫人帶着不高興的聲音說。

過了二三分鐘，來的果然是契爾特考夫。那時，萊甫·尼古拉維基正走進多裏·貝多洛維基的屋裏去。像是在那兒寫一封交戈爾登威則遞給契爾特考夫的信；在信裏，萊甫·尼古拉維基向契爾特考夫說明爲什麼不跟他一起騎馬的緣故。

契爾特考夫進去，於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就把那封信親自交給他了。兩人卽刻又到了露台上來。夫人一見了契爾特考夫出來，便馬上走向庭園裏去了。

大家開始談起沙羅門，還談起有色攝影。可是大家不知道夫人走在那兒，忽然都覺得不安起來。就開始去尋找。原來夫人卻坐在露台下石階邊的角落處呢。遼甫·萊奧維基走近夫人的身邊，一起坐着，輕輕地和她說着話。一會，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問起夫人到那兒去了。我把我所看見的告訴了他。

我能從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談話裏感覺到和平常不同。顯明地他們兩人都蒙着痛苦，可是都把痛苦隱藏起來互相安慰着。看起來也實在難受了。最近，萊甫·尼古拉維基是

漸漸變衰弱了，尤其是從眼睛裏露出來。

契爾特考夫只耽了不久一會就歸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因為睡覺，便進了他自己的臥室。夫人即刻也跟了去，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明着她如何不能跟契爾特考夫一起耽着而且又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後來她問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什麼剛才離開坐位跑到裏面來。

「我明白了。剛才那末樣疑神思索，準是想着契爾特考夫的事情啦。所以就離開我們，怕是來寫信吧。你只是想着那傢伙的事情的。我都明白啦。你在信裏寫些什麼？見都見着了，難道又還寫些什麼信？」

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她，他寫過一封解釋他今天自己的行爲的信。

「好啦，那又是罵我的啦。請你把信給我看看我好苦呀。」

「我願意給你看呢。因爲我一點也沒有提起你的事，只是解釋罷了。」

「馬上給我看！」

「在契爾特考夫那兒啊。我不是已經交給他了嗎？」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那末你答應我好嗎，萊沃池克？你答應把信給我看。你沒有寫我的事情不信。」

「好好，我答應好了。請你靜下來吧。」

然而夫人卻不容易靜下來，一直等萊甫·尼古拉維基躺下了，她還站在面前灣着腰，對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老嘆。

後來出來了，又跑到我們這邊來說着相同的事情，說大家都只管給她受苦，只望她死去，從來不會有誰可憐過她。沙夏看見夫人這末儘管從自己着想，竟忘了她自己的行為，是不難于把萊甫·尼古拉維基殺死的，她說了：

「可是，我已經是不願意再跟母親談這些事的啦。拿爸爸做模樣，我也學着忍耐呢。」

夜十二點，斯豪亭夫婦到。沙夏一直跑到塔的附近去接着他們，一起走進家來。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也瘦了，痛苦的樣子，有些興奮。

談着的，僅僅關於夫人聽見種種的事情，只使他們吃驚，但是當斯豪亭夫婦一到家時，夫人就早把她的希望都說出來了；三番五次地說着這樣的話：

「假如你們希望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我好好的健健康康地過着日子，那你們就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交出來給我。在沒有交給我以前，我一定是不能安靜，一定是教萊甫·尼古拉維基受苦的。除此以外，憑你們還想着什麼別的，全沒有用！」

米海爾·賽爾賅維基·斯豪亭說，夫人太于自己本位，這是不對的，日記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比財產還貴重的東西，夫人沒有要求牠的權利。可是，夫人堅持着她自己的主張。

「憑你怎末想都行。不對呢？不算不對呢？無論如何，那是我的決心。」接着夫人更反復着前面的話。

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還心想夫人是有病，因此應該趕早就醫診治才好；可是夫人把這種想法給打破了。夫人叫她不要這樣想，這是傻瓜的想法；醫生是什麼？醫生一點兒什麼也不懂的。

話一直談到後半夜三點。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和米海爾·賽爾賅維基說，這家裏的事情是一切都結緊了的，要解也解不開。契爾特考夫在這兒，那不消說，夫人是不會平靜下去的。夫人只是盼望着有一天契爾特考夫離去了就好。可是，即使契爾特考夫離去了，那末以後，又會對着他們的

通信妬忌起來的吧。說起來也實在教人難過，因為他們兩人中，若不是有誰失去了生理的衝突力，更正確一點說，若不是有誰死去了，那末這種痛苦的癥結，是不會解除了的。可是，眼看着夫人是那末地酷虐的對付萊甫·尼古拉維基，萊甫·尼古拉維基又是那末地一天天的衰弱下去，瘦下去，而竟沒有能力把這種可怖的事情挽救過來，這叫我們多末的難過！凡是知道我們近來的一切生活的人，不管是誰，都了解着愛戴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人們的苦惱了吧？

- 43 托爾斯泰家庭之一好朋友。(1848—1920) 此時任莫斯科巡回裁判所長。
- 44 夏魯·沙羅門 (1863—) 托爾斯泰家庭之知友。法國作家。托爾斯泰之法語譯者。巴黎高等學校教授。
- 45 托爾斯泰自己的日記裏，同日所寫的是：「勉強地活着。是一個恐怖之夜。一直到四點鐘為止。最使我覺得恐懼的是遼甫·萊奧維基。簡直如同罵孩子一般地罵着我。他命令我到庭園外去把索菲亞·安厥沃涅接回來。」
- 46 伊里亞·哇希萊維基·西多考夫 (1868—) 托爾斯泰家之男僕。現今供職於亞斯奈雅·模麗亞涅莊園博物館。
- 47 這時，每天莎夏給托爾斯泰謄寫着日記。從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托爾斯泰另外寫着一種不公開的日記，今收在紀念刊行版之托氏全集第五十八卷。
- 48 伊凡·哇希萊維基·埃高洛夫，托爾斯泰家之馭者。
- 49 斐利浦·貝多洛維基·鮑立索夫 (1874—1917) 托爾斯泰家之馬夫。

七月十四日

昨夜，萊甫·尼古拉維基又讀着法國作家米優的小說，被那些作品所感動。夫人躺在長椅子上，嘆着氣，不知她說過些什麼。

大家都很早的就寢了，都感覺疲乏，也許是因爲前天晚上沒有好好睡的緣故吧。

今天早晨，我們又過着地獄的生活了。夫人極強度地興奮着，倒底爲了甚麼呢！她又說她自己已經在預備自殺了：說什麼如今足以挽救她的，只有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了：還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待考夫是世上頂殘酷的人。

我到夫人的房間裏去拿賞給乞丐的錢，一到了房裏就被她止住給說了一大篇暴亂的殘虐的話，把我弄得簡直想走走不了。

「爲什麼他們都不打算幫忙我呢！你知道嗎？要幫忙我也不消別的，只消把日記交給我就可以了。可是，他們只是希望我死呀！貝斯代爾倫德<sup>61</sup>說過了，若是什麼都不吃的話，心臟就衰弱下去，人

就死了。我正是這樣的。他（托爾斯泰）跟契爾特考夫穿通起來，把我的心臟弄衰弱着呢。當然我會死了。可是，他們正是這末企盼着的啦！那還不明明白白的嗎？他們只是企盼我死！可是，倒底爲什麼要這樣呢？你懂吧？把日記給了我就不好了嗎？可是他們倒不咳，這樣下去我是活不了的。今天白天，我無論如何還活着，可是到了晚上，若是日記還不交出來，那我就投沃倫江<sup>62</sup>了。我已經都把自己的計劃一步一步的預備好了呢……明兒我一做了淹死鬼，你們就都高興了吧……可是世上的人也就會說伯爵逼他的夫人投水自殺了吧……我要寫一封寄給報館的信，也要把牠分散給大家，連我頂相信的安洲霞<sup>63</sup>。那孩子那兒也要寄一份去。也許我把這封信排印出來，要埋沒也埋沒不了。我要這樣寫：「在契爾特考夫的惡影響下，決心要把我殺死的我的殘虐的丈夫——爲了他的緣故我自殺了，我自己把生命犧牲了。」<sup>64</sup>我要讓大家去念這封信咳，這樣一來，托爾斯泰他自己是最多麼大的羞恥呀……」

後來我到自己的房裏，把夫人強烈地興奮着的事告訴了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話還不會說完，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了進來，臉色蒼白，狀貌衰老，喘着，這末說：

「你到她那邊去一趟吧。我實在受不了了。我原想把什麼都跟她說明了，所以把特特誠誠地寫好的一封信念給她聽。你看，我是這末寫的：（一）今後的日記全部保管在自己的家裏，（二）舊的日記從契爾特考夫那兒拿回來，歸我自己——也許交給銀行保存。誰知道她聽了卻鬧起來了：「我自殺去了，自殺去了！」這末嚷。簡直是不可理喻呢……」

萊甫·尼古拉維基因為受不了夫人的吵鬧，這才把那封信拿到我們這兒來，打算叫莎夏遞給夫人。恐怕夫人把牠撕毀，莎夏和我就開始用速記把牠抄下來。

夫人倒又着急起來了，因為不會馬上把信交她。她走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這兒來。可是被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阻住了，留下把信全部抄完的時間。抄完了之後，然後遞了給她。

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地興奮着，興奮到樓梯都爬不動的程度。米海爾·賽爾賈維基扶他上樓，邊說着，事情到了這步田地，非趕早想個辦法不好。

萊甫·尼古拉維基給夫人的信，是這樣寫的：

（七月十四日，一九一〇年，亞斯耐雅·樸麗亞涅）



『(一)現在的日記，不交與任何人，由我自己保留。』

『(二)舊的日記從契爾特考夫處拿回來，歸我自己，多分是存到銀行去保管着。假如你以為我日記裏那些在我們失和和衝突的印象下所寫成的部分，將來，也許被人們利用了去寫成對你是有利的傳記，假如這種顧慮促使你不安——姑不論在我的日記裏或者在你的日記裏那些僅僅把一時的情感作用寫下來的話，不足以使人們去得到關於我們實在的關係的正確理解，假如你是存了那樣的顧慮，那末我是歡迎着這樣的一個機會，把日記裏或者單是信件裏的我和你的關係以及我對於你的生命的批評，都坦白地寫在這兒給你看。』

『我對於你的關係和我對於你的批評是這末的。即我自從年輕的時候就愛了你，即使有許多的原因足使這種愛情冷淡了下來，然而我終于是不能自己地愛過你來，而且如今還是愛着。我所說那足使愛情變冷淡了的原因是下面這些——並不就性關係的斷絕來說，因了這種關係的斷絕而生出來的隔膜，即使對於一種並不是真愛的人，也都能用欺騙的表示去把牠彌補起來的吧——因此，我所說的原因，第一，是我從世俗生活的興味上的逐漸加大的隔離，以及對於他們的

逐漸加大的厭惡。然而你沒有把我導入于那種真實的信仰的堅意，因此你不願意我和牠們脫離。但是，這一點，我不怪你。

「第二個原因是，（假如我所說的將引起你的不快，那末請你原諒我；因為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事情是極嚴重的，我們該說老實話而且該不怕聽老實話，）第二個原因是你的性情近來漸漸變成容易發怒，專橫，而且漸漸變成難于控制。這種性情上的變化，並不是使我對你的情感本身而是使我對你的情感的表现上，不得不冷淡了下來。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然而這也是命運所造成的，是不關乎我跟你誰好誰壞的問題的。這就是，對於人生的意義和目的的觀念，我跟你全然是反對的。在我們對於人生的觀念中，一切一切都是絕對相逆的。生活的形式，對於人們的態度，生活的手段，這一切都全然各不相同。在我是認爲罪惡的財產，在於你，卻是不得缺少的生活條件。我爲了要和你生活的形式上不要隔離，因此我順隨着在我是殊以爲苦的生活條件。但是，你卻以爲這是我對於你的觀念的讓步，我們間的誤解也就只有愈趨愈大的成分了。使得愛情冷淡原有別的原因，那些原因都能歸咎于我們

自己的罪過。但是這一個原因卻不能這末說的吧。因為那些都是和問題的本身無關的。這裏所謂問題，是存在于即使過去有了一切的誤解，然而我仍能不自已地愛着你，仍能高高地品評着你的價值的這種事實中。

「我所以把你高高地評價着的，是有下面這些原因。當初，是一個墮落於性關係上的有罪的人而且已經不算年輕了的我和你，一位十八歲的純潔的美麗的聰明的處女結了婚。而且，不計較我的污濁的過去，差不多經過了五十年來，你愛着我，爲了我和我一起過着艱難苦惱的生活。生產，乳育而且教養着孩子們，侍奉着孩子們和我，擺脫了凡是和你同樣強壯，健康，美麗的所有的女性所不容易擺脫的誘惑，總之你是在任何一點上都不能加以責備地把日子過了一生。我不能責備你不追隨于我的精神上的異常的變動。所以我不責備的緣故，是因爲人們的精神生活各有其和神的祕密關係存在其間，人們絕對不能強求別人過着他同樣的精神生活。假如把我的精神生活來要求你，那我也就犯了錯誤而且我也就有了罪了。以上都是我與你的關係以及我對於你的批評的真實的記述。在日記裏，在眼睛所能看到的，我只知道我不曾遇見有什麼辛辣的，和這兒

所寫相反的記事的。這是第三點，是說，在日記裏，足以使你不安的是什麼也沒有。

「(四)假如現在契爾特考夫和我的關係在你是引以為苦痛的話，那末我連不跟他見面的計劃都已在準備着的。我告訴你吧，這樣做，對於他將來會是一樁苦痛的事，然而對於我是不像對於他那末樣的不愉快的。假如你願意這樣做，那我就這樣去做吧。」

「還有(五)，假如你不肯接受上面的，爲了保持着順適的和平的生活的緣故，我所說的條件，那末，我一向答應你不離開你的成約，我也要把它取消了。我將出走。但是，那也決不是出走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我甚至于能夠預先和你訂出我決不讓他來在我身邊一起生活着的條件。但是我一定得出走。因爲把現在這樣的生活再繼續下去那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假如我是能夠順受着爲了你所受的痛苦，那末我也就能夠繼續過着現在這種生活了吧，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昨天你興奮着，苦痛着出去了，我打算睡一會兒，於是躺了下來。但是我思量着你的事情，我竟睡不着；聽鐘聲打過一點，兩點，以後算是睡着了，然而在夢裏仍聽到你的聲音，迷糊中仍看見你的姿影。」

「我所愛着的你啊，求你靜靜地想想，靜靜地聽着我的心之聲而把你所應做的一切都決定

下來吧。說到我自己，我是感到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而把一切都下了決心的。你，不是把別人的而是把你自己的苦痛解除了吧。因為你所受的苦痛，是比之任何人都是超過百倍的。以上是我向你說的所有話。」

這是一封足以感動人的信，然而對於夫人竟沒有一點兒的效果。夫人僅僅對於信裏所提起和契爾特考夫斷絕的事以及自己出走的事加以注意。她一見我從門外走過，馬上把我叫住，說：

「咳，他給了我一封極漂亮的信呢。可是，對着我，五十年來早就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的我，給這樣一封信有什麼用呢？可不是不把日記交我嗎？一定不會交給我的。契爾特考夫豈肯放手的嗎？」

夫人起初是在她自己的屋裏踱着，一會，興奮地哭了起來，跑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向他強求着什麼。

萊甫·尼古拉維基走近她，平靜地，已經恢復了常態似地，而且使對方哀憐着他似地說着話，和她約定，一定在今天以內從契爾特考夫那兒把日記拿回來。而且吩咐莎夏，叫她到契爾特考夫

那兒去取。當于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了出來，夫人一邊說着下面的話，一邊跟在他後面走：

『可是，你不寫一張證書給我嗎——即使你死了以後也不把日記交與契爾特考夫的這末樣一張證書，請你寫給我吧。因為你一寫了我就能安靜下來，這不是值得的嗎？假如你這末做，我的身體也會好了起來啦，這是我的最後的懇求呢！』

因為萊甫·尼古拉維基用着低聲回答，我不會聽清楚他說了什麼。不過，因為夫人帶着陰暗的臉色走了出來，我們能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會應允她的。

我坐下寫着東西，這時斐利浦走來輕輕地告訴我：

『太太赤脚拖着拖鞋，身上光光披着一件睡衣，到庭院子裏去了。』

因為繼續下過兩三天的雨，地上很濕，而且泥濘，大家恐怕夫人會受寒傷風。伊里亞·哇希萊維基跑出去，跟着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也跑了出去。一會兒，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獨自回來，告訴大家，說夫人已答應在散步半小時以後就回來，並且叫大家不要掛念。

午飯前，爲了預先去說明關於日記的事——其實是，請事先把日記裏萊甫·尼古拉維基不

願意給夫人看的地方刪除掉，沙夏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大家決定在預備好以後，日記也不直接交給夫人，而即刻由米海爾·賽爾賈維基拿到多拉去，存入那兒的銀行。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這種辦法具着決心，連箱子的鑰匙也不願意自己放，也交給米海爾·賽爾賈維基。

在午飯的時候，夫人拖着泥濘，濕淋淋地，帶着不寧靜的樣子，臉上露着可怕的神色，從庭園裏回來。

「怎末？沙夏已經去拿日記了？」

「已經去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回答。「媽，換好了衣服之後……那樣子可不能到外面去散步的。不是統統弄濕了嗎？」

「父親有信給沙夏帶去的吧？」夫人接着問。不等回答，又說：

「那個下流的傢伙，不願意交出來的呢！咳，若是放在英國，那末就難說；可是，現在是放在莫斯科。今天晚上叫人去取，明天就得到了那兒。要做是什麼都做得出的。可是，那傢伙，現在是我要他怎末就怎末了。父親已經把那傢伙的事情都交了給我了。要叫他來，要趕他走，隨我的便。」

『不要這樣說吧。媽媽，這種殘酷的話，實在教人聽都不願意聽。』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說。  
夫人走出去，急待着莎夏歸來似的，請她喝咖啡也拒絕了，說：『不要喝，等莎夏回來再喝吧。』

萊甫·尼古拉維基因為吃早飯到了大廳裏來，和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並坐着，很親密似的談着話。夫人忽然出來，帶着神經質的聲調，強求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取消了信裏要離開夫人出走的話。

『你是騙騙我的。你明明已跟我約定了不出走不離開我的，但是信裏倒又寫着要出走的話呢。終于是騙騙我的。你不能在日記裏把牠取消了嗎？』

萊甫·尼古拉維基明顯地露出難堪的樣子，或是和夫人繼續說，或者是繼續解釋，看來萊甫·尼古拉維基都感覺不耐煩似的。他一邊吃着飯，一邊說：

『好吧，好吧。』

夫人只才出去。

早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跟布爾迦科夫一起騎馬出去了。夫人換好了衣服，等待着莎夏；差



不多每一分鐘下樓一次，問莎夏可會回來不會。

大家都感覺到興奮，都不願意日記交給夫人，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不願意的程度，較之誰都更深。

我爲了要預先教莎夏知道夫人在急待着日記，于是我走出庭院外等待莎夏的歸來。當我看見莎夏走近時，我搖着手，目的在使她小聲說話，接着我就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了她。莎夏把驚悸的目光注視着我，告訴我，她不會把日記拿回來，據說萊甫·尼古拉維基並不會把那樣的吩咐她做。究竟是怎末一回事呢？我使莎夏隱匿起來，然後把這件事情告訴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也呆住了，匆匆來到莎夏這兒。原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早晨命莎夏帶走的給契爾特考夫的那封信裏是不曾提起日記一個字的。其中理由，誰也不能了解。只得等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之後再說，莎夏一直躲在夫人看不見的處所。

是一種極難堪的心情。我們不得不向夫人說說，說莎夏還不會回來。夫人掛念起來，不斷地問莎夏和誰一同去的，是不是會蹣到那兒的山谷裏去了呢，而且說，她要打發人去尋。我們一方面極

力地慰安着夫人，一方面急待着萊甫·尼古拉維基。

爲了把萊甫·尼古拉維基接回來，多襄·貝多洛維基到卡備丘<sup>66</sup>去了。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在露台上踱着。我到「浦里希配庫特」去<sup>66</sup>。都爲的是要使萊甫·尼古拉維基知道莎夏並不會把日記帶回來。

在最初跟我碰見面時，萊甫·尼古拉維基這末說：

「唉，唉，怎末會忘了啦。你去告訴莎夏叫她不要擔心。」

達齊亞耐·萊奧沃涅悄悄地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引到躲在伊里亞·哇希萊維基的小房間裏的莎夏那兒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簡直是教他自己也吃驚，因爲在興奮之餘，竟把頂重要的事也就是關于日記的事忘了寫了。他要了墨水和紙，馬上又寫了一封信給契爾特考夫，請他馬上把日記送回來。莎夏重新把這封信又帶去了。這中間，夫人遍找着大家，在窗戶邊不斷地探視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歸來。

已經六點鐘，大家已準備着吃晚飯，而莎夏還不會歸來。夫人說一點兒什麼她都不吃，仍舊堅

持着等日記送來以後再吃。在自己的屋裏從事着校對。

「若是不把日記送來，那末我就自殺。我已經決定了。雖說是大家不打算幫忙我，可是，即使想幫忙，那不也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嗎？咳，日記呢？不則是我的生命呢？問題只是在這上邊的。秤的一邊是我的生命，另一邊是把日記交還。僅此而已。從前，哇涅奇<sup>67</sup>死後，我病着的時候，福烈諾夫<sup>68</sup>醫生會對大家說，說我是需要像一位女王似的想什麼就該給什麼，那樣，我的病就自然好了。那時候，萊甫·尼古拉維基正吃着達涅夫<sup>69</sup>的醋呢；可是他終于特意把達涅夫帶到這兒來，讓他坐在我的床邊跟我談話。現在我仍舊還是這末的，我所想要的若是不給我的話，那我仍舊會死的。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可是誰都不肯給我這樣想呢。」

當我們食事完畢了之後，向庭園裏去散步的時候，忽然，阿發納奢沃涅跑來，向我們招着手。我就走向她去。她支支吾吾地說：

「莎夏回來了，在溝渠的對面等着。因為伯爵夫人還在窗戶邊張望，她說她想偷偷地走進來。」

我裝作散着步而且喚狗的樣子，走到外面去。只聽見莎夏嘴裏發出口哨，可是我看不見她。後來，才方在樹林中一所茅屋的後面找着。她輕輕地和我說：

『請你把日記藏在我的外套裏拿進去，交給達尼亞，把門鎖起來。若是給母親看見了拿了去，那可不得了。然後你去跟爸爸說，說我已經回來了。』

我就依照了她的話，擔心地去通知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去了。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馬上走下樓來。莎夏也偷偷地從她自己的屋子的窗戶裏爬了進來，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見了面。大家忙拿來火漆和圖章，打算封好了再給夫人看。誰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見了莎夏，就和夫人說了，夫人即刻跑到我們這兒來，匆忙的說：

『日記在那兒？爸爸說讓我到這兒來看看也不要緊。』

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和我狼狽起來，因為不會來得及把牠封好，暫時把日記藏在枕頭的底下。一聽見夫人這樣說，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又把牠拿出來。夫人差不多是搶奪一般地把牠拿到手，連忙掀翻着，邊說：

「到底把我的事情寫在那兒啦！不消說，這又在搗鬼了。咳，契爾特考夫那傢伙是多麼壞蛋的呀！那傢伙一定還留下幾本呢。十年的日記只有七冊，這是甚麼道理？」

這時，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向着夫人，不止一次地，提起僅僅過目決不細讀的成約。夫人十分興奮起來，接着說：

「不細讀啦。不細讀的啦！我只是查查有沒有遺囑，或者是寫給契爾特考夫的備忘錄一類的東西而已。你不是守着我的嗎？只是從這裏起到這裏為止，讓我把我抄下來吧。只有這一點兒呢。」

似乎她會老翻閱着似的，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屢屢催夫人守約。我心想，只讓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一人應付着是不了的，于是我把米海爾·賽爾賈維基叫了來，只好容易一同把日記加封，藏在書櫃裏去。大家都透了一口氣。只有夫人帶着馴良的樣子，不斷地說着：

「怎末打算的啦？爲什麼他不願意把日記交給歷史博物館<sup>60</sup>保存呢？那不好嗎？而且還可以和其餘的東西一起交過去保存。」

米海爾·賽爾賈維基帶着平靜的，然而沉重的聲音和她說，一切都已定妥了，日記已經從

契爾特考夫那兒拿回來放進書櫃而且加了鎖了，夫人是可以安心的了。

晚上，戈爾登威則來，下着棋。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很好，都安心了似的。讓步換得來的將會使夫人平靜下來而且使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夫人間的苦痛消除了吧。大家甚至於玩起紙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很愉快的，眼光中發出喜悅的輝彩，對着大家極力地帶着溫和的口氣說話。我們也帶着好的心情，不打算提起過去的苦痛的經過；對着夫人也都盡力地表示着敬愛。

51 愛俞斯特，貝斯代爾倫德（1840—1924）遼甫·萊奧維基妻之父。瑞典人，醫師。

52 托爾斯泰家附近之河流。

53 安獻·萊奧維基·托爾斯泰（1877—1916）托爾斯泰之第五子。平時反對托爾斯泰之思想。當時任職於達姆博夫農民銀行支店。

54 這一封信和其餘的信件如今都保存在露米揚采夫博物館內。全文（未發表）如下：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四日，

「和我的丈夫伯爾萊甫·尼古拉維基·托爾斯泰的關係陷於絕望境地的我，今夜，計劃着要自殺了，我的可憐的丈夫，受着契爾特考夫的惡魔般的影響，若是不得到契爾特考夫的許可，他不僅僅什麼事都不能做，而且什麼也不能想，什麼東西也不能寫作。」

托爾斯泰之死

「契爾特考夫把我的丈夫的十年來的日記——也即是我半生以來所熱愛着的丈夫的神聖的東西掠奪去了；  
藏匿在什麼場所也不知道。我看不到我的丈夫的日記！畏怯着契爾特考夫的我的丈夫狼狽地說，說原來是不讓  
契爾特考夫把日記拿去的，可是剛巧忘掉了。」

「這是謊話。如今，天平秤的一邊是我的性命，另一邊是把日記交還我。」

「契爾特考夫對於我的丈夫，有着很大的影響，因此他破壞了我們五十年來的幸福生活了。」

「契爾特考夫奪去我的丈夫的愛，給與他一種刺激，使他寫革命的文字，把他的一切的原稿統統拿了去；終於，獨  
占了他的日記，那不會把他的靈魂——人間神聖又神聖的東西掠奪走了。」

「我不能忍受這樣的事。唉，身爲一弱女子的我，就被他們互相維繫於強烈的愛情上的兩個男子所殺害了。」

「於亞斯泰雅·模麗亞涅，托爾斯泰伯爵夫人。」

爲了不使世上對於我的自殺發生着各種的謠傳浮說，請將這封信在別的報上同時發表。」

附近森林名。

55 附近森林名。

56 浦羅斯配庫特之說音——從亞斯泰雅·模麗亞涅莊園到托爾斯泰家中間的道路的名稱。

57 伊凡·萊奧維基·托爾斯泰 (1888—1895) 病死於猩紅熱之托爾斯泰之末子。

58 馥約德·古里高萊維基·福烈諾夫 (1888—1910) 內科醫生。

59 賽爾跋·伊哇諾維基·達涅夫 (1856—1915) 鋼琴家，作曲家，教授。1885年以後至1889年間，任莫斯科  
庄音樂院院長。1895年以後，托爾斯泰夫人對於他發生了愛情；1897—1903年間，夫人的日記裏滿載着這件

事情

60 存在夫人手邊的托爾斯泰的原稿，曾交給普米讓采夫博物館（一九〇〇）保管，後來移轉於莫斯科庫哇歷史博物館。

七月十五日

莎夏和我很早就醒了，即刻起身。莎夏準備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及米海爾·賽爾賅維基一起到多拉去。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和米海爾·賽爾賅維基是爲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以及他們自己的事，而莎夏則是爲了近來身體又變壞了，去就醫。

當我們正在換衣服，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張皇地跑了來，說：

「又發作啦。母親晚上不會睡，說她要盛日記的書櫃的那個鑰匙，要父親把說過也許出走的話取消了。我不能上多拉去啦。」

「又是爲了什麼呢？」我說，「她說過她已經快樂了。難道又把這句話不算數了嗎？」我忘記寫下來了：昨夜，當我們已經就寢了以後，夫人來，這末說過：

「你們不知道達尼亞已經打過電報給尼基丁，請他送一位醫生來的事情嗎？醫生我是用



不着的。只是教人討厭而已。我已經是快樂了，我是這末活潑潑着的呢。我正打算盡力教自己的精神沉靜下來。」

我告訴她，達濟亞耐·萊奧沃涅並不會打電報；只是因為夫人曾經說過要請醫生的話，所以才寫了一封信給尼基丁，把這件事告訴他。

「我沒有那末說過啦。達尼亞再過兩天便得回去了，這本是很好的；可是，把醫生一請了來，送了許多錢出去，這可不了。喂，再打一個電報去，說我不要請醫生。」

一會，夫人走下樓去。於是我們的耳邊又充滿着哭着嚷着的聲音了——哭嚷着她要自殺，哭嚷着她痛苦。

「我整夜的睡不着。我只想萊甫·尼古拉維基，他似乎是在整理着行李，要打算從我的身旁偷偷地離去了呢。我真不懂，他爲什麼要說離去，爲什麼要拿這種話來苦我嚇我呢！我已經是個病人了；可是他倒滿不在乎似的……」

夫人走進她自己的臥室以後，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到她那兒去。一會，夫人興奮極了的樣子

走出來，說：

「忍無可忍啦！實在是忍無可忍啦！這已是我的最後的讓步了！」

於是，她突然跑近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臥室，在臥室的入口處的廊下跪下來，嚷着說：

「這是我一個最後的請求了。請你把鑰匙交給我。不則，請你寫一個約據給我，證明你把日記委交給我管存。我是不能相信得你呢。你一定會把日記又交給契爾特考夫的呀！」

「站起來，請你站起來。既然是請求，你便不要做出這付樣子，請你不要教我爲難。」萊甫·尼古拉維基大聲說了這樣的話。

夫人立了起來，又矚的一跑，跑進她自己的屋裏去，狂呼着：

「我是已經把一整瓶的毒藥都喝進了呢。我已經服了毒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趕過去，夫人卻又低聲下氣地說：

「我是故意那末說說罷了。我騙你呢。我並沒有服毒啦。」

萊甫·尼古拉維基氣得周身顫慄，獨自走到庭園裏去了。沙夏連忙追去，診察着他的脈搏。

「沒有什麼，一點兒也不要緊。」萊甫·尼古拉維基說，「只是胸口覺得悶得很……唉，這是怎末說的呀！不是太可怕了嗎？她騙我說她服了毒，後來又和我說只是故意那末說罷了。這怎末說的呀！」

萊甫·尼古拉維基起初在露台邊踱着，嘴裏自語着上面的話。一會兒，走近我們的屋子的窗邊，含着眼淚，和我們說：

「這末一來，遼甫·萊奧維基又該來教訓我了！」

莎夏不放心他一個人獨自在外面耽着，也跟着走到庭院子裏去。萊甫·尼古拉維基臉色慘白，兩足有點站不穩的樣子。我也打算在必要的時候去幫忙照料着他，於是也跟着走出去。我看見萊甫·尼古拉維基那種衰弱可憐的樣子，我幾乎要流出眼淚來。

當我走過夫人的屋子的窗口，夫人招着手，似乎是叫我去請萊甫·尼古拉維基回去的意思。我于是走向萊甫·尼古拉維基。這時，後面傳出夫人的興奮的語音：

「請你到他那兒去，給我告訴他，說是他自己說的他想離開這兒。這在給他的信裏已經說過

了的……你給我告訴他，我已經不能再忍耐了……他是了解我的話的，你好好給我告訴他吧……」

我急急地走開去，夫人還在後來要我跟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同回來。于是我就立住，帶着嚴厲的而且是高的聲音，和她講起如何把萊甫·尼古拉維基請回來的事情。

「可是，我要怎末樣才好呢？」夫人高聲說。

「無論如何，今天的事情，」我打斷夫人的話，說：「實在是你要把萊甫·尼古拉維基逼走似的。」

「那末，好吧，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會鬧什麼了，放心好了。」夫人這末說，好像她深信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本來是不打算從她的身邊離開了似的。

後來，當我走進夫人的屋子裏時，沙夏也走進來，極懇切地請求夫人，求她不要再這末地使萊甫·尼古拉維基受苦。沙夏還說：「爸爸刺激得像快死了那末的顫慄着的呢。」夫人也就安靜下來，而且說，她再不去攪擾刺激萊甫·尼古拉維基了。事實，夫人當真的鎮定起來，她走向露台上去。

在那兒喝着咖啡，自己說她自己簡直是一個病人。大家勸她去請醫生來看看，她同意是同意了，可是她不要請那位一向和這家裏熟悉的尼基丁，要去請另外一位。也許她是不願意自己的事情教人知道的吧。

吃飯的時候，絲豪亭夫婦從多拉回來了。可是不碰巧，那兒剛剛是一個什麼節，商店全部休假。因此不能依照計劃把日記存進銀行去。然而米海爾·賽爾賤維基明天是要回家去的了，因此非得有個別人把日記再帶去一次不可。他們要沙夏和我去做這件事情。我們答應了。在吃飯時，夫人卻說是她有點私事需要向多拉去一趟，她願意自己和沙夏一起走。沙夏猜疑到夫人要去的用意，只是要想拿到盛日記的箱子的鑰匙，而且，也許到了銀行夫人就會大鬧起來，那末她就擔當不了。於是沙夏拒絕了夫人的這個提議了。夫人大大發怒起來，說她是這家裏的一個主婦，然而想向那兒去都去不了。接着她還說什麼沙夏不愛她也能了，若是給她麻煩可不成；說什麼就在家裏也許又發起歇斯蒂里的病來，若是一起到了多拉，親眼看見日記存進銀行，她就會一直平靜下去；等等。沙夏於是請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去，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也就答應了。夫人表示很高興，可是一

會兒又來囉嗦着爲什麼沙夏不肯自己去的事情。夫人有點怕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只要這件事交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那末日記和鑰匙的糾葛都不會發生，這是大家都想得到的。

在吃飯中，夫人老是發着牢騷，像是心裏很不愉快的說着各種殘酷的令人不快的話。

在吃飯前，夫人曾向萊甫·尼古拉維基，請他去接契爾特考夫來。她說，若是這樣能夠教萊甫·尼古拉維基心思平靜下來，那末她自己對於契爾特考夫的來也決不表示一點兒反對。布爾迦科夫就奉了夫人的命令去接契爾特考夫去了。在晚上，我們都急待着契爾特考夫到來。

夫人一直和斯豪亭夫婦說着話，別人說什麼，她一點都不聽見；她決心明天一起去多拉·萊甫·尼古拉維基把鑰匙交給了米海爾·賽爾賈維基，而且他願意日記就拿米海爾·賽爾賈維基的名義存進銀行。夫人一聽見這種辦法，又帶着不高興的聲氣說：

「爲什麼，米海爾·賽爾賈維基？怎麼不是達尼亞？爲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自己不保存着鑰匙？」

然而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願改變這個意見，他是這末寫給銀行的信的：「逕啓者：茲將內

盛鄙人日記之書箱一件交由貴行保管。除本人及本人之婿米海爾·賽爾賈維基之外，任何人不得領取。此致國立銀行多拉支店台鑒。」

「哎呀，將來你過世了以後，這是誰的東西呀！你一定得補上一條，說死後願交由承繼人領取這樣的話。無論如何，你非這樣加上一筆不可。」

經了夫人的催逼，这才加上了這樣的話：「鄙人死後，由鄙人之承繼人領取。」

夫人卻又要求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定要寫一張委托字據，由萊甫·尼古拉維基親筆簽字的委托字據給她。

「那作為我的證據，」夫人說，「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子是數得出來的了。這，誰都明白的。」

我不覺憤慨起來。

「爲什麼這麼想呢？不也許是我們先死的嗎？」

「咳，那是不會有的事情。八十二歲跟六十六歲，差得遠呢。若不明白寫清楚在萊甫·尼古拉維基死後須把日記交與承繼人，那末也許讓斯豪亭夫婦拿走了呢，咳，這才是因果報應啦。從前，契

爾特考夫嚇我說是要陷害我；可是這一回，輪到我給萊甫·尼古拉維基一點麻煩看看呢。你們看他不是儘是遵依着我的意思的嗎？」夫人驕傲地這末說。

大家開始喝茶。尼考拉埃夫、戈爾登威則也都來到。誰也不提起契爾特考夫一個字；可是誰都在盼待着他，都希望早一點看見他來。十點鐘光景，他來了。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跑出去迎接着他。夫人溫和地道着寒暄，親膩地問着契爾特考夫和他的母親的身體的康健。一聽說笛漢和他的朋友也一起來了，馬上張羅着說，請他們到這邊來，連他們朋友也懇切地招待着。一切都很和順。可是，契爾特考夫說，他要把笛漢的朋友送去以後，然後再到這兒來。

「怎末啦？那末晚了還來的嗎？火車不是十二點開的嗎？火車開以前你在什麼地方等着呢？」夫人說時有點興奮。

契爾特考夫靜靜地回答說，他得在什麼地方等等。夫人卻特別關心起來，留神看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神氣，聽他們的動靜。顯明地，夫人是想着，這一定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企圖着單獨兩人的會晤。萊甫·尼古拉維基似乎也注意到這一點，因為他說了下面這樣的話，知



道他是顧慮着夫人的：

「好吧，請你自便好了。我一到十一點不奉陪，十一點我得睡了。」

果然，十一點一打過，萊甫·尼古拉維基就回到他的臥室去了。可是，夫人仍舊不安着，忽時上樓，忽時下樓。又忽時到露台上去轉一轉；她明明是記掛着契爾特考夫是不是偷偷地跑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臥室裏去了呢。甚至于她親口這末說。

米海爾·賽爾販維基帶着他特有的談諧口吻，和夫人說：

「可是，伯爵夫人，你這樣對契爾特考夫不是太于親熱了嗎？」

「是，是，可是，我寧可——」夫人握緊她的拳頭，做着揮拳的手勢。「我寧可把這給他吃呢。」她接着說：「多麼討厭的傢伙呀！他這才高興呢，明天你看他還不再來嗎……」

「那是我邀好他的呢。媽媽。」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說。「因為今天母親允許我然後這末做。也許明天你不願意的吧。可是，讓我去和他說，取消了明天的約會，也行的。」

「不，不，什麼都不要緊的。讓他來好了。」夫人說。

于是，在契爾特考夫不曾回去之前，夫人一直不曾安下心來。

正午，夫人走到我這兒來，拿着一封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信，要我騰清。

「這裏萊甫·尼古拉維基叫契爾特考夫不要和他接近。這是我的重要的證件呢。你給我騰清一遍吧。若不，就得被人給毀了。沙夏也就靠不住，達尼亞呢，那到不妨讓她看見。」

夫人那封信上註下這樣的話：

「這一封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信，是當我病中，我的丈夫把他一九〇〇年以後的日記竟不交給我而把他交給契爾特考夫，因此陷我于絕望中時，他寫給我的。實在，這一件事是足以使我絕望；假使契爾特考夫不把日記交還，而且，假使丈夫對於我的愛不恢復，那我是早已決心自殺了。埃斯·黛。」

夫人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這封信中關於她的暴怒的性情的這一點，也加上註來說明。據她的意思是，這種性情是因為她感覺到契爾特考夫所給于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影響，太子使她悲傷了的緣故，在萊甫·尼古拉維基寫着他將出走的那一段後面，她這樣加以說明：

『我感覺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之被契爾特考夫掠奪去而十分痛心，因此神經陷于錯亂。』

61 多米脫里依·哇希萊維基·尼基丁 (1873—)1904—30 年，茲威尼考羅特醫院院長。

62 烏拉幾米爾·烏拉幾米羅維基·契爾特考夫 (1898—) 契爾特考夫之子。

七月十六日

早晨，夫人準備啓程赴多拉。很早就起來了。發着脾氣，匆匆地動身了。是跟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順便到奧富沙映尼老沃去一趟，爲着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的房子重蓋的事情。

早飯後，大家的心緒都不很好。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到我們這兒來。和布爾迎科夫談着閒談，後來一起騎馬去了。四點鐘的時候，夫人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從多拉回來。據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說，夫人一直都很安靜。可是用米海爾·賽爾賈維基·斯豪亭的名義把日記交管的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因爲銀行不肯接受。萊甫·尼古拉維基既然是名義人，在只有名義人可以領取的條件下才把牠存進去。

夫人對我們說，她這一次的多拉之行並不枉然，因為她把有一件不跟任何人說明的事情已經準備好了。她附加上這樣的話：

「不管大家怎末地打算，可是日記是脫不了我的手掌了。因為銀行裏的辦事人曾經和我這末說：『當然，不拘什麼時候，伯爵夫人是能夠領取的。』他們這末說過呢。」

這些話，究竟有多少可靠性？不知道。

把日記從契爾特考夫那兒拿來，夫人原是約好她自己也同時恢復常態的；可是現在卻漸漸有點不行了。夫人又開始囉嗦起來了——對於日記，對於契爾特考夫的不正當，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處置日記的非紳士的態度。

遼甫·萊奧維基還就在這兒。遼甫·萊奧維基的就在這兒，第一是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其次對於大家都感覺到不愉快。因為他只是幹着些可怕的事情。不管在那兒聽見了什麼就傳給夫人，常常對於家事多插嘴，碰見什麼不順心的事情就到夫人那兒去聲訴，煽動着一切而且挑撥着是非。夫人對於他完全信任，愛他，把他的話和他的事情都看得頂重要。

譬如最近遼甫·萊奧維基曾經幹過這樣的事情。他有一次走過農場，看見農夫們正在那兒割麥，他就跑去問那是誰的麥。於是亞遜岡的農夫們就告訴他說，他們是租佃了這兒的土地來耕種着的。于是他就跑到夫人這兒來，問他們的田租可是已經繳過。這一來，因為他們還不會繳租，倒把麥先割了，于是夫人大大發怒起來，好像有什麼不得了的事情似的，即刻把管理人和巡查都叫了來。「既然不通知你們，那末決也不會通知別人的；這班佃戶把麥子都割了而我還不知道呢。」夫人最後這末說。于是，發出命令，叫農夫停止割麥。

「家政是家政，慈善是慈善。」夫人說。「若不是一個錢不剩的繳了來的話，那末我是不把麥子交給他們的。我這是把他們作爲自由偷取農產，作爲法律上的罪惡來辦他們的。」夫人對着大家這末說，盛怒之下，像是把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也都忘光了。

遼甫·萊奧維基曾經避着我們的眼目，偷偷地在夫人面前挑撥着她，替她出着高明的意見，要她最嚴厲地去辦理那些佃農。雖然他是避着我們的眼目不讓我們知道這是他的主意，可是，從夫人的那種頂笨的，頂失體統的辦法看起來，我們是明白遼甫·萊奧維基在裏面搗鬼的。

晚上，戈爾登威則和契爾特考夫來。夫人是，只要有一個機會，就惡狠狠地給契爾特考夫一付憎惡的顏色。

萊甫·尼古拉維基叫人把希利亞考夫<sup>33</sup>的信拿來，他開始把牠朗讀着。希利亞考夫已經差不多拘禁一年了。其間，不斷地寫着長的而且有時是很有趣味的信寄來。今天念着的這封信，也就是其中的一封。萊甫·尼古拉維基以爲他是還沒有把握着確實的觀點，因爲他對於所謂自我認識這一點還有着模糊的觀念。契爾特考夫對於這，他說了這樣的話：

「最好是寫封信給他，把應該走的道路指點給他……」

正說着，夫人卻把話打斷了。帶着不遜的而且暴亂的語調，搶着說：

「他馬上就得釋放出來了，你即使寫信給他，他也不會收到的了。你要指點正路，就該向全人類指點呀。」

契爾特考夫閉了嘴。大家都好像不會把她的話聽進耳朵一般地繼續着談天。

于是，契爾特考夫就把話移到他的畫像的事情上去了。那張畫像，是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叫

他拿來看的。契爾特考夫說，他已經模糊地想不起那位畫師來了。他還接上說：

「可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是常常容易把瑣碎的事忘了的。這是很明白的道理。爲什麼呢？因爲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老是矇矓着高處的。尤其是，那位畫師並不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

「一點兒不錯，老是矇矓着高處！」夫人帶着譏諷的調子，這末說。因爲誰也不會去睬她，她重複地又說了一遍，然後默然。

已經是一點鐘，大家都已道別回去。忽然天黑暗起來，下着大的雷雨。大家都擔憂着客人們在路上的情形。只有夫人這末說着：

「那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自己蹣個頭破血流，那才是天有眼睛呢！」

事實，契爾特考夫倒不會蹣個頭破血流。可是周身都淋濕了。在荒野地方馬車壞了，只得捨車步行；在暴雨中跌倒又爬起，好容易才到了家。

63 亞麗克珊多爾·莫德士特維基·希利亞考夫

(Lodge)

與托爾斯泰之見解接近之新聞記者。所刊新聞紙

聲被禁於1906年，同氏處徒刑一年。

七月十七日

大家送着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回去。

誰都喜歡達齊亞耐·萊奧沃涅，想起來都怪疼愛她的。像這麼一個好幫手走了，讓我們孤單的耽着，心裏都覺得難過。

當我和莎夏走出來喝咖啡時，使我們非常高興的是，剛剛這時，依麗查比特·娃萊亞諾沃涅·奧寶命絲康雅<sup>51</sup>和烏愛拉·賽爾賅沃涅·托爾斯泰亞<sup>52</sup>正巧到來。

「喲，你們來了！」我們不知不覺地大聲叫出來。

原來是這末的：依麗查比特·娃萊亞諾沃涅會見了米海爾·賽爾賅維基·斯豪亭，從他那兒聽到夫人的一切事情；因此她想，即使一會兒工夫也好，但願能夠教夫人不要老是監視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而且讓萊甫·尼古拉維基能夠得到一會兒好好地休息，因此她才決定到這兒來。我們開始談起近來的各種經過，可是誰也沒有好法子，能讓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心情鬆緩一點。



因爲，夫人的權力大，即使我們想遍了各種方法，要把這種苦境挽救過來，但一定都會碰到夫人的破壞的。只有一件，那也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所希望的，也是我們想替他辦的，那就是，去把一位精神病專家請了來，請他來把我們這裏的這位成爲問題的人診斷一下，倒底她是怎末一回事。假如她當真的是有了精神病，那自然當作別論；可是假如只是爲了想達到她自己的目的的殘虐手段，那末就不可宥恕。

這件事實現了。不讓夫人知道一點消息，到莫斯科去請那老朋友而且性格很好的尼基丁和羅索里謀兩位醫生去了。大家深深地盼望他們兩人來。

在依麗查比特·娃萊亞諾沃涅看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是整個變了，變得瘦損，看起來總老了三四年。最使她們傷心的是他那雙充滿了苦痛，失神的眼睛的表情。她們兩人只要一談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都不禁流下眼淚來。

今天遼甫·萊奧維基也來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這兒來，說了許多沒有道理的暴亂的話。尤其是他說，關於底稿的事情，假如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承認他的行爲的話，那末，他甚至于說，「我

是厭恨你的。萊甫·尼古拉維基把這件事情告訴沙夏，他說，對於遼甫·萊奧維基真是有點忍不住了似的。可是遼甫·萊奧維基卻老住在這兒，厚着臉皮，假充着一付神氣活現的架子。

早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決定要去看看契爾特考夫，他把這個意思告訴夫人。夫人倒動了慈悲，答應他去；可是央他不要耽得太久。<sup>67</sup> 萊甫·尼古拉維基去了。但，夫人卻又罵起契爾特考夫來，興奮着，幾乎每一分鐘要問一次鐘點。說，「該回來啦！」在契爾特考夫那兒耽了這些時，該已夠啦！遼甫·萊奧維基請夫人到露台上去歇歇；夫人拒絕了。她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沒有回來以前，她是什麼也不做的。

五點二十分的光景，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夫人迎出去。

「爲什麼要這末久的時間？我在這兒擔心着天氣會不會下雨呢！契爾特考夫說了什麼日記的事情弄清楚了嗎？」

「唉，唉，萊甫·尼古拉維基急促的說，『日記是去年十二月裏拿去的。是賽爾耕考拿去的……』」

「好，你看。我早就想着的，賽爾耕考是不無關係的呢。爲什麼要拿去呢？……」夫人狂亂地這末說。

「是我那時說過，拿去也沒有關係。爲什麼要這末興奮呢？」

「我說誰拿去的<sup>!!</sup>！原來倒還是你自己的意思？」接着夫人又高聲的嚷：

「哼，這還算得是個親生的女兒嗎？簡直是撒了一輩子的謊！趕早給我滾回克爾衣姆去了！還好！我們問她的時候……哼你那時候也在一起，爲什麼她不告訴我是塞爾耕考拿走的……全是騙着我呢？」

我實在不能不說話了。我和夫人說：

「你說沙夏這些，實在是弄錯了的。你那時問她的是問她日記放在那兒，可是你並沒有問她是誰拿去的或者是什麼時候拿去的。沙夏在那個時候，的確是不曉得日記放在那兒的，她只是告訴她不知道。」

「你這是說着那兒的廢話！」夫人于是對着我大發雷霆。「你原是袒護着沙夏的。沙夏只會

說謊，她從來什麼都不告訴我真話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她說：「沙夏也是不願意說的呀。我們對於你這樣一個人，是懷着無比的恐怖呢。我也是怕着你的。不論說一句什麼話，都得擔着心的。就說今天吧，這不是滑稽嗎？我接到契爾特考夫的一封信，說是他母親願意跟我談談書的事情（萊甫·尼古拉維基只說是書的事情，可是不知道是指得什麼書。）可是，我因為不願意給你看見，我就把那封信藏起來了。若不，你一定又要說這是什麼陰謀了……」

夫人不等話說完，忽然大聲叫起來：

「好！這就對了！你們一定又打好什麼主意了！」

「你看，你這不是又來了嗎？」萊甫·尼古拉維基十分地感覺煩燥的樣子，可是，終於他覺得多餘的事情還是不說的好，于是他只向夫人說了這兩句。

夫人哭起來，嚷着說，大家簡直不要她活下去了，說大家儘是欺瞞她，總之，她嚷着她常常嚷着的那些話，這裏已不必把牠記下來。依麗查比特·娃希萊亞諾沃湊勸慰着夫人。萊甫·尼古拉維

基回到他自己的屋裏去了。夫人跟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後面，嘴裏說她已經平靜下來並且已經能夠自制了。一會兒，他們兩人從房裏走出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我的旁邊來，說：

『請你預備車，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一會兒來。你就說，因為姪子們來了，這兒今天晚上希望只有自己一家人談着家常。你就這末說行了。那末明天他也許會來的。』

夫人又接着搶着說，而且帶點風騷的樣子：

『以外的話，你可甚麼也別說啦。你只消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剛才告訴你的話說了就行了。』

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告訴夫人的，告訴她契爾特考夫今天一定會來。於是夫人才怒罵起來，說她不願意見，『來過一次，就接着沒有完啦！』『他來，可是我也不走開。』這末地表示無論如何今天是不讓契爾特考夫來的。萊甫·尼古拉維基只希圖夫人能夠不發怒就好，只叫人去通知契爾特考夫了。後來，他對莎夏說：

『你給我想想，我是可憐的。我已經是精疲力盡了。我已經沒有氣力對付她了。』

夫人鎮定下來，到外邊來校對着書。一邊老是說：非她一個人做不可的，還有，只有她一個人能夠做的事情是太多了的。至于這些太多了的事情，是些什麼事情呢？據她自己說，那是一些超過她的負擔力以上的重擔。什麼重擔呢？那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因為據別人所知道的：夫人，她過着的是任何一個有錢太太所過着的同樣的生活。十一點或則十二點才起床，喝了咖啡，出去散步，去採些花，碰到有什麼人來打聽什麼或者是來求點錢，就把他擲出去。接着是用膳，自己的衣着纔一點，自己出版的書校對一點，記日記，寫封把回信。這都是映在我們眼裏的。就爲了這種生活，夫人才說下一大堆牢騷；也就爲了這樣的生活，才使夫人自憐自惜般地說甚麼負擔不了。這竟是從何說起呢？別人簡直是不了解的。

吃飯的時候，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了許多關於他現在正讀着的巴絲克爾的話。這本書使他沈醉而感動；他奇怪自己爲什麼到現在纔知道這本書的美麗和深刻。

晚上，戈爾登或則來，開始下着將棋。沙夏和我都回我們自己屋裏來了。白天，爲了私人的事，沙夏到過多拉的醫生那兒。身體疲倦了，她就早早的睡了。多襄·貝多羅維基來，他會和沙夏仔細地

談到夫人，他是斷然地認為夫人決不是精神失常的。後來，戈爾登威則，接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也來了，他們又談起巴絲克爾那本書的事情，不覺神往。許久，我們一起換了閒談。萊甫·尼古拉維基問我：

「你到這兒已經來了多久啦？」

「四年了。」

「竟四年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吃驚似地說。「簡直好像是最近的事情；可是，有時候，又好像你是一直從小就跟我們一起過着來的。有過許多許多的事情了呢。你是什麼都知道了。」他笑着這末說。後來，他對戈爾登威則和我們說：

「好，我們喝茶去吧。」

莎夏也爬了起來，大家都走上二樓。爲的乘着夫人正在洗澡的空隙，好大家安安閒閒地談些話。

一等夫人洗完澡走進餐間來，大家也就都回家的準備回家，下樓的準備下樓去了。只要跟夫

人在一起，大家都感覺到是一椿苦痛。

64 托爾斯泰之妹之女 (1863—1935)

65 托爾斯泰之兄賽爾賅·尼古拉維基之女 (1865—1923) 思想與托爾斯泰相似。

66 古里高立·伊哇諾維基·羅索里謀 (1869—1929) 精神病學者，莫斯科大學教授。

67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七日的這一次訪問，是托爾斯泰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最後一次訪問。

68 亞麗克斯埃依·貝多洛維基·察爾耕考 (1867—) 契爾特考夫之秘書。其實，日記是戈爾登威則送去的。這裏是說錯了。

## 七月十八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很早就起身。似乎身體有點覺得疲乏。散步後，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做着工作。因為他自己的房間朝南，比這兒熱，就不了。

夫人也爲了自己的事情今天起得很早，和平時一般地老是不高興。她對着依麗查比特·娃萊亞諾沃涅及烏愛拉·賽爾賅沃涅只是發着牢騷；把大家都罵了。世界上只剩下她一個人是好人。多納埃夫來。



醫生的復電到了，準來。因為不讓夫人又來罵着醫生討厭，大家決定什麼都不告訴她。

午飯後，遼甫·萊奧維基又對着沙夏表示着很不愉快的，狂暴的態度。大家心頭都覺得有些逼迫，不平。萊甫·尼古拉維基出來吃飯時，看起來好像很衰弱，可是仍舊和我們和氣地靜穆地談着閒天。大家也都高興起來。一邊聽他講話，大家都只望着他的面孔。關於巴絲克爾·萊甫·尼古拉維基又說過這樣的話：

「我以前把巴絲克爾的關於教會的主張誤解了。如今才知巴絲克爾對於真正的宗教信仰是沒有妨害的。」

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乘了馬，到很遠的鄉間去了，去看看爲了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湮蓋造的新家。沙夏和我，到代利亞丁克的契爾特考夫那兒去了。因為警察署長和巡警到過那兒，我們去問問他是誰來並且來幹什麼。

在午飯的時候，我們把看來的事情和大家說。夫人對於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興味，她說：

「你們大家怕什麼？那傢伙的家裏不是搜查過好幾次過嗎？」

「可是，這一次並沒有搜查呀。」莎夏說。

「那末，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可是，那傢伙家裏倒底住了些什麼人？這不是也有檢查一下的必要嗎？」

夫人把這件事情在吃飯時間中一直囉嗦得不停止；可是，誰也不跟她一般見識。

夫人忽然因了什麼想起了新的副縣長，斯脫依賓，考貝確的事情來了。無疑，夫人是從這件事情中感到她自己的罪過了。即，她自己曾在茲威金采娃那兒中傷着契爾特考夫，請茲威金采娃幫忙她設法把契爾特考夫驅逐了這一種罪過。

飯後，夫人說她想去散散步，也慫恿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起去。萊甫·尼古拉維基今天身體本來不好，可是勉強地陪她去了。一回來，疲乏得不得了，馬上回到他自己的臥室。戈爾登威則在這時候到來，於是他們下着將棋。尼考拉埃娃來。因為天氣熱，大家都走到露台外來喝着茶。莎夏和我知道契爾特考夫是會來的，可是除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以外，我們不會告訴任何人。夫人在她自己的屋裏寫着信。我們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在一起。萊甫·尼古拉維基很暢快似的，和多

納埃夫及我們隨便談着話。遼甫·萊奧維基忽然站起來，去把夫人領了進來。他盡心竭意地侍奉着夫人，做了夫人監視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一個好助手。（尤其是在契爾特考夫來了以後。）不久，我們聽到馬車的聲音了。沙夏和我互相以目示意，都深深地懷着憂懼，只怕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

夫人和昨天一樣地裝着親熱的樣子，迎着契爾特考夫進來。我們把注滿茶的杯子遞給夫人。夫人在契爾特考夫一來了之後，就顯得有點侷促不安起來，借故揀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旁邊的坐位打算坐下去，可是那兒已經有人坐着了，只得又坐到原位。

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通着寒暄，隔着桌子坐着。沙夏坐在他的旁邊。我心想也許他們坐得太擠，于是我向沙夏說，請她把位次讓給了契爾特考夫，夫人聽見了，連忙說：

『不能！坐位只應該男子讓給女子。』

我只注意到夫人原是生怕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要並排坐在一起的。大家開始談起最近萊甫·尼古拉維基在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從日記說起——的印象。萊甫·

尼古拉維基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又曾經在結論的地方補充了一些。大家討論着還是把這結論部分再送給報紙發表呢？還是不送去呢。夫人靜靜地注意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話，一句一句的都不給放過。不止一次，連跟她說着話的尼考拉埃娃的問她的話，都不睬理，只管靜聽着。

後來，她興奮起來，說：

「這篇論文，和結論，都給我。我把牠編進全集裏去。剛好放進已經編好了的短篇的集子裏呢。一定很好。我原想把全部的新著作都放入集裏的。我希望我的出版能夠成功。得注意呀，這是我的出版呢！」

對於夫人的話，誰都沒有明白的回答。爲了不讓萊甫·尼古拉維基把話說完，爲了不讓契爾特考夫好好的回答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話，夫人老是抓住一點小話柄，就質問起來，借此說出她自己的意見。可是，雖然如此，別人的話，若是那怕有一句不會聽進她的耳際，她就又惶恐起來像是放過了人家的秘密似的。

這兒有一點小動作，恐怕除了我以外是誰也不會注意到的，而我不能不把牠寫在這兒。那就是，坐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旁邊去的契爾特考夫，當他剛剛站起來一會，夫人馬上把那椅子移開去。她說：

「這椅子可不是太低了嗎？坐着不舒服呢。」

契爾特考夫換了坐位。

後來契爾特考夫說起巡警到他那兒去的事情。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這件事情表示極大的關心，別的人都感覺得憤然。

「這不是沒有什麼可以憤慨的嗎！」夫人說。

「這若說巡警，那也不過是履行他們的職務罷了。查查你的家裏是住了一些什麼人呢，這原來也是必要的。就譬如說我們家裏，老是有些討厭的東西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了來，來侮辱我，不則是干涉我們的家事，簡直是討嫌透啦！若是把這班東西攆跑了，不是馬上就覺得暢快了嗎？可是，若說我，我是忍耐着的。換作賽爾根克，那我是來也不願意他來，大門也不許他踏進一步呢！」夫人

愈說愈惡很，而且顯明是指桑話麻的罵着契爾特考夫。

夫人這末說了，全座的人都覺得掃興。我偷偷地看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只見他雙目下視，臉孔上有點泛紅，顯然他是從夫人的話裏感到羞恥。

誰都不會去睬她。因為時間已經遲了，多納埃夫準備着要回去。馬預備好了，大家立起來跟他道別。

『大家都該走啦。』夫人急急忙忙地這末說了，又跑到走廊下去，去監視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因為那兒只有他們兩人。她又怒嚷着：『趕緊把桌子拾掇拾掇。』伊里亞·哇希萊維基你們不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今兒沒有睡過午覺，非早點安息不可的嗎？

『媽媽，』沙夏說。『爲什麼要那末急呢？還沒有喝過茶呢。』

可是夫人卻已和客人們說過再見，便開始收拾起傢具來。大家只得趕緊的打點歸去，都顯得有點狼狽，好像受了什麼恥辱似的，匆匆都走了。

十九日早晨，萊甫·尼古拉維基起身時好像神氣很欠健旺，可是他仍舊出去散過步，回來在

我們的辦事室裏做着工作。

尼基丁來了電報，說趕今天的特別快車，和羅索里謀一起來。這時夫人還不會起身。莎夏把電報交給萊甫·尼古拉維基；萊甫·尼古拉維基一等夫人醒了就把電報送去給她看。夫人不高興起來，帶點侷促不安的樣子，繼續地說，爲什麼在她差不多已經恢復常態的此刻，倒去把醫生請了來。

「你們是請他們來看沒有病的人的嗎？你們不讓我受苦，早已是把日記都交出來了，那末我也就早已鎮定下來，什麼事情都早已沒有了！此刻，你們是只爲了要把許多的錢白送給醫生的嗎？」

早飯的時刻，夫人做着無力的眼神走出來，盡力要使人覺得她今天身體不好；接着老是談醫生的事情。不拘是誰，都不同情夫人的意見；誰都覺得，總是請醫生來看看的好。只有多襄·貝多羅維基對於請醫生的事情說過這樣的話。

「就說請了醫生來吧，也是徒然的。若想那種情況改善不是只靠夫人的存心嗎？」

莎夏把這幾句話傳給萊甫·尼古拉維基，他笑起來，說：

「說得多麼透澈呀。當真是即使醫生來也徒然的呢。」

多襄·貝多羅維基的話是對的。醫生們是沒有辦法能夠使事態改好一點的。因為，既然不是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疾患，僅僅是爲了要達到利己的要求而不擇手段的這種心理，那末，什麼辦法都不會有效的吧！

醫生來了之後，莎夏預先和他們詳細地介紹過「病人」的性質和人格；就着各種要點，給與他們一種預備的知識。

多辯是沒有用的。夫人，她帶着惡意和她那種缺少自制力的本性，把最近所發生的事情統統都自己告訴了醫生了——關於日記的事情，關於她憎恨契爾特考夫的事情，還有，由她自己亂編胡造出來的許許多多的事情，可是醫生們聽了之後，得到的結論仍舊是這麼的：無論夫人的神經是怎麼的錯亂，但是，這不過是當她要想達到某種目的時的頑強執拗的結果而已。羅索里謀在驚奇之餘，還老實的說出下面的話：



「我對於夫人的幼稚程度簡直是覺得驚奇。當我來到這兒時，我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位偉人的太太卻是發達得這末低級。像這末沒有理性的態度，這末狹窄的見解，竟在現在的社會裏過來了近五十年！夫人從小孩子時候起就一直任性，偏執慣了的，到了現在，已經是鑄成型了。她才養成她的歇斯迭里，只有那些例如憎恨着契爾特考夫，例如日記的事情……實在是什麼法子也沒有了。雖說是該順從着她，可是愈順從，夫人的要求就會愈加大起來呢……」

「你說順從？爸爸是什麼時候都順從着她的，只要是能夠做得到的，只要是不違反爸爸的良心的。可是，這也已經盡頭了。因為現在已經是過于順從着她了。」沙夏說。

「是嗎？我知道，這是很使你苦痛的事情呢。就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也是已經不能夠再更加順從着她的吧。可是，從今以後，究竟會不會比現在更好一點呢，那連我也不曉得。」羅索里謀自己覺得很失望，他說他不知道怎末才好。「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不能再忍耐了吧。你們諸位，從此以後跟夫人只會更多一些糾紛的吧。你們都不能再忍耐了吧。」他附加了這些話。

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似乎要測驗測驗這位醫生的內生活，和他談起宗教的問題來。可是，

這一位倒底是所謂科學家，他卻把問題換到癡狂和自殺的上面去。萊甫·尼古拉維基把最近瀕瀕發生的自殺事件都拿缺乏宗教意識的基點去說明。而教授呢，卻說這是基于現代青年的生活狀態上的原因，也就是基于腦細胞的倦怠和弛緩作用。萊甫·尼古拉維基浮出笑容來，和教授說：

「你沒有看見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呢？」

「那末？」醫生返問他。「是宗教上的原因嗎？」

「是的，宗教上的原因。」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我們的結論都是相同的，只是我們的途徑不同罷了。」羅索里謀在許多的點上同意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意見，或者，爲了不損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威望，表示着相同的意見。他說了那樣的話。

後來，大家出去散步。羅索里謀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起，而我們得隨意地踏着另外的方向。夫人跟在「處」爲的是要受醫生的診察。她興奮着。我們有時候分開，有時候又走在一起。談到各種的事情。然而，能夠得到的結論是微乎其微，什麼都決定不出來，一切都還和醫生不會來一樣。

醫生們的唯一的忠告是，即是短期間也好，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妨和夫人暫時分別。可是，這一個忠告，就喚起夫人方面的兇猛的抗議。夫人疑心大家，尤其是疑心萊甫·尼古拉維基故意買收了醫生來貢獻出這個忠告的；可是，她說，她自己無論如何只是不離開這兒。

69 亞麗克珊多爾·卡爾洛維基·巴考夫特。

70 拉里沙·多米脫里埃沃涅·尼考拉埃娃 (1875—)。賽爾賅·多米脫里埃維基·尼考拉埃夫之妻。

71 這篇文章，在俄羅斯消息及話報兩報紙同時發表，於七月十四 (1910)

72 補充部分，在七月二十七日的話上發表。

73 佩約特爾·亞麗克珊維基·賽爾根克 (1854—1930)。寫過很多關於托爾斯泰的東西，托爾斯泰之生活及

工作 (1895)，托爾斯泰國際年鑑 (1908)，托爾斯泰同時代的人們 (1911)，夫人對於他所以深抱敵意的緣故，是因爲 1909 年他曾出版托爾斯泰文學讀本，夫人以爲這部書的出版使她自己的出版事業蒙了打擊和損失。

## 七月二十日

醫生們昨夜住在這兒，今天早晨回去了，重新還談過許多話，但是結論仍舊得不出來。至于治療的方法，除了洗澡以外，什麼都不會決定，雖然也主張過夫人換換環境，譬如到沙拉脫里姆一類

地方去住住，但是，這無疑是隨便說說而已。<sup>74</sup>

早晨，萊甫·尼古拉維基起得很早，可是樣子很憔悴，自己說肝臟覺得痛。昨夜，沙夏請尼基丁去給他診察過，結果，是證實他有病了。心臟肥大，肝臟澎漲，脈搏過敏，病是什麼時候起的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夫人稍微要安靜了一點，開始着校對。我們也稍微定心一些，以為夫人感覺醫生來過，也許會引為羞恥，而從此也許能一直鎮靜下去。我們是這末希望着的。

我們也開始做着工作了。午餐時，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我們這兒來。因為天氣非常熱，他穿着晚上穿的羅襪細康，對着大家道歉，請大家原諒他穿着這種衣服，雖然是很熱，可是他仍舊預備出去騎馬。夫人和我一起去洗浴去了。走着時，夫人和他談起醫生的事情，說把那些人請來簡直是傻瓜幹的事。

「他們只是叫我花錢罷了。」她說。「有什麼用？若是把契爾特考夫從這兒趕跑了，我就會好啦！」

午飯後，我們都決定到代利亞丁克去。有沙夏，有多裏·貝多羅維基，還有我。因為晚上萊甫·尼古拉維基願意一個人耽着，夫人也想跟我們一起去。契爾特考夫今天不來，戈爾登威則也不會來到。

「再不，我們到戈爾登威則那兒去？」夫人說。「玩斯開特不也很好嗎？可是，爸爸一個人太悶了。」

「爸爸要出去嗎？若說玩斯開特那可不好。爸爸一直是喜歡一個人靜靜地耽着的。」沙夏說。我們很早地就回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在露台上念着巴絲克爾。沙夏走到他旁邊去，告訴他，今天這一段小旅行的經過。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是聽得怪有味兒的。

依麗查比特·娃萊亞諾沃涅還耽在我們這兒，今天她想聽留聲機，於是我們都從露台上換到大廳裏來。沙夏告訴我們，頂好唱那張萊甫·尼古拉維基平素頂喜歡聽的葛命凡爾特的華爾茲。於是開唱這張片子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來和我們談着閒天，後來他走近依麗查比特·娃萊亞諾沃涅說：

「麗查尼克，我們大家都老了不是嗎？」

今天一天，很平靜地過去了。我們懷着靜靜的心情入寢。

74

根據現存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的未發表的文件，羅索里謀對於夫人的心理狀態的分析如下：

「外部印象之容受力尙未破壞；對於地域和時間的標定力也十分完整。意識全然明瞭，興奮時亦同。注意力不錯亂。但是，從索非亞·安厥沃涅（夫人）能看出她把自己，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利益作為一切的中心，此外，不僅僅是她的近親，知己，友人，乃至是日常接觸的人們，她都把他們的觀察和自己的觀察放在對立的地位。記憶力極健。遠近事故，不僅僅能記憶其輪廓，而且能記憶其細目。至於判斷與批評，略有錯亂現象；但這種錯亂現象是關係於她自己的批判力之脆弱所致。常以爲自己的見解和志向是正確而不注意其四圍的人們的論證，因此大於保守着自己的見解了，反而常常不能把四周所見所聞的事情得到正確的認識。爲了執拗地務必達到其所希求之目的，因此，也許，即是足以危險其生命的事情也會做出來。但是這種危險的程度是有相當限度的，因爲她的最後的目的是要獲得她所要的東西，夫人的一切行爲都出發於情感作用。在她的判斷中，能發現出矛盾，並且，在敘述和結論之間常常缺乏聯繫。且在興奮時，對於此種現象之自制力極弱，因此，她的行爲常常超出於日常軌道以外。關於伯爵夫人的心理的個性概如上述，更得如下之斷定。即，索非亞·安厥沃涅受着神經的精神機能上的痛苦，陷在短時間性或移行性的精神錯亂的狀態中。」

七月二十一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仍舊很衰弱的樣子。早晨，到松樹邊散步去了。又是大熱天，十點鐘光景，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我們的屋裏來，他說因為這邊稍許涼快一點，在這兒工作。

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在出來吃午飯時，很高興地歡迎着她。和氣地和她道着寒暄，問起她關於高爾布諾夫的事。萊甫·尼古拉維基食量減少了。他告訴大家，他的身體漸漸衰弱了下去。大家談起蒂溫絲考埃莊園的事情。這個莊園現在正在出賣中，而萊甫·尼古拉維基也曾經爲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去看過。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也知道這個莊園，也說很好。夫人說：

『那是很精雅的一個莊園呢。我想給遼甫和安洲買了下來，他們連一塊避暑的地方也沒有呢。』

遼甫·萊奧維基高興起來，他催促他母親馬上到那兒去看看，即使馬上不能買妥，也預先跟那方面說定了。這些話，萊甫·尼古拉維基聽了好像是不很愉快。原來，萊甫·尼古拉維基爲達齊

亞耐·萊奧沃涅去看的只是那些分割出賣的房子，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爲了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的住宿，也只要想把那些房子買了下來。可是，夫人卻冒冒失失地把他們的意思破壞了。

午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布爾迦科夫一起，乘着馬上查賽岡去了。

夫人因爲昨夜不曾睡好的緣故，今天從早起就不很寧靜，把自己的筆記本子翻着，調查着賽爾耕考是去年冬天什麼時候來的，日記是什麼時候拿去的。一邊翻閱，一邊又埋怨起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來，不消說，是充滿了毒很的話。

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我們的屋裏來睡着中覺。我們給他趕去蒼蠅，或者是給他弄得風涼；我們很高興的替他服侍着。四點鐘，我和夫人一起去洗澡去了。一切，平靜的過去。

膳時，萊甫·尼古拉維基很煥發地說着關於散步和輩的事情；說着散步的頂好的場所。膳畢，他帶着高興的聲音：

「我的安薇絲，露台上去呀！」



不久，戈爾登威則來，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了。他們開始下着將棋。接着，契爾特考夫也來了。他們仍舊到露台上來。差不多大家同時都集在一起。開始講起最近的歐羅巴消息。七月號的內容。萊甫·尼古拉維基稱贊着這一期的所有的文章，尤其是其中的一篇死刑囚<sup>76</sup>。這篇論文，說起完全無罪而判處死刑的事是常常的發生，這種無罪而判罪的囚犯數，竟達到全體之四分之一。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這種事實非常抱有興味，說了許多話。後來，才方把話題換到另外一篇文章。布朗高埃西琴斯克之烏脫邦<sup>76</sup>。這是關於一九〇〇年在布朗高埃西琴斯克市附近，幾千個和平的人們，包括女子和兒童被殘殺的一段故事。

接着，不知爲了什麼，大家把話題又轉到英國人的上面來。萊甫·尼古拉維基這末說：『說到英國人，不管宗教也好，語言也好，都沒有他們自己的東西。什麼都是從別人那兒借來的。像斯拉夫語言，像猶太語言，都是自己的。』

後來，據夏告訴我，當于契爾特考夫來時，夫人馬上就興奮起來，跑到庭園裏去了。一會兒，聽見露台下有人走路的聲音，原來是夫人在那兒偷聽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談話。

可是誰都不會注意到這件事情，大家儘管高興地談着。夫人忽然像似忍無可忍了似的，把門突地開了開來，走向露台裏來。契爾特考夫，還有跟他父親一起來的笛漢都站起來和夫人寒暄着。夫人不等見到見面的禮節的完畢，便把自己的手從契爾特考夫的手中拉了回來。契爾特考夫說：他已經把夫人叫他帶來的那篇黑暗之力的補充部分拿來了。「這末遲才拿來。我已經不要啦。」夫人帶着嚴厲的聲音這末說。「記念的電報，我原來也請你一起帶來的，可是若是攔你那兒攔一個月的話，你就得教我等兩年才行呢……我想，你若是能夠把我的話當話，那怕只有一回也就好了。」夫人愈說愈生氣，愈說出不好聽的話。契爾特考夫跟她解釋爲什麼以前不能夠拿來的原因，可是沒有用。因爲夫人一句話也不讓他說，他只得默然。

大家都沒有話說了，都感覺到一種怪難爲情似的心情。有話也說不出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平時一樣，盡力地要想緩和大家的沈悶的空氣，他說：

「現在，我在想着如何給希利亞考夫的信的事情。我原想回他一封信的，並且我已經在開頭就寫着關於和平會議的問題？」可是我終于沒有寫完牠。再說，我關在監牢裏，信實在沒法回。」

『是的，是的，寫給監牢裏的人不很好。』契爾特考夫說。『可是，希利亞考夫已經快釋放了。好像就在八月裏。』

大家又沈默下去。戈爾登威則和契爾特考夫匆匆的回去了。當他們兩人走了以後，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回到他自己的屋裏去，邊說着：

『該睡了呢。已經疲倦了。』

我們也都分散了。只剩下夫人。連遼甫·萊奧維基也以爲他母親今天這種態度太于沒有禮貌，說她像這末缺少自制力，是不行的；而且說，既然是會客，那就該和睦一點。夫人說她自己簡直是太于不容易自制了，說她是那末地厭恨着契爾特考夫，說契爾特考夫不了解她的心理，說契爾特考夫無緣無故的突然跑了來，只是使她吃驚。

後來，我們聽見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出露台來踱着，說是睡不着，肝臟發痛。他一定是被夫人的大聲大嚷所鬧醒的。

77 托爾斯泰從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寫着他在一九〇九年寫好的出席和平會議的演說稿的補充。這一篇稿子，他用了激昂的筆調，反對着政府製造戰爭。

七月二十二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極早就起了身。肝臟痛。自己已經感覺到身體是衰弱了。可是，仍舊出去散步，歸來後仍舊到我們的屋子裏去工作。

「莎夏和我到「圓天井下面的屋子」裏去。那兒很乾燥，對於莎夏的身體是一間好屋子。萊甫·尼古拉維基覺得我們的屋子非常合意；當莎夏剛剛從那兒走過時，他說：

「你們的屋子多麼講究呀。地板上鋪着這末漂亮的油布，連藥品都齊全……」  
事實，我們把地板上鋪了有光的立諾留姆，把屋子弄得教他看來很清潔很美觀，這才引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注意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做了一會兒工作之後，叫我們把一些什麼掛起來，爲的是攔住蒼蠅向裏

飛，他要睡一會兒。沙夏和我，找了一塊紗布來，給他掛起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沈入酣睡。兩點鐘光景，戈爾登威則來，只才一起騎馬出去了。回來，他顯着比未出去以前要健旺一點。奧麗克·康絲姐帶娜沃帶着她的孩子<sup>79</sup>一起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極高興的和她們會見。

飯後，又發生着令人不快的事情。夫人責備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我們，說我們把一切都瞞了她；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寫着的東西一件也不給她看。我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到現在為止，所寫的東西已經全部都交給夫人，也許夫人把牠們藏在什麼地方一時忘了。夫人問起關於一九〇九年所寫的和農夫會談<sup>80</sup>的事情。她說着粗暴的，侮辱的，而且胡編亂造出的許多話。萊甫·尼古拉維基忍不住了，才向夫人說：

「爲什麼這末的對大家發着脾氣，索尼亞……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嗎！誰不會交把你的把什麼藏起來了的？你若是對於我所寫的東西抱着興味的話，你不是什麼都該知道的嗎？因爲，都在報上發表過的呀。譬如說吧，索菲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斯達豪維基<sup>81</sup>，她到我們這兒來，抱着興味讀着我的東西，她關於這一篇論文還發表過意見，信也寫了幾封來；可是你，你只是現在才對

于牠感覺興味的吧……」

「喲！你說只是現在！！」夫人說：「你寫了新的劇本<sup>82</sup>，也交給契爾特考夫，並且你自己留着，可是你爲什麼不交給我？我也沒有讀到，我也沒有看到。」接着她熱熱刺刺地說：「那傢伙那兒倒有我這兒倒沒有！」

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她說：「噫，我是給了契爾特考夫的你說怎麼樣！這樣的事情，我簡直受不了了……」

夫人突然地立了起來，氣汹汹地走開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看着她走去，帶着憂鬱的，衰弱的聲音說：

「唉，這一來又不會有好結果了！」

一會，萊甫·尼古拉維基立起來，要想走進屋裏去。夫人這時已經回到她自己的房中。萊甫·尼古拉維基一時決定不了還是到夫人的屋裏去呢，還是不去呢，終於，面上露出蒼白的，苦惱的顏色，搖着頭，向着外面走去了，邊說：

「可怕呀！……事情太可怕呀！……若是她要找我的話，你們說我在庭園裏好了。她又不高興了呢。」

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不久卻回來了，走到夫人的屋裏去。而且，爲了和夫人修好，他又把一切的事情都答應夫人了。

我看他們兩人一起出去散步。夫人高興着，這末說：

「怎末能夠不讓契爾特考夫來呢？不，這樣不行！怎麼能做出這樣失禮的事情？去請他來吧！布爾迦科夫！你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別的話都不用說，只請他來好了。」

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了要使夫人完全沈靜下去，他要叫人去通知契爾特考夫不要來。他和夫人說：「今天一點兒事情也沒有要契爾特考夫來的必要，只是看見你沈靜上去，我已經高興極了。」

但是契爾特考夫卻撞來了。於是，又是一場騷動。

夫人說：「連一天也不讓我們休息休息嗎？又跑了來嗎？」

「可是，」我說：「是你去叫他來的呀。」

「是我叫他來的，可是此刻也有來的必要嗎？」夫人說。接着，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談話，又不放心起來；她脫了鞋子，走到寢室裏去，在那兒偷聽着窗外的談話。

我們走到迴廊下去喝茶。布爾迦科夫也來在一起。露台上只剩下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

夫人匆匆的跑到我們這兒來：

「他們兩個人在那兒？就說要好到巴不得抱着摟着，可是也得漂亮一點才好呀！爲什麼要跟那末樣一個笨蛋要好呢。你們給我把那傢伙趕走吧！」

這末說了之後，她也向那兒走去，後來，他們三個人一起到迴廊裏來。夫人露着煩悶的樣子，手裏拿着石碁子，說她要孩子們一起玩。可是，雖然想和孩子們玩，終于老是不肯把眼睛離開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身上。不斷地，把耳朵傾聽着他們的談話。那種樣子，看起來也真有點可憐。夫人的身體微微的發抖，裝出高興的樣子，連忙催促着小索尼亞趕快來玩遊戲。明顯地，這不



過是要避開別人的注意而已。

契爾特考夫很早便回去了，他一回去之後，大家都陸續地各人回到各人的屋裏去了。不管是誰，若和夫人留在一起，那些不止聽過一百遍的囉嗦話，實在都感覺頭痛的。<sup>83</sup>

78 所謂「圓天井下面的屋子」是托爾斯泰家裏樓下的一間。天井作弓形。在農奴時代也許是作為倉庫之用。<sup>84</sup>  
年，托爾斯泰把他作為書齋。

79 她的孩子指索涅池康（1903—）

80 和農夫會談寫於一九〇九。編在一九〇九年版之文學資金紀念集中。

81 托爾斯泰家之知己之一人。亞麗克珊多爾·亞麗克珊多羅維基·斯達蒙維基之女（1881—）

82 托爾斯泰於一九一〇年寫了一本劇本酒，管住在契爾特考夫家的青年們自己在家裏上演而寫的。發表於一九一一年版之托氏死後藝術作品集。

83 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托爾斯泰寫好他的遺囑。那裏面說在他死後，全部作品的著作權都由末女莎夏（亞麗克珊多拉·萊奧沃涅）承受，而同時，莎夏須把這種承繼權放棄了，不管是誰，都能自由翻印發行他的著作。所以這末寫的緣故，是因為當時的法律，作家不得自由放棄其著作權，不得自由將著作權提供於一般社會，只能由某一個特定的人單獨承繼。這個遺囑是寫在樹林裏的，家裏的人只有莎夏一人知道。一九一〇年版的托爾斯泰年誌裏敘述過這件事情。

七月二十三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健康狀態還不見得佳好。到十一點還不會起身，大家記掛着。後來他起來了。常沙夏走近他的身旁，他疲倦無力地說，他的身體是衰弱得多了。沙夏用體溫計把他測驗測驗體溫，是三十七度四，脈搏是九十。

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病，夫人怪着大家不擔心。說他吃東西太不講究了，還說他騎馬也不很好。

「這一回的病，可不是我的責任呢！假使他死了的話，那是契爾特考夫逼成的。老是在這兒來，說着教他難過的廢話。」接着她罵了契爾特考夫，罵出許多這兒寫也不忍寫下來的殘酷的話。

雖然身體欠康健，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仍舊出去散步。可是，不久就回來了，身體發着冷。沙夏在他的旁邊看護着他。

「大家都在期望着我的病會好呢。」他說。「我，爲了不讓大家的感情破裂……即使對於遠

甫·萊奧維基和安洲霞，我也不會和他們計較。」

莎夏和他說，說他過着的是太苦了的生活，說她自己實在是忍受夠了，她想離開這兒到遠遠的地方去了，還說像這樣的生活是沒有法子繼續下去的。

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睡着了，睡過很久很久方才醒過來。

我坐下來做着工作。耳躲裏只聽到夫人的不斷的，不聯貫的，惡意的謾罵。

六點，遼甫·萊奧維基和米海爾·萊奧維基，帶了妻和孩子一起來。都走到夫人那兒去，聽着她訴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壞話。而且她答應：假如是契爾特考夫不向這兒來，她是什麼都能順從的。米海爾·萊奧維基爲了把這個意思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明，他到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去。他們說了些什麼話，固然不知道；可是據他的太太說，米海爾·萊奧維基極恭敬地和他父親說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卻說道：即使那末做了也一定還是不行的。

他們一班人聚談着，這樣那樣地商量着使夫人鎮定的方法，勸夫人暫時到別處去住些日子，去求契爾特考夫不要來，等等，可是終于是不會商量出什麼好的法子來，於是除了遼甫·萊奧維

基以外，都懷着苦痛的印象離開亞斯奈雅回去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在臥室中耽了一整天。大家無聊地用過晚飯。遼甫·萊奧維基說到錢。他說世界上頂好的東西是錢；那怕你是有了幾百萬，也不會覺得滿足。因為也有人贊成他這種意思，他結果甚至於這末說：

「什麼東西都能買。簡直是不拘什麼都能夠買的！就說健康，有了錢，也就買得來！」

我和沙夏以目示意，我們都不曾說話。

食事畢，奧麗克·康絲妲蒂娜沃涅走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去。萊甫·尼古拉維基極高興地歡迎着她，問她爲什麼那末久都不向這兒來，還說他自己的身體是一天天地衰弱了。

「沒有什麼足以使人留戀的；如今唯一的希望，只是但願得這已經到了最後了。像我現在這末樣一種快樂的心理在等待着死，我自己都料不到的呢……」

沙夏和多襄·貝多羅維基一起到代利亞丁克去。沙夏到那兒去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意思；因爲她自己也常常的病着。爲了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她想預先把遺囑寫了下來。歸來時，沙夏

借了戈爾登威則，而多襄·貝多羅維基則借了契爾特考夫一起來。契爾特考夫所以來，是在前一夜接到夫人一封信，求他的宥恕，請他繼續的來看望萊甫·尼古拉維基。

雖然是她自己把契爾特考夫叫來的，可是一見契爾特考夫的來到，夫人就抱着頭哭出來了。莎夏忍不可忍地，很很地向着夫人的身邊吐了一口唾沫，說出這樣的話來，把門坪地一聲關上：

『老是那一套的喜劇又開始啦！』

夫人有點顯得狼狽，把哭停止了，走向契爾特考夫就在那兒的書房裏去，始終坐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旁邊；在契爾特考夫不會回去以前，她不會離開那兒。

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會出過他的房間，很早的就寢了。

84 米海爾·萊奧維基·托爾斯泰 (1879年) 現在生着着的托氏子息中之最年少者，和亞麗克珊多拉·萊

奧維基結婚。

七月二十四日

早晨，很早的時候，我們便被阿發納賽沃涅喊醒。她把夫人寫的一封信遞給莎夏。那封信是寫

着關於昨夜的事。夫人說，她拒絕承認沙夏是她的女兒，而且決不予諒恕。沙夏想起昨夜的事，原是有點不謹慎，有點太于激烈了，于是她馬上寫了一封長信回答她的母親，和順地說明着昨夜爲什麼竟做了那樣的事情。但是夫人把這封信一看也不看，自己在上而寫了一些什麼，原封退還。

可是，夫人在今天一整天都是平靜的；就在她自己的屋裏看着校對。

萊甫·尼古拉維基仍舊衰弱的狀態。沙夏把自己和夫人的信都交給他看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褒獎着沙夏的信，也不會責備她昨夜的事情，只是說了這樣的話：

「是我的不好呢……」

晚上，萊甫·尼古拉維基出來，在大廳裏和大家一起坐着。他叫人把一封寄自一個農民的來信拿出來，在那封信裏，那位農民忠告著萊甫·尼古拉維基回到天國裏聖母那兒去爲人們祈禱。那一封信，在內容上說，在表現上說，都足以代表俄羅斯的農民的舊典型，而且是再也沒有比牠更好的的一個唯一的代表。

正在讀着這封信時，契爾特考夫走了來。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聚精會神在這一封信上，他

竟不會理會到契爾特考夫的來到。相反，夫人一見他來馬上連表情都變了，眼睛的光都消失了。今天晚上夫人本來一直是快樂的，活潑的，顏色看起來也很美麗，眼睛發着少女似的光輝。我對於夫人這種樣子，覺得有點奇怪；總之，看見夫人這種樣子，不知爲什麼，總是使人不愉快的。她不斷地說着各種事情，不管對於誰，動不動把別人的話打斷，像似一句話也不讓別人說似的。

信念完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才注意到契爾特考夫，他叫起來：

「呀，你，什麼時候來的？我竟不知道！」

萊甫·尼古拉維基高興起來了。夫人是含着惡意看着他。契爾特考夫告訴大家他自己的母親今天到過教會，去參拜過瑪利亞·萊奧沃涅的墳墓。夫人卻陡然又想起這樣的事情來，說：

「奧鮑命斯基答應過我說是要在她的墳墓上立一塊紀念碑的啦；不是……唉，現在恐怕是非我去給她建立不可了。」

誰也不去睬她。契爾特考夫繼續告訴我們關於他母親和教會裏的司祭所談的話。他母親問起將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是葬在那兒呢。她和司祭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本人是願意葬在

他女兒們的墳墓旁邊的。司祭對他母親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是被教會裏所革斥了的，因此死後是不能葬在教會的墓地裏的。關於這，契爾特考夫的母親向司祭說過關於贖罪和基督的事情，可是司祭明白的迴避着這件事的繼續商談，據說似乎是很狼狽的樣子。萊甫·尼古拉維基留神地聽着這些話，他說：

「那位司祭，大概是亞格夫奧諾維基吧？」

戈爾登威則向大家說，他要彈一會鋼琴，大家很高興的歡迎着。他彈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所愛好的露奔那一首詩曲。萊甫·尼古拉維基聚精會神的聽着，聽着，終於哭泣出來，不斷的說：

「多麼感動人呀！是多麼感動人的呀！」

戈爾登威則的演奏也着實是美妙。萊甫·尼古拉維基走近坐在對面的契爾特考夫，問他說：

「你對於我的信同意嗎？」

「是的，全部同意！」契爾特考夫回答。

他們說着什麼呢，我是不知道的。夫人卻馬上站起來，只在他們兩人的旁邊走動着，後來才靠



在窗戶框上坐下，露骨地表現着一種對於他們兩人的談話已經不能忍耐的神氣。萊甫·尼古拉維基坐在椅子上，契爾特考夫和戈爾登威則都走近他的旁邊。

不久，僕人來說，馬已經預備好了，契爾特考夫和戈爾登威則一起動身回去。我們還坐了一會兒，不久也就進去預備睡了。

納戴季德·巴甫洛沃涅·伊哇依沃涅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大家都到「圓天井下面」的屋裏去閒談去了。忽然敲門聲，多裏·貝多羅維基來，把奧麗克·康絲姐蒂娜沃涅叫了去。不久她回來了，只說是爲了自己的一點事情。等到沙夏睡着了，奧麗克·康絲姐蒂娜沃涅才對我輕輕的說：

「樓上又發了歇斯迭里呢。我不讓沙夏知道呢。」

沙夏熟睡了之後，我們走到廊下來。探聽了的結果，原來夫人強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明，究竟給了契爾特考夫一封什麼信。萊甫·尼古拉維基拒絕了這個強求。夫人走了出來，恨恨地把門坪的一聲關了。奧麗克·康絲姐蒂娜沃涅心裏感覺驚怕，她走去看夫人。於是，她差不多一整夜

都就在那兒。而夫人差不多說了一整夜的謔語，說着關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關係的粗俗的下流話。一到早晨的六點鐘，奧麗克·康絲妲蒂娜沃帶着驚悸的臉色來把我叫了起來。可是我一聽說了之後，是並不覺得慌張的。因為我，像這樣的瘋了一般的謔語是不知聽過多少次了。我有點不願意起來。

今天早晨，即七月二十五日早晨，夫人準備着要出走的樣子。她把東西都打點好了，只是等待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起身，親自和他表示這一種決心。我相信這又不過是她照例耍着的把戲而已。我想她是什麼地方都不會去的，即使去，至多到多拉，去接着今天要到這兒來的安廠·萊奧維基和他的家族，而且會高興地回來的。

夫人正和我說着話時，萊甫·尼古拉維基從臥室裏出來，走到夫人的旁邊，帶着關心的語調和夫人說：

「聽說你昨夜又失眠呢。」

「一秒鐘也不會睡着……我這就要出走了。我不能忍受了這樣的生活。請你和契爾特考夫

就着吧。我把我的地位都讓給那個傢伙好了。」

「怎麼？你要出去還是我走了好吧？我到達尼亞那兒去好了。你留下來吧。」

「不，那不行。你病着，是怪可憐的。醫生不也說過我該到別的地方去走走的嗎？我是想把自己的心弄平靜起來呢。我到莫斯科去就幾天就回來的；可是，也許永遠不回來了……這要到了那兒以後再決定的……」

「不，你就在家裏，我到達尼亞那兒去好了……」

夫人不等說完，插進說：

「我是不能再忍耐了……你們大家瞞了我在背後說着的話……」

「瞞了你在背後說着的話？什麼話啦？是你自己猜想的呢……這種事情是沒有的……」

「那末，昨天是怎末一回事？你不是什麼話都不願意和我說嗎？所以，我勸你，我讓你和契爾特考夫兩個人好好地過着日子呢。什麼事明明白白的告訴了我吧。以前你對於我是什麼都不瞞的，即使一封信也不會蒙蔽過我，可是現在……唉，我已經不能再忍耐了！而且，我已經精疲力倦了。」

「是嗎？我也是不能再忍耐了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走開以後，夫人到我這兒來說：

「我說我要出走，可是他倒快樂呢。他並不打算挽留我呀。」

早飯已經預備好了。夫人在臥椅上躺着，睡着了。可是被我們的談話所吵醒，催着準備馬車。行李都快理好了。夫人央我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青年的原稿藏好。

「放在一起，求你把牠交給孩子們。」她說。

馬車預備好了。開始滑稽的告別。夫人走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我聽見夫人又在那兒強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要他說明，昨天和契爾特考夫究竟是說着些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又拒絕了。夫人說，她再也不能忍受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一起耽着的事情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似乎想和她說什麼，可是把他的話打斷，她要求萊甫·尼古拉維基把全部著作都給與她自己和孫子們——把任何人可以自由利用的意思取消，並且也不交於契爾特考夫。

「我已經把我所有的東西都交給你去處置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如今，還要把我所

寫的東西也給與子孫們，我想這是罪惡的。」

「全部都交出？你這是怎末說的？你在年輕的時候，早已把那些東西揮霍光了……現在可不是什麼都給你揮霍光了嗎？」夫人氣憤憤地立起來。「可是，這些話跟你說也沒用。再會吧。我該走了。我這兒給你寫好一封信，你去念吧。」

夫人把衣服換好，走了出來。向我們道別。愛撫着奧麗克·康絲妲蒂娜沃涅的孩子，和他們接着吻，說，她是再也不會回來的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似乎是想阻止她，請她稍許等一會，等他衣服換好，他就出來，可是夫人，一邊說着她不喜歡任何人陪她一起走，一邊故意地把帶在身邊的一盒阿片煙和一把玩具的手槍露給我們看見，竟坐上馬車走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掛念着夫人，掛念着她是不是會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但是，我倒是很不在乎似的。因為夫人是正在演着一齣拿手的好喜劇呢！不要根據夫人自己的話，該說是「不堪丈夫虐待的主婦的出走」的這樣一齣好戲，而我們呢，我們倒因此而感覺到暢快。好幾個鐘頭，我們聽不見夫人的毒辣的謾罵，看不見夫人的陰暗的，惡意的面容。

然而，我們的這種心上的鬆快並不能延長得很久。七點鐘光景，馬車的聲音，接着門鈴的聲音響了。大家說，『誰來了？』這時我們正吃着晚飯。來的是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sup>87</sup>，和她的女兒，還帶着乳母。

『媽媽在那兒？』遼甫·萊奧維基問。

『跟安洲霞一起在後面來着呢。』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回答。

『還說到莫斯科去呢。原來是到那兒去了一會兒回來。』我輕輕地和沙夏笑着說。

馬車到了。萊甫·尼古拉維基離開餐席，到樓下去迎着夫人。兩人一起到夫人的屋裏去，一會，兩人的感情好像恢復了，一起出來。

萊甫·尼古拉維基真摯地挽住夫人的手，一起到餐席上來。夫人低着頭，拖着疲乏了似的沉重的脚步，可是臉上浮着勝利的表情，靠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臂上。萊甫·尼古拉維基服侍夫人坐下，然後他挑了她的旁邊坐下來。我被這幕喜劇刺激得實在覺得不愉快，我就走了出來。

現在已經十一點半。沙夏和我到餐間裏來喝着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和夫人一起耽着

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我們這兒來了好幾次，帶着煩惱的臉色和莎夏說：

「原諒她吧。康查克<sup>88</sup>裏的埃匹希克不是也說過的嗎？還記得嗎？你應該原諒她。」

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了出去。一會兒又走來。我們正在寫着雜感錄。他問莎夏：

「寫着什麼？」

「把惡劣的心緒傾注到紙上去呢。」

「那不行，那樣的事情不行。」

「爸爸，你明天到達尼亞那兒去嗎？」莎夏問。

「說不定呢。還沒有跟媽媽說呢。」萊甫·尼古拉維基帶着遊移的語意這末說。據我所觀察，

萊甫·尼古拉維基是那兒也不想去；他好像是覺得把夫人獨自地留下是怪可憐的似的。大概，他

們兩人都不會到那兒去的吧。總之，到了明天都知道了。

86 托爾斯泰家來買食料品的一位商人的女兒。

87 安厥·萊奧維基·托爾斯泰之續絃妻（1907—）。她的女兒是瑪利亞·安厥沃涅（1908）

88 賽紛·埃匹希克是托爾斯泰小說葉查克裏的主人。1881—1884年間，托爾斯泰在加夫加茲認識了一位老人康查克。後來他在小說康查克裏用了埃匹希克的名字去把那位老人正確地描寫下來在第二十八章裏，當那位奧萊寧（托爾斯泰自托）在寫着日記，埃匹希克走了來；他看見奧萊寧在寫着什麼東西，他這樣說：「請你不要寫吧，請你不要寫吧，伯伯雖說我們欺侮了你，可是你來吧，不要和我們計較地來吧……你在寫着我們的什麼壞話呀？」（他以爲奧萊寧是寫着諷狀一類的東西。這兒，托爾斯泰對着他的女兒引來當笑話般說出，但是包含了他自己的最重要的思想。

七月二十六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寧靜地而且非常精神地起了身。沙夏和我也都在期待着昨天的事情

——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夫人的溫和的態度，以及夫人自己做了一件可恥的事情而且同時使萊甫·尼古拉維基感到痛苦——能夠促使他們兩人恢復了即使是暫時的和好。

夫人從早晨起，一直是帶着一種在如今是已經變成習慣了的妄自尊大的神氣。孩子們如安



厥和遼甫也是一種驕矜的脾氣。物質上的利害的計較，竟能這般可驚的把人們的天性移轉了。早晨，我收到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一封信，在信裏附了一封信，要我不給夫人知道暗地裏交給安厥·萊奧維基，我遞給他了。安厥·萊奧維基看了之後發出高聲的謾罵。他來問我：

「你看過這封信嗎？」

「看過了。我想，是一封很好的信呢。」

「一點也不好。達尼亞是寫了些怎末地不通的話呀！」

達齊亞耐在信裏教安厥·萊奧維基不要在火上加油，不要離開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情感，爲了母親的緣故，應該安慰她，勸悅她，使得萊甫·尼古拉維基能夠到她（達齊亞耐）那兒去。她希望安厥能這樣做。

「我愛媽媽，我厭惡父親！」安厥·萊奧維基大聲地這末嚷。「你是我爸爸的同黨，我們不跟你說話。爸爸，一條發瘋的老了的糊塗狗，說什麼無抵抗主義，什麼善行，可是對着他的五個兒子除了敵意和輕蔑之外什麼也沒有給我們想過。這裏面該有着什麼原因的呢！把母親弄苦惱的是父

親。母親是苦惱太多了的呀！

「是的。醫生也忠告過，他們兩人最好還是分開來過着日子的好呢。」我說。「當于夫人的精神錯亂症是這末地厲害的時候。」

「是那兒的醫生說的那，一定是猶太人是甚麼教授那是被買通了的猶太人……你明白了嗎……父親是不到什麼地方去的。母親是不希望父親到什麼地方去的。父親是不到什麼地方去的呢……寫這封信的達尼亞簡直是奇怪。說什麼對於父親，對於這樣一條糊塗的老狗，該可憐他一些……這封信，我連一行也不懂而且達尼亞她爲什麼不知道我是不了解她的信的呀……」

「安廠·萊奧維基，你這是說什麼話呀？萊甫·尼古拉維基對待夫人是再也沒有那末地親熱的了。不管說什麼都不違背她的呢。」我說。

安廠·萊奧維基怒嚷起來：「隨便你怎麼說，我自己是親自體驗到，知道父親是不懷好意的。一輩子給他弄得亂七八糟。」

我想再多說也沒用了，于是我默然。那時，莎夏進來，安廠·萊奧維基把同樣的話又向她說了

一遍。沙夏傷心得哭出來。可是，安厥·萊奧維基倒很鎮定地說，沙夏把事情這末看法是太于孩子氣了；事情該怎末做，他自己的胸有成竹的。于是他即刻坐下來，開始寫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回信<sup>90</sup>。

當于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出來吃早飯時，夫人也走來。沙夏也來在一起。夫人因為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家裏的附近近來發生着一種流行病，不知道她們家裏傳染着不會，她最初是說多裏·貝多羅維基不贊成她到那兒去，後來她問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是打算去那兒。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是的，我想去呢。」

夫人于是着急起來，她求萊甫·尼古拉維基不要教她不安；她還說，「雖則我自己是一個病着的人，可是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去；要走大家一起走。」她還說除非她和他一起，她不放萊甫·尼古拉維基到任何地方去。萊甫·尼古拉維基沒有說什麼。沙夏問：

「爸爸，那末，出發不出發呢？」

萊甫·尼古拉維基還不會回答，夫人就破口責備起沙夏來了：

「你不要以為我們之間已經有了裂痕啦！不管你怎末的費心，我們是不會分別的。我是一步也不離開他的。」

「母親是生我的氣嗎？」沙夏說。「我對母親不是一點也不會得罪嗎？」

「一點也不會得罪？你不是朝着我的臉睡着噁唾的嗎！」

「請你不要說了吧。」萊甫·尼古拉維基勸止夫人說。「沙夏並沒有無緣無故地勸我走呢。她只是問我出發不出發罷了。」

夫人還罵着，譏訕着沙夏，可是沙夏緘默着，一句鋒芒的話也不會說。

沙夏和我一起到代利亞丁克，契爾特考夫那兒去。契爾特考夫臉色非常的難看，顯得蒼白，憔悴；顯明地，他對於夫人的「病」也是不安的。契爾特考夫決定了在這種狀態下，也即是，在夫人的監視之下，他不再去看萊甫·尼古拉維基了。他深深地感覺到，在這種狀態下的會面，徒然使大家受委屈。契爾特考夫把他自己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夫人的關係，並且他們間的事情的各種

意見寫了一封動人的信，托我們祕密地把牠親手交給萊甫·尼古拉維基。據我們後來知道的，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意見完全同意。

晚餐席上雖然很無聊，可是用餐中的談話，倒是另有意味的。夫人和兒子們說着化妝品，賽馬，馬戲，接着說到巴黎，說到汽車，終於說到錢。萊甫·尼古拉維基，莎夏和我都緘默着。

餐畢，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來。我們高興地歡迎着她。萊甫·尼古拉維基本來是一個人獨自住在他的屋裏的，一聽見瑪利亞來，他說願意跟她會面。瑪利亞到書房裏去，在那兒談了很久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瑪利亞的生平抱了很大的興味，要求她詳細地告訴他，她如何地從一個上流的貴婦人的生活決心轉變到住在茅屋裏的樸素的勤勞婦人生活上來，如何地發生了覺悟，如何地會見了契爾特考夫。瑪利亞把她六十五年來的含有教訓意味的，有着充實內容的生活歷程都詳細地說給他聽了。

戈爾登威則來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到大廳裏來，開始下棋。夫人和納戴季德·貝多羅沃湮一起彈着鋼琴，和大家擦着開天，她非常後悔不會聽到瑪利亞說自己的故事，和兒子們一起到

書房裏去留住她不讓她回去。

一會兒之後，大家去到餐間裏喝茶。我因爲不願意和這班人一起，於是德惠着莎夏一起回到自己的屋裏來。萊甫·尼古拉維基下完了棋。戈爾登威則到我們這兒來，央我們把契爾特考夫的信給他看；他說樓上是寂靜的，只有夫人談話，談得正起勁。于是我上樓去。夫人高興地歡迎我。萊甫·尼古拉維基沉默着，憂鬱地坐在那兒。兒子們又談起巴黎和巴黎的風俗。我在那兒耽了一會，又回到自己的屋裏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和大家告了晚安，回到他的屋裏去了。

納戴季德·巴甫洛沃湮到我這兒來說，因爲契爾特考夫兩天沒有來了，夫人很引爲滿意。夫人說：「今天我們的世界，可是，也許明天就是契爾特考夫的世界了。」

可是，大家都以爲夫人的平靜是虛偽的。夫人和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說，說她很掛念着耳聽到布爾迦科夫在萊甫·尼古拉維基書房裏所說的那句話。據夫人說，布爾迦科夫拿了一張寫滿了字的文件走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說：「這兒，我也能夠拜讀了這一份歷史底文獻了。」以外，夫人就不會再聽見什麼，她就因了這句話而感覺不安起來。夫人認定這是遺囑，經過

布爾迦科夫簽名了的。瑪利亞說，夫人又露出可怕的狀態來了。

我不免這樣推測：夫人的一切行爲，都是決心要拿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遺囑。從前的行爲是夫人的「病」的開端。因爲那不過是達到這個目的的過程上的一個階段而已。我自從夫人的假病的第一日的，也即是夫人突然催促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的那一日的話裏，就這樣推測着的。我把這個意思和沙夏說了。最令人確信的是，不絕地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這同一的目的下進行的。夫人的歇斯迭里，毒藥，出走，一切一切，都不過是向着這一個重大目的的進行過程。夫人狡猾地假裝着，爲的要試試看她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每每是多少先表示一點讓步，然後進而強硬要挾。起初是要萊甫·尼古拉維基早點回家，繼而是日記，繼而是強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她的一切公開和愛情。現在呢，是漸漸到了最重要的目的了，她要抓住布爾迦科夫的一句話柄，強迫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沙夏說明了。

89 這封信，現在失佚。

90 這封信是這末寫的——

「來信收到。我對於你所講的，從頭到尾，不贊成。僅僅贊成的一點，只是你說母親現在的神經的確有些失常。」

「說到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情惡，你該是深知我對於那位惡漢平日所持的態度的；我在父親面前也好，在母親面前也好，在他自己的面前也好，我的態度都是一致的。

「至於說到對於人類的情惡心的好壞，那末我告訴你，在人類，情惡是一種本性，和善與愛同樣地是一種本性。

「人們若是沒有情惡，那末善良也是假的。父親自己就把契爾特考夫看作寶貝，而把我們兒子們情惡着的父親所說那種了不起的，對着任何人都和善都親愛的人，到底那兒有呢！像父親這樣的人，被他的多數的子女們所情視，甚至於輕蔑，這不是應該有的嗎？

「當然，我也並不是說媽媽的任何的意見，父親都該依她。可是，正如我不常所說，現在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態度上，媽媽是對的，而且對於父親也是有好處的——即使你不了解我的話。

「假如父親真是一個善良的人，假如真是一個絕無惡意的人，那末像這些事的一半的糾紛也都不會惹起來了吧。遼甫，米霞和我，也不是公然呵護着媽媽的那種笨伯，也並不是傻瓜。假如你能夠放棄了你對於父親的那種偏愛，那末誰是誰非你也自然明白了吧。我並不是說成天鬧吵，吃阿片，威脅着別人的媽媽的這種行為是對的，可是我們一定得想一想，究竟是誰使她這樣呢——這，我們一定得知道的。假如你知道了這一點，那末你也會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了吧。

「至於考采特之行，我也並不贊成。因為這徒然引起新的糾紛，而且媽媽也並不願意讓父親一人孤獨地就



着，她自己也並不願意出走。

「以上是我的話。雖然跟你的看法不同，可是並不錯。」

這封信是保存在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原稿部。保存在同處的尚有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回信（寫於七月三十一日）：

「因為我不願意把多餘的話說了又說，所以你的信我不會馬上就回復。但是現在我是完全冷靜了，我能夠冷靜地來想着你的信和你的行爲，而結果我仍不能不說，你的信和你的行爲，簡直是人類歷史中的一種殘虐性，粗暴性，無恥性的樣本。

「把一位八十二歲的年老的父親陷在被憎惡，被監視的苦境中，甚至於不許他脫離了這種苦境去得到一刻的休息，這是聽也不會聽到過的事情！你們還要從父親身上冀求一些什麼呢？父親在財產上是已經把比了留給他自己的，多得多的部分分給我們了。他所有的是什麼東西都給了家族裏的人了。然而你到了現在，竟毫不客氣地，對於你認爲可恨的父親，追究着在他的遺囑裏說了些什麼。

「你這樣的做法，單單就禮節的意義上講也已經是反逆的，你自己不知道嗎？至於在道德的意義上如何，那姑且不說牠了。

「你和我是距離得太遠了。」

七月二十七日

早晨，我們起得很早，可是聽說夫人早就起來，並且已經到樹林裏去採香菌去了。夫人又是通夜的不睡覺，一早起，就和孩子們說着她任意揣度着的遺囑的事情。孩子們呢，關於遺囑的事是她同樣地感到不安的。遼甫和安蕨兩兄弟，一看見莎夏，就要求她說明帶着種種的兇暴的態度，問着這樣那樣的許多問題，追究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遺囑究竟是否已經寫成。莎夏統統拒絕答覆，只說請他們不要干涉父親的事情，當于父親還在世時便提起遺囑，是失禮的。並且她說，她對於這樣失禮的哥哥們簡直覺得驚怪。

「你在這件事情裏面，也玩着你的卑鄙的手段啦！」安蕨·萊奧維基說。

兩兄弟對於莎夏的答覆感覺不滿足。安蕨·萊奧維基就跑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直接地，露骨地，去問遺囑是不是已經寫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我以爲這是沒有回答你的必要的。」

「事情並不是你不願意回答就可了事的。」

「是的，我不回答。」

更有趣味的事情是，當于安蕨走進書房時，沙夏也在那兒。安蕨·萊奧維基以爲沙夏在一起妨礙他們談話，他就命令沙夏出去。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了：

「不，我喜歡沙夏就在這兒，並不妨礙我們呢。」<sup>91</sup>

當于安蕨、萊奧維基和沙夏一起從書房裏走出來時，我在樓梯邊碰見他們。我聽見安蕨向沙夏說了這樣兇暴的話：

「爲什麼你要跑到那個發瘋的老頭子那兒去幹麼的！」

安蕨和遼甫深深地感覺動搖和不安，外表上已經掩飾不了他們內心的侷促。夫人還不會從樹林裏回來。我們不等夫人來，先行用早餐。安蕨·萊奧維基要到克拉比甫諾去了。安蕨的妻說，還是去了好吧；雖然丈夫不就在這兒，可是夫人也就快平靜下來了吧；只是，在這兒耽了一天，覺得怪抱歉的。遼甫·萊奧維基說，他要一直住在這兒，在不曾得到父親的愛以前，他是不走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應該怎末解釋呢！我想他並不是想得到真的所謂「愛」吧？也許我是估計錯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又發脾痛病，精神很不好。這是一件最令人擔憂的事情！他說，他只要喝點

咖啡就行了，飯不要吃。

不久，夫人帶着疲乏了的樣子回來。說，真是一次快樂的散步；說樹林裏是幽靜的，美麗的，而家裏卻和地獄一般似的。可是，爲什麼像地獄呢？夫人若是注意到這一點也就好了。

夫人和遼甫·萊奧維基在露台上。我們立在外邊的樓梯旁邊。只聽見夫人在那兒罵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他嘴裏儘管說什麼無抵抗主義哪，善行哪，可是行出來的，不管對於誰都是些壞的事情。

「就說對於我，他約好了把日記交給我，可是終于不交出來。」

遼甫·萊奧維基到什麼地方去了。一會兒之後，夫人到我們這兒來。同時，布爾迪科夫正從遠處漸漸走近這家裏來。夫人看見了，說：

「整天幌幌蕩蕩的不知道幹些什麼……昨天拿一張什麼字……不消說，是遺囑呢……給我撞見了，後來簽了名，成了「歷史底人物」啦……」

布爾迪科夫走到。于是沙夏笑着問：

「倒底你在什麼東西上而簽了名。這末一付「歷史底人物」的神氣？」

布爾迦科夫莫名其妙。

「什麼？簽名？沒有這回事啦。」

「哼，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裏，手裏拿着一張大的字紙，你說什麼拜讀了歷史底文獻，不是嗎？你是在遺囑上簽了名吧？」

布爾迦科夫弄得更茫然了。

「我，我不曾在任何東西上簽過名。我寫過三封信請萊甫·尼古拉維基看，他稱贊過我。而且他一邊稱贊着……還在信上題過幾句跋語……」

布爾迦科夫帶點難爲情的神氣，這末說；我們都笑了起來。

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笑着說：

「你可不能把他的跋語拿來驕傲呢。」

「這是當然的。」布爾迦科夫說：「我固然非常高興，可是我不會把這件事告訴過任何人。只

是在我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起走下樓梯時，我說，「我終于很光榮地得到你的跋語了。」只說過這樣的話。」

「這是絕對沒有關係的。」夫人說：「可是我只知道你們是幹着遺囑的事情呢。說起來也實在罪過，假使那遺囑裏寫了于家族裏的人們不利的話，那末，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屍體，就會被人毒罵，被人起訴。那也就顧不得對你不起，連你也會牽聯在一起，也會把你請到法庭去的呀。因為你說的那些話簡直不是那末一會事呢。」

「實在沒有什麼牽連到我的事情呢。」布爾迦科夫回答。

「這件事一定會引起絕大的糾紛的。爭端一旦開始，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名聲也就會掃地了。這種話，我不是不會關照過你的。」夫人像似一位母親的口吻，說了這樣的話。

夫人走開了，可是嘴裏還不斷的說：

「契爾特考夫也知道，沙夏也知道，我是他的妻子，可是我倒不知道這不是故意跟我為難嗎？我，別的什麼都不要，只想知道遺囑是不是寫好了，只是想知道而已。甚至于看看我也不想。不管怎

樣，那怕是把他交給契爾特考夫，我也不說一句不行。當然，假如真的交給契爾特考夫，那對於我是太慘了；可是我也不反對。但是，爲什麼要瞞住我呢？我不相信沙夏。她，關於日記的事情，也說過謊。」

「我是不會說過謊的呢。」沙夏回答。「我是依着事實說的啦。當時，我實在是不知道日記擺在什麼地方的。」

「真的嗎？你是說你不管什麼時候都說真話？好，那末，你說，爸爸那兒，有沒有遺囑一類的文件？」

沙夏有點氣憤；她不願意回答這樣的質問。她說，在父親的生前聽了這樣的話，是只有使她驚訝的。她還說：

「我是不把父親和母親當作金錢看的。即使我也想預先知道，可是，譬如母親的遺囑，我是決不會來打聽的。這些事情，都是把母親的金錢當做唯一目標的哥哥們幹的勾當呢。」

我從室內走到露台上來，會見萊甫·尼古拉維基。他似乎已經聽見剛才的爭論了。可是，在萊甫·尼古拉維基面前，大家都不開口了，夫人也默然。

萊甫·尼古拉維基又和多襄·貝多羅維基一起乘馬出去。沙夏和瑪利亞一起去到代利亞丁克。後來沙夏告訴我，在代利亞丁克的契爾特考夫和戈爾登威則以及別人，對於亞斯耐雅這些日子來所發生的事情，誰都覺得驚怪。不僅契爾特考夫，乃至每天跟萊甫·尼古拉維基會面的戈爾登威則也都寫了信交沙夏帶給萊甫·尼古拉維基。在他們的信裏，都說明着夫人及子息們的行爲，並且勸他到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那兒去住着。沙夏歸來時，趁着夫人不留神的空隙，把那些信交給萊甫·尼古拉維基了。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是把這些看得太快了，就匆匆的交還沙夏；他對於信裏所說的話的印象，一定沒有我們所感覺到的那末深。他仍舊相信着夫人，只等待着她的寧靜。當于沙夏問起他打算寫不寫一些回信，他這末地回答：

『統統都是無聊的！他們所說的那些人也並沒有豫先想好的什麼計劃。即使有，那也並不能使我受到什麼束縛的；把一切的成約都取消好了。』

晚上，賽爾賈·萊奧維基來。

91 托爾斯泰七月二十七日日記：

托爾斯泰之死



「安歲來問有沒有寫好遺囑。我回答他我不願意答復。心極痛苦。我不相信他們的心裏只有着金錢的觀念。這太可怕了。但是，這些對於我都是好的。」

七月二十九日祕密日記：

「安歲是不相信人們的心裏有着上帝的。」

92 契爾特考夫和戈爾登威則的信裏，說明着夫人和遂甫等最近的行爲，是出於一種他們所設計好的計劃——即，促使托爾斯泰把全部著作權都讓與夫人的計劃。

七月二十八日

很早，索非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斯達豪維基來。莎夏迎着她，和她談起近來家庭裏的事情。莎夏說她自己近來爲了家庭裏的事情，陷在恐怖的状态中，變成對於任何人都都不相信的心理；還說，她以爲母親和哥哥們的那種權利的爭執是不應該有的，沒有道理的事情。

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來玩，告訴我們，早夜，夫人說過，她再也不想苦惱萊甫·尼古拉維基了，再也不想強迫他了。

「我老是跟他無理取鬧，我知道我是毫無所得的，他嗎，你對他愈執拗，他就愈頑固。可是，若是你對他溫柔一點，那就什麼事都隨和你了。所以，從此以後，我要對他溫柔一點了<sup>93</sup>……可是，簡直好像是鬪法呢！他嗎，他竟不肯把遺囑的事情告訴我……你知道他怎末地回答我呀！他說什麼：『我決不答復！』連莎夏也都跟他一模一樣地說着呢。」

明顯地，夫人是感覺到用歇斯迭里阿片的方法，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還有，她是明白了不管是誰都已經把她自己的虛偽看穿了，而且阿片煙瓶子一類的東西連別人的注意都已不會引起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和莎夏說過：

「她現在對於我什麼也不強求了，可是我是看透了這件事情的。」  
這是七月二十五日夫人說要到莫斯科去時他說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今天的精神像是還好。對於兩位孩子的勾留不去，似乎感覺到苦惱。這對於安厥·萊奧維基較之對於遼甫·萊奧維基還要更加苦惱。安厥·萊奧維基非常的粗暴，而且是過于自信；遼甫·萊奧維基比較要畏怯一點，因此那種惡劣性質也就不像安厥那樣暴露，也就

不時地自己責備自己。

今日，安歐·萊奧維基爲了市議會議員選舉的事情，到克拉匹諾夫去了；在早飯的時候，大家談着選舉的事情。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政黨這個東西，我對於牠是簡直沒有興味了。」

于是，話題又漸漸轉到古俄羅斯語言的問題上來。斯達豪維基說，她回想起萊甫·尼古拉維基從前，凡是說「假使」怎樣的場合，他都寫作「萬一」怎樣。萊甫·尼古拉維基也承認，他說：

「如今我是連嘴上也常常說着「萬一」的。」

早飯後，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多襄·貝多羅維基一起出去騎馬去了。

晚餐時的空氣很沉悶。雖然大家提出許多問題，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一直都沉默着。只有斯達豪維基一個人說了許多話，似乎很高興。她的話不僅僅使人快樂，而且有許多點是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沙夏都有益處的。

她勸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派麗奈去；她說幾年以來，她還有她父親<sup>96</sup>，都在那兒夢想着來

甫·尼古拉維基的來到，甚至于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安頓在什麼地方，跟他在什麼地方散步，在什麼地帶騎馬，這些都早就考慮着的。萊甫·尼古拉維基聽了也不覺神往。于是他問起，若是去的話在什麼車站下車，怎麼走頂方便，若是騎馬的話大約有多少俄里。斯達豪維基告訴他，交通是很便利的，若是去，會一點兒都不覺得疲倦。但是，夫人卻發起脾氣來了，她說：

「如今，勸他出去旅行是不行的。謝謝你，他該是就在家裏的；要不然的話，每年的夏天就早已向什麼地方去了。再說，到你的領地裏去，不是要一天一宵嗎？」

斯達豪維基笑了起來，說：

「不要胡說八道。我這兒也不過是邀邀他罷了。到我們那兒去，那裏要一天一宵兩三點鐘就能到啦。」

可是夫人還絮絮叨叨地說着一些什麼。經過了一會，她帶着柔媚的語調，向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可是，若是你的意思以為無論如何都要想去一趟的話，那末我也一起去呢。出版的事情，家

務，什麼都把牠丟開好了。不管怎樣，我是不放心你一個人走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仍舊緘默着，帶着憂鬱的神氣坐着。不久，他就回他自己的屋裏去了。

賽爾賅·萊奧維基說起一種用化學方法製造出來的新食品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也

沒有去聽牠，他說：

「那些事情沒有興味。」

93 七月二十九日托爾斯泰的祕密日記：

「今天務必要把一件事記下來：假如我是猜得正確的話，那末我的二三位親人，是試着用溫和的手段去達到他們的目的的。二三日，她（夫人）吻了我的手，這是以以前沒有的事情……假如我是猜錯了的話，那末，神呀，善良的人們呀，你們原諒我吧！」

64 斯達察維基的所有地。

96 她的父親，亞歷克珊多羅維基·斯達察維基（1830—1913）是托爾斯泰的老朋友。

七月二十九日

早晨，賽爾賅·萊奧維基回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好像健康了一點，在午前，散步到很遠的

地方。

夫人有些不耐煩的神氣，尤其是一觸起她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憎恨的時候；可是她終於是不會發作出來。全家的人都避諱着，不提及契爾特考夫的事，猶之家裏有過縊死的人時，避諱着不提及繩索一般似的。

夫人接到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來信。一邊讀着時，一邊說，這封信不能讓萊甫·尼古拉維基看見。

『不要給他看呢。不能讓他太滿足了呢。』夫人惡意的笑着，這末說。

每天晚上，在喝茶的時候，喜劇總要開場。夫人不管是對於誰，都不許他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坐在一起。只要誰一起坐着，她就拿一張椅子來，擺在他們的中間。好像她是十分愛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似的。可是，既然這末愛着，她卻不肯把萊甫·尼古拉維基所愛着的他的女兒的信交給他看。這是爲了什麼？簡直教人不明白。

萊甫·尼古拉維基對着瑪利亞說，說他自己的心境非常痛苦，不過夫人如今是比較安靜的。

了。他還說：

「跟多襄·貝多羅維基學沉默是必要的呢。」

事實，萊甫·尼古拉維基似乎表示自己願意這樣。在今天吃飯的時候，他仍舊沉默着。只是當于沙夏和我偶爾說起狗的事情時，他說過，今天我們家裏的普希克（犬名）被九頭野狗追咬着，身上有些地方都咬傷了。

餐畢，萊甫·尼古拉維基留在露台上和斯達豪維基談着話，聽她告訴他關於她很趣味的念了普希金的書簡集的話。

「假如普希金能活得長命一點，那他的創作是不可限量的。」斯達豪維基說。

「是的。」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那他一定創作了許多精采的東西了。」

話題轉到久考夫斯基的身上去，萊甫·尼古拉維基抖擻地說：

「久考夫斯基再也不能忍耐了。我看來，久考夫斯基對於普希金的關係，就和鮑羅對於聖經的關係相同。鮑羅再也不能忍耐了。」

以後，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他已經開始念共俄的旅行記了，他問起關於共俄的書還有些什麼。他還說：

「這本書真有意思呢。」

斯達豪維基就在這兒時，我們常常玩着溫突（一種紙牌戲）。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喜歡玩。今天大家又玩着牠了。可是使人不快的是，夫人說她也要一起玩。說來也奇怪，她一起玩着就弄得一點興味也沒有了。

玩牌以後，夫人又找着戈爾登威則，談起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來。她問爲什麼契爾特考夫不來了；她說她自己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誰都不曾不許他來。她思量了一會，馬上又謾罵出來了。又開始說着過去的經過，說一切一切都是契爾特考夫不好。她高興地說：「我勝利了。」她還帶着威脅的白氣，說她還更要對他報報仇。

「只要是契爾特考夫不會從這兒驅逐了的話，我一天也不能安心的。我要是一動手來辦，準辦出一個好結果。我到斯脫依賓那兒去一趟，或是到皇帝那兒去一趟，還不把那傢伙驅逐了嗎？」



豈特驅逐出代利亞丁克，還驅逐出俄羅斯呢！她心裏只想到報仇，想得與高采烈把契爾特考夫是自己丈夫的一個好朋友的事情忘掉了。

96 信寫有這樣的話：

「爲了求你能讓我請爸爸到考采特來，我寫這一封信。那是對於你們兩人都有好處的。」（信保存於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原稿部）

七月三十日

璧流考夫帶了他的妻和孩子們，一起來到這兒。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高興地迎接着他們。問起他冬天在田園裏的日子怎末過的，以後打算住在什麼地方，以及種種關於近來的生活上的事情。

「她（夫人）說過要把那所房子<sup>97</sup>讓你住呢。而且，是帶着慈祥的音調說出來的呢。可不是，那所房子不壞吧……對不起，我有點事情去做一做就來。」他一邊說着，就到他自己的屋裏去了。我正做着工作。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按鈴響，我就走到他那兒去；他正坐在椅子上，檢點着信

件。是許許多多的信件。

「這一封寫給契爾特考夫的信，拿去，等有機會，你或者是沙夏，把牠交給他。還有，我有點怕冷，你去叫他們把露台的窗子閉上，並且叫他們送點茶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搓着手，這末說。

他的臉色不好看；他心想莫不是病了嗎。萬幸，終于一切如常。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平時一般，和布爾迦斗夫一起騎馬上奧富沙映尼考沃去了。

餐前，萊甫·尼古拉維基午睡醒來，精神很好。閒談中他和斯達豪維基說，說他昨夜打算寫一點什麼，他把她送他的電光鉛筆來試用着，可是扭了好幾次，鉛筆也沒有發光，倒仍舊非先點起臘燭來修理那管筆不可；只好容易動手寫，他對着這一類的所謂「進步與改善」發出深深的嗤笑，他說：

「一開頭就點起臘燭來，用普通的鉛筆寫不是簡便得多了嗎？」

晚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提議，我們又玩着溫突。因為誰都不會邀夫人參加，她發怒了，颯地跑到她自己的屋裏去了。哭起來，埋怨並且謾罵。大家要求戈爾登威則彈一彈鋼琴。他答應了；美妙

地彈了兩三段囂奔的作品。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掛念着夫人，竟沒有心情聽，兩次走去看過她。在萊甫·尼古拉維基，在我們，這一晚的和平又總算是被破壞了。終於難爲了斯達豪維基，她走去勸慰了夫人，好容易把夫人又請到大廳裏來。

安蕨·萊奧維基從多拉回來了。大概他是爲了活動契爾特考夫驅逐出境的事，去會了縣長。可是他回來之後的神氣很不好。我猜不出這是什麼原因。只見他跟他的妻發着脾氣，露出粗魯的樣子，一進了臥室，就再也不曾出來。

我想，這是如何的滑稽呀。這是一個什麼家庭啦。母親歇斯迭里，兒子也歇斯迭里；無緣無故地，各人都守在各人的屋裏生氣！

據他的續絃妻——是一位非常溫柔的婦人——說，安蕨·萊奧維基的性情是頂有意思的。我們互相談了許多話之後，知道她對於她丈夫的事情——即，在萊甫·尼古拉維基死後，若是發現了遺囑一類東西，他就動手進行起訴的這種事情——感覺到十分的不以爲然。而且她說，那樣的事情是卑劣的；還說，假如丈夫當真的那末做了，那末她自己應該怎樣呢，因爲跟那樣一個丈夫



十一點光景，斯達豪維基豫備回去了。叫我們想不到的，恐怕斯達豪維基自己也是想不到的，遼甫·萊奧維基自己說他要送她回去。而其實，她家裏來了兩次電報，說今天晚上一定有個人來接她的，可是不等到人來，遼甫竟要把她早些送走了。沙夏把這件事向遼甫·萊奧維基提起，夫人卻無端的發怒起來，代替遼甫說：

「不管誰來，都沒有關係呀！難道等到天亮嗎？」

這本來是沒有關係的，可是在我們看來，這樣有點奇怪。

夫人十二分的和氣，把斯達豪維基送到門外的台階邊，嘴裏囉嗦着：

「喂，說起來，我們是老朋友了。可是……」

我們高聲的告着別辭，爲的不讓夫人囉嗦出更多的話。我聽見夫人正在和斯達豪維基訴說着家裏的人如何的壓迫她，這時她說：

「你看，就說今天也……」

然而斯達豪維基馬上打斷了她的話，搖搖手說：

「不，誰都沒有壓迫你。我所見到的是這樣……」

夫人抿住嘴了，顯得有些狼狽。

97 「那所房子」係指亞斯耐雅別墅旁邊的一所石造房子，曾經做過托爾斯泰的學校，1880年以後，每年夏季，庫茲敏斯基的家人在那兒避暑，後來是托爾斯泰的子息們住着。

98 尼考拉依·巴羅羅維基·莫拉托夫（1867—）1908至1908年間之達姆鮑府的長官。1915年，屬於極右派之國家會議議員。

七月三十一日

夫人又露出傷感的樣子。一早起，就提了籃子要去採香菌，一邊說，她昨夜一整睡不着，精神壞得很。在樓梯邊碰見萊甫·尼古拉維基，就向他質問，爲什麼昨夜侮辱她，不叫她一起玩紙牌。

「我的心臟蹦蹦跳，只等你叫我一直玩兒呢。實在是想跟你一起玩兒啦……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比侮辱我是好得多呢！……我整夜的沒有睡牢，只是想得苦呢……」

我不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了什麼。只見他們兩人一起到書房裏去了。後來聽說，萊甫

· 尼古拉維基很憐惜着夫人，曾經對沙夏說：

「媽媽是一個太容易感動的可憐的女人呢。」

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談過話以後，夫人走到露台上來和我們並且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道着早安，又說她昨夜一夜睡不着。

「昨夜，只是聽見沙夏按鈴……如今，沒有電鈴就活不了似的人們，是多起來了……可是我們，一生一世是沒有電鈴活過來的。但是我們女兒的脾氣，這樣就辦不到了……」好像恨透了沙夏似的，這末說。（沙夏因為臥室遷移，距離僕人的屋子太遠，只叫工人來安上了電鈴。）

「唉，今天安洲說是那末可憐，那末咳嗽得厲害，他比沙夏的身體壞得多啦……我擔憂他喉嚨裏是不是會咳壞了呢……是因為不在家，在外邊喝了酒，吃了旅館裏的飯才這樣的……可憐，簡直沒有看到過這末厲害的咳……簡直是一個病人啦！」夫人陸陸續續的這末說。

吃早飯時，夫人和我們一起用餐；她坐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坐位上。夫人當着大家，好像是解釋她今天為什麼要吃早飯的緣故：

「我只是借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位次坐一坐。我只吃一點子胡瓜就夠了。我是絕對不吃早飯的呢。」

夫人只要在早餐時吃了一點什麼，她照例要說這末一套。不知爲了什麼，她老是自己辯白着，總要教人知道她是吃得很少的，而且她是一天只吃一頓的，好像教人知道這些，比之什麼都要重要似的。

不久，萊甫·尼古拉維基也走出來，說他不要吃早飯！

「我只是來陪陪你們呢。」

「我也是這末的呢！」夫人趕快搶着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多襄·貝多羅維基騎馬出去了，可是回來得很早。他到我們的辦事室來，坐在椅子上，說：

「跟我說，有什麼事情沒有？」

我原是跟布爾迦科夫在一起；布爾迦科夫把他大學時代的同級朋友寄來的一封信有意思的



信給萊甫·尼古拉維基看了。並且說明給他聽，這一位青年曾經做過社會民主黨員，現在關在監獄裏，是經過意識上的轉變的。如今他開始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著作感覺興味，他寫信來托布爾迦科夫代他要求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他寫點什麼寄給他，並且送他一張像片。萊甫·尼古拉維基高興地答應了。他向布爾迦科夫說，他要在給他的像片上寫幾句話。

「你叫你不要忘了，也給我寫封信來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到夫人那兒去了。夫人今天非常的忙碌，走來又走去。向着好些人打聽關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始終搜集不到的一些論文的事情。夫人如今趕着出版的這一部著作是變成什麼樣的內容呢，這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夫人昨天向璧流考夫夫婦說過，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允許她隨便把她不合意的地方刪除掉。

「我出版的書裏，」她說。「像什麼「我的好友契<sup>99</sup>」這一類的話是沒有的呢。統統都刪除了。咳，刪除的地方多着呢……可是，都是他允許我的。」

晚上，拉多意堅斯基<sup>100</sup>夫婦和駐印度俄國領土一起從隣村巴叟沃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對

于這班人很感有興趣。是旅行過印度和日本，對於宗教興味很濃的一些人。尤其是拉多意堅斯基，他對於東洋的宗教和西歐的宗教有過比較的研究。

我們已經就寢了，夫人走進來，向着沙夏，要沙夏把所有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信件都交給她；她說其中有些信，她忘記了是寫給誰的，可是很有興味的。沙夏說明天交給她，可是夫人一定馬上要。沙夏只得走出去，把一捆信件都拿了來。

「只有這一點兒嗎？」夫人驚奇的說。

99 「我的好友契」這句話是在基礎那篇文章裏。原文是：「我又到我的好友契爾特考夫那兒住着。」夫人當時出版的全集裏，把我的好友幾個字刪了。

100 米脫洛發恩·哇希萊維基·拉多意堅斯基（1891—）是一位宗教問題的著作家。神祕三位教，超意識，無色之光，隱力之著者，無色之光（1915年版）中述及與托爾斯泰晤談的情形。1910年夏，居巴叟沃。

八月一日

璧流考夫一家人還就在這兒。夫人非常的和氣，乃至對着他們的孩子也很親膩。沙夏和我都

托爾斯泰之死

覺得有些不可解，而且有些可疑。因為去年璧流考夫在他那本萊甫·尼古拉維基傳中，曾經把夫人不願意發表的幾封信引用出來，夫人把璧流考夫恨得刺骨。璧流考夫在莫斯科歷史博物館裏任過職務，因此他能夠從那兒把夫人不願意發表的信件也引來做材料。於是夫人很生氣，曾經向璧流考夫說，說是你再也不能夠任意的找材料了吧，因為連博物館裏我都不放進去了。可是現在，倒是這末地親密起來，這不是很奇怪嗎！夫人常着我說過，說那些人都是一些貴客，請他們再住些時候，並且請璧流考夫幫忙她的出版工作。

『現在我是不再像對付契爾特考夫那樣了。你是我的唯一的朋友了。我是非常的信託你的。你千萬不要怪我呢。』我是聽見夫人向璧流考夫這樣說過好幾次了。而璧流考夫實際上也幫忙了她，從契爾特考夫所編輯的那些文章中，拿了兩三篇出來，加以訂正，或者是改訂了題目。

今天早晨，夫人把璧流考夫請到她自己的屋裏去。他們在那兒談得很久。當我從她的屋子門口經過時，我不止一次，聽見夫人在那兒說起日記的事情，以及契爾特考夫所給與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影響。夫人一直到現在還不停止她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攻擊；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

爾特考夫還不斷地加以不合情理的非難與嘲笑，連我都不願意在這兒再重複把那些話寫下來了。

吃飯時，夫人一團高興地走出來，見着我，就說：

「璧流考夫真是好朋友呢。我所說的他都能理解，什麼非難都沒有。一切都說我是對的。還可憐着我，吻着我的手呢。他讀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裏的可怕的地方，他抱着頭，身上都發起抖來……他說：『伯爵夫人，真難爲了你了！』……這末說呢。」

莎夏和我揣度着璧流考夫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情誼。我們就憂着璧流考夫參與了反對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同謀，會把這一個充滿了苦惱的家庭更加增加一些苦惱。用餐時，遼甫·萊奧維基說起他爲了請求發給海外旅行券，正在多拉副縣長那兒活動中。可是他煩燥地說，因爲關於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地獄之復興<sup>101</sup>的案件，正在審理中，也許一時不能發給。我不能不把遼甫對於父親的憎惡的樣子寫在這兒——他常常帶着憂懼的神氣，說自己也許要被拘入獄都算不定。

夫人突然說起，關於訴訟的事，最好是到巴告甫多那兒去走走。

「你看，我也托過那個人……」

夫人說了一半，馬上又含糊地不說下去了。她到那兒去過；她是把這件事瞞住任何人的。她到那兒去，是爲了活動契爾特考夫的驅逐的事情。可是這時她感覺到這件事是不會得到任何人的同情的，她只含糊不說了。接着她改變了腔調，說她什麼時候去縣政府會到過副知事並且辦了一點別的什麼事情。我懂得夫人不堪防漏了口的那段秘密；莎夏也說夫人是辯白得非常之笨拙。夫人爲了告發契爾特考夫，是去過多拉的；也就是藉口于日記存放銀行的事，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一起去的。那一次幹的事情，這是極顯明的。

今天夫人是特別的暴躁，老實說，實在是不願廉恥。璧流考夫夫婦<sup>102</sup>對於夫人的多疑——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多疑——感覺到不平了。晚上，夫人又請璧流考夫到過她自己那兒。璧流考夫出來時，他對莎夏說，當他不曾把夫人所有的話傳給萊甫·尼古拉維基時，不會把夫人和他所談的話統統告訴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時，他是不離開亞斯耐雅回去的。莎

夏不反對這個意思；她以為，當于誰都沒有這種決心去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時，璧流考夫能夠去教萊甫·尼古拉維基明白，究竟夫人把契爾特考夫恨到什麼程度，那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她勸璧流考夫把一切都告訴她父親好了。

璧流考夫去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就得很久。用着小聲在說着話。沙夏進去時，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璧流考夫正在這兒把媽媽和他談的話告訴我呢。」

沙夏即刻退出來了。

晚上，萊甫·尼古拉維基顯得非常興奮。到了餐間來，沉默地喝了茶，又走出去了。我們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以爲是璧流考夫的話擾亂了他的心緒了。可是璧流考夫的話的內容，因爲他不曾告訴我們，我們一直到今天的早晨（二日）還是不知道。

忘記了一件事不會寫下來。晚上，亞斯耐雅·樸麗亞涅的農夫們來訪問過萊甫·尼古拉維基。夫人的手裏是存着一筆慈善金的，那是莫德<sup>103</sup>送來的復活英譯版的版稅的一部份。今年麥

的收成差不多什麼地方都不好，甚至於做種子都不夠；這一筆款子打算拿出救濟農民作爲購買種子的本錢。農夫們中的年紀頂大的，信望最深的，來到這兒，把誰是最窮苦的告訴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他們中有三個農夫，知道了比了他們自己還有窮苦的人以後，竟拒絕了救濟金不要。這件事，非常感動了萊甫·尼古拉維基。

101

地獄之復興（地獄之破壞與復興）係托爾斯泰於1802年所寫。1803年，英國所出版「自由之言論」經契爾特考夫之手出版。1905年，遼甫在比得堡又出單行本。以此在訴訟中。但此事後來和平解決了。

102

雙流考夫之妻哈烏拉·尼考拉埃沃涅·雙流考娃（1867—）

103

埃爾梅·莫德（1838—）托爾斯泰作品之英譯者及傳記作者。莫德曾經寄了一些錢來請托爾斯泰替他散發農具，那些錢是復活英譯本的一部分版稅。

八月二日

今天莎夏和我，都不知道爲了什麼心裏怪高興地起了身，到露台上去喝着咖啡。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按鈴響了。莎夏即刻跑了去。一會兒，她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惶亂着跑出來。

「什麼事？」我問。

『你看這個吧。』沙夏拿出一張字紙，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親筆寫的。原來是一封給契爾特考夫的信，裏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他後悔着不該瞞住大家把遺囑寫好，說一切都是自己的不是，說璧流考夫把這個意思提醒了他，璧流考夫是對的。<sup>104</sup>

璧流考夫走進來。沙夏質問他爲什麼干涉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私人的事情，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心情擾攪得很亂。璧流考夫露出狼狽的樣子；聽說沙夏要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他說他也要去，他願意自己先去把一切事情都向契爾特考夫說明。

璧流考夫的這一次事情，在大家都引爲不愉快。璧流考夫好像也看出來了。因爲他露出爲難的樣子，也不願夫人的強留款待，竟不等到豫定的日期便從這兒出發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的心緒不寧。當于沙夏把達齊亞耐寄來的一封信<sup>105</sup>，裏面說起非常記掛着她爸爸的事情的一封信拿去給他看時，他感動得哭泣起來了。沙夏也哭。于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又安慰着沙夏，和她說：

『你們該幫忙我呢。因爲我再也不更改我的意見了。喂，鎮定一點吧。』



晚上，莎夏和我在辦事室裏，談起放在代利亞丁克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的事情；這時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走來。我們便閉口不談了。

『談什麼秘密呀……我是什麼話也不對任何人說的呢。可是，我也有着一些極有意思的祕聞呢。』她帶着一種神妙的調子，這麼說。

我不知道她還是說的真話呢？還是隨便說說呢？

愛克黛麗娜又說道：

『人家告訴我，要我不要說；可是我終于是不能不說的。假使我不說，將來對於大家萬一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那我是很難過的。』

于是我和莎夏都走近她。她請我們不要讓她爲難，接着把事情告訴我們了。據她說，夫人近來弄到一把任何鎖鑰都能開開的鑰匙。而且夫人說過：『這一來，莎夏還想把一切事情都瞞住我，那簡直是傻子了。』

接着，她還說，她看見夫人，當萊甫·尼古拉維基出去散步以後，走進書房裏去。在書房裏就待

很久，後來出來時在門口碰見愛克黛麗娜，露出侷促的態度。說她去開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桌，拿出日記來自己謄寫；可是從日記裏發現契爾特考夫還寫過信給萊甫·尼古拉維基，她向克黛麗娜說她中途不願意繼續寫了。

莎夏和我很氣憤。莎夏到她父親那兒去，把什麼話都告訴了他。而且，利用着夫人正睡着的空隙，把契爾特考夫的一封信交給他。據莎夏說，萊甫·尼古拉維基看了這封信以後，說難爲了契爾特考夫，而且怪着璧流考夫；他回想起那使他自己，莎夏，契爾特考夫都被弄得心情不寧的遺囑，在一種什麼事實情形中寫的，爲了什麼寫的等等一類的過去的經過。他說：

「是那末一回事啦。我竟忘了呢。」

戈爾登威則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從「媒介者」<sup>106</sup>發行的小冊子裏念了兩三段的感想，尤其是關於稱贊巴絲克爾的地方。

後來，他寫了一封給契爾特考夫的妻的信<sup>107</sup>，托戈爾登威則帶去。

104 這封信的原文如下：

托爾斯泰之死

「昨夜和派夏（雙流考夫）談過話。他很對的，說我祕密把這囑寫下是我的錯。或者是說明誰和那遺囑有關係，把他作成一個公開的東西，或者是照原樣不更動，什麼都不要寫——兩者都是必要的。雙流考夫是對的，是我做了錯的事情了。今天，我爲了這個緣故而哭泣。把承繼人當作惡人而祕密地寫着遺囑是不對的。尤其是，藉着遺囑的官樣文章，去利用自己平素所否定的政府機關的幫助，這無疑是不對的。現在我是完全明白了，在一切事情的裏面，錯了的只是我一個人。一切照原樣不更動，什麼都不寫，這是必要的。即使我的著作得以廣傳流布，但也難於彌遺那使我的行爲上發生矛盾的，對於人們的疑惑的罪惡吧。」

「在我，把錯誤只歸在自己一身，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我想，一切一切都不去計劃，是再好也沒有的，即使是如何的苦痛。今天，八月二日的早晨，我是爲了自己的緣故寫下了這些話；但是，親愛的契爾特考夫，因爲我要使你知道在我是重大的事情那在你也是重大的，所以我把這些話告訴你。（保存於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

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寫給派夏的信，說起她掛念着她父親，爲她母親及兄弟輩達甫和安歲所煩擾。

「媒介者」發行的小冊子，是人生之道裏的各章。人生之道出版於1911年。

萊甫·尼古拉維基寫給契爾特考夫的妻的信，詳見一九一〇年托爾斯泰的日記中。這封信裏說的是關於托爾斯泰不願意更動已經寫好了的遺囑的事情，即前次寫給契爾特考夫的信裏所說的事情的再申述。

每日我們起來時，都感覺到這家裏是恢復平和的空氣了。在這種平和的空氣之下，兩個多月以來生活上的難堪的壓迫是消逝了。假如夫人當真是病的話，那末大家都和她一樣，只消經過了一點時候，病自然都會好的。縱然不是病，而是強迫要求，是惡意，那末，在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夫人的態度之下——讓步，表示親愛，而且盡力使她平靜——糾紛也會不久就告了結束的吧。然而事情決不能如此樂觀。今天，夫人也還是外面裝着寧靜，而裏面則深深地懷着對於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惡意；即使從一點仔小原因上，也會帶着極可怕的，兇惡的，不顧廉恥的樣子發作出來。

今天發作的原因，是莫德<sup>108</sup>的一封信。那封信，是寫給夫人的。因為，對於莫德所著托爾斯泰傳中述及瑪利亞·萊奧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關係處的不正確的部分，萊甫·尼古拉維基曾經寫信請他加以刪除至少是加以修正。莫德對於這樣一個要求似乎表示不滿，因此寫信來給夫人，說起他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要求，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認為他寫契爾特考夫的行爲時略歉偏頗的意見感覺到驚怪。夫人就拿了這些做理由，在吃飯的時候，也不顧同席的有着許多孩子，

和客人們，竟露骨地罵起契爾特考夫來了。

夫人忽忽地跑回她自己的屋裏去寫回信去了。她和我說：

「咳，我信裏說，被一個混蛋迷糊了的八十二歲的老糊塗的話不要聽他的。我請他把契爾特考夫的罪惡盡量的寫出來，統統教人們知道；那樣，莫德才能把多少人的無辜的罪名都洗清了。」

「爲什麼要饒恕那末一個壞蛋呢？你說說看……不，把自己偏見，還有，把自己的不干不淨的愛情毫無顧忌地披揭出來，爲了那末一個壞蛋，去向莫德乞憐哭訴，這已經是卑劣！我要求莫德，請他把他所知道的關於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什麼都不要掩飾地寫了出來……」夫人愈說愈興奮了。

我聽了她的話覺得極不愉快，但是打着打字機，我竟不能走開。夫人走回她自己的屋裏時，我深深的透了一口氣。然而我被刺激得好久都不能做工作。不久，夫人重新走了出來，叫我去幫忙她做一點關於新出版的事；我到她那兒去。夫人正把一封答復莫德的信寫好，帶着一付無論如何也

安靜不下來的神氣，說：

「他又瞞我了！他寫過那樣的一封信，我竟一點兒也不知道呢。不會對我說過。我在許多信件中就沒有看見寫給莫德的一封信呢。什麼都瞞了我呀！」

於是，夫人急匆匆地站起來，走近寫字檯，急忙地把抽屜開開，拿出冊子來。

「你沒有看過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嗎？我是不會給你看過嗎？」

「不，不會看過。」

「那末，好，你看吧。看了你就會明白我是對的……你是結過婚的，看看也沒有關係的。可是，我不給沙夏看的。」夫人語無倫次地，惶惶張張地說：「好，你從這兒看起吧，看到這兒為止。<sup>100</sup>你看，就會明白，他在這個時候，心裏老是轉着什麼念頭！我是知道的，像這樣的情感，真叫作壓也壓不住的。你想想看，我是六十六歲的老太婆了，我不是已經不能夠跑到別的男人們那兒去了嗎？……好吧，隨便你愛看多少，都不要緊……達涅夫（夫人愛過的音樂教授）那次在奧戴薩開着演奏會時，你以為我是不想去的嗎？我想去的啦。十分的想去啦。我想了不知多少次，可是我倒底用

了自己的一雙手，緊緊地把自己拉住啦。可是，說到他，一看見好看的女人他就軟化了呢！」

我聽了這些赤裸裸的話，有點感覺得無措，就借着夫人提起音樂的事，忙把話題改了，說：

「可是去聽聽音樂也不壞呢。」

「不消說啦。」夫人回答，「我們都是沒有音樂過不得日子的呢；可是，他，他就只和寫文章結了緣……」

我感覺痛苦，緘默地立在那兒。

「不管怎樣，你看看再說。你也曾了解我了。看了之後，你就罵他什麼也都不緊。我打算把牠讓許多人看呢。」

我于是把日記接過來，然而竟沒有心情去看牠。很快地粗粗看了一遍，有一半是不曾看清楚。只是在夫人加上橫道並且寫下傍註的地方引起了注意。在夫人的註文裏的話，簡直是不顧廉恥之至，把日記的意味加以不純潔的揣度和解釋。我一句話也不曾說。夫人好像是探我的意見似的望着我，當于我把日記放到桌子上時，她急忙地說：

「怎麼，你懂了嗎？這還能說我的不是嗎？多麼不干不淨的事情呀……」

「我什麼都不懂。」我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把這些事寫下來，不也是把牠當作厭惡的事情的嗎？……不過，總之，我是什麼也不懂……而且，我也不想去想牠……」

「我們都不想去想牠的呀！我，我都是純潔的。可是，他就做得出呢。直等到萊甫·尼古拉維基死了以後，我才能不罵他呢。我罵他，我是教他不要年紀老了還犯下這種可怕的罪過呢！可是他，糊裏糊塗地，倒不知道這一點。」夫人好像是疼惜着萊甫·尼古拉維基似地，這末說。

我感覺到和夫人一起，簡直是耐不了，正在找一個逃出去的空隙，恰巧有誰推開門來，我乘著就溜走了。

莎夏的身體不舒服，睡倒在牀上。午際，當我走去看莎夏時，看見夫人也在那兒，幾乎把我嚇一跳。夫人在反復說着和我說過的同樣的事情。更荒謬的是，她竟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那一段日記，在念着給莎夏聽呢。我忽忽走了出來；夫人就接着在莎夏身邊耽了一點多鐘，簡直把莎夏弄苦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戈爾登威則一起出去騎馬。回來後，他們兩人一起到沙夏這兒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拿來一篇裏面引到巴絲克爾的思想的新作品的校訂本<sup>110</sup>，念着給沙夏聽<sup>111</sup>。那段思想，是這樣開頭的：「人們的意志是決不會滿足的……我們不應該去追求我們的外界的事物……」萊甫·尼古拉維基發着顫抖的聲音，不覺流下眼淚，反復吟味着那裏面話，後來說：

「多麼透澈呀<sup>112</sup>！……是一種驚人的思想……巴絲克爾是二百年以前的人了，然而他就和現在還活着一般似的……」

午餐前，我和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一班人都在樓上辦事室裏。我做着工作。夫人走來，正和我說明着什麼。

伊里亞·哇希萊維基來，把一封信交給夫人。

「是依麗查比特·伊凡諾沃涅·契爾特考娃（契爾特考夫的母親）寄來的。

「怎末說的契爾特考娃給我來什麼信？」

夫人把信拆開，臉紅起來說：

「噫，是的，是契爾特考娃來的。」

終於，夫人把這封信念給我們聽了<sup>113</sup>；契爾特考娃要求夫人說明，爲什麼對她的兒子，放出那末許多沒有道理的謠言和謾罵。夫人一邊念着信，一邊說出一些極荒唐的話，可是好像也受了很深的刺痛。她對我說，這對於她自己，是感覺可恥的。于是她辯解着：

「我說過她的兒子什麼話？我對誰說過我不是連出去都出不去的嗎？簡直是廢話！統統都是編出來的……馬上給她寫封回信……」

夫人匆匆回到自己的屋裏去了。

一會兒，她拿着寫好的回信走<sup>114</sup>出來。那封回信，我不能不說她從頭到尾都是胡說。她念着，並且徵求我們的意見。愛克黛麗娜勸過她，和她說：「那原來不算什麼啦，用不着生氣呢。」等等；我和瑪利亞默然。

萊甫·尼古拉維基上樓來，叫我們去用餐。夫人請他等一等，因爲她正在打發那封信。萊甫·尼古拉維基出去，坐入餐席；我們也跟着他出去。後來夫人也來了，可是她又說起那封信的事情來。

「我不懂她爲什麼要把這樣一封信寄給我啦！」夫人對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起契爾特考娃的信以及她自己的回信的事情。「喂，你願意念一念我這封回信嗎？」

「不，不，你的信，別人的信，我一概不要看。那些事，我都夠受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帶着不耐煩的神氣這樣說。

「爲什麼夠受了呢？」夫人驚奇地問。「這一次，可不是我惹出來的呀。是因爲她寄了那封信來。」

餐事中，夫人儘是囉嗦着。

「莫德的信，你也不要看嗎？」夫人連忙問。

「是的，莫德的也不要看。」

「也許是吧。你是說我和契爾特考夫之間的事情，你統統不要知道嗎？」夫人帶着牢騷的語氣說。

多裏·貝多羅維基想把話題打斷，連忙說起契埃考雜誌的事情來。他說今天這本雜誌到了，

裏面有兩首很好的詩，一首是貢獻于魯代爾，另一首是貢獻于赫里奇茲基的。

「貢獻于魯代爾那一首裏，作者是這麼說着的。」多裏說，「他戰勝了世界，然而，他不能戰勝自己身中的惡魔。」

「多麼引人共鳴呀！」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我對於魯代爾也並沒有抱着什麼特別的尊敬呢。赫里奇茲基那一首說了些什麼呢？」

「那一首裏，說他雖然不注意于文字的技巧，然而卻注意到用字的生動。」

「真的，真的。對極了。」

天氣夜了以後，我在樓下的莎夏的屋子裏。莎夏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多裏也走來，我們談着閒談，也說着笑話。爲了些事情，我到樓上去。我看見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和布爾迎科夫都帶着一種惶惑的神氣。

「有什麼事情嗎？」

「也不知爲了什麼，剛才，爸爸臉色帶着蒼白，走到臥室裏去，隨即把門關上了。後來媽媽也連

忙趕過去。」

當我走向客廳那邊，我碰見夫人。爲了要想把她那種悽惶的神氣和緩和緩，于是我問：

「向銀行的取款的申請書，該怎麼寫好呢？你能教我嗎？因爲莎夏要用。」

夫人用一種驚惶的目光望着我，向我搖着手，什麼都不會回答。頭上包了頭巾，像是要走向露台上似的。我也跟在她的後面。夫人走近萊甫·尼古拉維基臥室的窗邊，帶着哀求的聲調，說：

「請你讓我進來吧，請你讓我進來吧。我們不是一起過日子過了五十年了嗎？不要丟了我吧。你想想我是可憐的呀。我簡直要變瘋了呢！請你讓我進來吧。」

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了一些什麼話，我沒有聽見。可是夫人並不會能夠走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臥室。

夫人回到她自己的屋子，呆呆地站着，眼睛直視不動。

這時，萊甫·尼古拉維基走進莎夏的屋子來，把一切的話都告訴了她，還說：

「我已是不能再遊移了，是應該向什麼地方走了才好了。」

沙夏勸他還是到別的地方去好；走了對於夫人也是好的；萊甫·尼古拉維基耽着只是使夫人不能寧靜。萊甫·尼古拉維基雖然也同意她的話了，可是一想到真的要出走，終于還有些躊躇。我見他向多裏·貝多羅維基說：

「你去跟她說，假如她要想把我殺死的話，那我就馬上去死了好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地興奮着，脈搏很高，沙夏說，高到數不清的程度。

多裏到夫人那兒去，安慰了許多許多的話。夫人出去洗澡去了。沙夏也起來，大家一起到客廳裏來喝着茶。多裏朗讀起契埃考裏所登載的詩人馬克爾詠着赫里奇茲基的那首詩，萊甫·尼古拉維基靜靜地聽着。是一段和平的，寧暢的時間。

可是，當我們一聽見急步聲，衣裳摩擦聲，大家忽然又都感覺緊張起來了。夫人走進書房，從那兒又走進她自己的屋裏去。我受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示意，跟在夫人的後面，去看看她的態度如何。夫人像似什麼都安靜了似的，問我：

「萊甫·尼古拉維基在那兒絕對跟平時一樣了嗎？」

「是的，剛才好像極大的不高興，是爲了什麼呢？」

我這樣問她。

「我把日記拿去，把給你看過那些地方叫他看。他就發火了，「這是多麼不相干的事情呀！給我出去！給我出去！」這麼生着氣呢。後來把帷幕拉開，像瘋了一般地走了。不許我走近他，把他屋裏的幾邊的門戶都鎖了。」

唉，又那末……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又那末去附會解釋了，這不是很不好的嗎？是侮辱了他呢？」

「怎麼侮辱他？不是他自己寫的吗？」

我邀她出來喝茶；我先走出。

夫人帶着疲困的樣子出來，在我的傍邊坐下。多襄·貝多羅維基還繼續在念詩。萊甫·尼古拉維基把多襄朗誦的是什麼和夫人說明了，一會，他問道：

「你頭疼怎末了？已經好了嗎？」

『不，洗了澡也還是不行呢。就好像有人用槌子打了一樣，抽痛的厲害呢……大家都通同起來要把我殺了……有組織地殺死我……』

夫人又有點興奮起來。萊甫·尼古拉維基<sup>116</sup> 一句話都不說。大家都都無聊地散了。

1910年七月二十三，托爾斯泰給莫德的信如下：

『親愛的莫德先生：

『索菲亞·安厥沃涅（夫人）念過你給我寫的傳記了……關於已故女兒瑪麗表白着她對於契爾特考夫的不愉快的心理以及她寫怪着我對於契爾特考夫的偏執……這樣規定着瑪麗和契爾特考夫的關係是全然錯誤的。因為，即使他們兩人之間曾經有過一時的誤解（事實上是的確有過一時的誤解），但是瑪麗對於我的好朋友是始終充滿着真情和尊敬的。熱愛着我的我的女兒，她對於我的多年的最好的助手和朋友的態度，除了真情和尊敬以外是沒有別的惡意的。所以我要求你把你所寫的傳記中的那份剷除掉。

『一般地說來，我對於你之對於契爾特考夫所抱的很不好的態度，是感覺缺憾的。因為那不是一位傳記作者所應有的態度，是一種錯誤的態度，當然是一種足以導讀者入於迷途的態度。

『若是你能注意我上面的話，我非常感謝你。』

（這封信在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中僅存有攝影。1930年莫德著 The Life of Tolstoy 中載有全文。）



對於托氏的這一封信，莫德於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寫過一封復書。信裏說他接受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要求，把那些地方削除了。這封信存在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中僅有一抄本。

寫信給托爾斯泰的同時，還寫了一封信給夫人：

「今天我接到你的丈夫的信，感覺非常的不安。你丈夫在那封信裏責備我的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態度，要求我把我的書裏的有些部分削除掉。我這兒把寫給他的信重抄一份附在一起。我所能夠忠實地告訴你們的只是，我對於契爾特考夫，猶之我對於你丈夫以及任何人一樣，是盡力用着正直的，坦白的態度的。不過，在這裏我感覺到一個唯一的困難；我並不是不希望理解像契爾特考夫那樣的行爲，實在，我是不能理解的。」

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所存這封信的原文上「Requiescat」（要求）這個字下面畫了一條橫道。那旁邊寫了這樣的話：「把這些事情要求人，把自己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懋慕，明白的告訴別人，這是何等的卑劣！寄莫德的信，是寫於病中經莎夏手錄的。那個壞了頭簡直是他肚子裏的蛔蟲呢。多麼可悲！」另外，在「Requiescat」（坦白）這一個字下面也有一個橫道，寫着：「所謂「Requiescat」，在契爾特考夫或者他的朋友，是沒有的。一切一切都是秘密，隱瞞。」一九一〇年八月三日，夫人給莫德的復書：

「親愛的莫德先生：你的信和寄給我的丈夫的信底部收到了。我以爲你是不應該把關於契爾特考夫的以及我的女兒和契爾特考夫的關係的部分削除掉。所謂真實，是要使他永遠暴露着的。我的已故的可憐的女兒是非常公正而且非常正直地懂得契爾特考夫的狡猾的，專橫的性情的。她的意見，對於我們全體，有着絕大的價值，終久

牠會使契爾特考夫的罪惡爲任何人所知。她把我的年老了的可憐的丈夫，對於契爾特考夫的偏愛的關係明白地說了出來，這在我已是一件過於極深刻的了。痛苦了。我和我的丈夫過來了四十八年的愛的生活，現在被契爾特考夫剝奪光了。契爾特考夫是利用着我的丈夫的年老，衰弱，意志消失而把他處置在其專橫的影響之下。自從今年夏天我的丈夫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的時候，並且自從契爾特考夫和他母親一起來住在我們的左近的時候起，這種情形是更加明顯的。愈把真實表白出來，人們對於契爾特考夫的眞價值，也就愈了解了吧。這是我不能贊成你把我的女兒對於契爾特考夫的關係的部分刪除掉的理由。而且，我的丈夫或許不會把你的書再念第二遍呢。——信賴你的，菲亞，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信譯成英文，國立托爾斯泰博物館存有攝影。）

莫德於八月十五日復夫人的信：

「……把已經和你丈夫約定了刪除的地方重新加進去，我想是不妥當的……請你不要見怪我……」（同博物館中保存）諸信中所說起瑪霞的話，在托爾斯泰死後，莫德又重新刊進原書，並加註譯。是這樣一句話：「It is my father's weakness that he relies so much on Chertkov.」

109 夫人這時看着的日記，是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托爾斯泰在奇甫歷斯寫的：

「我的確不曾愛過女子。只有在十三四歲的時候經驗過一次像似愛的一種強烈感情。可是，我不相信那是愛，因爲對象是一個肥胖的婢女（雖然她長得很好看是事實）。從十三歲到十五歲爲止，是一個極不顧一切的時代；這個時代的色慾是有着和平常不同的力在衝動着，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那樣沉迷。我常常愛着男性，最初愛着

兩位名叫普希金的。接着愛過沙布諾夫。第三次愛過伊賓和加考夫，第四次與鮑命斯基，布羅斯甫埃德，依斯拉溫，接着還愛過高契和許多別的男子。在這些男性中，只有加考夫我是一直都愛着他的。

「在我表現於愛情上的最主要的現象是，對於戀愛對手的兩種階段的心理，第一是，會不會傷害着對方呢？第二是，是不是爲對方所喜歡呢？我愛過男性，我有着這樣的觀念：所謂男色這一件事情，是可能的。不過，即使有着這樣的觀念，事實上是從來不曾有難姦這一類問題放進腦筋過的。最神祕的，最不可解的是對於高契的愛了。我和他的關係也不過是買些書送他而已，以外什麼關係都沒有；可是，一當他到我的屋裏來，我就變成像似發着熱病的了。我爲了愛着依斯拉溫的緣故，在比得堡過了八個月的潦倒生活。不管現在想來是怎末地無意識；可是那時候，我除了擔憂着是不是爲他所喜歡以外，就什麼都不關心。對於所有我愛過的男性都有同樣的感覺；甚至於我覺得對方每每以見到我爲痛苦……我對於自己的兄弟們不曾有過這一類的愛情。我對於女子常常感覺妬忌。我明白愛情的最高理想，那就是爲了愛的對手而把自己的一切犧牲着；而且，我是正確地經驗到了。我當是喜歡愛那些對於我是冷淡的或者是抱了反感的人。年紀漸漸大起來，這一類的感情也就少了，即使有，也不那樣地熱情了；我漸漸愛那愛着我的人們……美的條件也漸漸發生重要的影響了……我和加考夫有一天晚上從碧羅高頂出去散步的事情是終於忘不了的。當我們走近山奧打算回來時，我吻着他，我想哭泣。在這種情感中是存有性慾的。可是我不知道爲什麼那時竟有這種心理呢；因爲，如前所言，在我的幻想裏是不曾有性慾的色彩的。相反，我對於這一類事情還抱着厭惡。」

110 人生之道中顯名無我之一章。

111 托爾斯泰在人生之道中把巴絲克爾裏面的話譯出的部分，是如此的：「縱使人們的意志的要求的全部都被容受了，然而人們的意志是終於不會滿足的。但是，假如人們的意志是被否定了的話，那末馬上就能感覺滿足了吧？爲了自己的意志而生活着的人們總是不滿足的，離開了自己的意志的人們卻是無從感覺不滿足了。人們唯一的德行是厭惡自己；我們應該厭惡自己的慾望。厭惡自己，然後能追求一種值得愛好的實在。然而，我們不應該去追求我們外界的任何物事；我們只應該去追求存在於我們內心的，但並不是因了我們而存在的，那種實在。這種實在只有一個，即全世界的統一，的實在，存在於我們內心的神之國，存在於我們內心的橫互世界的善……」

112 托爾斯泰同日的日記：「念了巴絲克爾的書，意識到這一位幾百年前的人，竟和我現在的認識出於一轍，我不能禁住在感動之餘的熱淚……：還能有比這更有意義的奇蹟嗎！」

113 信是這樣開頭的：「伯爵夫人，關於你所傳播出來那些對於我的兒子的謾罵與流言，我不能不把我的驚異和憤慨告訴你而離去此地。」接着說到夫人平日對全家的人都擺着「侮辱的」神氣，並且說她連對於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也加以「毀壞。」接着說她不知道夫人爲什麼那末地恨着契爾特考夫，說她不相信僅僅是爲了一種「卑鄙的疑慮。」即是，夫人恐怕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交誼會影響到自己的物質上的利益的這種疑慮。然後，她希望夫人能把這種卑鄙的，病態的心理戒除掉。

114 夫人的回信，對於「傳播流言」的話，她說：「絕對不曾做過這樣的事情，」因爲她差不多是連家門都不出。對於

「卑鄙的疑慮」云云，她說：「凡是知道我的人，無論是誰，都十分知道我對於一切財富的態度，是十分廉潔的。」並且說起契爾特考夫利用托爾斯泰對於他的偏愛而把原稿拿走，「契爾特考夫不能說是紳士，不能說是不貪。」她還公然說，說她對於托爾斯泰抱了無限的嫉妬，寧死不願把他讓給別的人。

116

關於這一天的事情，身爲托爾斯泰的祕書的布爾迦科夫的日記裏記着：「今夜又是一個苦悶的，可怕的場面。夫人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表示着超出範圍的不遜的態度……萊甫·尼古拉維基帶着憤慨和恐怖交織的形色，穿過我的屋子，匆匆地走進他自己的屋裏去。」（托爾斯泰的悲劇，1930年版）托爾斯泰自己同日的日記：「夜，痛苦之騷動。我極興奮。雖未作任何表示，但自己感覺心臟血欲澎湃。不僅僅心緒不安而已，實苦惱之極。」

八月四日

早晨，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到我們的屋裏來，告訴我們說，她昨晚很久很久不會睡着。她把昨夜所聽見的事情和我們說：夫人不斷地嘆着氣，不睡，萊甫·尼古拉維基到她那兒，溫柔地說了一些什麼，而且好像還向夫人賠過罪似的。以後，夫人跟着問，問萊甫·尼古拉維基希望她怎樣。『不要再提起那樣不相干的事情呢。』

然後，夫人說：

「我知道了，我不提好了。」據愛克黛麗娜說，夫人的話，是帶着一種近于感恩的口氣說的。今天，夫人很平靜；她自己也說這一回是不生氣了。當然，我們大家，尤其是萊甫·尼古拉維基，都非常高興。

萊甫·尼古拉維基在午餐時走進餐間裏來。璧流考夫一家的人也都在席。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這一回開阜報上登載着誹謗我的一篇文章呢，特別是我拿着伯爵的頭銜來驕傲着，說我從著作上積下了大家私。這，我是不去計較的。」他邊笑着邊說。

早餐後，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多襄一起到巴查沃的拉多意堅斯基那兒去了。今天，向多拉去的莎夏，在考西山附近碰見萊甫·尼古拉維基。萊甫·尼古拉維基精神很好，極高興似的和莎夏談着話。

晚餐中，萊甫·尼古拉維基談着關於這一天的訪問的經過，不斷地稱贊着拉多意堅斯基家裏的人們給他看的那許多日本製品，一本日本風景的明信片。

「唉，真是好的圖畫呢！真是好藝術呢！日本的文明是多麼細緻，多麼典雅呀！」萊甫·尼古拉維基對多裏·貝多羅維基說，「咳，畫裏的那一把傘，是多麼美麗呀！價錢呢，看起來總值得一個盧布。我對於風景，是沒有什麼感動的；頂好的風景畫我也看過，可是這些不同。這些是太美麗了。」

接着，談起今天報上登載着一個消息，是說克魯特·韓姆遜不接見任何新聞記者和通信員。  
萊甫·尼古拉維基加上說：

「多麼爽快的事情啦！」

今天，有一位中學生來訪問過萊甫·尼古拉維基，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商談着什麼事情。萊甫·尼古拉維基像對於任何人一般地馬上接見他了。可是，好像受着一些不愉快的印象；當于那位中學生回去了以後，他說：

「他，也是一位革命家呢！他這末一個中學生，也就像其餘的青年一樣，好像只有他自己是對的，世界上的人都是錯的；因此他只要去拯救俄羅斯呢。我看他這樣自以為是，就說了他一些不好聽的話。後來我打算安慰安慰他，可是他倒走了了。」

晚上，戈爾登威則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又談起訪問拉多意堅斯基的事情。

八月五日

今天是過去六個禮拜以來，開始不會有特別騷擾的第一日，甚至于談到如何和契爾特考夫一家修好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好像很健康的樣子。

八月六日

早晨，夫人很早起，到樹林裏去了。是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氣。她自己說，她一夜睡不着，只是想着契爾特考夫的事情，可是終於覺得是難于和他修好的。她怕萊甫·尼古拉維基會在早晨她睡着的時候去會見契爾特考夫，因此，她才很早地起來，要看看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意嚮。萊甫·尼古拉維基照例是喜歡在早晨到松樹林中，坐在那兒，隨手把浮出于腦海的思想錄進小冊子。夫人在這一些日子裏，差不多是每天早晨都到那附近去窺視的。今天也是這樣。回來的時候，已經近



中午了，帶着疲勞的神色。

因為從早晨起的天氣一直很好，莎夏和我決定一起到達匹特羅沃<sup>116</sup>去。因為打算邀奧麗克·康絲姐蒂娜沃涅以及她的孩子，還有戈爾登威則一起到七里以外的「林崖」<sup>117</sup>那兒去玩，於是先走向她們那兒。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和布爾迦科夫一起到那附近一帶去散步。可是，我們這一段小旅行，一開頭就失敗了。天下了很大的雨，我們淋濕全身；路又非常濘泥，還發生了許多其他的不快的事。終於，我們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互相走散了。

今天最使我們高興的是考羅命克的到來。不過據說在餐席中還說過極有趣味的話，可惜我們到遲了沒有聽見了。

當于我們回來時，大家還坐在餐間裏。考羅命克正在談着關於烏拉幾米爾斯克——尼建考羅多斯岡亞的村落裏的宗教儀式的話。如今，我把我所記憶到的話記了下來。

考羅命克親眼見到過「烏拉幾米爾克的母之神」的祭儀。村民們都手裏拿着蠟燭，跪着，在湖的周圍繞行。有些人，眼睛望着天，淚盈盈地，好像眼看見村落會沈沒了，鐘聲正亂鳴着似的。可是，

這是以前的情形，現在，在湖邊跪着繞行的人漸漸減少了；信仰也漸漸減少了。

「那是怎麼奇妙的一種景象呀！」考羅命克附加上說。

話題又轉到賽拉非姆·沙洛富斯基<sup>118</sup>的祭儀的事情上去。

「我爲了要去看賽拉非姆的儀式，我曾經背了包袱，提了手杖，到過了沙拉甫。那兒有着成千萬的看熱鬧的人，可是警戒得很嚴密。凡是有形迹可疑的人——若是說形迹可疑，那末，我也算形迹可疑呢——在進村以前，就檢查他的旅行證，然後有村裏選出來的糾察員監視着你。那是爲了保護沙皇的。」

「我還和二位朋友在一起。我們到了那兒之後，坐在樹下，起初是誰都不會來盤問過我們。那兒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一會兒，糾察員來了，一見了我們，其中的一位就問：

「你們來幹嗎的？」

「你們是幹嗎的呢？」我問他。

「嗚，我們是保護沙皇的。因爲有人正要來侮辱沙皇呢！」

「有這樣的事情嗎？那是誰？」

「當然不是我們，可是，哼，倒像是你們這一類的人啦。是戴着沒有邊的帽子的——類的人……」

「是嗎？可不是沒有邊的帽子嗎？你看你的帽簷子，不就是分作兩片的嗎？」我指着他的帽子，他的帽簷子原是撕裂了的。

「大家都笑起來了。可是，那一位糾察員似乎很生氣，生氣對方竟不理解他自己是一位糾察員……一會兒，人羣中就流傳出謠言來了。『有要侮辱沙皇的在這裏呢。』是嗎？那末是誰呢？」

「是學生們啦。學生們拿着聖像遍地遊行着，只想找一個機會能請沙皇和聖像接個吻。可是，在庫倫修達特，約哈涅說：『等一等！去把軍隊開來！軍隊開來了，約哈涅說：『開槍！軍隊向着聖像說：『怎麼一回事呀？我們得向您聖像開槍嗎？』約哈涅說：『不要緊，聖像自己開了口，射我的頭部吧，他說過。這才向着聖像射去了。何如！從聖像裏攢出一個韃靼人來，手裏拿着兩把短刀，咳，你看，若是沙皇接了吻的話，刀就會刺出來的呀！……』」

萊甫·尼古拉維基顯明是有點疲倦的樣子；他乘着話題暫告一段落，就道歉着獨自回到自

己的屋裏去了。

在黃昏的吃茶的時間中，夫人走出來。我們只恐怕她又來抱怨着契爾特考夫，把話來打斷她的這種開端，可是終于還是不行；她帶着厲害的調子，罵起契爾特考夫來了。

考羅命克一直緘默着。我們連忙喝完了茶，把他一起引到外邊來。

戈爾登威則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到客廳裏來下着將棋。夫人對考羅命克囉嗦着，最後，還懇求他明天早晨看一看她所寫的筆記。

考羅命克柔和地答應了。夫人又說了關於她最近的出版工作的一些事，要求他的幫忙。可是考羅命克藉口說他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著作不十分清楚，把這件事避開。

萊甫·尼古拉維基下完了棋，坐入茶席。考羅命克這回說到沃卡克人的被裁判的事情<sup>119</sup>，說起混血人種沃卡克人爲了要把活人來做祭祀的犧牲，于是把一位俄羅斯人的乞丐殺死了的那件事情。考羅命克說，衛隊們把那班人帶到比得堡來已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奇怪的是，』考羅命克說：『他們那班人雖然被稱爲異教徒，可是倒很有許多點是和基督

教徒相同的。我把他們的歌兒翻譯出來看，他們最先是有着萬物始源的父之神，和存在于第七天國的一位神，還有是，生于地上的子之神。在子之神以外，還有母之神。據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所有的異教徒，都相信着作為天之神的女帝和建立奇蹟者之「尼考拉依。」他們的祈禱，也有些地方是非常和我們的祈禱相同的。例如，「我們的主喇」這句話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他們不說：「使我們從惡魔遠離。」而說：「使我們從惡之源遠離」……」

後來，考羅命克又說起有一位批評家說，哥戈爾和笛鏗思都有一個獨自的定型，可是在托爾斯泰卻沒有。

「我以爲，」考羅命克繼續說，「在托爾斯泰也是有一個型態的，是一個絕不相同的型態。譬如說，在哥戈爾的那一種型態，正猶之果園裏被繼續的好天氣所孕育成的梅龍果，是透熟了；可是在托爾斯泰的思想上的，一個型態，卻是表示內部的工作還在進行，繼續在動着的。可是這也是一個型態。托爾斯泰是在人生的意義中抓住了這樣一種動的型態的。一般地，我把型態這種東西分作兩種，一種是固定了的型態，一種是進展中的型態，也就是，還不曾鑄成定型的型態。」

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他同意這種意見。

「是的，完全是這末的。你所說進行中的型態是的確有的。我在年輕的時候，不斷地在自己獨有的那種思想的型態上思維，探索，用過工夫……到了現在已經成了一個長成的作家了，還是來把我的思想的型態描出來吧。那也就算得是我的定型了吧。我原是一直這末想着的……可是也許這竟是屬於來世的事情了……我是多末明晰地這末感覺到的呀……恐怕到了死為止，是還不能成熟的。所謂定型，只是空想罷了……」

「唉，提到這一點嗎？我跟夫人說起過一個關於基督的故事，現在我再說一遍給你聽吧。有一次，基督帶了他的門徒一起去做客，主人非常歡迎他們。天下雨起來了，留他們住夜，把他們領到倉房裏。可是倉房的屋頂是漏的；基督一班人的周身仍舊淋濕了。基督後來就說：「歡迎是蒙你歡迎了，可是因為屋頂不會修理，我們到底打濕了。」主人說：「爲什麼要修理屋頂呢？我明天就會死了的……」基督只才明白，人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是不好的事情，他向上帝懇求，請上帝不要讓人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死。」

「這個很好，這是很好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考羅命克笑着說：

「可是，你一直是修理着你自己的屋頂的。」

考羅命克緩緩地說着話，說得很好，很得體。把聽話的人引入他的話的興趣中。

我雖是初次會見考羅命克，可是印象很好。他的眼睛閃爍地充滿了聰明。也非常地有神氣。只是耳躲稍爲遠一點就不很自由似的，因此，似乎他才老是自己說話，不肯讓別人說。

夫人常考羅命克在說話時，她坐在椅上磕睡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告訴考羅命克，說契爾特考夫急于想看他考羅命克聽了非常高興，決定明天早晨和沙夏一起到代利亞丁克去。

116 安厥·萊奧維基之所有地，距亞斯奈雅·模麗亞涅約三十五俄里。

117 其地地陷爲湖，樹生其中，俗稱爲林之「窟」。

118 賽拉非姆·沙洛富斯基的祭儀開始於 1903 年。

119 沃卡克人以活人殺死祭神的這一個案子，發生於 1895 年。在俄羅斯之寓（報紙）上，考羅命克發表了這件事的記載，自 1895 年登載至 1896 年爲止。

八月七日

早晨，沙夏一起來就向考羅命克提起契爾特考夫那兒去的事。考羅命克高興地答應了。出發之前，他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起儘談着話。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談得很好。聰明，非常愉快的一個人。」<sup>120</sup>

考羅命克在契爾特考夫那兒耽了很久，和他一家子的人談了很多的話。契爾特考夫對於夫人所告訴考羅命克的話多多地加以辯解。

途中，沙夏說起母親的異常狀態，對於契爾特考夫的無理的妬忌，一般的不合理的態度；還說起最近發生的兩三件事情。考羅命克聽了之後非常驚奇，並且對於沙夏的坦白地把話告訴他，信任他，他非常高興。因為根據夫人的話，有許多點，他是怪着契爾特考夫不好的。

早飯後，考羅命克留給我們一個最好的印象而回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自己想送他一程，吩咐布爾迪科夫把他的愛馬德利浪帶到大道那兒去。他要在那兒騎了馬回來。布爾迪科夫于



是一人先出發了，預備在去多拉的途中等着萊甫·尼古拉維基。

萊甫·尼古拉維基在考羅命克不會出發以前，他徒步先走，一邊笑着說：『今天我想用徒步，用馬，用馬車，統統用着來做一次散步呢。』

萊甫·尼古拉維基在距離家不很遠的地方，被考羅命克的馬車趕上，於是坐上他的馬車。天也下起雨來。考羅命克的行李很多，車蓬子覆不過來。在窄塞岡遇見布爾迦科夫，於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換了馬。走到別墅地帶的附近，住在那裏的一位熟悉的醫生斯希寧的妻，看見萊甫·尼古拉維基被雨淋着，她勸他暫時到她家裏避一避雨。而且給衣服把連外套都不曾穿的布爾迦科夫換。萊甫·尼古拉維基說偶然的機會中奉訪，怪覺得有意思；約好明天再把衣服送回來。

夜裏，安靜地，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很疲倦，手裏拿着茶檯，早早地進臥室去了。一會兒，又出來，並且說過這樣的話：

『考羅命克來了，真好……他是一個聰明而且非常愉快的人。只是話太多了一點。』

夫人在一天裏都很安靜，可是，和平常一樣，老是忙碌着的樣子，走進又走出。尋一本什麼書，或

者是整理整理書，或者是囉嗦着誰把書拿走了，一直還沒有送還。後來不知爲什麼又整理起報紙來，找着俄羅斯消息，走出這間屋子，又走進那間屋子，三番兩次跑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終於從那兒把報紙拿着走出來，一邊埋怨着：

「在他旁邊連報紙也不能夠找！什麼這兒沒有的！我都在外面耽着的啦。」這樣發大脾氣呢。可是，終于還在他那兒找到呀。爲什麼要那末發火呢？……唉，活着是件苦事呢。頭痛，心臟劇烈地跳動呢……他是痛恨着我的。」

大家都就寢了，可是夫人一直還發怒着，說她不想睡。

很久，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湮到我們的屋裏來。據她說，夫人還在發着脾氣，又罵起契爾特考夫來，而且說，萊甫·尼古拉維基都是爲了契爾特考夫的事才對她痛恨着的。

「明天還是勸萊甫·尼古拉維基去和契爾特考夫見面吧。爲了我不讓他和他那個混蛋見面才憎恨着我呢。」夫人說着這樣的話，每一件事都怨恨到契爾特考夫。

接着愛克黛麗娜還說，爲了要把契爾特考夫驅逐出境，夫人是正在多方面的活動着。夫人知

道對於契爾特考夫的家是有着兩個偵探在監視着，可是夫人故意不和任何人提起。

沙夏和我聽了這些話，覺得有些不安，決定在明天到代利亞丁克去警告契爾特考夫勸他留神一點。我們明知道契爾特考夫是不做什麼予人以把柄的事情，不藏着禁書，什麼集會和商議都不參加的，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們總覺得很掛念着契爾特考夫似的。既然有人對他抱了惡意，在旁邊中傷他，要把他置之於獄，最少要把他驅逐出境，這到底是可怕的。

又過了好久，愛克黛麗娜又走來，告訴我們說夫人還沒有睡，只聽她哭着，嘴裏抱怨着萊甫·尼古拉維基。

真的，住在亞斯奈雅·樸麗亞涅的我們，像這樣的恐怖之夜是已經碰見不知多少次了，而且差不多已經是不能再把她當作病人來寬解自己了。而萊甫·尼古拉維基，他總是向我們說：『是不可忍，我們是愈加非忍耐不可的。』他是拿他的實際上的態度來表示着他是具有如何偉大的忍耐力了。考羅命克的話是最說得對；他對沙夏說：

『現在，這樣的事情我才漸漸明白了。我看萊甫·尼古拉維基簡直是一棵檣樹，像這末樣的

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搖動不了的一棵樅樹，簡直是一棵樅樹呀！

是多麼真實的話！

120 托爾斯泰六日的日記：『非常愉快的，聰明的，而且善於談吐的一個人。』次日的日記：『早晨，邀考羅命克一起散步，談了許多話。他很聰明，可是對於學問抱了很深的迷信。』

八月八日

接着，今天也是需要忍耐的，夫人一夜不曾睡；八點半鐘的光景，就跑到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向散步處的森林中去，找到萊甫·尼古拉維基，勸他去看看契爾特考夫怎樣。（這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後來告訴沙夏的）說，『我也去看看他吧。』還說，『因為那傢伙不在眼前，我看你就悶得慌似的。』夫人很興奮的樣子。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她說：『不在我，是什麼都沒有平靜來得必要。去看契爾特考夫而使你痛苦，我是不願意的。』

這一來，夫人認為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已經不喜歡契爾特考夫，對於契爾特考夫是已經感覺厭倦了；她向大家誇口着說她自己的勝利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對她的愛情。

夫人一直到早飯的時候才回來，疲倦了似的，可是充滿着詩意似地走進來。接着就說起樹林裏如何如何地好，如何如何地清靜，只有小鳥的聲音和樹葉蕭蕭的聲音，打破了一切的沈寂；還說着一些別的，總之都是一些浮詞濫調的謊話，聽了教人不愉快。

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布爾迪科夫一起說是到了絲豪亭夫婦那兒去。很晚了才回來。回來之後就睡了，睡得很久。後來我們獨自的用了餐，掛念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是身體有點不好。到了八點鐘他起來了，精神倒很好；很快地走到大廳裏來，邊說：

「睡得多麼暢快呀！」

餐後，萊甫·尼古拉維基談起與則爾基<sup>121</sup>的男女農民們來和他商量着那件事情。事情是這末的：有一位載滿了專賣品沃陶加酒的趕車的進到則爾基村來。因為讓馬喝水，所以把車停在湖邊。可是車翻到湖裏去了。趕車的一個人拖不上來；于是他請村裏的人來幫忙，並且答應他們請他們喝酒。後來車弄上來了。趕車的拿出酒瓶子，請農夫們喝着。喝了一瓶又喝一瓶，他自己倒先醉倒了。那班男女的農夫，就趁火打劫地把一車酒都分得精光。後來打起官私來了，一開庭，全村裏的

人都得擔干係。他們和萊甫·尼古拉維基怎末商量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意見怎樣，我不知道，可是這個案子怎末了結，對於那些農夫們怎末判罪，倒是一個有興味的問題。

晚上，戈爾登威則來。下着將棋。在下棋以前，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沙夏很有意思地談了些話，可是我不很明白他們談着什麼，這裏只得省略不把牠記下來了。下棋的時候，沙夏到樓下的她自己的屋裏去，我就到樓上去了。下完了棋，萊甫·尼古拉維基坐在臥椅子上，問道：

「沙夏在那兒？」

我告訴他沙夏正在把考羅命克的話記錄下來。沙夏把他的話很詳盡地全部都記了下來。

「是嗎！她的記錄的本事是很好的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我自己是常常想起要把一些什麼記下來，可是總問她：『怎末，記下來了嗎？』這一來，索性自己不動手了，都讓她去做。」

尼考拉埃娃來<sup>122</sup>，說起在今天的報上看見一段非常驚動人心的記事。

「虎烈拉呀，黑死病呀，這些固然是流行着的，可是最流行的還是自殺呢。」尼考拉埃娃說，「更使人吃驚的是，連十二三歲的孩子們也鬧着自殺呢。」

「我以爲吃驚的是一個腳已經跨進棺材裏去的老年人的自殺啦。這簡直是怎末一回事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於是大家說起近來自殺者的數目增加起來的事情。對於這種激增的現象，萊甫·尼古拉維基提出許多的問題，表示他的極度的關心。

到了喝茶的時候了。夫人正睡着。照例，夫人不在座時，是一種平和的空氣，大家心情都很好，沒有一個人攪擾萊甫·尼古拉維基。

「葛麗亞<sup>123</sup>的身體不知道怎樣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問戈爾登威則。奧麗克<sup>124</sup>已經回去了嗎？怎麼不上這兒來？」

我，於是提醒萊甫·尼古拉維基：因爲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就在這兒，所以奧麗克不願意來。

「啊，是的，是的，我忘了……多麼妙呀。兩個人全是那末樣和氣的，那樣好的人，可是……真的。」萊甫·尼古拉維基好像想起什麼似的，這末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喝着酸酵牛乳，覺得身體有點冷，說：

「怎麼，天氣這末涼快的早啦！啊，是的，是的，一定是喝了酸酵牛乳的緣故。」

于是在大廳裏用着快步踱起來。

當他走近桌邊，拿起一本用英文寫的關於印度人的書，搖搖頭，說：

「這本書裏的事情，我已經忘光了。讓我們把不必要的，不重要的事情統統忘光了不是好嗎？」

接着，沈默了一會，又說：

「實在，我甚至于想再把托爾斯泰的東西拿來念一遍呢……我都忘了。一點也記不起來了……譬如說安娜·加列寧娜，那是一位什麼樣的女人，我也忘掉了。」

「可是，尼考拉埃娃說，克洛綺采爾·索娜特一定還記得的吧？」

「不，一點兒也記不得。」

「我如今的記性也壞得厲害呢。」尼考拉埃娃說，「自從那次窒扶斯病以後，就壞了。」



「那末，恭賀你呢。」萊甫·尼古拉維基喜悅般地说，「那是很愉快的事情。」  
一會，邊踱着，邊說：

「可是，必要的事情，一件件還記着的……是的了，一定是這個道理——年老的人的記憶力和他們的精神的長成以及他們的意識是不一致的……」

說完，他立定一會，片刻的沈默，又說：

「但是，這也不過對於我可以那末說吧。」

他走近戈爾登威則，難于出口似的，問他能不能彈一彈琴。

戈爾登威則馬上答應了。他彈了貝多芬的索娜特和鬨奔的馬茲克，彈得極好。萊甫·尼古拉維基感動在恍惚的境界中。

夫人一直睡着，常于戈爾登威則彈完了貝多芬的索娜特時，她走進客廳裏來。非常後悔，她不曾聽到；她還說，她非常愛好馬茲克。

- 122 拉里沙·多米脫里埃沃涅·尼考拉埃娃，(2201) 賽爾賅·多米脫里埃維基·尼考拉埃夫之妻。
- 123 葛麗亞，即安奈·康絲姐蒂娜沃涅·契爾特考娃，契爾特考夫之妻。
- 124 奧麗克·康絲姐蒂娜沃涅·托爾斯泰亞，安蘇·萊奧維基最烈之妻。

八月九日

從早晨起，家裏保持着好景況。夫人睡得很酣，和平常一般地起來。可是我是已經連夫人的微笑也不願意看，連她的那套甜蜜的客套話也不願聽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她會翻下臉來，嘴裏說出不好聽的話。實在，我們都是躲避着她的。因此，夫人老是一個人孤零零地耽着。我們爲了要使夫人保持平靜，也就不昧着心這樣做。若是有誰跟她一起，那末她馬上就會說起自己的病，說起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一會兒，她就會發作起來破口謾罵。那對於我們任何誰，都是最苦痛的事。

萊甫·尼古拉維基今天和多襄·貝多羅維基一起去訪問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並且到奧富沙映尼考沃去會見伊凡·依哇諾維基·高爾布諾夫。伊凡·依哇諾維基現在正從事

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其他的思想家的作品編印作一種一毛錢一冊的小冊子。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這件事情，非常抱有興味，急盼着要去看看那些已經印成的。那些小冊子，和一個月的日數相同，一共三十一冊，總名叫人生之道。

在餐前，莎夏和我到外邊去採香菌去了。回來時聽說絲莫命斯的副縣長弗埃萊來了<sup>126</sup>，來和夫人一起商談着契爾特考夫的事情。我們對於夫人有些憤慨，並且也有點感覺狼狽。

餐事中大家很沉悶。萊甫·尼古拉維基幾乎一直是沉默着，弗埃萊談着他自己的調查和豪米亞考夫的事情<sup>126</sup>。這些話，遼甫·萊奧維基聽得頂高興。

萊甫·尼古拉維基忽然想起奧則爾基的農民們所請托過的事情來，于是他把那件事和弗埃萊說。他說：「你該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究竟會把這些農民怎麼判的呢？」

弗埃萊回答說：「那些沃特加酒若是私人的東西，那末縣長也許能夠從輕判決；可是那是國家的專賣品，因此判決起來恐怕是要嚴格一點，是會判徒刑的吧。」

「而且，」弗埃萊接上說，「這是一件稀有的案子。以前聽也沒有聽見過的。這種搶劫的案子

還是第一次呢。

萊甫·尼古拉維基在餐事中的面色，一直都很不高興，咖啡剛端上來，他馬上就立起來，去見一位在客廳等着他的匈牙利記者去了<sup>127</sup>。

後來，夫人問起爲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在用膳時臉上浮出不高興的顏色，而且，也不管弗埃萊在座，她竟暗示出和契爾特考夫會分別了的事情，甚至于這末說：

「我一定教那傢伙滾蛋……教他到他樂意去的地方去……」

連遼甫·萊奧維基聽了這些話，也都顯出一種皇張失措的神色，故意笑着問夫人說：

「已經決定了嗎？那是很好的啦！」

可是夫人仍舊冒冒失失地說：

「當然。教他滾蛋。那是契爾特考夫自己要這末做的呀。那傢伙在這兒也就不了了。」夫人眼睛望着遠處，說的聲音很響。

餐後，遼甫·萊奧維基和弗埃萊一起彈起鋼琴來。可了不得！我們只好把四面的窗門都關了

起來，大家逃到辦事室裏去了。夫人匆匆的跑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告訴他，鋼琴彈得那末壞的不是她，是別人。

晚上，夫人到辦事室裏來，問沙夏：

「你知道爸爸爲什麼那樣的憂鬱不快活呢？是爲了契爾特考夫的事情悲觀起來了吧？」

沙夏因爲忍不住了，就把什麼都說了出來；說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是爲了契爾特考夫的事情而是爲了夫人的事情深愛着；最近兩個月以來，夫人的態度，還有，夫人一點也不顧忌地，對誰也說起那一件不好聽的事情，那是不能不傷心的。以外，沙夏還說，她自己一直都把夫人的事情記了下來，不怕夫人怎麼去辯解也沒有用，什麼時候都可以把牠發表出來讓一切的人知道。

「我，在那種不好聽的事情上去替爸爸洗刷辯白，那是我的義務。母親，對着你的女兒，對着我，說着一位八十二歲的父親的那些事情，那怕就受法庭的裁判，就關到監牢裏去，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說過了什麼？你要想到什麼不干淨的地方去由你去想好了……可是我究竟向誰說過

什麼了？……我只是說過契爾特考夫把爸爸和我之間的愛情弄破壞了，我只說那傢伙是不可宥恕的！誰也都可憐着我；可是只有你是不斷地糟蹋着我的。大家都愛着我的，大家都會來就着我的……遼甫，安藏，不管是誰……」夫人一時想不出再舉出些什麼人來，暫時停頓了一會。「你，你威脅着我，Je men fiche，你要把我記下來，……可是誰相信你啦。大家會說你居然把母親的什麼寫出來，都會責備你呢……相信是相信我寫的東西，誰念了我的東西，都會說我寫的是真情實話的。說的是真情實話呢……」夫人更反復地說，「我是絕對不說謊話的。誰都這麼說。你也這麼說的啦。」

我和莎夏不覺而面相覷。因為夫人不僅僅是不說真情實話，而且不斷地想像着許多莫須有的事情，把別人的話的意味附會了，附會作對於自己是再也沒有那末重要，再也沒有那末值得關心的事情。<sup>128</sup>

戈爾登威則來，隨即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裏去了。不久，他們兩人一起到我們的辦事室裏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快樂地說：

「好，來下棋吧。」

突然夫人紅着臉闖進來，邊說：

「萊沃提克，你以為我下不好是不行的呢。我已經下得很好了。我是特誠來告訴你這句話的。可是，你總以為我還是跟以前一樣。真的，我是下得很好了呢。」

誰都沒有睬她，她又說：

「在這兒下嗎？這兒不是很窄的嗎？」這樣獻着假殷勤，「到書房裏去吧。喂，你們不老是在書房裏下的嗎？」

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夫人的這些愛管閒事的話，表示着有點不耐煩，堅決地說，他願意在這兒下。沙夏把棋盤拿了來。他們坐倒了，可是夫人並不走，也同樣的坐了下來，加入他們的伙伴，這樣那樣地說着，參加自己的意見，增加他們的麻煩。

因為屋裏很熱，不，因為我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喜歡專心一致地下着將棋，于是我就走了出來。

夫人既經知道了沙夏把近來家裏的一切事情都記了下來，心裏很興奮。一等萊甫·尼古拉維基將棋下完，就跟他後面，跑去告訴他，說沙夏威脅着她，要把她的事情揭穿暴露出來。

萊甫·尼古拉維基把沙夏叫去，問她究竟是一回什麼事，說：『你對於媽媽太于辛辣了一點呢。』于是沙夏把事情經過從頭至尾都說出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僅僅說：

『應該忍耐纔好。除此之外，有什麼辦法呢？』

125 哇希利·尤利埃維基·弗埃萊（1834—）

126 也許這是指着尼考拉依·亞爾克塞維基·蒙米亞考夫而言。（1830—1891）是詩人蒙米亞考夫之子，『十月十七日聯合』黨之創設者。第三次俄蘇斯國會議長，1910年辭職。

127 托爾斯泰同日的日記：『那位可怕的——就他那種荒謬的自以為是的布爾喬亞性格上是可怕的——弗埃萊來到我們家。』

128 托爾斯泰同日的日記：『沙夏又和索尼亞言語衝突。』在祕密日記中：『沙夏是厲害的。』

八月十日

早晨，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到。我們都很高興地迎接着她。夫人一直沈住氣，只是說了一句：

托爾斯泰之死



「又非把她叫來不可了嗎？」

接着，疲倦了似的，裝作病態的表情，眼淚快湧出來的樣子，說自己病得很厲害，晚上失眠；說達齊亞耐·萊奧沃涅是來接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起去的，因此，在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別離中，她自己是會死去的了。一切都是她一相情願地想像出來的，再沒有比那更令人不愉快的了。

朝餐後，雖然天氣不很好，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仍照常出去騎馬。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到我們的辦事室來。夫人是預先探視過我們，然後照例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裏去翻索什麼去了。過了一會，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出去，打算去看夫人在那兒幹什麼。一定是她在書房裏耽久了，有點心虛，並且也覺到達齊亞耐已經走到隔壁的房間裏來，於是這時她已經在大廳裏，爲了達甫·萊奧維基的畫像，正在那兒做着寫生的對象。不久，我們還聽見夫人在臥室裏的步聲，可是達甫·萊奧維基突然從我們的室前跑過，皇張地說夫人蹣倒了，傷了腳。達甫·萊奧維基因事到樓下去了一會，那時，夫人從模特兒臺上走下來，在窗戶邊站了站；當達甫回來時，她已經倒在地上。了。達甫馬上把她扶起來；夫人已經是失去了知覺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末蹣倒的，只是覺得膝

蓋部痛得很，這件事，在今天夫人三番兩次地告訴過我們，說近來她病得一天天衰弱下去了，說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失去知覺。

「多麼舒適的呀！什麼都不知道了。可不是嗎，簡直是死了的神氣呢……假如就那末樣的讓一切都消滅了，死了，那纔是怎麼樣的舒適啦！」夫人帶着一種舞台上的表情，這麼說着。可是，說着的時候，夫人正慌忙地叫着醫生和僕人，叫他們趕快去預備冰和綑布。而其實只是足部一點子擦傷了而已。

整天，夫人支住扶杖，走路像跛脚的；老是告訴人，說痛得受不了。

我心裏想，這算不定也是夫人的一套花腔。我們中，誰也不相信夫人是失了知覺而倒下的。這末一來，她就可以惹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同情，教他們知道她是多麼的衰弱，並且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她分開是不可能的。我們都決定她是爲了這種作用而故意墜倒的。

晚餐中，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在午餐中一樣，帶着最近以來少有的快樂的神情，說了好些的話。中間提起過壁流考夫對於結婚儀式的意見。壁流考夫不主張僅僅爲了給孩子們一個固定的

姓氏而舉行一個結婚儀式；因此，爲要避免那因于兩親不曾舉行過結婚儀式而使孩子們沒有固定姓氏的結果，他想歸依于某一宗派。

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對夫人說：

「我看你的身體所以好的緣故，是因爲你平常吃得很少。你一天只吃一次的……」

「是的，只吃一次……可是，我的身體已經並不很好了……你看今天……」夫人說。

「不，很好呢。非常健康呢。」萊甫·尼古拉維基確定地說。

「可是，說起今天，我倒下去的時候，是什麼都不覺得的……」夫人又把她斷了一次氣似的那一套說了一遍。

話題移到吸煙的問題上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怎末，我的器械不是顯出效果來了嗎？現在伊里亞·哇希萊維基完全把煙戒掉了呢。我真高興！」

（所說的器械，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器械，怎麼做的。是誰送給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萊甫·

尼古拉維基要試試牠的效力，就把牠送給伊里亞。哇希萊維基。伊里亞試用了的結果，竟完全把煙戒了。伊里亞的咳嗽也好了許多。因此很高興。

「帝瑪（契爾特考夫之子）真了不得呢！」萊甫·尼古拉維基又說，「有一次他從讀書之環<sup>129</sup>裏找出兩個地方來問我。一個是關於那篇壺之話<sup>130</sup>。若是壺落在石頭上，是壺的不幸；若是石頭落在壺上，那也是壺的不幸——關於這一段話的地方。他問我這是什麼意義。這是說，爭鬥起來，那占勝利的總是暴亂者。」

「咳，這完全錯了。這是你的解釋嗎？」夫人問。

「照我的意思，」夫人接着說，「那是說勝利屬於弱者啦。」（多分她是把這種解釋來說明自己。）可是，誰也不會去說她錯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任何時候，夫人總是自信着自己的話，怎麼跟她解釋都沒有用的。

「還有一個是更重要的一個地方。」萊甫·尼古拉維基繼續說，「是關於神的一個地方。我已經記不清那裏的話怎麼說了；可是，那個孩子的思考力是着實可驚的。契爾特考夫是和他的孩

子們一起勞動着，一起思考着的呢……」

「真的。」達齊亞耐說，「實在是可驚的。做父母的人，縱使不能好好地達成自己的願望，那末就得盡力地把孩子們的教育弄好……」

「是的，是的。」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今天還有賽爾賈·璞璞甫<sup>181</sup>也來過；赤脚，穿着破衣服，說是到李雅中斯卡亞縣的萊奧尼德·賽米約諾甫<sup>182</sup>那兒去。沒有帶旅行證，顯得有點畏怯的樣子，可是精神是煥發的……他是住在契爾特考夫家裏的；親手播種着麥子，馬鈴薯，整天的做着勞動。今天是什麼都做完了，所以到賽米約諾甫那兒去的。你是知道賽米約諾甫的？」萊甫·尼古拉維基對達齊亞耐說，「他的祖父是一位元老院的議員。可是他總住在莊子裏，自己勞動着……他說起過他到他祖父的莊園去的時候的故事呢。『我們穿了破衣服，赤着腳走了去，可是他，祖父，是坐馬車去的。』我實在掛念着璞璞甫不知他能不能走到萊奧尼德那兒呢。準會給帶到監獄裏去啦……從前他一直沿着鐵路線走過一次。這一次，旅行證也沒有，一個錢也沒有，說是又去走着同樣的路程的。多分是走不到的吧。」萊甫·尼古拉維基搖着頭，這末說。

「我想起那個人來了。」達齊亞耐說，「是春天，他和那個病得快死的查索叟夫<sup>133</sup>一起到這兒來，還要帶他上奧富沙映尼考沃去，不是嗎？查索叟夫簡直是快死了的樣子呢。我問他爲什麼把這樣一個病人帶到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那兒去，他極簡單地說：「雖然病到這個地步，可是在他，死的覺悟還來得及呢。」……」

「噫，那，可是，較之去乘坐犧牲了黑人的性命換得來的橡皮胎車輪的車，總是正義得多了。我看過關於空果的土人的記載，那些黑人，若是少納了橡皮膠和金子的話，就會被殺了呢。有一位叫作比利時之王萊奧巴特的，支配着空果，管轄着那些土人；可是若論地域，比法國還大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興奮着說。

「喂，」突然，萊甫·尼古拉維基又問達齊亞耐，「你是坐頭等車來的，還是二等車？」

「坐頭等車來的。」她回答，「我因爲精神不好，不很舒服的緣故。」

後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起他每次騎馬出去時所看見那些村莊裏的孩子們的事。

「那些孩子纔是剛刻起來的一般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望着達甫·萊奧維基，「孩子

們，尤其是村莊裏的孩子們，多麼可愛……我騎了馬出去，他們都跑出來，赤裸裸的，可愛的肥胖的脚……是的，那些孩子，纔是剛塑的材料呢。不管是臉孔也好，身體也好，純潔的，令人感動的。可是，大人的臉孔和身體就討厭了。呀，是的，你們，我的外套裏放了三個香菌，把牠拿出來吧，多襄·貝多羅維基。」

他立起來，走近瑪色尼克（安蕨·萊奧沃涅的女兒，托爾斯泰的外甥孫女兒，）和她拍着手，做起遊戲來。

這兒的莊子上開來了軍隊。在這兒演操，軍隊裏很多的兵士非常想來會見萊甫·尼古拉維基，可是，離開軍營以及會見托爾斯泰都是長官所不許的。但是不管怎樣，怎末把刑罰去威脅，有兩三個兵士終于還偷偷地跑了來。其中有兩位是猶太人。布爾迦科夫去接見了他們，送了他們幾本書，還有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一張名片，是交在一位猶太人的士兵的手裏。當他們走出家門時，不期然遇到一位士官還帶着幾個穿便衣的也來謁見萊甫·尼古拉維基，這幾位兵士颯地逃了。恰巧有另一羣兵士到依里亞·哇希萊維基那兒去，向他勒索蘋果；依里亞正把蘋果拿給他

們剛纔那位猶太人突然把萊甫的名片拿出來，說：『你看，托爾斯泰會責備你們的。』一羣兵士只纔跑開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軍隊裏的人都是些不很懂事的；他們來謁見的目的，也不過是來看他自己的面孔而已。萊甫·尼古拉維基給了那位士官和幾位穿便服的每人一本每日<sup>164</sup>。

戈爾登威則來，照例的下着將棋。萊甫·尼古拉維基有點傷風，喉痛。

129 托爾斯泰所編，共二卷，內容選集名人思想。

130 見讀書之環三月十九日，是達爾姆特的名言。

131 賽爾賅·米海洛維基·璞璞甫（1869—1931）比得堡的官吏之子。中學校時代中途退學，受托爾斯泰影響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決心把自己的勞力去換得生計。在托爾斯泰教團裏服務，過着流浪的生涯，把自己的慾望弄得極度簡單。不止一次參加在對於權力的爭鬥中。一九一四年爲了起草反對戰爭的宣言，入獄約一年餘。革命後在看護人的勤務中，罹患扶斯死。

132 萊奧尼德·多米脫里埃維基·賽米約諾甫代亞尼希阿尼斯基（1880—1917）比得堡大學畢業後，曾刊行其自己所寫的神祕主義底詩集。一九〇六年從事於農村中的煽動工作，被捕入獄一年餘，其間漸浸染宗教信仰。出獄後，勞動於農家，以肉體勞動維持生活。一九〇七年第一次到托爾斯泰家來訪，托爾斯泰給他的信上曾說：『因

托爾斯泰之死



爲我願意愛一切的人們，所以我愛你。」一九〇八年又來看過托爾斯泰一次。一九一一年因爲拒絕兵役的義務，被捕。晚年傾向於正教。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被匪盜所殺。詩集之外，尙發表有死、刑（小說）。

烏拉幾米爾·伊哇諾維基·查索叟夫（1883—）托爾斯泰之同志，農夫。一九一〇年死於肺結核。

134 1907—1909年間托爾斯泰所集之名言錄。

## 八月十一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起來時，完全是個病人的樣子，重傷風，呼吸障礙，極度的衰弱。夫人還照常的興奮着。每天，一件一件的新理由，發着脾氣，向大家，尤其是向萊甫·尼古拉維基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今天，因爲萊甫·尼古拉維基答應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一起到考采特去，她又不高興了。怎麼也務必她一起去纔行。達齊亞耐請夫人頂好過幾天再去，那怕是兩三天也好，讓萊甫·尼古拉維基好好的在那兒將息幾天。這樣的意見，愈使夫人疑心是大家要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從她離去，去和契爾特考夫會面。

早晨，完全是好人一樣，態度也還好；可是，到後來就露出不堪的樣子來，說起契爾特考夫的事

情來了。

『其實呢，萊甫·尼古拉維基正想擺脫了契爾特考夫呢。因為已經厭倦了……可是，那怕是不久那傢伙會從這兒驅逐出去，但是那個老妖精（指契爾特考夫母親）還會作祟的吧……』

一會兒，又說出矛盾的話：

『他當我不在的時候也要求着把契爾特考夫放逐了呢，到底像那樣做，他是心裏好過一點的……唉，你看，當我想起他一旦要跟那個混蛋分離了我的心是多末難過呀！假如你是能夠知道我的心的……簡直是多麼傷心呢！……雖說他不帶我一起走，也好的。讓萊甫·尼古拉維基跟我分開一會兒吧。我過三天之後再去，也是一樣的。我現在只想送他到亞遜岡。在查賽岡搭火車陪他一起到亞遜岡。我預先教人帶了馬在亞遜岡等我，我一人從那兒轉回來。』

『喲！可是路遠不過，馬那兒趕得上火車呢！』我說。

『這算什麼？連我得想到那兒去走走都不能夠嗎？我是這家裏的主婦；可是，我要想到那兒去，連馬都不能帶去接我嗎？』夫人發怒起來。

「不是這個意思。我不是說你不能去。只是你在那兒一定得等待得很久。」

「怎麼不行？我等好了。現在我是除非那樣做活不了的。我正在這兒想，一送了他走了之後，怎麼樣去把他帶回來呢。」

我不再開口。夫人眼睛裏露出得意的顏色，走到這個人面前，又走到那個人面前，儘管告訴人她的這個新計劃。連對着自己身邊的僕人，也告訴他們說，她掛念着契爾特考夫是不是要趕到車站來，還說他一定會趕到最近的車站上去送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以她那麼一位令人吃驚的吝嗇家，竟也打算去買起新馬具來了。我把這些不相干的事情寫了下來，也足以看出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是抱了怎麼強烈的惡感，而且，這個婦人的心裏，對於自己的丈夫和女兒也懷着深深的惡意，毫無忌憚地，公然的給他們難堪。

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沙夏，相互地，對於這些事情一概高興地，從順地忍耐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屢屢看出沙夏的心裏的痛苦，她心裏對於夫人所懷的惡劣的感情；他馬上安慰沙夏，和她說，那樣是不好的，事情是應該忍耐的，原諒媽媽是頂要緊的。「你得原諒她。你得原諒她。」於是沙夏

也爲之感動，也覺悟到自己的不是的地方，對於夫人也盡力的忍耐着。

沙夏，達齊亞耐·萊奧沃涅，愛克黛麗娜一起到第甫溫斯考埃去了，去看看那塊出賣的地產。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以爲買下來也好。樓上只留下我一個人。今天，沙夏既然不在，於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手頭的一些事情，就該我去做。鈴響了。我去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只見他坐在靠椅子上，面色蒼然，怕冷的樣子，可是仍舊和藹可親。

「身體怎麼樣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我問他。

「不很好。今天要勞動你了。冷的很，請你把露台邊的窗戶給關起來。因爲有風。」我就走去關窗。窗戶很緊，怎末也關不攏來。

「再使勁一點兒就關上了。」他說。

猛然一使勁，窗戶是關攏了，可是玻璃從頭上掉落了下來，框子破了。我覺得很狼狽，說：

「呀，太用勁了！」

「好，好，不要緊。是我叫你使勁的。」

「風吹進來啦。怎麼辦呢？」我說。

「不，什麼也沒有關係。剛纔我正要寫一封信給希利亞考夫<sup>186</sup>，打算叫你來給我筆記下來，可是她（夫人）走來了。等一會一聽見按鈴你就來吧。」

我走出去，做着工作。夫人走了來。我說大家正在那兒找她。

「我不是在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嗎？他叫我去筆記下一封很長的信件。」夫人好像萊甫·尼古拉維基叫她做了助手，覺得有點驕傲似的。

可是，實際並不如此。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鈴響了，我立了起來。那時，夫人馬上搶過我的身邊來，說：

「給我去吧。他說過有事情讓我去好了。」

于是一天到晚夫人儘說着這件事情，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叫她筆記過信件，說她自己筆記得非常快，說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親自要她去寫的。還向莎夏勒索着要她把那信稿拿來，自己存下做紀念。一切都是謊話。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愛着她，什麼她自己只有萊甫·尼古拉維基愛

着她纔能夠活得下去；這些話對於任何人都驅不過的。夫人只能拿這些話去欺騙那些剛見面的人；可是，若是那些剛見面的人跟她同處了幾個鐘頭以後，那末他們也就會把夫人的虛偽，惡念，統統都看穿了。

吃飯的時候，大家談起正駐屯在此地的兵隊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軍隊裏那種宛如在戰事時期中的森嚴的規律，和兵士們除了愛國主義以外的任何書籍都不許閱覽的事情，表示非常的驚訝。

「我現在正念着一本敘述非洲事情的書，我覺得那兒比我們俄羅斯好得多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這時，因為夫人常常打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談話，所以我在這裏也難于把那時的話有條理地寫下來。夫人老是說起她自己的事情，她的腳，她的心臟，等等。

布魯依金，咳，沙羅門來。沙夏和我在辦事室裏。萊甫·尼古拉維基到我們這兒來，坐在我們旁邊，忽然想起了布爾突夫<sup>186</sup>的信件的事情，說：

「他求過我寫些東西，關於無辜處死的人們的事情……可是我到現在纔想起來呢。心裏很

記掛着的。

莎夏代他寫了一封信，請他簽個名。

「嘿，給我看看……多麼寫得好！萊甫·尼古拉維基拿起她的筆來看看，笑着說，『怎麼，你的筆寫出字來這末好，我的筆怎麼不好寫呢！』說話時他很高興。

這時，賅已經來到我們屋裏。『啊，我要問你。萊甫·尼古拉維基對賅說，爲什麼沙羅門要就在俄羅斯呢？』

『那是他們一班人的條件呢。不管誰，都得在俄羅斯耽一年。』

夫人在餐事之前，爲了去接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她們一班人，到過奧富沙映尼考沃。在那兒，似乎是故意的，和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高爾布諾夫全家，布藍諾等人見着面之後，說得非常之親膩和氣。而平時，對於這班人，夫人一向是不親熱的，甚至於是擺着傲慢的架子的。

戈爾登威則來，帶來了契爾特考夫寫給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一封信<sup>187</sup>。我和達齊亞耐在樓下的屋子裏，談着夫人近來種種的惡意的行爲。正在說時，突然有人敲門。我們張皇着以爲是夫人

在外邊聽呢。一問是誰，我們纔高興地把門開了，原來是萊甫·尼古拉維基。

「這兒是契爾特考夫來的一封信，我找一個自由的處所來看牠。」

于是他坐落在長椅子上。我把蠟燭點上火放在他的旁邊，打算走過去把窗戶關上。達齊亞耐把我阻住了。她說，這樣反而引起夫人的懷疑。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怎麼了？給關上一邊吧。」

萊甫·尼古拉維基開始看信，我和達齊亞耐做着繞紐的事情。忽然聽見外邊有誰的脚步聲，萊甫·尼古拉維基連忙把信藏起來。可是走過的是莎夏。於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向我說：

「若是你能夠去給我守望着，好讓我在這兒藏一兩分鐘……」

萊甫·尼古拉維基雖然不曾說明要我去守望着誰，當然我是明白的。于是我走到外面去，在樓梯邊留神着夫人的脚步。這時，夫人正在她自己的屋裏寫着什麼。過了一會，戈爾登威則下樓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把信看完了。他隨手把信交給戈爾登威則說：

「你去說，信裏的話我全部贊成。」



大家都上樓去玩起卡爾塔遊戲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有鑒于上一次的糾葛，央人去請夫人一起來。夫人明知道誰也不喜歡跟她一起玩的，也明知道只要她一參加，大家的興趣都打斷了，可是，她還是來；時而爭牌子，時而犯規；一點兒不內行，可是裝得滿有門道；一輪到她抓牌，就虛張聲勢，自誇着好手勢。我就在達齊亞耐的旁邊，心裏實在替他們一起玩着的人着急。尤其是替萊甫·尼古拉維基着急——他不時地撫慰着夫人的失着，不時地跟她說明，老是帶着和藹溫順的樣子，忍耐着夫人的錯誤。我終於和未曾入局的沙夏一起出來了，想起夫人的不顧衆惡的舉動有點氣惱。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身體不很好，疲倦了的緣故，停止了玩卡爾塔，大家也都不安地散局了。

135

1910年八月六日，即出獄之前一日，亞麗克謝多爾·莫德士特維基·希利亞考夫寫了一封信給托爾斯泰，敘述在獄中的情形。托爾斯泰八月十一日的回信裏說他那封信是一封「令人驚嘆的信。」還想着：「縱使那些使你受過痛苦……可是，在你的心裏也留下重大的、有益的痕迹。」

136

這裏所說的布爾突夫的信，不可考。

137

八月十一日所寫的契爾特考夫的這封信，戈爾登威則所著托爾斯泰之周圍中引用全文。內述及托爾斯泰寫這信的經過。

八月十二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稍微恢復了一點。今天早晨在花園裏親手採集着鮮花。當他散步了回來走進我們的屋裏時，他問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在什麼地方。後來聽說，是爲了商談遺囑的事情找她的。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一切都表示着同意，什麼都贊成他。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的高興，叫沙夏來，把和達齊亞耐說過的話告訴了她，並且把他在樹林裏寫好的一封給契爾特考夫<sup>188</sup>的信交給她。沙夏表示着慶幸的心理；她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都非常欣喜——眼見萊甫·尼古拉維基明白了那形式上的遺囑的重大性和必要性，而且表示決不再後悔這種決心了。沙夏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告訴她，說他但願得夫人把他的著作不要再出版了。

餐中，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說起她們的鄉村學校裏的先生們把契霍夫的小說惡漢編成劇本讓孩子們上演，那些十二三歲上下的孩子們表演得非常的出色，看起來真有意思。

「你也羨慕他們吧？」萊甫·尼古拉維基笑着說。

托爾斯泰之死

1101

「是的，真羨慕他們。若是父親爲了世界上的人們，也寫一些那類的東西……」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緘默不語，深思着。

晚上，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我們一起在餐間裏。談說了許多關於蜂以及養蜂的有趣味的事情。

「昆蟲的工作真了不得呢！」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我每天早晨到松樹林裏去，坐在那兒的橈子上，看見每個馬蟻都有牠們各自的工作呢！牠們從松樹上不曉得採集一些什麼東西。有些是瘦小的，平常我們看見的這一類的，有些是肥肚子的。不管那一種，統統都奔忙着在勞動呢……是的，你們怎麼想我不知道，至少是我以前不覺得什麼，現在我覺得世界上的生物是多麼可驚的呀！不管是草，昆蟲……都是何等的巧妙的東西……人們希望我對於飛機發生些興趣……可是那些東西，是些看見也覺得討厭的粗雜東西……」

夫人也在這兒。近來，夫人的臉孔令人恐怖。我屢次的覺到，只要大家隨便地談論着時，夫人馬

上就打起瞌睡來，不則臉上浮出一種看見令人不快的愚蠢的表情。眼睛死沉沉地，兩頰呆笨地掛着，簡直不像個人的樣子。這種時候，誰看見都會以為她真是一個瘋子，我真怕極了。

平心靜氣的談論，夫人總是受不了，常常總給攪斷了。今夜也是如此。大家正談得投機時，夫人發出大聲，說着一些誰聽見也討厭的不相干的話來。

起初，萊甫·尼古拉維基坐在他自己的那張大的靠椅子上，疲倦了似的，用着低低的聲音，在比較着叔本華和莫泊桑的思想，說：

「莫泊桑的有名的小說孤獨裏說，人類永遠是孤獨的，誰也不能了解誰的心，誰的思想。叔本華也說過這樣的話：『你是誰？跟你一起走着生之路的究竟是誰？……』」

夫人猛然把話打斷，她說人生是苦惱的，她自己對於人生是不滿足的。

「你看見有說過對於自己的生活是滿足的人嗎？」萊甫·尼古拉維基問，「這兒有六個人，誰都不滿足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沈默了片刻，又問：

「克萊奇考夫斯基<sup>140</sup>怎麼樣了？消息一點兒沒有，還就在莫斯科嗎？」

照常，戈爾登威則來。

「賅說起瑞士的有趣的事。說到那個國家的國民的人性，風俗，一般的生活狀況。他說那是一個遠勝于俄羅斯的國家。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的注意這些話，聽得很有興趣；關於國民的氣質，土地制度各方面，提出許多質問。」

沙夏走進來時，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你剛纔不在這兒，是多麼的缺憾呀。我原想把賅的話記下來呢。是些有意思的話，話也說得有條理；許多的質問提出來，一個一個的都回答了……我原想把牠記下來，可是記不好。速記這件事情是眞不容易……」

茶端上來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不知爲了什麼又想起叔本華來，他說：

「人們永遠是孤獨的。一切的問題，只是在這末一點上——在自己的內部是跟誰接近的呢？……」

夫人又把話打斷。

「那些都是廢話啦，都是些表面好聽的空話啦！字面以外，什麼意義都沒有……」

「空話嗎？這是很深的哲學呢……」

可是夫人只是把一切的事情都放在她自己的情感作用上，深的追究是不會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再說什麼了。停了一會，對大家道了晚安，到臥室裏去了。

在我們大家的腦海中，都覺得夫人的言論對着那些全世界注目的大思想家是如何無禮的表示！而萊甫·尼古拉維基就在家裏連要靜靜地去談論那些深奧的思想和神聖的真理也常常不可能！大家抱着這種重壓一般的痛苦的印象各自歸寢。

138 契爾特考夫把這囑的事情詳細解釋給托爾斯泰之後，在八月十二日所寫的回信中托爾斯泰說：「我再不後悔

我自己所做過的事情，關於上述的那道囑的事情了。」

139 叔本華的這一段思想被托爾斯泰引載在八月十一日的讀書之環裏。原文：「自己的內部充實，生存上僅需要極

少的外界的憑藉，或者全然不需要，這是最幸福的人……一切的人們，只是和他自己一起生存着的……應該跟誰一起生存着的呢？」

140 馬甫里基·梅奇斯拉維基·克萊奇考夫斯基——托爾斯泰之同志、音樂家、莫斯科某中學的音樂教師。現代教

育與新道路（1906年版）之作者。

八月十三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健康還不會完全恢復。可是，已經決定在十五日要跟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和沙夏一起到考采特去了。夫人興奮着，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這個決心很不滿意。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向夫人說，請她讓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和沙夏一起去，讓他去好好的休息一些時，那怕是兩三天。別人都是同樣的意見，尤其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自己願意這樣的。對於這番話夫人發起脾氣來。我們都抱着深深的戒心和一種不快的預感。照例的吵鬧大概又會開始了。

我和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一起在做着工作時，夫人走了來。臉上浮出苦惱的神氣，發起牢騷來，說她如何的記掛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

「怎麼，就走了不成……我生着病，什麼都做不了。我的心臟痛得利害。他一走了我會變成什麼樣子也難說。不管怎樣，三天過了以後，我是要到他那兒去的；除非是死了，但是死以前我是要

跟他在一起活着的，難道叫我一個人留下嗎……他除了多襄以外，誰都不願意叫他跟去呢。他是不願意沙夏去的，可是，不消說，沙夏是會纏着跟着他的。但是連我也不教跟去啦……怎麼一回事呢，簡直不明白。準是要和契爾特考夫會面啦！所以我得送他走……實在，爲什麼他要走呢……」

我們沈默着。不過當於後來，夫人又說起她得跟萊甫·尼古拉維基一起走時，愛克黛麗娜忍不住了，只得說，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但願得跟夫人離開的；說這兩個月以來被夫人不斷的攪擾簡直弄得疲倦了。夫人狼狽起來，說：

「離開我？我對他怎麼樣了？」

「醫生不也說過，爲了兩個人的健康計，還是分開的好嗎？」我說。

「那兒的醫生說的到底誰說的那個說了那樣的廢話過？」萊甫·尼古拉維基自己也說那個醫生所說的是廢話呢……一起住了四十八個年頭，現在還說什麼分開……不，我預先說在這兒，我不讓他離開一步！」夫人氣憤憤地說。

但是愛克黛麗娜的話給與了她一種強烈的打擊，她匆匆地跑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



問他爲什麼緣故要丟開她走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怎麼說的，不知道。只是後來他對愛克黛麗娜說：「你跟她說的那些話，好像使她很難堪呢。」他還問愛克黛麗娜：

「你是故意那麼說的嗎？還是不知不覺的說了那些話呢？」

「不是，是故意說的。因爲我是那末想的，所以我不能違反了良心不說。她問起爲什麼你要走開，那時候……」

「是的，是的，違反了良心是不可以的。」萊甫·尼古拉維基好像想到一點什麼事，這末說。

天氣不好，忽然下起雨來，萊甫·尼古拉維基不能照常地出去散步了。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受着涼，疲倦了似的走來。我們讓她喝了茶，給她弄溫暖一點；正在這時，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了來。

「我原是來告訴你們我要去睡會兒午覺，可是一看見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我就捨不得走開了。」

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向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想說說不出口似的，告訴他，莫德送來

了一百個盧布，心裏很不痛快，原想不接受他的；可是，第一，她恐怕得罪了對方，再則，她欠了點債，假使接受下來的話，那末，她就打算把債還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聽了露出微笑，接着笑出聲來說：「那，他做錯了，要說是使你滿足的話，他打了你一個耳光，爲得是教你再把另一個嘴巴伸出去的。可是，他倒送來了一百盧布嗎？不在你，是再也沒有比給他打耳光的好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光明地反復的說着。

說着有一會子，換了下面的話：

「今天，我在露台上踱着，一邊數着步數，計算走多少里。正在一心一意的數着的時候，一個穿得破破襤襤的，濕淋淋的青年人走了來，我都不曉得。『你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嗎？』他問。我說，『是的。』他支支吾吾地說，『我是畫聖像的……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你不能幫幫我的忙嗎？』就是常看見的那種教化子那樣的一個人。也許我是工作得累了的緣故，我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就走開了。繼而我覺得羞恥，于是我又折回去，安慰了他，送了他幾本書……外邊很冷，他一身濕淋淋，發着抖。我說，『你都淋濕了啦。』可是他說，『不要緊。我弄慣了。』說話的神氣很健壯呢。」

萊甫·尼古拉維基接着說：「昨天我們留神聽過賊的話了。可是像他所說的那樣是決不會有的。不消說，在有錢的人裏邊也還是有等級的吧，而且，即使有一塊很小的土地但是不夠養活自己的人，也是有的呢。」

在瑞士住過很久的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說，這是真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達齊亞耐拿來的那個問題的解釋，即兩點之間的直線不是最短的距離這個問題的解釋，惹起濃厚的興味。

「我昨天晚上老想着，睡也睡不着呢。嚙，再說一遍，再把那個感人的東西解釋一遍給我聽。」

達齊亞耐解釋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努力地聽着。

晚上，我們就在大廳裏。萊甫·尼古拉維基也走來。戈爾登威則彈着亞命斯基的巴克羅蘭。萊甫·尼古拉維基陶醉着，當戈爾登威則彈完，說：

「在音樂裏一切的東西是怎末的和諧融洽！不管是一首短歌，也是美妙的。美妙到無可比擬的程度。是那麼樣的美妙，像自然那樣美妙，像人們的靈魂那樣美妙……」

戈爾登威則彈起修謨的東西來。

「噢，不好。」彈完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叫出來，「好像你是故意拿來和剛纔彈的做比較似的。技巧上是顯得特別，可是這一類的東西總不能說好。在藝術裏是各人有各人的崇拜，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趣味。」

「我卻非常喜歡修謨的東西。在你們府上不認得修謨的價值，真教我生氣呢。」戈爾登威則說。

「噢，那末請你再彈一個修謨的別的譜子。」萊甫·尼古拉維基懇求他。

戈爾登威則又彈了一個。這回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滿意：

「這個很好。很自然。」

可是，遼甫·萊奧維基馬上說：

「不，不好。修謨是頹廢的布爾喬亞，而且是感傷的……」

戈爾登威則很高興：

「你不知道修謨。你說他感傷的布爾喬亞？不對，修謨有一種高貴的，誠實的品格。我喜歡修謨，給他估價得很高。」

「我對於斯克麗雅賓和亞命斯基是無上的愛好。他們的音樂我就懂。因為和我所經驗着的相同呢。」遼甫·萊奧維基還繼續說。

「我喜歡修謨。可是，卡依考夫斯基也不喜歡羅奔呢。」戈爾登威則說。

「喲，真巧呢。」達齊亞耐說，「爸爸也不喜歡卡依考夫斯基呢。」

夜靜了。今天晚上忘了注意夫人在什麼地方耽着。

八月十四日

萊甫·尼古拉維基決定明天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一起動身去考采特了。自從達齊亞耐來時，夫人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外出就懷着滿肚子的憤怒。看她的樣子，似乎她自己是不願意出門的；可是，假如她自己不一起去，那末，她又恐怕萊甫·尼古拉維基去和契爾特考夫見面。雖

然如此，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這一次旅行的目的，是明明顯顯要離開夫人藉以休息一些時候的。然而夫人只以為他是要去會契爾特考夫，竟不能把對於契爾特考夫的妬嫉的念頭壓下去，尤其是她不願意把萊甫·尼古拉維基丟了，所以她決定要一起走。可是這種決心並不從嘴裏說出來，她卻又耍起她那一手拿手戲——也就是從來每逢她要脅着什麼時便拿出來的她的歇斯迭里病。

從早晨起一直興奮着的結果，夫人的臉孔簡直叫人嚇怕。眼睛大大的睜開着，臉孔通紅；失去了自制力，信口胡說。不問對誰都是氣洶洶地任意挑剔。一起來，她就走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不知說了些什麼。當于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走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裏去時，萊甫·尼古拉維基獨自委頓地坐在那兒。他說他相信夫人真是病了，因為她說了許多健康的人決不說的話，而且那些話，她自己在平常也不許莎夏說的。萊甫·尼古拉維基不說別的什麼，只是說，大家應該可憐夫人。

我在辦事室裏碰見夫人。她露出恐怖的表情，邊哭着邊說，說她自己的心臟怎麼了，說剩下她

一個人來不知道怎麼過日子了，還說，一等萊甫·尼古拉維基出發，她就乘第二班車跟去。明顯地，夫人只是想一起去的。可是當我們把這件事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和達齊亞耐時，他們都不相信。因為夫人的手段，是很狡猾的；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那樣容易信託別人的人，還有，對於達齊亞耐那樣誠實，不會看透夫人那套花頭的人，是欺騙得過去的。他們兩人，相信着夫人的話，相信她並不想一起去，只是病，而且是很重的病。

大家集在「圓天井」的屋裏。大家都感到心理上的壓迫；困頓了的達齊亞耐說：

「爲什麼你們不知道母親是真病了？你們知道她向爸爸說過些什麼樣的話啦！你們也知道嗎？母親問爸爸說，她到馬斯洛夫的家裏去好不好，問爸爸會不會給達涅夫吃醋。好好的，十六歲的人，會說出這些話來的嗎？……以外，還有許多失體的話，爸爸都不告訴我。我相信母親是真的病了。得趕快去請大夫來，得叫人去看護她呢。我想她是爲了出版的事情太辛苦了，才弄成這樣子的。」

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莎夏和我坐在那兒心裏還懷疑着。一會兒相信她是真的病了，一

會兒又看穿了她那種要脅手段的狡猾，不相信她是真的精神失常。

午前，心思很亂，一想到明天大家都要走了，我一點工作都沒有心做。我和大家一起耽着，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也叫我不要走開。

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無論如何，我得回到樓上來看看，做點工作。這時，夫人在圖書室裏寫着什麼。看去好像很鎮靜似的。我走到打字機的那兒去，打算打一些東西。夫人走過來，帶着不高興的聲調，說：

『怎麼回事，今天誰也不到辦事室來？怎麼，誰都不辦公嗎？不是已經十二點了嗎？』

這一句『誰都不辦公嗎』顯然是說我。我的心裏極不痛快；心想着：『那末地留心辦公的事，情有這末精明的神經病！』可是，我一邊壓制住自己的憤怒，一邊回答她，說今天是最後的一天，原想把什麼工作都趕出來；我說，在平常，要有什麼要緊事情時，我是連假期都工作着的，並不想去計較時間和日子。

她走出去了。我對於夫人的注意我，十分的不快，隨即動手做着工作。夫人在卡片上寫着些什



麼。

午飯後，沙夏和達齊亞耐去契爾特考夫家裏告別。我們想，萊甫·尼古拉維基究竟一起去還是不去呢？我們對於這一件事情，抱着一種興味。昨天是準備去了。我們是希望萊甫·尼古拉維基去的。而且我們互相談着，假如萊甫·尼古拉維基毅然地向夫人說他要去，堅持着他的主張，因此，把一向縱容着夫人的任性的脾氣而客客氣氣地隨着她的這種奇妙的關係告一個結束，那是再好也沒有了。然而萊甫·尼古拉維基不願意讓夫人生氣，他寫了一封信給契爾特考夫<sup>112</sup>，告訴他不去了。這封信叫沙夏帶去。夫人大喜。

沙夏和達齊亞耐一起出去了。夫人邀愛克黛麗娜去散步。因了愛克黛麗娜的慫恿，她也邀了我，說：

「在這種情形下，今天原是什麼也做不了的。」

愛克黛麗娜到我這兒來，勸我不要把夫人的話介意，一起出去走走；但是我拒絕了。正在這時，夫人走進來，我正在和愛克黛麗娜說，「因為夫人說我不做工作的緣故。」她聽見這句話。

「喂，請你不要背後裏埋怨人啦。」她帶着惡意的語調說。「你和莎夏一鼻孔出氣，現在，你和她簡直是朋友一般的了。你只替她做事情<sup>143</sup>；我的事情你一點不做呢。」

「什麼，你說替莎夏做事情自從克爾衣姆<sup>144</sup>回來。我不會替莎夏寫過一行字。什麼時候都是做着你的事情。」

「你做了些什麼事情，我簡直不知道。」

「那末，請你看看好了。」

「看什麼！不看還好些。我什麼都明白的。」

「我既然就在這兒教你不滿意，那末隨時請你把我辭了好了。」

「你不幹；想幹的還多着的呢！」夫人在門邊說。

最近，我給夫人做着工作，十分引爲痛苦，而且，我對於她也已經失去尊敬，失去情感；實在，心裏是早已想趁着什麼時候把一切都辭掉走了。可是，我是不應該對不起莎夏的。因爲我走了就只孤零零地剩下莎夏一個人了。她曾求我爲了她的緣故忍耐着。

我當沙夏她們回來之後，便把一切的經過都告訴了她們。沙夏很難過，達齊亞耐央求我無論如何不要離開沙夏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而且她說，這是因為夫人要想把可以趕走的人都趕走了的緣故，所以才故意地「把你冤枉了。」她說，夫人想把我趕走了之後，使沙夏的生活也漸漸變為難堪，結果沙夏也非走不可；那末，正是夫人所心盼着的，家裏剩下了她和萊甫·尼古拉維基；那時，她就可以盡力的對付萊甫·尼古拉維基了。夫人是憎惡着沙夏的，而且絕無隱瞞地憎惡着她。因此，把我作為擊退沙夏的武器。大家都是這末說的。于是我也說決定盡可能的忍耐下去。

在散步的途中，夫人跟愛克黛麗娜說，她希望沙夏和我一起到克爾依姆去，于是夫人另外雇一位助手，使沙夏不能夠幫助萊甫·尼古拉維基，結果她自己來做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祕書。可是沙夏知道夫人的這種心理，雖然她身體不好，她決定不到克爾依姆去；不論怎樣，她不把萊甫·尼古拉維基丟開。

整天，夫人不安靜。用晚餐以前，她說她的脈搏跳動得極快，心臟劇痛，到自己的臥室裏去了。臉色露出可怕的样子。她還走到沙夏旁邊，說：

「咳，你是不相信我病呢。你按按看我的脈搏吧。」

沙夏卻不去按脈，只是說，說她自己一到興奮的時候，脈搏也就會增加到一百十五甚至二百二十五跳；等到平靜下去了，脈搏也就恢復了。夫人把手遞給我，我只得按着她的脈搏。實際脈搏是跳得比較急促，可是並不像夫人說得那樣利害。夫人到她自己的屋裏去。

大家已就餐席。夫人還不出來。達齊亞耐去邀請她；一會兒回來，說：

「遼甫，還是你去把母親請來吧。」

遼甫·萊奧維基表示有點不願意去的樣子。萊甫·尼古拉維基站起來，打算他去請。達齊亞耐和沙夏阻止他，告訴他，最好他是不要去的好。終於遼甫去了。馬上他回來，說：

「說是爸爸不去請她的話，那末她是不能出來的。」

於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那種無以復加的容忍，那種無論如何不違反夫人的懇求的心理，又使我們吃驚。他馬上立起來，走到夫人那兒去；一會，帶着夫人一同到了餐間裏來。夫人已經安靜了；一坐倒，和平常一樣地吃，囉嗦，誰的話都給她打斷。

黃昏的時候，夫人對着達齊亞耐執拗地懇求，要達齊亞耐可憐她，讓她一起到考采特去。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經不起夫人的強請，只得答應她了。夫人走近萊甫·尼古拉維基，問他一起去好不好。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

「假如你願意去，你就去好了。」

夫人得意地走出來，向我們說，說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勸她一起出發。

於是開始整理行裝了。夫人卻又裝出不願意去的樣子，說，那都是他命令我去的，那是不得不去的。大家雖然憤慨夫人的話，可是也沒有什麼辦法。原來我們是希望萊甫·尼古拉維基暫時離開夫人，即使是幾天也好，讓他獨自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終于還是和夫人一起去了。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弄得徬徨失措。大家只希望夫人到了達齊亞耐那兒去，也許多少能夠安靜一點；在別人的家裏，也許對着那些生疏的外人，不會發起歇斯迭里來。

我不僅僅對於我自己，而且對於大家，一晚中都陷在苦痛的心情中。沙夏簡直是惘喪極了。誰也都不願意和夫人見面。

戈爾登威則和他的太太一起來。僕人獻出茶來。莎夏和我不曾到餐間去，在客廳裏和愛克黛麗娜、安奈、亞麗克珊、沃涅坐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走進來，問我們在談着甚麼。

莎夏說，夫人今天對於我的冤枉責難，大家都很憤慨。她請萊甫、尼古拉維基無論如何不要放走了我，希望他把我看作一位好幫手。

「這是不消說的。芭莉亞（我）幫忙我們，該是一直幫忙下去的。我們都喜歡芭莉亞，而且我們的關係已很深了。只是，我算不了一個好的主人呢。」他浮出憂鬱的笑容，繼續說，「可是，什麼都照常做下去吧。頂要緊是不要不高興。」

我們繼續談着我的問題，大家都體諒着我的地位；我被他們——萊甫、尼古拉維基、達齊亞耐，莎夏的深情盛意所感動，不覺哭起來。

我們請戈爾登威則彈琴。他美妙地彈起修蒙的哈爾奈沃爾來，還彈着修蒙的其他的曲譜。大家都感覺到悲哀，同時感覺到興奮。

不久，戈爾登威則的妻和尼考拉埃夫一起回去了。戈爾登威則爲了送萊甫、尼古拉維基的

行，今夜住在這兒。我們到樓下去了以後，還和達齊亞耐、愛克黛麗娜一起談了很久的話。我想到天我就會獨自地丟下在這兒了，我的心裏非常難過。而且，事情變成這樣，我也着實捨不得和她們分開。唉，我是如何地希望莎夏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能夠好好的在夫人不在的地方休息一會子的呀！

141 馬斯洛夫的家裏，達涅夫曾經在夏天的時候住在那兒。夫人常常去看過他。

142 這封信在托爾斯泰 1910 年的日記裏錄有全文。

143 所謂「只替她做事情」大概是指幫忙莎夏謄寫托爾斯泰的底稿。

144 1910年二月至四月間莎夏和本書作者曾到克爾衣姆旅行。

## 八月十五日

大家起身得很早。因為火車是在八點鐘就要開。誰都是痛苦的心理。達齊亞耐對於夫人也一起去的事情，今天比了昨天更加覺得棘手。可是她本人倒反而露出極煥發的形色，好像特誠去赴約似的。她也沒有想想，爲了她的任性的脾氣，爲了她無時無地的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纏住，她是

已經把大家弄得夠苦了，我要去問她關於以後的工作的事情，于是我走進她的屋裏去。夫人正在那兒換衣服，精神很好。

「已經決定要一起去了嗎？」我問。

「是的，一起去罷。爲什麼我不能去呢？莎夏去就可以。」夫人急急地這末說，「我就不能去？」我默然。我想：「莎夏是大家叫她去的。可是誰要你去？大家正是要想把你剩下，讓萊甫·尼古拉維基獨自去呢。」心裏這樣想，可是嘴裏說不出來。

「斯豪亭的家裏是那末許多人，如今我們四個人也擠了去。多末不好意思！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是決心要去的。他是再也在家裏關不住了的，老是說要到什麼什麼地方去。就說今年夏天，不也出去過四次了嗎？我是不能一秒鐘離開他的。隨便是那兒，我總要跟去！」

因爲夫人又開始囉嗦起來，我連忙走了出來。不然，她接着就馬上要提起契爾特考夫，馬上就要發出對於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侮辱的，不平的誹謗，謾罵。

馬車已經豫備好。夫人當然是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坐在一車；我和莎夏坐在另外的一部。



爾登威則乘着馬。雖說是去送行，可是我的心裏非常難過，好像有件什麼再也難于挽回的事情發生了似的，並且好像從身邊失去了一件貴重的東西似的。在車站裏，我們都站在一起。夫人一走來，我們一個一個的就都從那兒離開。始終夫人是獨自孤零零地就着的。固然這也有些說不過去，可是至少在我，對於夫人的不快的心理，是難于抑制的。

萊甫·尼古拉維基受了打擊似的，露着灰黯的神氣，而且身體也不很好的樣子。在月台上，獨自地踱着；那種悲哀的氣分，我看見心裏也十分難過。因為天氣忽然冷起來，他從月台上下來，即刻到待車室裏去，在角落處的椅子上坐下。當我走過他的旁邊的時候，他那種不安的樣子使我萬分難堪，因此我就走近他。我雖則心想把一些什麼安慰的話安慰他，可是，不管在什麼時候，一遇見萊甫·尼古拉維基那種堅強的理智，我總覺得茫然，反而覺得他是用不着掛念的。但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見了我，他柔和地說：

「這麼地，去一趟回來……爲了什麼呢？沒有意義的！」

「是的，」我回答說，「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夫人前幾天不還說過她不一一起去的嗎？」

「噢，她病啦。簡直是病啦。我想這是最後的一着了；不久會有什麼更重大的事故發生的。這樣的事情，是再也不能讓牠繼續下去了。」

說着，他沈在深思中。

「你的身體好嗎？很覺得冷吧？」我看他的手微微地發着抖，我這樣的問他。

「當真冷得很。身體真有點吃不住。」

這時，亞發納養夫醫生和他的兒子一起走來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見面。

「一向少見你貴姓。」萊甫·尼古拉維基問。

醫生說出他的姓名。

「啊，我想起來了。可不是嗎？」萊甫·尼古拉維基很快的回答。

以外還走來了許多人，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包圍起來了。可是，正巧這時，火車已經開到，於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向月台去。布藍傑，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也來送行。火車一進站，月台上照例的混亂起來。夫人也興奮着。

『萊沃池克，趕快上車去吧。』夫人催促着萊甫·尼古拉維基。

『不，』達齊亞耐·萊奧沃涅堅執地說，『讓爸爸最後再上去，我們先得把行李搬上呢。』

夫人默然。似乎有點不高興。她許是在那兒想，她這時已經不是一個獨裁的主婦，而且常常的，竟非聽從達齊亞耐的話不可。所以不高興。

大家都已上了車，車開動了。我很久地看着車影的消逝。我的腦海裏，就和火車開駛的同樣的速度，在思量着一幕又一幕的幻想。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苦痛，從此以後會繼續地嘗受下去的嗎？以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高齡，這一度的旅行，會給他一點什麼好處呢？……等等。

火車已經看不見。我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空虛和憂鬱。我回顧周圍，只見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正哭得不能自持，別人正把她扶出車站。我也就匆匆和大家道了別，回到家來。

整天，我的思想都是歸在萊甫·尼古拉維基和莎夏的身上。我不能一分鐘忘了他們，不能忘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可憐的憔悴的面容，也不能忘了爲了父親而憂傷着的莎夏的面容。甚至連達甫·萊奧維基，自從夏季以來，也好像漸漸同情起父親來，漸漸意識到母親之過于使萊甫·

尼古拉維基痛苦。今天，遼甫·萊奧維基和我們和氣地談起他父親和母親的事，因此，我對遼甫·萊奧維基的觀念有些改變。我甚至于把這件事情引以為快樂。

今天，戈爾登威則從車站把我們送到亞遜岡；回來接到他一封信。信裏說：

『大家都帶着如受重擊一般的心理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看起來像是很衰弱！他曾經向我說，說這是一個危機，這危機裏包含了一些事，早晚總會發生的。』

大家都把夫人看作神經上有毛病，而且把這種看法聊以安慰自己。可是，抱歉之至，我終于是不相信她病的。因此，要我自己對於夫人也生起同情，也表示着和順，這是十分困難的。沙夏也和我同樣的看法，所以她對於夫人也難于屈從。

——從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我向莫斯科去了。

八月三十日

沙夏和夫人一起到亞遜岡去了。我和她們已經有兩個禮拜不會見面了。夫人沒有什麼大的

變化，可是身體好了許多。神氣固然是沈着一些了，然而惡意並不會消滅。她固然健康地做着工作，可是自從六月二十二日起始，一直到生起那奇妙的「病」來時爲止的那種慣常的狀態，照舊地存在。照舊地憎恨着契爾特考夫，不斷的罵着契爾特考夫許多廢話。

九月一日

昨天，愛克黛麗娜·娃希萊沃涅上達姆鮑府去，今天，遼甫·萊奧維基上比得堡去了。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來看過我們，在這兒住了兩天。夫人雖然很和氣，可是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怨言並不停止；依然不絕地談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固執和壞心眼兒；也不絕地談着她自己的許多美德。

雖然當萊甫·尼古拉維基在這兒的時候，夫人已經在他的書房裏搜索遍了，但現在又不自主地到他的書房裏去，一遍又一遍地四處搜羅。並且又被憎惡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念頭所驅使，決意把契爾特考夫的照像全部毀壞。

當夫人出來叫我時，我正在工作着。

「請到這兒來。我真不願意讓那個混蛋的像片掛在這個地方。」她和我一起走進書房，她說：「這兒掛了那個混蛋的像片，簡直是不配的。這上面，曾經掛過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親族們的像片，可是他倒忽然把這樣一位大人先生的像片掛上了。怪不得整天地給他迷糊了！我要把牠拿掉，換上一張他的父親的……」夫人着重地說，「然後，在對面的壁上，掛一張我的像片。我要上莫斯科去拍一張來，也好教他不時地望望像片上的我。雖說是他的房子，可是我的像片不是一張也沒有嗎？是的，把這張燒掉吧。」夫人滿肚子的惡意，一面揉着那張像片，一面這末說。

夫人又跑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臥室。說要我幫忙她把瑪利亞·萊奧沃涅那張像片換掉。那上面本來是掛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父親的，夫人卻把牠換到書房裏去了。

「把他父親的像片給換了，他知道可麻煩呢。」夫人說。

「把莎夏的像片掛在後面。」

于是夫人跳上一張小桌子，急匆匆地敲起釘子來。

「墜倒呢！讓我來吧。」我說，「在桌子上我是站得穩的。」

「不，沒有關係。我被契爾特考夫氣得不得了，就是約哈涅的大鐘樓，好像也爬得上去的。」  
換好了像片，夫人向桌子上和地板上看了一遍，找找是不是還有契爾特考夫。

「唉，那兒還有一張啦！」

夫人拾起一張契爾特考夫的小的像片，把牠撕碎了。

「這再沒有了吧。我把契爾特考夫的像片拿掉，他會不會發覺呢？會發怒的吧？」  
她興奮地這樣問我。

「就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發覺了的話，他也決不會向你說什麼的。」雖然我這末確信的說了，而其實，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夫人，近來已似漸漸不能更像從前那末忍耐了。

「是的，這是真的。什麼也不會說的。那不很好嗎？就說他發覺了之後說了一些什麼，那我也還是滿足的。如果他把契爾特考夫的像片看得來這末重要，那末正應該把牠拿了呢！假如不發覺，那末他是忘了契爾特考夫了，我也就安心了。總之，我是不允許他被這樣的混蛋的像片包圍着的。我

「一定要掛上一張自己的大相片的呢。」

夫人侷促地在房裏踱來踱去，一面望着牆壁，一面嚕囁着。

「真的，他也許會發覺，也許不會……這都是很有趣味的事呢！」

伊里亞·哇希萊維基進來了。

「有什麼事沒有，伊里亞·哇希萊維基？」夫人回轉頭去問。

伊里亞·哇希萊維基沒有回答。

「喂，你看，契爾特考夫的相片沒有了，你注意到沒有這裏是掛過一張很大的相片的，你記得嗎？可是對於伯爵，你最好什麼不要說。不過即使被他發覺，那也並沒有關係……也許不會發覺的。」夫人依然不停地嚕囁着。

我走了出去。我在別人的房子裏，任意地做了這樣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不負責任的事情，真使我不愉快之極。同時我就不禁地想：如果把夫人所重視的人的相片拿走，夫人便會怎樣？！是動一動夫人所有的東西的話，夫人是一定會發很大的脾氣罷！夫人真是處於特權的地位，對於



她什麼事情都被萊甫·尼古拉維基所原諒的。因為萊甫·尼古拉維基願意這樣，所以誰也只能這樣。

整天和夫人一塊兒耽着，心裏真不高興。沙夏決定不等夫人，獨自到考采特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了。爲了和夫人離開去休息休息，那怕只是一兩天。剩下來的只有我和夫人，我真不高興。可是爲沙夏着想，我是對於她的走抱着欣慰的心理的。

納戴季德·巴甫洛沃湮來了。從前，我每次見到他都是高興的，但是這回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在這兒，我們都感覺到無聊和空虛；當每次有人來的時候，心裏總是擔憂的，擔憂夫人會說出什麼話來。因為夫人很興奮，凡是對於不知道她和契爾特考夫之間的關係的人，總是繼續不休地罵着契爾特考夫的。雖然我勸告過夫人，勸她不要把她的攻擊契爾特考夫的事情告訴納戴季德·巴甫洛沃湮，但是不發生效力。在晚上用茶的時候，夫人又說起契爾特考夫失掉錶的那次事情。而且還說起她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那種難聽的關係的猜疑。剛巧那時候沙夏走進來，便把夫人的話制止住了。夫人發起脾氣來，說沙夏不應該攪擾她談話的自由。

「你，也和契爾特考夫一樣給我滾出去。」

莎夏手裏拿着盛滿了茶的杯子，匆匆地下樓去了。於是夫人又從容繼續她的胡說八道。

莎夏因為在多拉有點事；她帶了伊凡諾夫一起出去了。

九月二日

夫人的健康如常，精神很好。今天早晨，又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裏去了一遍。契爾特考夫的像片，既然不復掛在那裏。她當然是放心了。她走來和我說（我正在打字）：

「我立刻要去請牧師去了。我要請他來祈禱一下，並且要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洒些聖水。因為契爾特考夫的惡魔還留在裏面，非把他趕走不行，那傢伙的像片既然拿走，就該叫牧師來洒聖水了。」夫人重複地說了幾遍，就站起來大聲喊僕人。

後來我隱約地聽夫人對斐利浦說，請牧師一定要在今天來。

下午三點鐘，牧師來了。我不愉快得很，於是出門散步去了。使我感到不愉快的主要原因，是因

爲我知道夫人完全不是宗教信仰者的緣故，夫人雖然沒有反對教義，但也沒有遵守教義。真是宗教，決不會爲她所信仰的。現在所以會想到宗教的儀式，並不是存心爲着什麼祈禱，無非是想把契爾特考夫的事情，和牧師也談一下，盡量地破壞契爾特考夫的名譽罷了。

祈禱式起初是在夫人的臥室中舉行。後來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寢室中，書房中，無論在什麼東西上面，都灑了聖水。祈禱完了之後，夫人就談起契爾特考夫的事情，牧師對於契爾特考夫非理的舉動表示着驚奇，並且是同情着夫人。這些話都是夫人自己向我說了的。

「我把契爾特考夫趕出去，實在因爲他太不知道禮貌了。這，我想，一定非使人家明瞭不可的。所以，我對任何人都說起，對任何人寫信時都提起。」夫人繼續地說：「這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我在任何時候都是這樣說的。契爾特考夫對我太不講道理了，所以我也不客氣把他趕走，就是這末一回事。這樣一來，這事的經過，可以說完全說明白了。」夫人自己相信着自己所說的話，同時也想使人家相信。

晚上，夫人安靜地坐着，不知不覺地做着工作，但有時候氣憤地談到沙夏的事，非難她不應該

不等到五號而自己獨自到考采特去。夫人在什麼時候都是不敢一個人出門的；現在她又恐怖地談起了兩三日前她單身的旅行的情形。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又到我這裏來了。我很高興。高興的是我能避開夫人；並能和這位和氣的老婦人談談心裏的話。

九月三日

早晨，送沙夏上考采特去。和夫人住在一起，真是最苦痛的，最不高興的事情。加之我自己的模糊的地位，使我更感到苦悶。五號夫人也將要到那兒去。說不定在最近的將來只剩我一個人住在這裏。萊甫·尼古拉維基並沒有寫信來告訴夫人說他回到亞斯耐雅來的事情。據夫人說，他是約定了的，只要夫人自己願意他回來的話，就回來。但我可不知道夫人的話裏面到底有多少真的成份。從來信及傳聞看起來，萊甫·尼古拉維基在那裏似乎心境很舒服，很平靜，身體也很好，快樂地生活着。有時候玩玩將棋或骨牌，有時候出去騎馬，而且寫着藝術的作品。<sup>146</sup>

（九月三日補記）

夫人精神很好，有時在庭園中散散步，有時指揮着出版的事務，有時她自己也做着些工作。布爾迪科夫來，代覆了給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來信，且寄出了書籍。我們三個人（我，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布爾迪科夫）都在工作室裏。夫人進來了，一見到布爾迪科夫，就問他做着什麼工作。當她知道了書籍已經寄出去，就這樣說：

「啊！請你把這些沒有用的零碎東西都送出去吧。」夫人指着尼古拉·巴爾金（托爾斯泰于一八八六年所寫的關於尼古拉一世的論文）和兵士的日記（托爾斯泰于一九〇一年所寫的拒絕兵役的檄文）以及，其他的新刊物。這些東西，我真不願意看呢。」

布爾迪科夫想替這些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著作辯護；但夫人立刻用激烈的口調說，說她自己討厭這些著作，說這種東西在家裏放得太多，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是可怕的。

「我寫一封信給監督官，請他到家裏來搜查一下，把這些東西都帶走。爲什麼放在這家裏呢？送到契爾特考夫的家裏去，那就好了。」

我們都很狼狽，尤其是我，爲什麼呢？因爲過一忽兒，家裏一定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如果夫人真

的當大家不在的時候，請監督官來搜查起來，那怎末辦呢。這一想，使我駭怕起來。可是，僥倖得很，這件事情終於沒有發生。

當日，夫人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尤其是對於他的有幾篇著作，似乎很不舒服的樣子。天色已經晚了，當我經過二樓的圖書室的旁邊時，夫人在那兒桌子上搜尋着；一見到兩三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小冊子（兵士的日記及其他），就一言不發地把牠們撕破了。我看到了這種情形，便問道：

「啊！把什麼撕破了！」

「想把這家裏沒有用的零碎東西減少些呢！」夫人說。「把這些東西撕破了，可是——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這些東西，不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思想嗎？當萊甫·尼古拉維基還活着的時候，雖然在這家裏，要想把牠毀掉也是不行的呢。」

「是的，他用口說的時候，這些都是思想呢。可是一寫出來，已經比說的差得遠了。」夫人對於

她自己做了的事情，很從容自若地這末回答着我。

晚上，和瑪利亞·亞利克珊多羅沃涅談天，談的是契爾特考夫的事。心境中覺得非常的寂寞。

145 在一九一〇年的九月一日至四日之間，托爾斯泰把世間沒有犯罪的人，那篇小說修改了兩次，後來沒有完成。被

收錄托爾斯泰死後的作品集（一九一一年版）之中。

## 九月四日

今天夫人也十分安靜。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似的。像今天這樣地，我的確相信着，她從來也沒有過。夫人早晨起來就到餐間去。我和瑪利亞·亞利克珊多羅沃涅也到那兒去喝咖啡。今晨萊甫·尼古拉維基沒有信來。雖然昨晚夫人剛剛接到過一封長而親熱的信，<sup>146</sup>但因為今天沒有信來，似乎十分地不滿足。當我注意到夫人這種態度時，夫人便說：

「雖然他昨晚已經有信來，但是他寫了一封這樣親熱的信過後，他一定是想，我對於你這樣溫柔，而你呢，不斷地向我作許多的要求；這不是太狡猾嗎？我看他的舉動，都是看得很清楚清楚的。」

夫人開始讀其他的來信。常看到遼甫·萊奧維基的來信時，便高興起來，高聲讀給我們聽。遼甫·萊奧維基在信中是用很溫柔的調子勸着夫人：不要任性，自己須看重自己；請夫人記住，現在要想把亞斯耐雅家中的陰雲掃除掉，只靠夫人的內心的強固。至于萊甫·尼古拉維基實在太沒有用，因為常常對於夫人過於溫柔了。讀到這裏，夫人便停止朗讀。信沒有讀完，夫人便這樣說：

「這於溫柔，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說他過於固執，那我是知道的，可是——過於溫柔，我完全不明白這意思呢——我想知道這意思呢！」

我們都靜默着。我們想告訴夫人的事很多，想告訴她過於溫柔是什麼意思；她所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固執和不體貼實在是一種錯誤；我們還想告訴她，如果要非難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話，只能非難他的過於溫柔和過於讓步。但是，我和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誰也沒有使夫人發怒的勇氣。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僅僅是這樣地說：

「我覺得萊甫·尼古拉維基對你是十分體貼的呢！」  
夫人不使她再說下去。



「雖然大家都這樣說，可是到底體貼在什麼地方呢？一生中都是照着自己的想頭做去的。在我的日記裏面寫得很清楚。你是知道的。」夫人向着我說。

「是的，你在日記中寫些什麼，我是知道的。可是我更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你怎樣地的讓步——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一生，是對於你讓步的一生。」

夫人發怒了。

「那末他肯不肯說不和契爾特考夫見面呢？如果是別人的丈夫，早就會自動的把那樣的禮貌的傢伙趕出去的。誰願意自己的老婆說那樣失禮的話呢？到了這樣的地步，他不是還想和那個傢伙和睦嗎？他完全沒有向我讓步過呢！現在，不是連著作權也不肯讓給我嗎？如果我度量不大的話，著作權早就是我自己的了。那時候，萊甫·尼古拉維基說過把著作權送給我的，可是我不要。我真笑啦……他，什麼事都是由自己的想法做去的，老是這樣的權利不是在他的手中嗎？我所有的只是一張他一發怒就隨時可以收回的委任狀呢……大家不知道事實，老是說他對讓步……這是何等淺薄的說法呀！他想到莫斯科去，隨時可以去；我就去不成。就是這所房子，也是他

隨意買進的……壁流考夫<sup>159</sup>在傳記裏說我頑固，那是錯誤的……我在給莫德的信裏說他違反了真理；我使莫德知道我連著作權也沒有接受，我想使大家知道真的事實呢！夫人說了這些話；說時的態度很鎮定，好像不發怒似的。

夫人覺得住在考采特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生活是享樂的。關於這，夫人說了種種的話。她說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應該逃避了那些來懇求他的人們；以基督教徒的義務，對於任何求助的人，都應該以愛相見而且報以援手的。但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覺得這是麻煩的事情。她還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每天玩三個鐘頭的紙牌，着兩個鐘頭的將棋，過着何等舒服的生活。從前那種淫靡的生活簡直是復活了！於是又拿出日記的事情來，說明着，爲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在日記裏把他自己描寫得像一個聖人？爲什麼他想把裏面記了這些事情的日記看得這末珍貴？並且他是如何地想把裏面寫着在聯隊時強迫一位少女的舊日記燒掉<sup>160</sup>？夫人是用着一些完全不堪入耳的話來說明着的，因此，我和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要求夫人，請她不要再說這些話了。

「爲什麼要給他守祕密？他自己說想燒掉呢！可是我沒有把日記還給他，我對他說：『哼，請你

燒吧。可是，你可忘掉這些日記是在我的手裏呢！我要把牠全部出版，使大家知道你決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的聖人」……」

我注意到夫人的態度的激變。從前講到這種事情時，她是很興奮的，是瞪着眼睛，想哭似的。現在呢，是十分鎮靜，好像講着不是自己的丈夫的事情而是一個毫無情分的別人的事情的樣子。她連焦慮的神氣也沒有，靜靜地喝着咖啡，討厭似的談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我和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只有互相凝視，驚奇着夫人之惡意的鎮靜。

午飯前，我和夫人一起做着關於急需付印的復活的事務。夫人仍是十分的安靜。這時，她對於我是一個完全深解世務的好人。而且使我感覺到夫人是完全健康的。使我不了解：爲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達齊亞耐會確信夫人是患着神經病的。他們兩人不能聽到夫人現在的話和看見夫人現在的工作，我覺得是十分可惜的。

午飯準備好了。夫人和我們一起坐入餐席，同時她說：

「精神不夠了，飯得多吃一些才好。因爲還要跟萊甫·尼古拉維基吵嘴，如果不培養培養精

神的話……現在雖然這樣鎮靜地休息着，過一會兒要變成怎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聽了這些話，又明白了。明顯地，夫人並沒有放棄她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要求，因此，她有斷然行動的計劃。我想，夫人是要從萊甫·尼古拉維基取得全部著作權，或者使他在寫明這些利益都屬夫人的遺囑上簽名。從聽了今天夫人的話以後，我的猜想是被證實了。

夫人準備去考采特。她到她自己的屋裏去整理行裝去了。我獨自寫着稿子。夫人又來了，帶着鎮靜的神氣說，說她很掛念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是會死，她又不明白契爾特考夫打算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原稿怎麼處置。

「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是已經把原稿送給那傢伙呢？……那傢伙是不會連筆錄一類東西也拿走的吧？把什麼東西都送給契爾特考夫的字據，萊甫·尼古拉維基到底能在什麼地方寫起來呢？……不過，即使他真的把著作權都送給了那傢伙，我和孩子們也是不肯把原稿繳出去的，萊甫·尼古拉維基在他死了以後打算把原稿怎樣處置，送到那兒去，你知道嗎？」夫人問我。

我回答我不知道。

「有一次，我問過那傢伙；可是，那個狡猾的東西，當然是不肯告訴我的。單單回答我說，萊甫·尼古拉維基什麼都由我自己處理的，那就夠了。是的，到現在為止，我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但是竟不會向萊甫·尼古拉維基把原稿要來，真是笨極了，太沒用了……當我們從亞斯奈雅搬到莫斯科去的時候，我把原稿全部集起來整理了一下，曾經想問問萊甫·尼古拉維基，把那些原稿送到博物館去行不行。但是，當我不在家的時候，希里西考夫來了，大概是契爾特考夫打發他來的，結果，把原稿都拿到英國去了。我回來後知道什麼東西都拿走了，真是吃驚不小呢！爲什麼這末地只想把原稿分散在各處呢？真不明白！最可寶貴的戰爭<sup>？</sup>和平和安娜·加列寧娜還在我手裏，其他的大概都在契爾特考夫那裏吧！我剛才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桌子上，又發見了許多他寫的東西。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些什麼原稿。想把牠拿來，又不敢。可是，我又怕他再送給契爾特考夫。你知道那是些什麼原稿嗎？」

「不，不知道。很久以前，萊甫·尼古拉維基寫着許多藝術作品和思想作品，可是都沒有寫完。他叫莎夏和我把原稿包了封皮，在上面寫着「着手後，未完成」幾個字。這已經是去年的事情了。」

……拿到外面來是不行的呢，因為萊甫·尼古拉維基說過，將來要他自己親手開拆那些封皮的。」

「我並沒有把牠拿出來呢。我只是去查了一查他那裏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喂，你肯不肯給我辦一件事？你肯代我向沙夏說一聲嗎？沙夏不肯聽我的話，可是你的話也許肯聽的。我想教萊甫·尼古拉維基連一張原稿也不送給契爾特考夫。我想一定要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於契爾特考夫的觀念改變過來，自動地不把原稿送他。這些話，如果我自己對沙夏說，沙夏一定去告訴契爾特考夫的。將來我要好好的跟萊甫·尼古拉維基談一次，請他把什麼東西都交給我。所以我想請你先跟沙夏說一聲，要她祕密地向她父親說，把原稿送給人家是不行的。懂了我的意思沒有？拜托你啦。」夫人對我說。

「我去年把惡魔，神父賽爾賅等等未刊的原稿拿出來了，真是高興的很。可是……」夫人又說。

「如果萊甫·尼古拉維基死了沒有正式的遺囑的話，我想趕他一死就把那些原稿出版

……現在，在他死了以後如何生活下去的計劃，完全想好了！我將整天坐在博物館裏，去整理着那些東西……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多末狡猾呀！他怎麼打算的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呢！是的，就是尼考拉埃夫也說他狡猾，說他想着的事誰也不知道的。他一次也沒有說過想把著作權提供公用的話呢。」

「不，他是說過這些話的，在信裏，在報紙上，他是常常講到這件事情的。」我說。

「是的，有一次在報上說起過<sup>161</sup>。可是，後來不是一次也沒有再說過了嗎？」夫人說。「如果他的一切原稿提供公用，或送給契爾特考夫，那末我是不肯把未發表的原稿交出去的。他不是沒有寫明什麼作品在什麼時候寫的嗎？一八八一年以前的作品都是歸我處理的。咳，已經準備好了呢；我和孩子們對於遺囑一定是要反對的。我們有可靠的反對根據。我們能夠證明，他近來頭腦很弱，糊塗昏憤的時候也常有的。這不是真的嗎？誰也知道的他，在頭腦昏憤的時候，遺囑是別人教他寫的；在他自己，絲毫沒有使自己的孩子們不利的意思。這是可以證明的。皇帝會給我們判斷呢！」

「可是，可以違反死者的意志嗎？無論是誰，不是都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意志嗎？」我說。

「不，皇帝決不會考慮到這些的呢！」

我想向夫人表白出我的本心了。到現在止，我既沒有阻止過夫人的話，又沒有作過任何的反對。這實在是最不應該的。

「爲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把惡魔和假鈔票等的作品出版呢？<sup>162</sup>你知道嗎？」我問。

「爲了遺留給以後的人呢！」夫人說，「他真狡猾呀！他嘴裏雖然沒有說，但我是很知道他的。他覺得孩子和孩子們都很可憐，使他們不利的心思是沒有的。這些原稿，是最珍貴的，想遺留給子孫們呢。我是這樣想。他沒有別的意思吧？他這次爲什麼不把這些原稿也提供公用呢？」

稍稍靜默了一會兒之後，夫人接着說：

「我相信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把遺囑寫好了。你還記得那天的前一晚因他不肯告訴我對契爾特考夫所說的話而使我發了怒跑到莫斯科去的那時的事情嗎？就是到了現在，他還不肯告訴我呢！契爾特考夫最後的一次來訪，我親耳聽到他是這樣問的：「你贊成我寫的東西嗎？」契爾特考夫回答說：「完全贊成。」萊甫·尼古拉維基不肯對我說，這到底是什麼緣故？什麼秘密？這



完全是受了契爾特考夫的影響呢！所以，把那傢伙趕出家去，對於我是很有利益的。固然，以後他去和那傢伙會面我仍舊是不愉快的；可是把那傢伙趕出去，至少是件有利的事情！我是因為有理由才做出那樣事情的。總之，我是有理由的。誰也不能非難我所做的事情呢！

「好了。喝茶去吧。」夫人站起身來說。「時候已經不早了。因為明天非早點起身不可。雖然不知道能不能把他請回來……你怎樣想？」夫人問了我，又繼續說：「我想什麼，喜歡什麼，他就做什麼，這不是他已經答應過我的嗎？他是寫信告訴我的<sup>158</sup>。那封信，也讀給你聽過了。到現在為止，我相信他不會反背他自己的約言的。可是……在寫日記的時候，他把自己說的話取消了，也說不定呢！」

不久，我說了晚安回到了寢室裏。夫人在自己的目的沒有達到之前，是永久要跟萊甫·尼古拉維基或我們倒蛋的。這對於我是一個最苦痛的印象……如果我的猜想是錯了的，受着良心的責備，以至不得不取消我自己的意見時，那末，我是何等地快樂呀！

五日，夫人出發了，目的是要在八日請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夫人有說服萊甫·尼古拉

維基並且把他叫回來的自信。臨行時說，寄來的郵件是無需再轉送到考采特去了。我因為沙夏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在家，很寂寞，也非常地希望他們能回來。

146 九月一日，托爾斯泰從考采特寫給夫人一封信，這信收錄在夫人自己出版的托爾斯泰給其妻的書信中（一九

一五年第二版）關於這封信，在托爾斯泰自己的日記中是這樣說：「把心裏所想的事照樣地寫在信上送給索尼亞。」

147 一九一〇年九月一日，遼甫·萊奧維基從比得堡寄給他母親的信中，是這樣地寫着：「我覺得您和亞斯耐雅的

家庭都可憐。和您分別時，心裏很難過；出發之後，依然不斷地想到您的事，只有您自己內心的強固，纔能造成亞斯耐雅家庭間所必要的平安。不久之後，您就能這樣做去吧。爸爸太沒用，無論在現在或過去，爸爸太過於溫柔了。」

（國立托爾斯泰原稿部保存的未發表的書信。）

148 因為兒子進莫斯科大學，長女「參加社交界」的必要，一八八一年，托氏的家庭曾由亞斯耐雅搬到莫斯科去住過。

149 豐流考夫於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間，在「媒介者」出版所發行托爾斯泰傳二卷。

150 強迫少女的事，在托氏少年時代的日記中是沒有的。

151 托氏在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九日的俄羅斯消息上，發表過一篇說要放棄著作權，把他公開提供於任何希望者自由印行的信件。這封信裏所提起的是限於一八八一年以後的著作。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記裏所寫的

遺囑中，托氏希望其承繼人把一八八一年以前的著作權也放棄提供公用。

152

托爾斯泰在其最後的十年間，避免出版自己的新的藝術作品。在這十年中，我們所知道的發表只有四次，即：一九〇三年托爾斯泰爲了幫助在組織的掠奪中受苦的猶太人的作品集出版時供給了三篇自己寫的故事。一九〇

153

五—六年在「媒介者」出版的叢書之環中收錄新作的小說祈禱、考爾涅依、哇希里埃夫、賈益革，所爲何來？神與人。一九〇九年在爲了文學資金而寫的作品集之中，有鄉間之歌及和路人的談話兩個短篇。一九一〇年契爾特考夫得了托爾斯泰的同意在報上發表了一個短篇感謝的基礎。托爾斯泰之避免出版自己新的藝術作品的理由，不得不從下述的事實中去探求。即：他在一八九〇年發表了主人和偉人，復活及藝術是什麼的論文，而對於這些著作的特別的權利放棄了，結果，自己和家族失去了一筆大大的收入，這事引起了夫人的極大的不滿。

一九一〇年九月一日從考采特寫給夫人的信中，托氏說到自己回到亞斯耐雅·模麗亞涅的事時，有下列的這樣的語：「在我已經規定的計劃是沒有的，但是想合着你的意思去做」托爾斯泰寫給其妻的書信（一九一〇年版）

## 九月十三日

這一星期中，留在家裏的只有我一個人。稍微感覺到憂悶和寂寞，但心境很安靜。沙夏常常來，信，那邊的情形也很清楚。一切事情似乎都是不十分平順的樣子。夫人要求萊甫·尼古拉維·基無論如何得和她自己一塊兒回來。她用着平時一切的手段——或說要離開家庭，或說要絕食自殺，

以及平時夫人認爲最有力的其他的威脅手段——金圖去達到這個要求。但是，這次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強硬起來，竟把要求拒絕了。沙夏在九月十一日發出的信中，把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夫人的一事情及態度寫得很詳細。

夫人於十二日夜裏一點鐘回來了，非常疲倦的樣子，面呈蒼色。夫人的身體是變弱的了，而且因爲萊甫·尼古拉維基很頑固，脾氣又壞，據夫人的話看來，他還發了怒，因此夫人的精神弄得來十分不痛快。夫人把這些事情告訴了布爾迦科夫。但因爲夫人是太沒有精神的樣子，我們也就感覺到很掃興。

當讀了報告夫人在考采特的種種行爲的來信時，布爾迦科夫和我，都覺得夫人太丟了臉。但是，回來的第二天，夫人自己滿腔惡意地說起了契爾特考夫的事，尤其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她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譬如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個怎末享樂主義者，或說他又給從前的打牌的惡習或色慾所迷惑了，或說他失掉了理知和記憶，甚至于說出下面那樣的話：

『喂，你看，他立刻會變做一個傻瓜的。到了那個時候，也許會想到我說的話吧！』

從夫人回來的第二天起，我們就不得不聽到種種不愉快和討厭的事了。

在吃飯的時候，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到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這裏來。她說，如果夫人願意和她見面的話，那末她想見見夫人。到了晚上，夫人出來了。一見面，夫人就談起她現在的生活，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殘酷，以及契爾特考夫的無禮。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聽了夫人的話，苦痛萬分地就哭了起來，責備夫人不應該這樣利害地且錯誤地攻擊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夫人發怒了，面部全赤，眼睛發光，不斷地頓着腳。這樣子，連看一看也不痛快。一個人爲了自己任性的結果，而使着自己的身體受苦到這樣的程度，真是何苦來呀！

克萊奇考夫斯基（托氏同志，音樂教師）也來了，同樣地，因了夫人的話，忍不住哭了起來，抱着頭額跑出去了。夫人出驚似地問着：「克萊奇考夫斯基是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爲什麼對我這樣氣憤？爲什麼逃出去？」

但是，克萊奇考夫斯基並沒有氣憤。不過他太苦痛，他勸夫人鎮靜一下，勸了好幾次，並且想使夫人注意到夫人自己的態度。可是結局還是忍耐不住，而且因爲不想再聽夫人對於萊甫·尼古

拉維基的攻擊，所以逃出去了。

過了一忽兒，我到樓下去找尋克萊奇考夫斯基。因為知道他是在圖書室裏的，就走進了圖書室。克萊奇考夫斯基頭伏在手上，在長椅子上坐着，一方面搖着身子，一方面呻吟着。

「怎麼樣？精神是這樣不痛快嗎？」我問。「可是，用不着驚奇的呢！因為我們是聽慣了的，無論什麼都能夠忍受下去。你聽到這種話，還是初次吧！」

「這家裏到底鬧的是什麼事？」克萊奇考夫斯基忍着眼淚對我說。「真是可怕的事情呀！啊萊甫·尼古拉維基真可憐，真可憐！」他真的又哭起來了。

我爲着要把夫人沒有事實的根據而任意捏造的那些謠言加以矯正，因此說了許多話。克萊奇考夫斯基很驚奇，而且更加苦痛了。連茶也不喝，一早就回去了。

夫人稍稍有些狼狽，問起我關於克萊奇考夫斯基的事。當她知道他已經回去了，便這末說：「是一個怪物呢。的確是的。所謂托爾斯泰主義者全是這般的。」

和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一直談話談到夜十二點。我想把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從

這種苦境中解脫出來，於是告訴夫人說現在已經是就寢的時間了，而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的習慣是早睡的，應該讓她休息了。夫人卻把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帶到自己的屋裏去，許久之後，從樓下還傳來一種尖銳的而且興奮的聲音，十分的刺耳。後來知道，這又是夫人的聲音。一聽到這種聲音，我就感覺到痛苦；一夜睡不着。

九月十四日

亞爾梅丁肯<sup>164</sup>從比得堡帶來了遼甫·萊奧維基寫給夫人的信。亞爾梅丁肯是兩三種兒童雜誌的女編輯者。遼甫·萊奧維基託她把自己彫刻的半身像帶回來。因為遼甫·萊奧維基託了她這樣的一件事，使亞爾梅丁肯對於亞斯奈雅·樸麗亞涅的訪問獲得了相當的滿足。夫人很親熱地款待了她。給她看了很多的東西，而且和她出去散了步。但夫人把時時談着的關於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事也完全告訴了她。亞爾梅丁肯並不覺得十分奇怪。她說，這些事情已經在遼甫·萊奧維基那裏聽說過了，她自己和她的家族都聽慣了這種事情；因為遼甫·萊奧維基現在住在他們那裏。

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還沒有走。當夫人很刻薄地談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時，她窘得很，不知道怎樣才好。她乘着一個機會，告訴亞爾梅丁肯說，夫人和平常的人完全不同，沒有和她說真話的必要。

午飯時，夫人坐在桌子旁邊，和我們一塊兒吃了許多的東西。吃完以後，亞爾梅丁肯說，在比得堡受了別人的囑託，有事情要和夫人商量，於是她們兩人走到別的地方去了。因為奧富沙映尼考沃的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據說有病，我和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一起去望她的病。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留在她那兒，我在吃過晚飯以後就回來了。一回到家裏，便看見夫人和亞爾梅丁肯在客廳裏踱來踱去，同時，很熱心地談論着。夫人的眼睛裏發着光，面孔通紅。我心裏想，『哼，又談那一套了！』我想，這一次我倒要去把夫人的神經過敏的事情和亞爾梅丁肯說。於是，當她出來的時候，我乘機把夫人的事告訴了她。

『不，我是知道夫人有點什麼事興奮着的；可是，像這樣的事情她倒沒有提起。』  
『夫人是有着神經病呢。』我說。



「怎麼，夫人是有神經病的嗎？」亞爾梅丁肯出驚的說。

「你以為有神經病的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嗎？」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又問她。

「是的，因為我稍稍聽過這樣的事情。」亞爾梅丁肯說，好像不了解我的話似的。

「不，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很健康的，是和平常的人一點沒有分別的。我們不要忘掉他已經是八十二歲了。可是，頭腦還很清楚呢。只要看看他最近的作品，不是就可以知道嗎？」我說。

亞爾梅丁肯緘默着不說話了。我也不再說下去。於是亞爾梅丁肯又開始說，她和遼甫·萊奧維基很親近，從他那兒聽過許多事情；因此，當于聽說有病的不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而是夫人時，她覺得很奇怪。

來說：  
當晚，亞爾梅丁肯出發到比得堡去了。夫人很溫柔地去送了行；臨行時，把她叫到自己的身旁

「你來得真好！你到這兒來。並且關心着我這樣一個孤單的老太婆，我多麼高興。」夫人把「到這兒來」那句話說得很着重。

十五日早晨，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又來了。她打算從這裏直接回到鄉下的家裏去。

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用很溫和的聲調，平心靜氣地，請求夫人爲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夫人自己的緣故，快些和契爾特考夫和好。當時她哭着說：

「我覺得大家都是太不幸了。你，萊甫·尼古拉維基，契爾特考夫，安奈·康絲妲蒂娜沃涅等等，在你周圍的一切人們，都是很不幸的。……只要你能寬宏大量一點，那末，萊甫·尼古拉維基，你自己，還有別的，都是很快樂的呢！」

「你要我寬宏大量一點嗎？不行，只要萊甫·尼古拉維基死了，或者我死了，那才沒有事了。可是，我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決不後悔的。我想，因爲我要救萊甫·尼古拉維基，所以上帝給了我這樣的病苦。我救了他的靈魂呢！我苦了自己，贖了他的罪。」夫人還繼續着說，「我決不會後悔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我自己是有過那樣的功勞的。萊甫·尼古拉維基也承認，而且請求過我原諒他的。所以和契爾特考夫不見面的事他也答應我過。……可是，他對於契爾特考夫的固執真是特別的。那種事，我可不能原諒他。無論在那個地方，我如果遇到那個傢伙，或者那個傢伙到這裏來的話，

我得打他一下，那怕是打在側面。萊甫·尼古拉維基愛了那傢伙，把我忘掉了。那傢伙是專門講我的壞話的。甚至于每天會面兩次。會面時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啦？互相緊抱着呢！夫人繼續着這末說。

「你說什麼爲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會忘掉你呢？他不是很愛你的嗎？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安慰夫人說。

「唉，」我說，「假如你克服了你對於契爾特考夫的那樣的憎恨，允許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晤面，當然，不是說在這兒，是說在他那邊晤面，那末，萊甫·尼古拉維基會多麼地愛你呀……他將感到多麼的幸福呀！並不是因爲他能夠和契爾特考夫見面所以感到幸福，而是因爲你能克服了你自己的惡念的緣故呢。唉，你想想，這對於一生教導人們原諒的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何等的快樂！

「你以爲我是沒有注意到這些嗎？可是，就因爲那樣我是不能原諒的。如果我肯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受了那傢伙的感謝，也許會愛我；但是我不願這樣。如果要這樣，倒不如苦一點的好。我

苦，他也苦，那就夠了。我不要那種愛。是的，我不願意讓契爾特考夫唆使萊甫·尼古拉維基恨我。……提到他的筆錄，我原是有收集的自由的……可是我已經不願意管他的閒事了。」

她既然這樣存心，那末再勸也沒有用了。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和我打算把話題移開，可是夫人繼續地說得不停。

「若是跟一個別的女人愛起來，那倒猶可說。」夫人說，「至少，那樣也給了我一種權利，我也好去跟什麼人講講愛。你們以為崇拜我的男子沒有的嗎？」

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驚怪得只呆看着我，夫人卻繼續說：「若是你們那末想，那真難為你們。哼，直到現在，向我獻殷勤的還大有其人呢！」

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和我面面相覷。

後來在廊下我遇到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她把我叫住，和我說：

「唉，她是發瘋了啦！把她自己的事情說成什麼樣子了！咳。」

可是今天，夫人又拉住我們，講了些更使我們驚奇的話。在喝茶的時候，也談着萊甫·尼古拉

維基說他脾氣不好，完全變了，死期快到了。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之不肯回來，夫人十分生氣。

「一定的，上帝會特特保祐我，讓我對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死一點也不難過。現在是怎末都好的，他在我看來，他已是死了一半了。我今天想，假如他死了，我便和達尼亞一起到羅馬去了。我總想到外國去玩玩啦，那怕只去一回也好。一上了年紀，除此之外是沒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了。」夫人完全冷酷地這末說。好像她還年輕，希望當真的有這樣的事情似的。

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和我又被夫人的這些話所驚駭，可是沒有法子去阻止她。說着天漸漸晚下來了。夫人還不停住，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謾罵，萊奧尼拉·富奧米尼希涅把馬預備好，又極謙遜地勸了夫人一回，勸她寬宏大量一點才好，然後，抱着一種極惡劣的印象離去了。

今天是九月十六日。夫人和我都沒有接到來信。夫人的心境又很亂，到我的屋裏來哭着說，說她晚上失眠，老想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萊甫·尼古拉維基還沒報告歸期的電報打來，真等到討厭起來了。

「在我的命名紀念日回來，是能夠叫我高興的，可是……他不肯。一發起脾氣來，就什麼都不

來告訴我。」

夫人換了衣服，出去散步。午飯的時候回來。關於吃飯，她又辯解似的說：

「現在應該鎮靜一點了。就是不想吃，也得吃一些。精神已經有些不大好了。」

又開始說起萊甫·尼古拉維基如何殘酷的話。我想無意中把話題岔開，可是沒有成功。

讀着古拉得夫斯基<sup>166</sup>的來信，夫人說：

「寫封回信給他；非去和他說說明白不可，究竟爲什麼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和契爾特考夫見面。他說有些不好聽的謠言。我務必寫些信給大家，把真相告訴大家知道。」

「可是，他也許會把你的信登到報紙上去的呀。」我說。

「那不好嗎？那頂好的呢！」

「唉，萊甫·尼古拉維基曾覺得多末的不愉快的？」

「可是，他老住在考采特不動身，我是愉快的嗎？我是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我受着他的怒罵，我是愉快的嗎？他不是發怒起來時，咆哮得連牆壁都震動了嗎？我不能忘了他那付可憎的尊容！在考

采得，爲了出版的事情，向我發怒時，他的聲音是多末可憎的呀！「你的那些出版的事情，討嫌透了。爲什麼要你來校訂！還是停止了的好！沒有你出力，也會刊行出來的。」是這末說呢！我怎末能夠停止得了！我們是靠什麼吃飯的……就是他自已，除了出版，他也是沒有謀生的本領的。我爲了他，雇用了二十五個盧布的廚子。單說那兩個僕人，兩匹馬，還請了一個醫生，也並不是爲了我自己，完全是爲了他啦！咳，我不會說過那是不應該的。他是奢侈慣了的。所以，對於我的事情，不是頂好也不要說我不對，不是嗎？」夫人這末說。

「昨天，遼甫託她來的那位小姐（亞爾梅丁肯）帶了這樣的話來的，說是有一家叫做「文化」的極大的出版所想要和這裏訂兩年的契約，把戰爭與和平加入插畫印出來，作爲法蘭西戰爭的百年紀念。說是肯出一萬盧布呢。若是再叫他們多出一點，也是出的。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會生氣把出版權從我剝奪了去嗎？我擔憂着呢！」

片刻的緘默，又說：

「若是我想發財的話，立刻可以變做一個大富翁的；可是，我是受過很好的教育，不願意這末

做，不能這樣做。咳，那個公司說，肯出一百萬個盧布，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全部著作權收買下來。託亞爾梅丁肯來說的。央求我們一定得賣給他。若是賣了出去的話，那末，我們的孩子們，孫子們，什麼都不愁了。我賣了嗎？……」夫人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又說，「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方面……」

「可是，你有出賣的權利嗎？」我問，「你所有的不是一張非正式的委任狀嗎？<sup>166</sup>去年你不是還說過，拿着那樣委任狀，既不能起訴，又不能把什麼賣出去的吗？」

「我說過這樣的話嗎？你要看一看嗎？我是什麼都能做的。訴訟，出賣……不過我不願去起訴，教萊甫·尼古拉維基感覺到痛苦。」夫人說。

「我記得你是在做着出版的事務以前說的。」我說。

「你是記錯了。」于是夫人開始說明着在那張委任狀以外還拿着別的東西。可是顯明地是謊話。我並不想她什麼說明。

「現在我是不出賣的。可是，假如萊甫·尼古拉維基始終是這種態度對我，那末，我要去跟孩子們商量一下，到比得堡去把牠們賣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知道的。」



夫人又像嘲笑一般地說：「不，即使他知道了，他也不會到法庭去告我的。那是他的主義呀！」

「他們竟出一百萬盧布嗎？」我再問一遍。

「很願意出呢。兩年付清。這是商業上的契約。那位小姐和公司裏的人很熟悉，勸我這樣做。可是，如果萊甫·尼古拉維基把版權提供公用了，或者送給了契爾特考夫，那怎麼辦呢？」夫人補充說。

到了現在，夫人和亞爾梅丁肯在客廳裏說了些什麼，爲什麼夫人那末地興奮，完全明白了。而且，正因爲有這一段事情，所以遼甫·萊奧維基曾經夾我好好的款待亞爾梅丁肯。我早想，總有什麼事會發生的。我明白了，這個計劃一定是遼甫·萊奧維基、安歲·萊奧維基、米海爾·萊奧維基所定出來的。我記起去年的事情來了。去年米海爾·萊奧維基和那一位來訪的法院院長戴尼遜 <sup>167</sup>克氏商量過什麼事情。米海爾問：

「在父親的生前，可以把父親的著作權出賣嗎？」 <sup>168</sup>

那時戴尼遜聽了這話，覺得有點不痛快，回答說，可能雖然可能，但是那就成爲一種欺詐行

爲了那時候，話說到這裏停止了。到了今天，夫人方才直率地把這個計劃招供了出來。

午飯後，我到樓下去的時候，又遇見克萊奇考夫斯基，他露着很不安的樣子。好像是受了亞斯奈雅·樸麗亞這種種的事故的刺激，竟使他心情惶亂到不能自己的樣子。因此，他才今天又跑了來，再來懇求夫人一次。我是聽慣了夫人的話了，我知道一提起一定又是一套不堪入耳的殘酷的話；于是我離開了克萊奇考夫斯基，回到自己的屋裏去工作了。過了許久，我重新走出來。克萊奇考夫斯基還沒有走。他兩手閉住他的那一雙大眼睛，滿面都是淚痕，小孩子似的哭着，我覺得難過，但也覺得有點滑稽。克萊奇考夫斯基還一邊哭着，一邊懇求着夫人的饒恕。雖然他覺得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是再也沒有那末地教人難過了；可是，他又怕得罪了夫人，他三番五次地說：

「我很愛萊甫·尼古拉維基，我也愛夫人和其餘的人們……但這不算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最重大的事情和最必要的事情，是保護萊甫·尼古拉維基，保護着他的安全與生命。這是比世界上所有的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因此我把這件事情懇求你……」

「什麼？你說懇求我嗎？就是你不說，我保護他，照顧他，愛他，已經有了四十八年了。你愛他不是

只有三年嗎？」夫人更不耐煩似地說。

「啊，是的。請你原諒我。我簡直心情亂極了……我簡直像個病人的樣子……」克萊奇考夫斯基道歉着說。這一來，夫人便帶着溫和的語氣說：

「請你以後不要再以爲我們之間有什麼不和睦的事情了。我一點也不會生你的氣。以後常常來玩吧。」

克萊奇考夫斯基道謝着，走了。剩下來只有我和夫人兩個人。使我高興的，是夫人忽然變得溫和起來。這大約是被克萊奇考夫斯基的真誠的熱淚所感動了吧。

「多末一個神經質的人！老是和我說着同樣的事，老是求我原恕！」夫人說。

我們都坐下來工作。夫人開始校對。我是給夫人剪下關於報上所載着的托爾斯泰的記事。夫人還談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埋怨他還不回來。

「即使他是在我的命名紀念日趕回來，那他也已經達到了使我苦痛的目的了。爲什麼要待我這樣呢！我待他是怎樣的！這是加倍殘酷的，兇惡的報復呢！他的報復手段多末高明啦！」

我爲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真是感到忍受不住的苦痛和恥辱一連七天，天天聽着同樣的事——惡言，謊話，謾罵，實在使我難受極了。我爲了被這些苦痛所驅使，甚至於想逃到莫斯科去。但是，同時，我對於沙夏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愛情是太于強烈了；這種愛情又使我忍受一切，我自己想，我至少是能夠使沙夏得到一些安慰的；沙夏的苦痛比我自己的大得多了。

晚上，當夫人鎮定地說起她要繼續和萊甫·尼古拉維基鬧下去時，我這樣地問：

「可是，如果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了，怎麼呢？也是鬧下去嗎？」

「不知道！」夫人回答，「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怎麼能知道？因爲不是我所能主動的。」

「爲什麼不是你所能主動的呢？一切都是決定於你。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了你的緣故是做着多末大的犧牲！你就單單把這一點想想吧。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了你，不能和契爾特考夫見面，這點你不能不承認吧？可是，你到底給了他一些什麼代價呢？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見面以來已經是兩個月了，但是你仍舊……」我決意把一切話都說了出來。

但是，使我驚奇的是，夫人竟毫不生氣，平心靜氣地回答說：

「是的，這是真的……可是，我倒底能夠怎樣做呢？總之，我是有病的。我是不能不哭泣，不能不叫苦的，就猶之女人們生孩子時不得不大聲喊痛一樣。而別人呢？只是說我的壞話，罵我，好好地勸我的人，是沒有的。如果有人來指點我，生活應該怎樣改正一下才好，那我是多末的高興啊！」夫人說，「咳，請你勸勸我吧！在你想起來，我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我那裏配得上勸你呢？這是很難的事情。可是，你若是在問問達齊亞耐·萊奧沃涅的意見，那不是很好嗎？她是又愛着你，又愛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

「爲什麼要去問達齊亞耐？不行。她只會念道德經把我聽的。萊甫·尼古拉維基把女兒們統統弄得歸屬於他自己了。當真的咳，假使你做了我，你怎末辦？你告訴我吧。」夫人又問。

「我不知道。可是，我以爲你應該回復到從前的狀態。好像不曾生過六月裏那場病以前的樣子，快活地，精神上愉愉快快地，不要一開口就罵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這樣一來，就和從前一樣了。和從前一樣地生活着，不是很好的嗎？」我說。

「可是，對於契爾特考夫怎樣？萊甫·尼古拉維基和他會面的事也能允許嗎？這是不能夠

的。」

「把契爾特考夫的事情忘掉好了。好像這世界上沒有這個人一般地忘了他。即使萊甫·尼古拉維基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可是他是不會到這兒來的。」

「我自己也這末想過的。你的忠告真是有道理。」夫人說着簡直使我難于置信的話，「一定這樣做，一個月裏而准他們會兩次吧。一次契爾特考夫到我們這兒來，可是我不見他。我是不能夠和那傢伙會面的，做不到的。我一想到那傢伙的厚而皮，不要臉，我就想揍他呢！」說時，夫人又有點焦灼起來了，接着說，「一次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到他那邊去。但是這種辦法，到底我能不能夠忍受，我還是不知道的。如果契爾特考夫一來到這兒，我一定又會興奮起來，免不了要偷看偷聽的……一想到萊甫·尼古拉維基又和那個傢伙互相擁抱起來，我真是忍不住的呢！不，我們兩個人中，任何一個人沒有死了之前，我們一定會繼續鬧下去的。不消說，死的是我，因為我不能再受苦了。我一天天瘦了下去，身體瘦得只有從前的一半了。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身體倒忽然強健起來，看他是很快樂的樣子。他是很安心的。」

於是夫人又開始恨起契爾特考夫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來。她完全失去了自己駕馭的力量；那怕一刻鐘，她也難于克服了她自己的邪惡的念頭。對於這，我是很難過。我猜想，夫人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不但是已經是沒有了愛情，而且是只有憎恨和厭惡的情感的。過去，夫人已經把這種情感毫無掩飾地顯露出來過；而今天，在我和夫人一起到達浦多依去訪問奧麗克·康絲蒂娜沃涅的路上，夫人所告訴我的話，更證實了我那種猜想。

154 亞爾梅丁肯是兒童雜誌泉及太陽的編輯者。

155 古里高立·康絲妲蒂諾維基·古拉得甫斯基（1849—1915），1891年「文學者及教育家共濟儲蓄部」之創設者。1909年訪問過亞斯泰雅·模麗雅涅。當時給夫人的信不詳。

156 1893年托爾斯泰給夫人一張委任狀，關於處理一切事情的。保存在多拉文書保管局所保管的托氏文書中。

157 伊凡·哇希萊維基·戴尼羅克（1851—1916）是托氏姪婿，諾沃契爾斯克法院院長。

158 這裏所引用的對話，是1907年七月十八日在亞斯耐雅·模麗亞涅時，米海爾和戴尼羅克所說的。詳見於葛賽甫作托爾斯泰及其兩年間。

九月十七日

在到達浦多依考沃的奧麗克·康斯蒂娜沃涅那兒去的路上，夫人獨自地囉嗦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從早晨起，夫人一直生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氣，怪他爲什麼還回不來，怪他在夫人的命名紀念日也不寄一封信來。夫人哭着，拿最殘酷的，最沒道理的詬罵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在路上還繼續着發怒，也不怕馭者巴甫羅維基<sup>169</sup>聽見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我是什麼也不想。就連他對發脾氣那付狗臉，我也想不起來了。灣着腰，手這末搖着（夫人學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樣子），實在是多麼討嫌的一個老糊塗啦！」夫人的這種說話，真教人厭惡，而且，她還帶着一付侮辱的，惡狠的臉容，一看見真教我感覺到，和這末一種人在一起，實在是太苦了，而且也太可怕了。

後來，夫人又說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健康情形來，說他老雖老了，可是什麼事情都還有本領幹；說他像一棵樹那末麻木的，那末自私的（夫人用着『不折不扣的自我主義者』的名詞），所以即使一百歲也還死不了。好像她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長壽感覺着不勝遺憾似的。一切教人聽來難過。最好是，像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要去想牠，再也不要去寫牠，不要惹起心頭對於



夫人的更甚的憎惡的情感。

在奧麗克·康絲蒂娜沃涅那兒，夫人十分地謹慎。僅僅當奧麗克·康絲蒂娜沃涅不在眼前的那個空隙，她對着那位老朋友法文的女教師囉嗦了一陣，還叫她不要告訴奧麗克·康絲蒂娜沃涅。我和她家裏的孩子們一起玩着；在第十天，才能夠和夫人以外的人談着話，實在心裏很高興。可是，奧麗克·康絲蒂娜沃涅對於夫人的事非常的關心，問了我許多的話，使我在夜深以後，夫人已經睡了，又不得不說了一些心裏不願說的話。

第二日早晨，喝了咖啡以後，我們就向亞斯奈雅·樸麗亞涅出發。發着很大的風。夫人只怕着涼傷風，整個身體都縮在傘的下面；還躲到我的背後來。一句話也不說。我但願她這樣。但是，我卻知道她是終于不能常此緘默着的；果然，她又囉嗦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來，我又感覺到難受了。我一句話也不睬她；把頭巾緊緊的裹着，希望她的話傳不進耳躲。可是無效，她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謾罵，錯誤的觀念，還是聽得見的。夫人說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哲學是沒有價值的，說他的文章只是「引起賣淫婦的注意」的。

「究竟，他能比得上其他的哲人們嗎？我是念過許多書的；不管是誰，他們的思想是深遠的，他們的文章是美麗的。可是萊甫·尼古維拉基一來，就只有那些自以為是的下流的廢話。賽涅克啦，甫烈頓啦，叔本華啦，連一句粗俗暴亂的話也不寫的。所以萊甫·尼古維拉基的名聲只不過是暫時的罷了。你看現在，誰也不尊敬他了，誰也不看他的書了。再過幾年，他不知道變成什麼東西呢？算不定給人看作傻子，再不是可憐的乳臭兒！」夫人揚揚得意地說着。

我也不反對她的話，只是說，她的話我不贊成，以外什麼都不會說。把話說給夫人聽是白白的，因此我只想最好是不理她。但是，不理她也徒然，好像她是要補償了剛才的長時間的緘默似的，如今開了口就沒有停止。她說，爲了教人明白最近托爾斯泰的作品的方向，她想把日記發表。所謂最近作品的方向，是出發于對於政府的復讐的觀念，因爲政府要把契爾特考夫驅逐到英國去。此外，還繼續說了許多別的。

「假如我把日記發表了，世間也就能知道，托爾斯泰夫人是一位精誠堅實的婦人。」

這些事情我也不願意細細地記下來；我的手也不願寫。總之夫人的話是殘酷的，而且，老是那

末一套；想着那些話時，心裏就覺得苦痛。

一到了亞斯耐雅，我即刻問有沒有莎夏寄來的信，已經三天沒有信了，我十分記掛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和莎夏的事情。結果今天還沒有信來，我憂愁着。當我走到夫人那兒去時，夫人馬上問：

「莎夏沒有信給你？」

「沒有。你這兒呢？」我問。

「來信？萊甫·尼古拉維基因為要向我復讐，在不會把我逼死之前，他是不放過我一步的。」  
夫人又興奮起來，說得不停止：

「我決定明天上莫斯科有很多的事情呢。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在一起反而好。可是他回來，看我不在，他又會到那個混蛋那兒去的吧！多麼教人恨……假如他今天回來了以後……不，他決不會回來的。」她忽兒凶猛地，忽兒又抖索索地，把自己的一切惡念都歸罪于萊甫·尼古拉維基。

我默然，在等待着一個空隙好走開；可是夫人老跟着我絮絮不休。

「我想打個電報給他，這未寫：『索菲亞如瘋狂狀去莫斯科。郁凱麗。』別的話都不要說。讓他自己去猜好了——也許我睡鐵軌自殺了，也許怎末了。」

「爲什麼不寫你自己的名字呢？大家不以爲是我打的嗎？」我說。

「那不好嗎？不管寫誰不都一樣的吗？並且，爲什麼一定要想是你打的呢？不會想是別的什麼人打的嗎？」

「我沒有別的意見，只是，我要說那是你打的。不然，那就是說謊了。」我說。

夫人不說話了。是不以我的話爲然吧。過了一會，她再說：

「現在我把信寫好之後，馬上就要打點旅行的裝束了。」說着，她走到桌子邊去。我也就走了出來，做着自己的工作。

夫人在吃午飯的時候進餐間來，又是一陣大吃，同時是一陣高談闊論。我簡直把她的這些行爲引以爲不可理解的並且引以爲羞。夫人一坐下餐席，就說了一套照例她要說的關於吃午餐是如何如何壞的一種習慣，並且解釋她自己是如何吃得少，如何如何她每天只吃一點兒東西；可是，

邊說着，就像似忘了我在一起一樣，做出一種忽然注意到桌子上的火腿和炸雞的神氣，嘴裏說：「啊，火腿和炸雞！」接着就大嚼起來，好像是這些東西誘她不得不破例多吃一些似的。

吃完午飯以後，夫人把她寫給古拉得甫斯基的一封信回信念給我聽。那是一封從第一行起就是說話和對于契爾特考夫的咀咒的信。她寫了這樣的話：「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完全變了。他顯然地喪失了記憶力及意志。可是，他的所謂「親信者流」卻利用着他的衰弱及缺少意志。」我未免提出抗議。夫人說：

「請你不要爭論。你是已經五個禮拜沒有會見他了；他的確是變了。而且，那也是契爾特考夫那個混蛋和我搗亂的結果——可是，那個混蛋是失敗了。他的力量比不上我呢。我已經寫過二十七封信。讓俄羅斯的全部都知道那個混蛋沒有道理呀。」

「雖然你寫過了那樣的信，可是契爾特考夫對于你，不是不會把你的事向任何人說過嗎？」  
「爲什麼他能說我的事情？我對着他，就連一句失體的話也沒有說過，所以他要說也無可說的啦。他很知道我是對的。咳，若是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日記統統交了給我，那末什麼事情都早

就沒有有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也騙了我，他不交給我——他說要交給我，可是事實上並不交給我……我是不能平靜地活着的呀！我不是不知道日記裏寫了些什麼嗎？夫人又興奮起來。

最近，我也不知道聽了多少次日記的事情了！夫人是多麼盼望得到那些日記！不管她說了多少次，她的話總是相同的。即，她的意思是如此的：『假使當初不騙我，把日記真的交給了我，那末什麼都已解決了。』還有一件教夫人發怒，教她擔憂的，是一旦契爾特考夫死了以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原稿的下落如何。關於這，夫人已經不知多少次向我提及；在去達浦多依考沃的途中她還這末問過我：『契爾特考夫將來死了以後，原稿怎末處置呢？不會向誰說起過嗎？』

我回答她我不知道。

『這不是簡直可怕的很？爲什麼那傢伙總不向我提呢？教他死到英國去原是再好沒有的，可是僅僅跟我說一聲，原稿怎麼處置，那也不行嗎？我問過好幾次了，但是他決不說的……聽說，那傢伙的身體不很好，腎臟什麼地方痛，不是嗎？他死了以後，原稿都會散失了呢。賽爾耕考（契爾特考夫的秘書）會拿走啦。』

我想，爲了要從契爾特考夫問明白關于和她有深切關係的原稿問題，夫人也許希望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再會面吧。夫人已經屢屢帶着疑慮，說了又說，關于日記，關于原稿的下落。也許我想得不對，也未可知。她的種種不可思議的話我聽也聽熟了。我已經看慣了那些可驚的事情了。縱使怎麼樣的奇特荒謬，我也能視之坦然了。

黃昏之頃，我把報紙拿到餐間裏去看。那時夫人走了去，開始做着校對的工作。但是，工作做得亂七八糟。一會兒，對我說：

『我的出版，馬上也就完成了，可是，我把一些句子即使念了十遍也還記不住。我的心思不能夠集中。一邊做着工作，腦子裏又想起什麼別的事情來。喂，怎麼回事，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什麼還不回來呢？人也不回來，信也不來一封，正好把我看得心慌意亂啦。我也不寫信去。換到以前，那有這類事情！可是……咳，雖說來了一封信，但是連我的名字都不寫<sup>100</sup>。那怕是一個小販子，這一點禮貌也應該知道的，可是他，對着他的太太……』

她正說着這些話時，僮倖之至，尼考拉埃夫走了來，我乘機就逃出去了。夫人一抓住這一位新

來的談話對手，話匣兒就大開特開起來。許久之後，我再走去看看，熱烈的談話還沒有完呢！夫人使勁嚷，足搖擺着，同時，尼考拉埃夫也發着大聲，搖幌着腦袋，正把手高高舉起來做着慷慨的表情：

『我請你高高地舉起恕道的旗幟，不要放棄了牠。請你務使亞斯耐雅·模麗亞涅保持着固有的明朗，光榮！』

夫人興奮起來，也像戲劇表演一般地說：

『爲什麼呢？教我對他盡着恕道，可是教我自己怎末辦呢？他不是明明拋棄了我，去愛了契爾特考夫嗎？我哭泣哀傷着，連僕役們看見也暗暗流着眼淚呢；可是他倒一點兒也不憐我。到什麼地方去挽回他的溫暖的心呀？他再也沒有溫暖的心對我了。那已經消逝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被這些話，這些表情呆住了。究竟他們在說些什麼呢？我們大家正懷着一種苦惱的心情，而他們兩人，倒熱烈地，好像鄉下戲班子一般地，吃勁地在唱着雙簧呢！我厭惡透了。也不去管尼考拉埃夫爲了什麼那末慷慨激昂，我匆匆跑回自己的屋裏來了。

在飲茶時，夫人趾高氣揚地。尼考拉埃夫也說他厭恨着契爾特考夫，還說，他有一次看見契爾



特考夫用着粗劣的話罵另外一個人，罵後還像獸一般的野蠻，撲追過去。

「尼考拉埃夫爲什麼說這些話呢？不是火上加油一般嗎？」我說。

「剛剛相反！」夫人聽說契爾特考夫的壞話，正高興得不得了，說：「我看見不止我一個人認清了契爾特考夫的本來面目，我才高興呢。尼考拉埃夫也跟我一樣的好咳，難道把一隻瘋了的獸引到家裏來？一進來，牠就會向莎夏，向你撲過來呢！」

今天也是聽夫人囉嗦一直聽到十一點才停止。雖然苦惱，可是又非忍受不行。這叫做「已經上了船，沒辦法。」而我是什麼也不能說的。

159 托爾斯泰家之取者亞得利安·巴甫羅維基·埃利塞甫。

160 這封信是托爾斯泰 1910 年九月十四日寫於考采特的收錄於托爾斯泰寄其夫人之信件中（1910 年版）

九月十九日

莎夏的信到；我把牠隱藏起來。夫人發怒着，因爲她沒有收到任何信件。亞麗克斯埃依<sup>161</sup>牽了莎夏的馬回來，又交給我一封信。令人喜歡的是，據信上說，大家在二十二日要回來了。我爲了要馬

上把這件事情告訴夫人，匆匆的跑去，信還拿在手裏。

「你怎麼知道？」夫人問。

「亞麗克斯埃依帶了信來。」

「寫了些什麼？給我看看。」夫人要求。

「這兒呢。我念吧。」

「不，不，給我自己念吧……」

「我照她所寫的，一字不遺地念好了。」我因為不願意把信給她，所以這末說。可是，夫人使勁地，把信奪了去，自己念起來。當她念完了說要回來的那個地方，我雙手把信掩住。

「不行，以下的話不給你看了。信是給我的，以下的話不能看。」我堅執地說。我想，假如夫人看下去，那可就不得了！

「是寫着我的事情吧？」

「不，什麼也沒有。」我回答。

「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

「也沒有寫。只是寫了關於馬的事情。」我說，「只是寫了些對於你沒有看的必要的事情。」

「什麼都瞞了我呢！誰都瞞了我！」夫人說，「你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訴莎夏，一點也不要告訴她，就像沒有我這個人一樣……真的，我求你不要提起我的事情呢。」

「事實上，不提起你的事情是不行的啦。因為他們大家都知道你的情況呢。而且，家裏就只有你和我兩人住着，他們也難免不掛念着我們，莫非有什麼事發生嗎——不好吧，你的事情不提好了。」

「這才好呢。可是約定了。」夫人煩擾地說，「你不要提起我的事情；你也不要說我要到莫斯科去呢。若是說了，他還以為我健康的很，精神好得很！我不願意教他這末想。若說我健康，那就完全錯了。」

「不用不着什麼約定；假如你想那麼好，那末不寫好了。」

「用一個明信片，只告訴她馬平安到家，不就夠了嗎？」夫人勸我。

我的心裏很徧促不安；我感覺到我只有着她的話照辦。雖然我想到我是這末地被夫人所支配時，我很苦痛；但是我終於不會告訴沙夏任何事情。而況，即使寫也是徒然的。因為，即使我寫了信，不把牠跟夫人的信一起付郵，那末誤了日子，恐怕沙夏就接不到了。可是跟夫人的信一起寄，那是不可能的。夫人一看見信，也許就給打開，那末就會引起壞的結果。因此我是不得不答應夫人的話的。夫人很高興，說：

「謝謝你了。你不寫什麼信，於你也沒有什麼壞處不是嗎？」

我一句話也不會說，走了出來。雖然說只有兩天他們都會回來了，可是，假如今天夫人出去旅行一輪，那我是多麼求之不得呀！

整天，夫人寫着回信，答復那些寄來的命名日的賀柬。一氣寫了八封，裏邊都是寫了和契爾特考夫間的經過，和對於契爾特考夫的咒罵。夫人把寫給馬克洛考娃<sup>102</sup>的一封信念給我聽，那裏面，夫人感慨着她自己的孤獨，「雖然我有一個大家族，但是我是寂寞的。」接着，關於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信上寫着：「政府對於契爾特考夫的事情的等閒處理，這真是政府的重大的失態；因為契爾

特考夫不管在什麼地方，較之任何人都努力地宣傳着反對兵役的主張。」

「唉，這不對呢。」我說，「契爾特考夫現在已經是什麼宣傳都不幹了。那一類的書也沒有，也沒有那一類的人來看他。」

「因為他是一個卑怯的傢伙，他暗地裏幹着的呢。」夫人說了以後，稍微停了一會，又說：

「怎麼，你給那個傢伙辯護嗎？」

「我不是給他辯護，我是給真理辯護。即使你這末誣蔑着我的一個敵人，我也同樣要說的。可不是嗎，那是些虛偽的話……」

「喲，你竟這末老實，竟以為我喜歡契爾特考夫就在我們這塊地方嗎？不消說，爲了要把他趕走，我是不擇手段的。我對誰也都寫了同樣的話呢。譬如非洛索夫<sup>163</sup>，我也給他那末寫的。我要他在比得堡把事情傳佈出去。他認得的人很多呢。還有，譬如愛戴利<sup>164</sup>……」

我在前邊寫過，說我對於夫人的任何事情已不覺得驚奇，可是現在，我終於不能不爲夫人的險惡所驚倒。我說不足驚是錯了的。這幾天的驚異心理是愈弄愈大了。

十一點鐘時，夫人出去。我獨自歟着。雖說是獨自地，但是心裏很高興。

夫人在出去時的間隙中，也吐着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不平。

我問她：『爲什麼這末不高興呢？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是二十二號得回來了嗎？』

『不會回來的啦。你看吧，一定是找一點什麼做理由，再叫我受些苦。可是，多麼不可解啦！』

稍微停了一會，又說，『我這末想也不知道想了多少次了……在我，萊甫·尼古拉維基這麼一個人是死了，我也已經不愛他了……喂，當真是這末的……我想到他，或者是記掛着他，那不過是我當初還不能憑我自己的力來養活我自己的時的習慣罷了。可是，現在，用不到他了，自己的生活是已經有了根基了，所以我纔不少次去過莫斯科，到音樂會去，在那兒一住，住好幾個禮拜。我實在喜歡莫斯科，莫斯科的街道，莫斯科的人。那樣一來，這家裏不是誰也不會來了嗎？因爲大家都被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趕走了。』

『可是，那末，你爲什麼還盼望萊甫·尼古拉維基早些回來呢？你既然不愛萊甫·尼古拉維基了，那末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見面你也該很不在乎了不是？不管萊甫·尼古拉維基，那末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見面你也該很不在乎了不是？』

拉維基怎麼幹，反正不是一樣的嗎？」我說。

「爲什麼？我現在自信我有力量，使他決不跟我離開。我一生這末過了來。我要怎末樣他都聽從着；因爲這樣過慣了，所以我也喜歡他在我的身邊，若是他回來了以後……」夫人帶着惡意的微笑，我接着問：

「又是一場大大的吵鬧嗎？」

「不，什麼都不吵，只是冷冷地對他。」

「那末，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的會晤，究竟爲什麼要那麼深惡痛疾呢？」

「第一，我要說，那是爲了身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妻子的我的榮譽。第二，假如我不反對，那末，日記啦，原稿啦，又會到了那傢伙的手裏去，我就連日記都看不見了。你縱使多少給契爾特考夫抱着不平，也徒然。因爲我不許。」

這時，馬已經預備好，夫人換好了衣服，然後，和我溫和地告了別，出去了。

161

亞麗克斯埃依·貝多羅維基·鮑立索夫，亞斯耐雅·撲麗亞涅的房子門房。

162 瑪利亞·亞麗克賽沃涅·馬克洛考娃 (1871) 托爾斯泰家之親友。律師、國會議員馬克洛考夫之妻。

163 烏拉幾米爾·尼考拉埃維基·非洛索夫 (1864) 伊利亞·萊奧維基·托爾斯泰之妻索非亞·尼考拉埃

沃涅 非洛索娃之弟，多拉縣之地主。

164 伊凡·埃高羅維基·愛戴利 (1861) 夫人之姪婿，陸軍將官。

## 九月二十日

今天，我又是獨自一個人很快活地過着日子，寧靜地耽着，真是好極了。到很遠的地方散步了一回。林子裏真是美麗。脚下樹葉沙沙作聲。處處都是紅葉。

今天是九月二十一日。夫人已從莫斯科回來。她好像還是那樣不安和惡劣的神氣。一面在詛咒着萊甫·尼古拉維基說，「等他回來是等不了的。」

## 九月二十二日

晚上十二點，萊甫·尼古拉維基，沙夏和多襄都回來了。我聽見馬車的聲音，就跑出去。



「呀！怎麼樣？她（夫人）好嗎？」萊甫·尼古拉維基邊從車上走下來，向我伸過手來，邊說。

「我是不曾有過一刻的安寧呢！」我回答他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點了點頭，慢慢走進門。

夫人在樓上，不願意下來。她等萊甫·尼古拉維基走上樓去之後，就責備起來，責備萊甫·尼古拉維基爲了自己的自私主義和自己的滿足，連她的命名日也不回來。

萊甫·尼古拉維基帶着安靜柔和的聲調說了一些什麼。可是我不會聽清楚。

大家都走進餐間，萊甫·尼古拉維基喝完了一杯我所做的莓汁，就說疲勞得很，跑回屋子裏去了。

九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夫人的結婚紀念日。

從昨天起，夫人就說，無論如何要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在一塊照一張相片。

「四十八年來在一起照過相來的，難道今天就不能夠說不高興是不行的！」夫人興奮着說，「甚麼？我爲什麼不讓契爾特考夫給他照相嗎？契爾特考夫是契爾特考夫，我是我……」

早晨，夫人穿了白的衣裳，裝飾得很好，可是帶着一付通紅而興奮的臉色，走了出來。就餐席時，她拿出巧克力糖。

餐畢，夫人就把照相機拿來，把遮光板架起，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

「喂，」夫人對我說，「你給我們照一照吧。照的時候我關照你……一會兒就行了……」莎夏原是會照的，可是她不給我們照的吧……不知爲了什麼那末氣沖沖的。」

我拒絕了夫人的要求，因爲我恐怕弄壞了乾片。而且，當我看見萊甫·尼古拉維基是那樣無精打采地，蹣跚地走到大廳這邊來，在照像機前坐倒的那種樣子，我怎麼也不想給他們照了。

後來叫了布爾迦科夫來，給他們照。可是這一次的相是照的失敗了。第二天，夫人央求萊甫·尼古拉維基重照一次。這一次改在外面的花園裏。

天很冷，風括得又緊，我們都很擔心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恐怕他會受寒，而且萊甫·尼古拉

維基頭是光着的，身上又只穿了一層便衣就跑了出來。

馮列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來。我們在大廳的窗下，看夫人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面孔端得向着她，嘴裏說，看這邊啦；我們心裏都有點氣憤。莎夏說，她一定要去和爸爸把事情說明了；她憤慨地跑到屋裏去了。

午前，夫人繫上腰圍，拿着各種用具，到樓下的小屋子裏去，去沖洗像片。

這一次照成功了。夫人大大的滿意。她從這屋裏跑到那屋裏，拿了那張還沒有乾的像片給大家看。

「明天把牠交給火花吧<sup>165</sup>。誰看了再也不能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我鬧離婚了<sup>166</sup>」  
誰也沒有反對她的話。

據後來所知道：莎夏當真的去和她爸爸說過，說：「母親要拿來做宣傳，纔拉爸爸一起照着相的；這件事，爸爸知道了可別生氣。」因為莎夏一時情不自禁，還說了一些更激烈的話，使萊甫·尼古拉維基非常悲痛；而莎夏後來也自己感覺到十分的悲哀。

午飯後，我們在辦公室裏做着工作，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按鈴響了；可是沙夏沒有去，叫布爾迦科夫去了。布爾迦科夫拿着信件出來。一會兒鈴又響起來。布爾迦科夫去了回來說：萊甫·尼古拉維基要沙夏去。

沙夏在書房裏逗留了很久的時間，後來，哭泣着走出來。大概萊甫·尼古拉維基是爲了要重新和沙夏好好地談一次話，所以把她叫去的。他們兩人一起都哭起來；沙夏把剛纔說了過于激烈的話的事情向父親請了罪。

這兒，我的日記中斷了。因爲有件使我和沙夏不得不起離開亞斯奈雅的事情發生，我們從九月二十六日起至十月五日止，在距離亞斯奈雅一里遠的沙夏所有地代利亞丁克勾留着。

從代利亞丁克回來以後，我仍舊繼續經驗着夫人的卑鄙的吵鬧和她一貫的惡的存心——但是，如今，我已經不能把每天所聽到的，她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或者對於親近的人們的不正當的，粗暴的攻擊逐日的寫在這兒了。

僅僅，我還保留着從一九一〇年九月起至十月間的片斷的筆記。如今，經過了長久的時日，姑

且盡力地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生命上最後的一段期間中，那些難于消滅的印象，從記憶裏抽引出來吧。

有這末的事情：

在九月二十五日那一天，莎夏和我到達浦多依考沃的奧麗克·康絲妲蒂娜沃涅那兒去了。亞斯奈雅·樸麗亞涅的空氣和安靜，因此我們纔想起坐了馬車兜着圈子，藉以休息一番，在亞斯奈雅的夫人傍邊有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留在那兒，莎夏已經預先囑託她，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末馬上趕着馬去報信。

奧麗克·康絲妲蒂娜沃涅極親膩地招待着我們；我們在那兒過了頂快樂的一日。

晚上，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剛就茶席，忽然有一封寫給莎夏的信送到。我們的心臟跳着。

「怎麼了？」

「亞斯奈雅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寄來的。說是母親又吵鬧了一次。說是在父親的書房裏，發見了契爾特考夫的相片，就開起槍來，是玩具的那把手槍。還說幸而父親一點也沒有受驚；

即使聽見了手槍響，他也沒有走出來……可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趕快回去吧。」沙夏說。

我們就吩咐預備馬車。天黑了，道路又濘泥。馭者來說，打近道走是不行的。要走非從多拉走不可。這一來，須得走上七八里路。

我們一心一意地只要趕回亞斯奈雅。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掛念，還有，究竟不知道夫人後來怎麼樣了，這些顧慮，整整地籠罩着我們的心；只是互相談着今天發生的事情，不然就沉默着，並且催着馬車趕快走。

關於亞斯奈雅所發生的事情的進展，我在一九一〇年十月寫過以下的話——

晚上十二點鐘，到亞斯奈雅。周圍是漆黑的。僅僅夫人的屋裏還有燈光。一敲門，來開門的是夫人。頭髮紛亂，臉色是一種兇惡可怕的样子。

「爲什麼這樣慌慌張張跑回來，瘋了嗎？」夫人怒罵起來。

我們把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的信上的事情說了，于是可怕的事情開始了。夫人大罵着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和我們……我們也忍不住地回了她嘴。夫人就跑到樓上萊甫·

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去，要把我們的事告訴他。剛巧碰見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就破口罵起她來。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簡直駭倒了，哭起來，向夫人謝罪，說千萬是自己的不該。

「不管什麼地方，你到你喜歡的地方去好了！明天還就在這家裏的話，那可不行！和把契爾特考夫趕走一樣，你們給我把她趕出去！」夫人指着我大罵着。

沙夏跑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說，夫人威脅着要把我趕走，說她自己也再不能夠就在亞斯奈雅，因此她要和我一起到代利亞丁克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並沒有反對；他對沙夏說，「可是，大概終局也快到了，你也不必悲傷。不久便會慢慢好起來了吧。」

這一夜，我們差不多沒有睡，收拾着行李。天明，在夫人還不會起身以前，我們就動身到代利亞丁克去了，連擔柩子的工作，都帶到代利亞丁克去做。

可是，沙夏和我都是言語所難形容的痛苦的心情。一想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事情，又是愁，又是怕。沙夏想到她跟爸爸在一起，剩下母親跟爸爸一起就着，以後母親勢必要更加使爸爸生氣，想到這些，她極爲悲傷……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對着我們，並不曾叫我們早點回來。

我們常真的走了，夫人倒又焦躁不安起來；這是住在亞斯奈雅的人都看出來的。夫人真的後悔着她自己的行爲，希望着我們回去。她把這種意思向布爾迦科夫說過好幾遍，而且問他，假如她寫信向我們道歉的話，我們會不會回去。（這樣的信，我雖收到了，但不放在手邊。）

十月三日，萊甫·尼古拉維基病了。脚部劇烈地發生痙攣，神志不明，卒然的跌倒。沙夏接了布爾迦科夫的信，叫她趕快回去。

沙夏以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病，是由于我們離開了亞斯耐雅，以及關於夫人寫信給我的事，他和夫人又淘了氣的結果。

萊甫·尼古拉維基病倒了之後，聽說夫人極度地驚愕起來，喪然自失，哭泣着，祈禱着，一直反復着這樣的話：

「饒了我這一次吧……若是他死了的話，那末我是不饒恕我自己這條命的！」

賽爾賅·萊奧維基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來到亞斯奈雅。他們責備着夫人，說：「假如母親是這樣地使父親苦惱的話，那末就非決定保護人不可了。」



莎夏在亞斯奈雅過夜。

第二天，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神志雖然恢復清明了，但是身體極衰弱。

據莎夏說，她正要回代利亞丁克，從門外階梯邊走出時，她遇着夫人。夫人向莎夏撲過來，流着眼淚，求莎夏的饒恕，並且擁抱着她，和她接吻，還和她約定，以後再也不教萊甫·尼古拉維基受苦了，求她回到亞斯奈雅來。夫人還叫莎夏來告訴我，要我把一切都忘了，再回到那邊去；還說，她始終是愛着我的，那一次她做了那樣的事情，連她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做出來的。

莎夏對我說，那時候夫人的樣子太可憐了，而且很真誠，所以她相信了夫人，一切都答應了夫人了。

十月四日，特別是因為萊甫·尼古拉維基和達齊亞耐·萊奧沃涅都希望我們回去，我決定在午飯後和莎夏一起回到亞斯奈雅。

老實說，我去和夫人見面是很窘的一件事，一邊躊躇着一邊走進大門，剛巧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跑過來，她安慰了我，把我領到夫人那兒去。

夫人一見着我，馬上從樓上跑下來，擁抱着我接吻。夫人哭，我也哭起來了。夫人說，她希望我回來，和從前一般地過着日子。

『我們原來沒有什麼惡感的，不是嗎？……我們大家都喜歡你……沒有你，我們都過不下去呢！』夫人抱着我，邊哭着邊說。

大家走進餐間。萊甫·尼古拉維基聽說我回來了，叫我到他臥室裏去。他還躺着，樣子很衰弱。我走近他的旁邊，他伸出手來，說，我既然回來了，他是很感謝的。沙夏把我和夫人間的和好和互相間的感動的情形都告訴了他。他流下眼淚來，聲音顫抖地說：

『你原諒了她吧。因為她簡直是一位病人呢。』

當我們回到代利亞丁克時，我們互相長時間的商量着，究竟我們回不回到亞斯奈雅去呢。

沙夏說，因為她丟不開病弱的父親，所以她應該回去，而且和父親分離開住在這兒，是比了什麼都更加痛苦。所以她勸我不要顧慮到夫人，只爲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緣故回到亞斯奈雅去。

我也同意了。於是我們又和十日前的情形一樣，通夜的收拾着行李，用的東西，活的東西都捆

在一起；我們又回到亞斯奈雅來了。

165 俄羅斯之話（報名）之週刊

166 這一張像片，是托爾斯泰夫婦的最後的一次攝影。在火花上揭載過以後，還好幾次轉載過。托爾斯泰全集第五十八卷中亦刊入。

十月十日

回來的最初幾天，夫人極寧靜，對於一切都很小心，對我也很親膩。甚至談起契爾特考夫的事，情也很和氣；竟勸過萊甫·尼古拉維基，勸他和契爾特考夫見面。

可是，這種平靜不能維持得很久。夫人既經允許，契爾特考夫真的來了。契爾特考夫一到，夫人又興奮起來，把拖鞋脫了，輕輕地走到門邊去偷聽。

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他決計不願再和契爾特考夫繼續見面。

『因為那是使我們受辱的事情。』他說。

十月十二日

正在做着工作時，沙夏慌慌亂亂地跑到辦公室裏來。據萊甫·尼古拉維基說，早晨，夫人走到他的屋裏去，哭着，跪着，吻着他的手，哀求他把遺囑作廢了。

十月十三日

早飯後，我正要走進打字室去，在樓梯邊碰見了夫人。她把我叫住，與奮着，慌忙地說起來：

「我再也不能夠活了呀！就算吃了毒藥也沒有這末苦呢！受了契爾特考夫的唆使，每天把我當作一個瘋人似的看待着；與其這樣活着受人家的威脅，還不是死了更痛快些！萊甫·尼古拉維基聽了契爾特考夫的話，不是從我這兒把日記拿走，把著作權剝奪了去，最後連遺囑都做好了嗎？我是什麼都明白的呀！」

「誰說過那樣的話了？你怎麼又聽起這些話來啦！不要聽了一些不相干的謠言就把自己的心弄得這樣亂呢！」我說着，想使夫人安靜下來。

「不，我所知道的各種的事情，那決不光是謠言。我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長靴裏發現了他

的筆記本子<sup>167</sup>，我把牠看了。我正和平時一般地整理着他的衣服，忽然有件什麼東西掉在他的長靴上去了。正打算去拾起來時，看看長靴裏面，那不是一本筆記本嗎！當然，拿起來看了。原來盡是寫着稱贊契爾特考夫而責罵我的一些話，還寫下關於遺囑的事情呢。可是，跟我從前聽說的是不一樣的。我聽說的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起初想把家裏的人都叫了來，把他自己的願望向大家說了；可是，多分是受了契爾特考夫的指使，現在卻改變了，現在是想把一切都瞞了我了。這樣的生活我再也不能過下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始終是拿了把短刀，在我的頭上幌，威脅我呢！所以我纔想，還是趕快把出版的事情告一個結束，給牠賣了就完了。那樣一來，怕是誰也不能給牠搶走了吧。可是，說不定萊甫·尼古拉維基在遺囑裏寫下把著作權全部讓給契爾特考夫啦！假如那樣，等他一死了，我就抱了自己的出版物一死算了。我在他死了之前，被他這樣惡意地對待着，是忍受不了的。不消說，勝利的總還是我們！他老了，神氣沒有了，這是顯明的……結果，被他所羞辱着的我們卻是勝利者了！可是，這樣的訴訟……」

我默然。

「到底，他爲什麼要苦着他自己的兒女呢？」夫人繼續說。

「我自己的事情，我是什麼也不說的，因爲假如我現在——縱使不把房子出賣，就只把牠抵押出去的話，那末，我也能夠弄到一些錢。莎夏也該是不在乎的，她已經有了好幾十萬了，那很夠啦！」

「莎夏並不是一個求之無厭的人呢。」

「那末，我是求之無厭嗎？我自己是什麼也不要的。這，連達齊亞耐也這末說過的，並不是存心要說的，是無意之間不覺漏出來的……我怎麼能夠在短刀威脅之下活下去呢……這太于使我痛苦了。可是，問萊甫·尼古拉維基是問不出什麼來的。我今天跟他說過了，他只是默然地，可是也不否認。假如我去問他，能不能夠把出版的權利保留給我呢？那末他一定會回答我這樣的事情是不行的。到底我的依靠在那裏呢？好，我甚麼都不打算說了。我，這兒有很多的鴉片，就只消一點兒，也把命送了的。我再也不跟誰說什麼了，把毒藥吃了就完了。這也是契爾特考夫的影響呀！那傢伙，雖然看不見他把手伸出來做些什麼，可是……」

說着，夫人匆匆地跑下樓去了。沙夏和我說：『請你把母親剛纔所說的話趕快記錄下來。我統統都聽見了……不知不覺地，我的手竟忘了寫下去了……』

可是，我也只能夠寫下了這一點，再寫我也寫不下去了。漸漸感覺痛苦起來。當我回到這裏來的時候，滿以為一切都會變好了，以為夫人已經平靜下來了。然而，夫人對於我的無理要求似乎是沒有止境的……現在，夫人還是盤問我，問萊甫·尼古拉維基的遺囑，是不是當真寫出來了。我，因為不知道她的目的何在，故意地裝作緘默，不說。

107

托氏的祕密日記，即自己一人的日記，一部分在九月二十二日被夫人在長靴中發現，始終沒有還給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以為是自己丟了用另外的本子繼續寫。

十月十四日

夫人還是那末任性。說是她怎麼也睡不着，今天早晨，沙夏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去，萊甫·尼古拉維基把夫人給他的一封信給沙夏看，並且說：

『這對於我又是一件好禮物呢！』

沙夏想把這封信抄錄下來，所以把牠借出來。我們把牠速記下來。我一面讀，沙夏一面寫。沙夏的速記還是我教她的，但是寫起來已經比我還快了。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每天，你雖在照例地問着我的健康，關心着我的睡眠；可是現在，一個使我每天感覺心焦，使我生命斷送，使我不堪其苦，且不絕痛苦的新打擊又繼續發生了。這個新打擊，就是從你的許多的子孫們身上，要想奪去你的著作權的那種不良的企圖。同謀的人，雖然不會命令你把這個企圖告訴了你的家族，可是，叨天之福，我是已經知道了。他說過他要陷害我和我的家，如今，因為他從你那裏奪去了承認所有權一類的文件，他是達到那種目的了。你跟他一起在許多小冊子裏面反對過否定過的政府機關，將要藉了法律的名義，從你的承繼人的身上奪去了最後的一片麩包，把牠分給了那些肥滿的有錢的書鋪老板和那些流氓騙子吧？那時，托爾斯泰的子孫們，因了托爾斯泰自己的錯誤的虛榮觀念，亦將不得不餓死了？而且政府機關，換言之是國立銀行，也將要從托爾斯泰之妻的手裏把托爾斯泰的日記沒收了去由他們保存的吧？這種基督教的愛，從那許多的事實上，無疑，是足以把最親近的一個人（不是你的心意，僅僅根據我的想法）殺死了的——也就是，



把，不問是過去是現在，除了忍受着最大的苦惱以外，絕對不會做過什麼壞的行的。你的妻殺死了。在我的身上，是被一切的苦惱所重壓，而你，萊奧提克，你是在散步的時候也念着禱告的。請你在祈禱的時候，把你被那位惡漢所逼迫過來的事情好好地想想吧！請你戰勝惡魔，不要把你的心迷惑在惡意，惡的行爲，虛榮的誇耀（關於著作權）以及，對於愛了你一生，幫助了你一生的我的憎恨的念頭上面；請把你心覺醒于愛與善良之前。

「假如有人在你面前播弄，說我是爲利慾所迷，那末我是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夠和女兒達齊亞耐同樣地，公然地放棄了丈夫的承繼權的。在我還有什麼必要呢？眼見我馬上要離開這世界了。我所怕的只是，萬一我死在你之後，也許我看得見子孫們在你的墳墓前，將從他們的記憶中喚起對於你的惡感。」

「萊奧提克，請你在生前把我這種恐怖驅除掉吧！請你覺悟了你的傲慢心，請從你的心靈中復活了！你平素所大聲疾呼的神之愛。」

我不得不把十月十六日的事情寫下來。

在午餐的時候，沙夏問起多裏·貝多羅維基，患着神經痛的契爾特考夫的妻近來怎樣了。夫人非常生氣，說：

『多麼的關切呀……我倒也是每天神經痛的……你是想爸爸去看看他們，所以故意的問起吧？』

『我今天正是打算去的呢。』萊甫·尼古拉維基回答。

夫人馬上站起來，跑到她自己的屋裏去，穿了一件媛的短衫，就匆匆地跑下樓去了。

萊甫·尼古拉維基有點感覺煩惱的樣子，他叫夫人等一等，他要和她一起下去；夫人聽說之後，又馬上走回來，叫萊甫·尼古拉維基下去。

萊甫·尼古拉維基下去之後，夫人帶着哀求的聲調，要求他不要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求他可憐可憐她，讓她完全安靜下去。

我不會聽見萊甫·尼古拉維基怎麼回答，只是我聽見最後一句話，說：

『受不了，再也受不了了……』

夫人出去了。

兩點鐘光景，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多襄·貝多羅維基一起騎馬出去。過了十分鐘的樣子，多襄回來了。我們正在辦事室裏。他向我們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說過，不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了，所以叫我們去跟夫人說一聲。說着，他又追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出去了。

五點鐘，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在用餐以前，照例睡了一會午覺。夫人還沒有回來。飯準備好，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出來，問：

「她呢？」

「還沒有回來。」我回答。

「不去找她是不行的。叫馬夫騎着馬去找一找，唉，唉！」萊甫·尼古拉維基一面搖頭嘆氣，一面這末說。

「大概沒有事情吧！」沙夏安慰他。

「請你也去吧。」萊甫·尼古拉維基對我說。「外邊不是全黑了嗎？」

我把哇尼亞<sup>168</sup>和伊里亞·哇希萊維基都叫來。阿發納奢沃涅<sup>169</sup>也來了，於是我們都向公園的池子邊走去。是怕人的黑暗。各個人自己都拿着燈，亞麗克斯埃依（門房）則在前面照着道路。真是走一步也是困難的。突然，亞麗克斯埃依大聲嚷起來：

「好啦！太太在那兒！」

我們跑近去一看，夫人睡在小樅樹下的椅子旁邊。我們抱她起來。

「我這是在什麼地方？」夫人帶着微弱的聲音問。

「太太嗎？」亞麗克斯埃依說，「是在小樅樹下的椅子邊呢。」

「什麼時候了？夜了嗎？」夫人帶着一種半清楚不清楚的聲調說，「我睡着了！」

「已經六點了！是吃飯的時候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等着急了！」我說。

「我太疲倦，不知不覺地就睡着了。因為我從代利亞丁克起一直走到查賽岡。」

「去也是徒然啦。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不曾去代利亞丁克了。」我說。

「呀！他不是早就急急的要去的嗎？」這回，夫人又很氣憤似地回答我。

『起初想去，後來想了又不去了。』

夫人拉着我的手，很重地靠在我身上，好容易纔動彈一步的樣子，走了回家。

一到家，夫人就跑回自己的屋子裏去。我馬上跑去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知道。

夫人沒有出來吃晚飯，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動也不想動。

受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示意，我已經到夫人屋裏去過兩三次，勸她出來用點飯，不則也喝點茶。可是，夫人固執地說她不想吃喝什麼。

就是這末地繼續到十點鐘光景，萊甫·尼古拉維基走進夫人的屋裏去。不知道他在那兒說了些什麼，只見萊甫·尼古拉維基呆然地從夫人屋裏走出來，隨着夫人也跟了出來，帶着哀求的樣子向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了一些什麼這樣一來，萊甫·尼古拉維基生氣起來，帶着顫慄的聲音說：

『給我到那邊去，請你給我到那邊去用不着管我！』  
夫人也大聲地說：

「爲了你，我是把什麼都犧牲了的。你當初跟我那樣一個十七歲的純潔的處女結了婚。於是，你……」

「是的，是的！我是一個罪惡的，骯髒的人呀！你是把什麼都犧牲了！不過只是這一次，請你不要管我，到那邊去！」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第二天，萊甫·尼古拉維基對莎夏說，夜裏夫人又到過他的臥室，還說，因爲他心緒太于不安，想暫時到達齊亞耐那兒去一趟，或者找一個全然不同的環境去休息一下。

夫人整天和病人一樣，疲倦了似的踱着。對大家說，她爲得要和萊甫·尼古拉維基見面，所以到代利亞丁克去了。心想等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回來，在小橋邊的路上躺着，嘴裏嚷：「請你踏着我的屍身走過去，請你踏着我的屍身走過去！」

從此以後，不僅在萊甫·尼古拉維基，即在我們，苦惱的日子都是繼續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愈加頻頻的向莎夏說，還是走了好，一定要走了纔好，走了之後，不管怎麼都不要緊了。

好像是十月二十一的晚上，多襄·貝多羅維基的屋裏來了一羣夫人所稱爲「怪人。」是亞

斯奈雅·樸麗亞涅的青年米海爾·蒂特夫，從亞遜岡來的馥約德·貝列涅茲尼考夫，米海爾·貝多羅維基·諾維考夫<sup>170</sup>一班人。他們都是和萊甫·尼古拉維基很親近的。其中特別是諾維考夫，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心裏有着很好的印象。萊甫·尼古拉維基跟我們談起諾維考夫時，總不斷的說：『多麼聰明的人呀！多麼聰明的人呀！』

據莎夏和我說的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曾經把莎夏叫去過一次。和她說：

『我跟你談一點祕密的話；你知道我想什麼嗎？我要到諾維考夫那兒去。到了那兒，誰都找我不到。』

莎夏說，萊甫·尼古拉維基說話時帶着高興而且輕鬆的神氣。她說：

『我那時也高興呢。』

十月二十四日，我正在辦事室裏時，莎夏從萊甫·尼古拉維基屋裏拿了兩封信到我這兒來。

『這件事情是祕密的，跟任何人說了就壞了。』莎夏對我說。

『這是給諾維考夫的<sup>171</sup>。因為爸爸要到他的鄉下去，寫信去託他找一所小房子。另外一封是

給伊凡·依哇諾維基·高爾布諾夫的<sup>172</sup>，是關於書的事情。」

我們都很高興，沙夏和我幻想着我們都離開了這兒，一邊侍奉着萊甫·尼古拉維基，過着何等快樂的生活！

「你也和我一塊去嗎？」沙夏問我，「爸爸常常問到你呢。不過因為你是都會裏的人，那種鄉下的生活，恐怕你過不慣呢。」

「你們說我是都會裏的人？」我說，「我小孩子的時候，統統在鄉下過的呢。我頂喜歡鄉下當然，一起去呀！」

晚上，萊甫·尼古拉維基帶着煥發的臉色，把沙夏我，多襄·貝多羅維基都叫到他臥室裏去，對我們說：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們，不過如果對索尼亞·安廠沃湮說了就糟了！我是多麼地笨！上了這末年紀，還想要練練體操！早晨，我攀在壁櫃上，打算伸伸身體，那曉得，壁櫃卻從上面倒了下來。幸而抽屜也掉出來，剛剛把壁櫃支住，我纔從壁櫃下面爬了出來。馬戴維基從飛機上蹕下來時，那



種心理怕也跟我那時一樣呢。」萊甫·尼古拉維基笑着說。

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沙夏和我寫着東西。沙夏膽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寫給契考夫斯基的信；我，因為夫人說是要重新付印，膽寫着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論文和農夫們的談話。沙夏被萊甫·尼古拉維基叫了去，拿了一封給夫人的信出來；小聲的對我說：

「爸爸在考慮着出走的事情呢。寫給媽媽的這封信，你看一看吧。爸爸說，昨夜媽媽又跑到他屋裏去，強迫他，要他寫信給契爾特考夫。始終是懷疑着爸爸；一會兒亂翻着各種文件，一會兒又站在旁邊偷聽；簡直把爸爸苦死了。我說，我也要 and 爸爸一起走；他說，因為媽媽的事情他不放心，叫我暫時還是和媽媽在一起好。」

我們聽見夫人的脚步聲走近來。一會，她和安蕨·萊奧維基一起進來。

安蕨·萊奧維基精神很好，心境很愉快的樣子。

「妹妹，你好嗎？」他對沙夏說。

安蕨·萊奧維基這一次來，是想要和沙夏恢復他們的感情的；因為從前他來到這兒時的態

度不很好，而且對於沙夏是過于沒有禮貌了。沙夏微笑着，帶着柔和的聲調說，她雖然有許多的兄弟，可是常常是孤寂的。

忘了一件事情沒有寫下了。亞爾梅丁肯拿了兒童雜誌太陽來。萊甫·尼古拉維基曾經親自把那些雜誌分給了學校裏的孩子們。今天，爲了要去問問那班孩子們念了懂不懂，在午飯後他又騎了馬到學校去。沙夏和我原是一起在先步行去的，一會兒，卻被萊甫·尼古拉維基趕過去了。等我們到了那兒，他已經準備回來了。這時，夫人和亞爾梅丁肯也一起來，萊甫·尼古拉維基逕自回來，不會再停留。

萊甫·尼古拉維基似乎有點不大願意亞爾梅丁肯之來。而且，她和夫人之間的喋喋不休，似乎也引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不快。

168 伊凡·奧希璞維基·多甫拉埃夫，托宅僕。

169 布拉斯考維亞·阿發納奢沃涅·希多羅考娃，托宅女僕。

170 米海爾·貝多羅維基·雷維考夫（1871—）距亞斯奈雅六十俄里博奇夫考達地方的一個農夫。因爲力行托爾斯泰主義，爲教會與政府所驅逐。寫了許多小說及田園生活見聞記一類的東西。最後一次到托宅，是一九一〇

年十月二十及二十一兩日間的事。詳見其著作我與托爾斯泰最後之會見中。

171 這封信刊在紀念版托氏全集第五十八卷。

172 在給高爾布諾夫的信裏，托氏說及他對於「媒介者」出版所托氏著作普及版發行的意見。

173 文學家契考夫斯基於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寫給托氏的信裏，求他爲報紙寫一篇反對死刑的文字。這篇文字，開始寫於十月二十七日，在亞斯奈雅，完成於二十九日，在奧浦提涅的隱舍中。這篇文字，用有效的方法的題目，在話上發表。

十月二十七日

夫人又在樓梯邊攔住我，叨叨地說起來：

『我始終在考慮着呢！萊甫·尼古拉維基是怎麼地乖僻，怎麼地自私，怎麼地對着我掩掩飾飾……』

『唉，你是這麼想的嗎？事實剛剛相反的啦。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是對你很溫柔嗎？』我說。

『不！他不是年紀愈老也就變得愈乖僻愈自私了……日記不是還沒有給我嗎……我想跟他說，不拘怎樣，只要他高興怎樣就怎樣好了，可是日記得交給我。也許我能夠允許他和契爾特考夫』

會面。不過，在代利亞丁克會面可不行。『夫人着重地說，』因為，在那個地方會面了的話，那傢伙一定把公證人帶了來，叫他在遺囑上簽字呢！那樣的地方會面可不行；還是在亞斯奈雅好……但是，若不把日記交給我，我是不允許他們會面的……決不允許……假如他自動地跑向那傢伙的家裏去的話，那末我就出去了，再也不回來了！

我極力促使夫人安靜，說：

『只要你能夠安靜一點，大家就高興的不得了了！』

二十七日夫人鬧了一整天。特別是黃昏的時候鬧得更厲害。我們都抱着不安的情緒，緘默地坐在餐間裏。沒有一位外客。萊甫·尼古拉維基不大說話，好像在沉思什麼。他說不想喝茶，想喝一點莓汁。我就盛了遞給他。這時，夫人也走了進來，說她自己正在校對，很疲倦了。接着就大聲地打開他的話匣子，說事情太多了，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等等。

『並且，還有出版的事情……』夫人又添上說。

沙夏站起來，拿着茶杯走出走，說她想睡了。一會兒，萊甫·尼古拉維基也同樣拿了莓汁的杯

子走了出去。

剩下我和多襄·貝多羅維基。夫人還繼續她那一大篇話。我乘隙也走了。

我很久沒有睡。一邊和莎夏談着話，一邊窺聽着樓上的動靜。只聽見樓上夫人的急猝的脚步聲，談話聲。許久纔靜寂。我們也就安寢。

突然，聽見有敲門的聲音，兩個人都驚醒了。莎夏跑到門邊：

『是誰？』

『我』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聲音。

莎夏把門開開。萊甫·尼古拉維基立在那兒，手裏提着蠟燭，穿着『布羅茲』。燭光照耀他臉上的堅決而光輝的顏色。那時候的那種崇高偉麗的容光，我們是永遠不能忘了的吧！

『我馬上就要走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說，『你們幫忙我收拾收拾行李……今夜這一夜，盛滿了的一杯水，終於淌出來了……她又到過我的書房裏去亂翻着文件呢。我在門縫邊統統都看清楚了。我怎麼也睡不着。於是我決心要走。』

「爸爸，一個人走嗎？」莎夏問。

「不，還有多襄跟去。」

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到那邊去了。我們慌慌張張地換了衣服；拿了蠟燭，輕輕地走上樓去。祇要聽到一點子聲音，我們就連忙把蠟燭吹熄；只怕萬一給夫人知道了那可怎麼辦。這樣我們收拾得稍久一點，而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多襄差不多已經把行李打好，到大門口去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與奮着和我們說，他先到馬廐那邊去預備馬。

當我們把東西整理好時，萊甫·尼古拉維基又推門走進來。帽子沒有戴，頭髮蓬亂着。

「怎麼弄的？」莎夏問。

「怕是剛纔黑暗裏穿過天井的時候，走錯了路，碰了那棵洋槐樹，纔把帽子碰掉了。找了一會兒也沒有找到。莎夏，你另外拿一頂來給我。」

一會兒，我們拉了很重的行李，走向馬廐的那邊去。周圍是漆黑的，地上是泥濘，稍微一滑就會蹣倒似的。忽然，前面亮了起來；原來是萊甫·尼古拉維基聽見我們的聲音，就把手提電筒開了開

來。於是我們向着不時關閉着的電光的方向走，不一會，走進了馬車房。馭者安得列依在車轅前帶上了兩匹馬。萊甫·尼古拉維基自己想駕起馬來，可是他的一雙戰慄的手，怎麼駕得動！只得催促着馭者趕快。他自己就坐在一個提包上面……低下頭去，像似沉思起一件什麼事情。

「我只怕後面有人追過來。要是追來的話，那末什麼都徒然了……即使走了，也免不了一場騷動……」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這時，什麼也就都準備好了。斐利亞（即僕人斐利浦）騎上了馬，手裏拿一個點上了火的火炬，帶着忠誠的面色，問了一聲「好了嗎？」安得列依回答他「好了。」於是他就領在前頭飛跑出發了。

「爸爸！爸爸！」沙夏在後面叫起來。「爲什麼不和我們告別呀！」

沙夏跑到馬車邊，踏上蹬板，和父親接了吻。

「別了。不久就會再見着吧。」萊甫·尼古拉維基說。

馬車走遠了。我們的周圍又變成死寂，黑暗。只聽得見遠遠的車輪轉轉的聲音。

將近六點鐘的時候，天有點髣髴鬚鬚地亮了起來。我們只是一直地在馬廐邊呆呆地立着。

「走了嗎？當真的走了嗎？」我沉沉地說。不覺心裏有點駭怕起來，全身悚然地戰慄着。

「母親怎麼辦呢？」莎夏說。「我怎樣跟母親說纔好呢？」

我們商量着如何去把這件事告訴夫人。或是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給夫人的信立刻交給夫人？或者是先做點什麼準備，然後和夫人說……

我們沉默的走回家來。把門關好，走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裏去，把桌上的東西稍微整理了一下，把窗簾扯下來，然後回到打字機前面坐下來。然而，一個字竟也打不出，心慌意亂地又跑回樓下的屋裏，計算着時間。心想，一到八點，火車就開了——火車開走了之後，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身子，就沒有什麼掛念的了。

莎夏到伊里亞·哇希萊維基那兒去，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出走的消息。又把這消息告訴了乳母和亞甫多基亞·哇希萊沃涅。大家都覺得驚慌。也顧不了在莎夏的面前，坦然地表示出她們對於夫人的責難。十點鐘的時候，夫人快要起身了。愈挨近夫人的起身時間，大家的心裏



愈恐懼着給夫人知道了以後的一場騷擾。

終於，我們聽見夫人的急匆匆的步聲，聽見夫人走路來時那種衣裳碎襠聲，聽見她和平時一般地走進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書房裏去了。於是，像澆了一盆冷水似地，夫人匆忙地走到我們的工作室來，問沙夏：

『爸爸在那兒？』

『出去了。』

『那兒去的？』

『我不知道。』

『怎麼你不知道？當真你不知道嗎？』

『真的，這兒留下一封信。』說着，沙夏把信遞給了夫人。

夫人接了信，很快的讀了。隨即把信拋在桌上，就颯地向外飛跑了。嘴裏邊說着：

『再見了！請你珍重！我投水去死了。』

我們在後面追隨着她。沙夏在窗戶邊看着。邊走，我又把哇尼亞，布爾迦科夫，伊里亞·哇希萊，維基都叫來；他們又把廚子，門房，亞麗克珊多都叫來，一起趕過去。

夫人的脚步很快，幾乎難于追上。沙夏在後面看見夫人當真的向水池邊跑去，馬上也跑出來，喊着布爾迦科夫，一同橫抄着小道追過去。等我追到池邊時，夫人已經從池子裏被人救上來，站在橋上。是一付可怕的神情。水從頭髮上，衣服上淌了下來。夫人靠在哇尼亞的臂裏，說：

「你幫一幫我的忙，給我到車站去查查看，他的車票是買上那兒去的。」

於是夫人又對着沙夏和我，要我們打一個電報給萊甫·尼古拉維基，說夫人投水自殺了。我們推託着說，說我們不知道該把電報打向什麼地方，這樣拒絕了她的要求。其實，這是謊話；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告訴過我們，他是到夏莫帝諾的他的妹妹瑪利亞·尼古拉埃沃涅那兒去了。沙夏的周身也是濕淋淋的，她蹣跚地走回家。我和阿發納奢沃涅勸着夫人換衣服。

夫人的使婢迎出來，我囑咐她趕快把夫人的濕衣服換掉，然後用酒精摩擦身體。我走出來幫沙夏換衣服。沙夏的身體不舒服起來，咳嗽着。據她說，夫人看見她跑近了橋邊，就立刻跳進水裏

去了，她也就馬上跟着跳了下去。橋邊的水很深，已經淹到沙夏的頭部。沙夏用膝部撞着夫人，布爾迦科夫和哇尼亞就乘勢把夫人挽住拖了起來。

後來纔知道，哇尼亞受了夫人的囑託，走到車站去問過。打聽來的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多裏·貝多羅維基是買了到高爾拜契沃去的第九班列車的車票。夫人即刻起了電稿：『速歸。沙夏』沙夏抓住哇尼亞，把她自己的一份電報也交給他一起發。她的電文是：『毋念。凡署名亞麗克珊多拉者爲確電。』

那些日子裏，我不能不看護着夫人。夫人成天的哭着，嚷着要自殺。拿着很重的紙鎮向自己的胸脯亂打，一邊說：『給心臟打碎算了吧！』我把紙鎮奪過來，又拿起鑰匙，小刀，剪子亂刺着自己的身體。沙夏來，一起把所有銳利的東西都拿走了。夫人又嚷着要投水，穿了一件薄衣，從房子裏突然要向池子那邊跑。我們又追去。這一次她跑得很慢，所以我們也就慢慢地跟在後面跟着。後來又好不容易把她拉了回家。

夫人在房子裏打着圈躩着，哭着，嚷着。

「萊奧提克！萊奧提克！你究竟幹了什麼了！請你回來吧！請你回來吧！……」

這樣，到了黃昏，夫人又平靜下來。雖然還多少帶點氣沖沖的樣子，可是我們的心理已經鬆懈得多了。但是，雖然她也再不嚷着要自殺了，我們仍是一分鐘也不讓夫人獨自耽着。

「假如把他耽着的地方找到了，」夫人說，「再也不讓他到任何地方去了！成天成夜地守着  
他！」

安蘇·萊奧維基來。一會，從多拉接來的醫生到。醫生說，夫人一點也沒有精神障害的徵候，僅僅是歇斯迭里而已。普通這種病人雖沒有自殺的，總之，還是好好的守着她的好。

瑪利亞·亞麗克珊多羅沃涅，達齊亞耐·萊奧沃涅以及全體的子息們都趕到了。載萊甫·尼古拉維基出去的馭者安得列依帶了一封給沙夏的信回來<sup>176</sup>。信裏萊甫·尼古拉維基問起他走了以後家庭間的情形，希望沙夏把經過儘可能的告訴他。

沙夏因為有要緊的事，決定要到夏莫帝諾去一趟。這工作後來由賽爾耕考擔當下來。沙夏吩咐他不要教萊甫·尼古拉維基過于興奮，把兩三件事和平地告訴他就夠了。

賽爾耕考是二十八日的夜裏出發的。集在一起的托宅的家人決定寫信給萊甫·尼古拉維基；而且，除了賽爾賅·萊奧維基以外，大家都主張在信裏勸萊甫·尼古拉維基趕快回來。

達齊亞耐·萊奧沃涅走進我們的屋裏，要求我們告訴她，萊甫·尼古拉維基就在什麼地方。『因為我不去告訴任何人，你們僅僅告訴我道好了。』

莎夏回答她，即使問幾百遍也沒有用，因為和父親約好了，說出是不行的。

『那末，你也打算到父親那兒去嗎？』

『是的。可是什麼時候去還沒有一定。』

『芭莉亞呢（即日記的作者）？』

『一同去啦。』莎夏代我回答。

『那末，去的時候，要請你們把信帶去。』

夫人走了進來。同樣要求我們把信送去，可是也沒有再追問萊甫·尼古拉維基就着的地方。二十九夜，莎夏和我出發到萊甫·尼古拉維基那兒去，臨行不會告訴任何人。

沙夏吩咐馬在園子裏的角落邊等着，不要等在門口。行李不能不自己拿出去。我們在可怕的漆黑的夜幕中，穿過寬敞的庭園，在溝渠的地方摸索着，把行李互相遞送；終於越過溝渠，跑出大道上去了。我們先趕上多拉，從那兒搭乘赴考則爾斯克的車。

途中，我們不得不擔着各種的顧慮。我們只怕被人家發覺了我們，在無意之間，被人家知道了萊甫·尼古拉維基的住所。

車到卡爾角的時候，忽然聽見隔壁的車廂裏有伊里亞·萊奧維基的聲音。我們的臉色忽然變成蒼白，一句話也不敢說，惟恐被他發現我們在這兒。乘着一個空隙，我們避到另外的一段車裏去。而其實這都是我們的杞憂。因為伊里亞·萊奧維基是住在卡爾角，一到這兒他就下了車了。到了考則爾斯克，就雇了車，向夏莫帝諾出發。一到了那兒，我們就能看見萊甫·尼古拉維基！  
到夏莫帝諾的僧院附設旅館一打聽，纔知道萊甫·尼古拉維基雖然住在這兒，可是現在到妹妹瑪利亞·尼古拉埃沃涅那兒去了。我們把行李丟在那兒，到瑪利亞家裏去找他。一會兒也就找着了。

不巧得很，當我們去找萊甫·尼古拉維基，萊甫·尼古拉維基卻又在同時回到旅館裏去。但是，我們剛坐下不久，萊甫·尼古拉維基又推門進來了。他看見我們來了，非常高興，馬上問起亞斯奈雅的事情。

沙夏把大家的信交給他，萊甫·尼古拉維基就坐在靠椅上開始念起來。我恐怕萊甫·尼古拉維基聽了不高興，只用着小聲和瑪利亞·尼古拉埃沃涅和她的女兒依麗查比特·娃萊諾沃涅·奧寶命絲康雅談着發生于亞斯奈雅的許多事情。萊甫·尼古拉維基向我說：

「請你大聲說好了。豈特是一點兒不覺得討厭？而且我很願意聽啦。」

大家的信，給予萊甫·尼古拉維基一些苦惱的印象，他流下眼淚來，說：

「無論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我是不再回去了……我決不再回去了！從賽遼霞寫來的是這樣一封溫和而體貼的信呀！我想謝謝他呢！」

夜深，我們回到旅館。萊甫·尼古拉維基去寫信去了。旅館的房子裏熱得很，萊甫·尼古拉維基把小窗子打開。我們耽心他受涼，沙夏走去好幾次，請他把窗子關起來。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

竟不曾聽見。

信寫完了，萊甫·尼古拉維基走到我們的屋裏來。我們正在看多襄·貝多羅維基要着紙牌。這惹起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興味，忙問我們：

「在看什麼？」

「想占一占從這兒向那兒去的好。」多襄·貝多羅維基回答。

萊甫·尼古拉維基也望着骨牌出神，於是我們開始商議着，今後的去向的問題。大家商量着，先到諾沃契爾加斯克的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姪輩埃烈奈·賽爾賈沃涅·德尼遜克那兒去，在那兒，假如弄到了海外旅行護照，就再到保加利亞去暫時棲身——在保加利亞，有許多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友人。

萊甫·尼古拉維基站起來，說：

「唉，好了。前途的計劃不去決定牠也罷。明天是明天的事……肚子餓了，有什麼吃的沒有？」我們來時，已把麥片，雞蛋，以及其他的食品，連酒精燈都帶來了。于是不一會就把粥煮起來。菜



甫·尼古拉維基吃得極暢快。

沙夏和我都早已疲倦，就匆匆睡了。

然而，正和十月二十八日在亞斯奈雅，萊甫·尼古拉維基敲着我們的門，把我們喊起來，說是即刻要出發那時相同的事，馬上又發生了。那是午前四點鐘的事情。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把多裏·貝多羅維基喊了起來；他們自己去給我和沙夏雇來了馬車。

我們想不到這末早就從夏莫帝諾出發，因此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決心十分覺得驚奇。但在萊甫·尼古拉維基所寫給他妹妹瑪利亞的信中<sup>177</sup>馬上明白了這理由了。信是這樣寫着：

『在想不到這樣的時候出發，原因是恐怕她（夫人）追到這兒來。而且，這裏八點鐘出發的車又只有一班……』

從這封信，以及萊甫·尼古拉維基和我們談話裏，知道他是恐怕勾留在此，被人們發覺，這纔急于出發的。

到考則爾斯克的路很難走。尤其是我和沙夏的這輛車，在泥濘和霖雨中，那匹馬走得極慢。好

容易到了車站，已經很遲了。所幸車還沒有開。萊甫·尼古拉維基在那兒等着我們；假如等不到我們，他也不打算先走。

車票是買到頓河流域羅斯托阜附近的巴達意斯克地方。從考則爾斯克到諾沃契爾加斯克的車票是不賣的。

然而，運命卻不允許萊甫·尼古拉維基實現了他衷心所期望的生活——即，他常常所理想着的簡樸的生活，與心之神共居着的生活。我們僅僅達到了阿斯塔保沃站，便不能繼續前進了。（這個站，現改名為萊甫·托爾斯泰站。）在這兒的站長的一間小房子裏，萊甫·尼古拉維基于十一月七日午前六時五分鐘逝世了。

我常時關於萊甫·尼古拉維基病中的經過不曾寫了下來。只是，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死，距離現在已經足足二十三年了；然而不管它是怎麼瑣屑的事情，到如今還仍舊歷歷在我的記憶中。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出走和生病的消息，不久也就傳遍全世界了，這件事，如今也還歷歷如在目前。

十一月二日的夜裏，莎夏和我從窗子裏望着載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全家的特別列車慢慢地，悄悄地開進站來。

我還能想出當時那一種恐怖的心理。當我們看見列車到站時，我們的戰慄着的手，不期然地把窗帷拉了下來。

我們心怕夫人將從窗子裏望進來，向我們招手，不則，用着大的聲音喊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我們明明記得萊甫·尼古拉維基打給亞斯奈雅的兒女們的電報是這樣說的：『極衰弱，但精神尚好。母來則病必轉惡。』

關於一家人都來了的這件事情，我們一點也沒有告訴萊甫·尼古拉維基，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可是，如今看了萊甫·尼古拉維基所寫的最後的日記，對於夫人來到的這件事，他是已經感覺到的。日記裏是這樣寫的：

『大家一起在夏拉鮑沃（是阿斯塔保沃的筆誤。）因莎夏既來，則追者必將後繼至，所以自夏莫帝諾出發。在考則爾斯克，莎夏追到，共登火車。沿途甚佳。但在五時頃，感冒寒氣，於是體溫昇至

四十度，即在阿斯塔保沃下車。站長極親切，以精整之二室惠借——

『夜甚苦。發熱，已睡二日，二號契爾特考夫來。傳聞索非亞·安蘇沃湮亦將至。夜，賽遼霞來，極使我感動。今日，即三號，尼基丁·達尼亞·戈爾登威則，伊凡·伊哇諾維基到。至于我的心願，(Faire ce que dois advienn que pourra。盡人事以待天命。)到那時，對於別人，尤其對於自己，一切都會是幸福的吧。』

這是萊甫·尼古拉維基所寫的最後一頁。

在阿斯塔保沃，萊甫·尼古拉維基沒有死去以前，我記得，我不曾和夫人見過一次面。因為大家都不讓夫人到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屋裏去，而我不曾有一分鐘離開萊甫·尼古拉維基傍邊的，那時急需用看護，而事實上，只有沙夏和我在照料着他。

當我徹夜地看護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時，我記得，我聽見萊甫·尼古拉維基向沙夏說過下面的話，我那時是極度的高興的——

『芭莉亞是多麼好的一位看護婦呀！這麼體貼入微地服侍着，只有女子纔能夠呢！』

而在我服事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病，是無上的快樂與安慰。萊甫·尼古拉維基在病裏很溫和，很親熱；對於我所做的無論怎麼瑣屑的事都表示高興。

直等醫生宣佈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失去知覺以後，纔讓夫人到房裏來。並且約定不許高聲，不許疾走，只可靜靜地走到臥榻旁邊去。夫人蜷伏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身上，輕輕地訴着愛情，求他的饒恕。

到現在，我還記得，夫人當時的那種悔恨求恕的心情，曾經如何地使我感到痛苦，而且，我也記得，夫人在那時是極度地難堪的。

然而，就是那樣，一切都完了。萊甫·尼古拉維基已經不能復蘇——

忽然，在這時，只聽見外邊有一陣騷擾的聲音，大家都跑出去了。夫人大聲地嚷起來：

『趕快把萊甫·尼古拉維基的東西，好好地收拾起來！回頭那班托爾斯泰主義信徒會偷走了呢！』

夫人喊我，求我幫忙她收拾東西。我拒絕了。也顧不到得罪夫人了。

夫人獨自留在屋裏整理東西。

搭了午前十時開行的第一班列車，我和莎夏一起向亞斯奈雅·樸麗亞湮出發。

174 托宅之家政婦。

175 托氏從希契基諾寫給莎夏的這一封信，引用於莎夏所寫托爾斯泰之創造及生活（1933年版）中之托爾斯泰

之出走與死那篇回想記裏面。

176 托氏之長男賽爾賅·萊奧維基·托爾斯泰。

177 這封信引在莎夏所寫托爾斯泰之出走及死一文中。

1235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

G 五 一 五 上

◆(851441)

托爾斯泰之死 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馥埃奧克麗特沃

日譯者 八住利雄

重譯者 海 妮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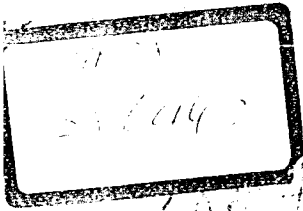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天

鎮





200492

